

新发现的徽商小说

「末代秀才」詹鸣铎 / 著

我之心史

王振忠 朱红 / 整理校注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此处有大量书籍免费下载!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安徽教育出版社

水隐醉月

新发现的徽商小说

「末代秀才」詹鸣铎 / 著

我之心史

王振忠 朱红 / 整理校注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之小史 / (清) 詹鸣铎著; 王振忠整理.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 - 7 - 5336 - 5065 - 0

I. 我… II. ①詹…②王…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1816 号

责任编辑: 唐元明

装帧设计: 吴亢宗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 编: 230601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晓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50 mm×960 mm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280 000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 000—3 000

定 价: 39.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3683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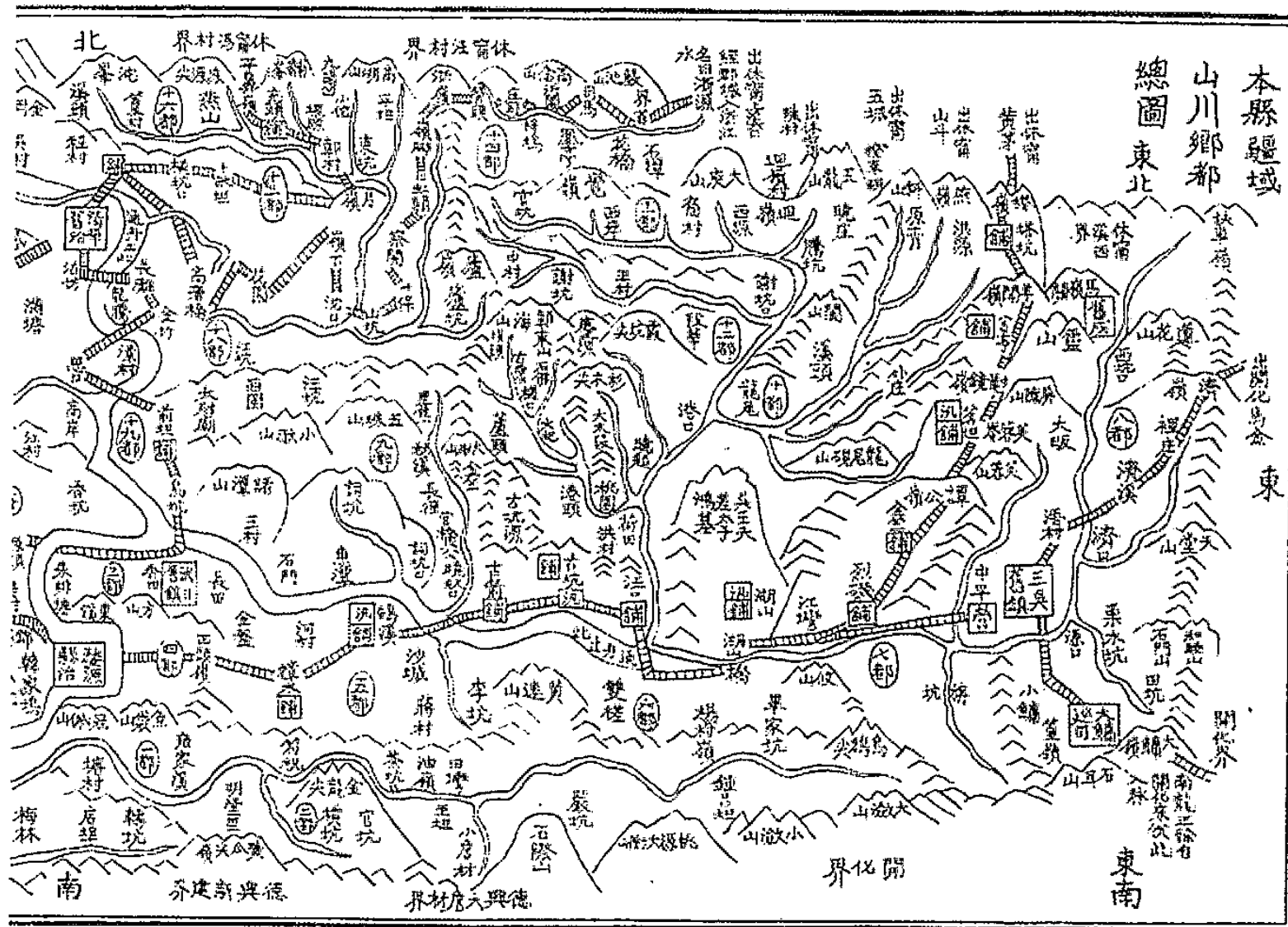


詹鸣铎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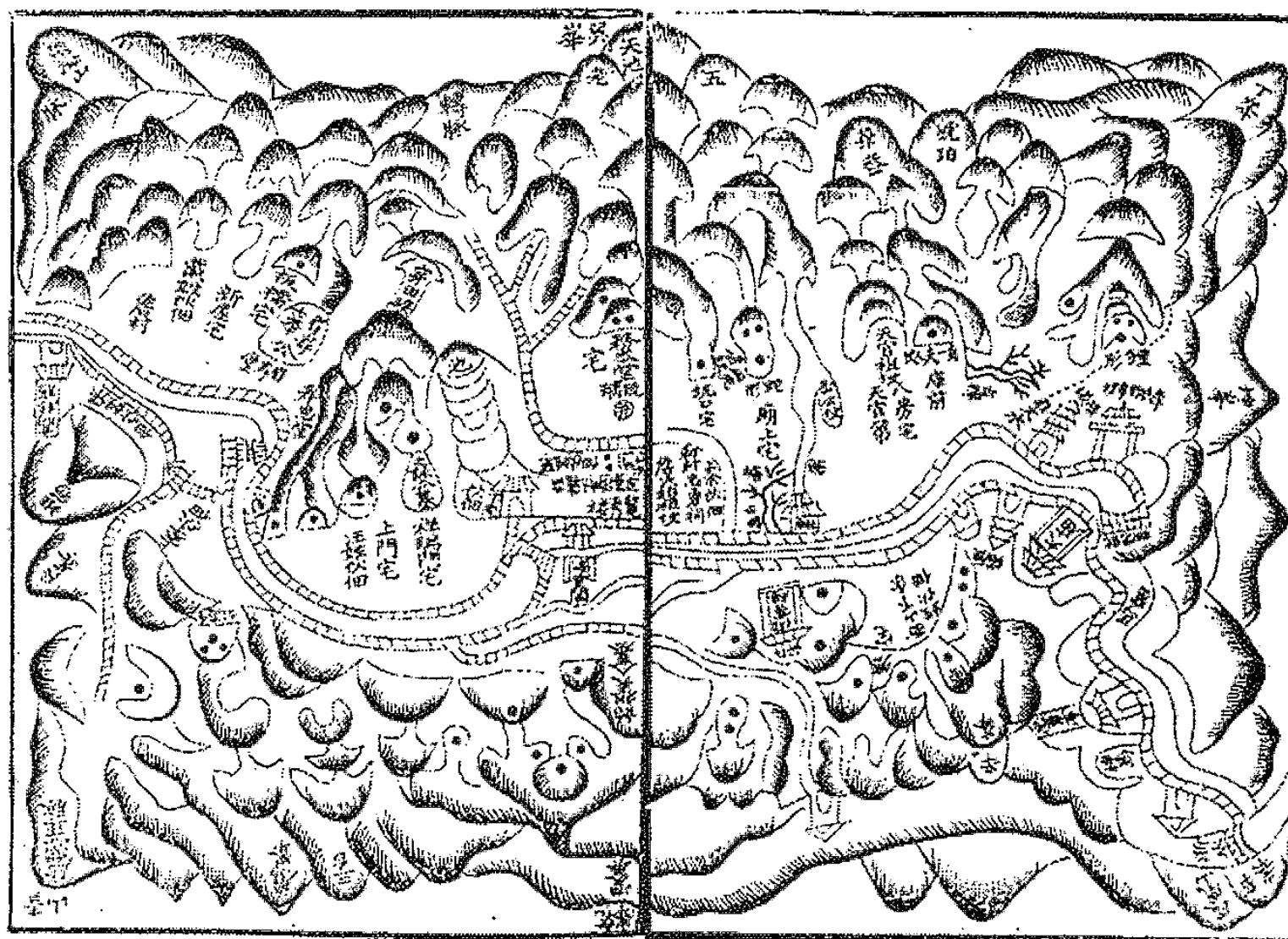
庐坑及周遭形势图

This map illustrates the geographical context of Lu Pitang. The Lu River (沱川) is a central feature, with Lu Pitang situated along its course. The map highlights numerous peaks and landmarks, including Gao Hu Shan, Mei Hua Shan, and others. The surrounding provinces of Anhui and Jiangxi are clearly marked, providing a regional overview. A compass rose indicates the orientation, with North pointing towards the top of the map.

婺源县庐坑村及周遭形势图



婺源縣疆域山川鄉都總圖



廬源宅圖

廬源復忠勇祠地記

明萬曆戊子 裔文元

黃隱公墓前旁屋五間蓋唐宋敕封忠勇叢祠歷數百餘年世世相承而不失者也族人汝茂世居屋畔視如己物乘其朽壞造屋罩規占指旁屋三間爲忠勇叢祠族中雖抱不平卒無有告而復之者嘉靖乙巳予父兩屏公思唐宋遠年祠地祖靈之所憑依籠罩而有之是欺祖也欺祖人人得而誅之況宗子之家乎於是改名時本赴告府縣茂仍不自悔過重賄囑託欺上罔眾後縣主王公斷云此祠想元末毀壞爲時已久而時本驟告於一朝故茂得以

我之小史目錄

卷之一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卷之二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第八回

卷之三

第九回

第十回

第十一回

第十二回

幼稚事起難書未

嬰童過世

到石門道及嘉善

回家來頻年肄業

學堂中情形紀略

留京須附件往復

返故里先與杭州

受室後登次奉召

從業師丹校邑談

王母大開隆記行

同和為差為故里

做新會甲辰得子

事祖母到杭州

產後同控使僕案

痛為弟哭往杭州

游汗山已感為

也編額三汝道賀

買棹往湖中遊勝

棠父為情書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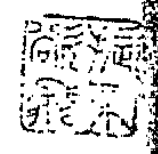
嗣弟耗命為來杭

探身銀七子到杭

辭親往理市後商

接弟信文思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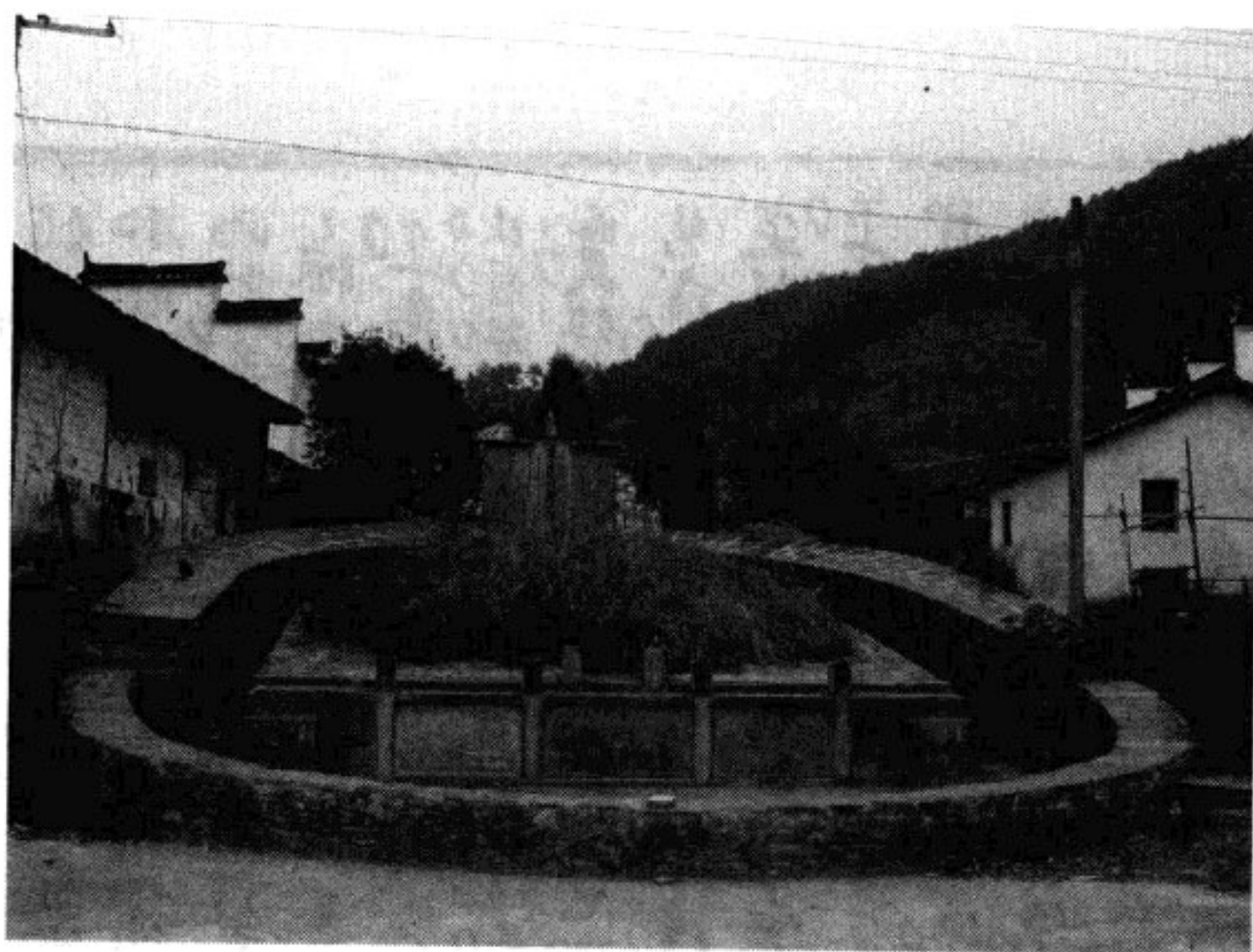
奉親命買



應鳴鐸

貨底中先記行雲耕理得者獨出開步凡務或務和德誠恒德各麻遊記一過極景
鎮地方街以不甚寬廣亦不甚潔淨市面惟一新熱鬧時者七八街上往來人太
都短褂穿長衫的不多故時人稱為草鞋碼頭且景鎮為一豬馬米一地要平昌
兩水多穿於此渡向人一味野蠻不識道理與他交接稍一不慎則起好運多關
之風潮都言日音尤為惡氣其買起人亦嘯稱一娘才意个言一擊口爾多根
金馬普通一常誤信不致受愚西文風最盛陽修文文修均至國朝
且有教之多書水之流何見自野蠻此不知他文風最盛而尚武精神則排漢自來
矣似人家生如茶客伴發一犯加長大賊人自然好勇鬪狠楊葉馬北送年構怨相
見有以此可看實們不付德曉得批景鎮做生意的人談起他們江西兩道初開斷
定殺人不用償命自相點計其勝唯雄強鋪才一刺低提短刀的是去立把人頭割
下官府也不攔手現的官府要步彈壓教條結在一條代為監解今天一役他多
許方九人外要他仙七人收付兩紙仍該人頭三顆往明天再行傳解官府又要多錢
連你一看多明叫做怨不畏法客亦作怪此地縣例須穿長衫與你行漢否則
若有誤傷與誰地方要橫一至於此但他們的人性才却都更直白從不曉得作偽有
都昌人劉景鎮向近與吳平人相識性將東西寄存店中他且去幫助

他幫着不來們的仗義任便觀看日仔們徐州人豐穿長衫的文學禮貌最不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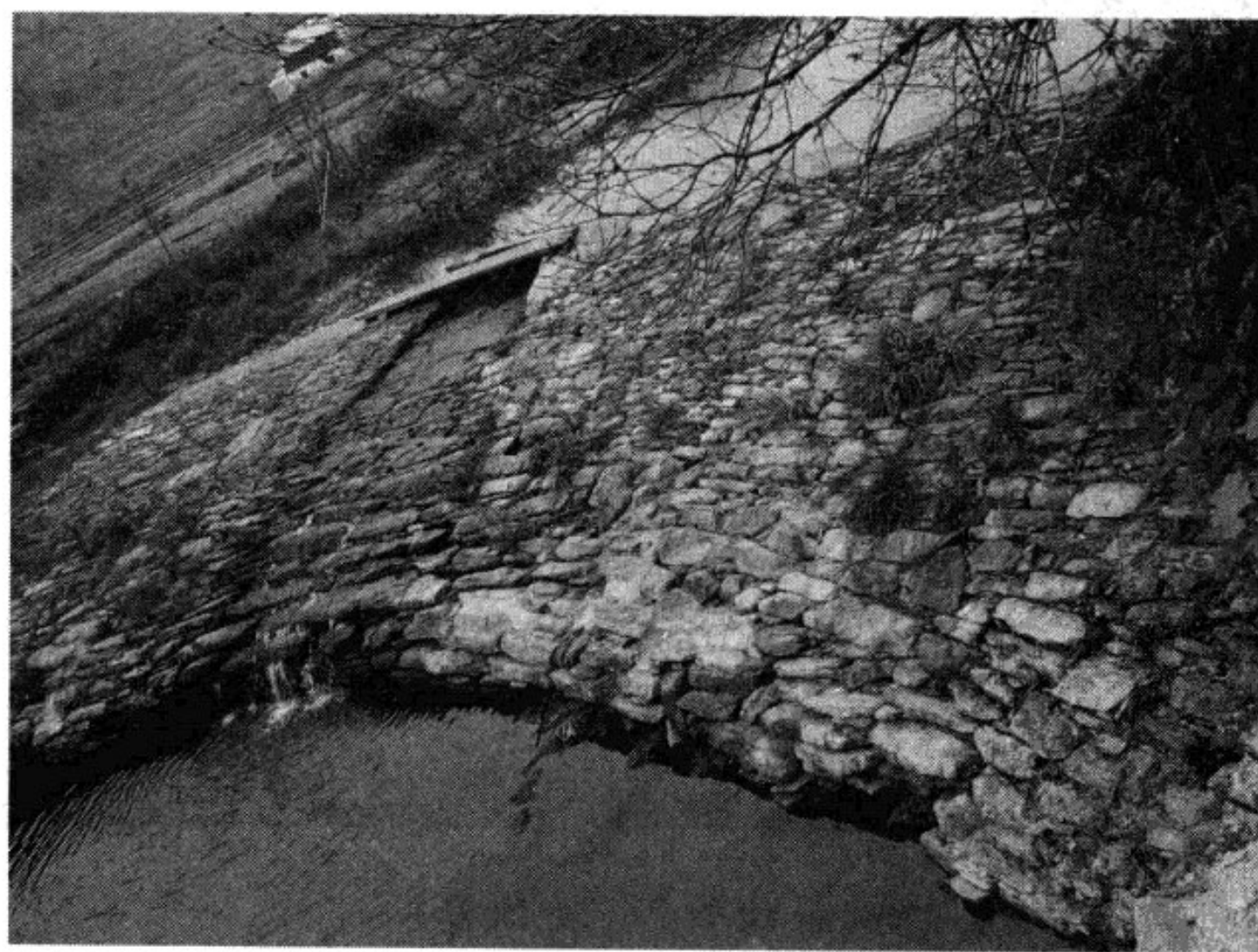
徽州詹氏祖墓——“黄隐公”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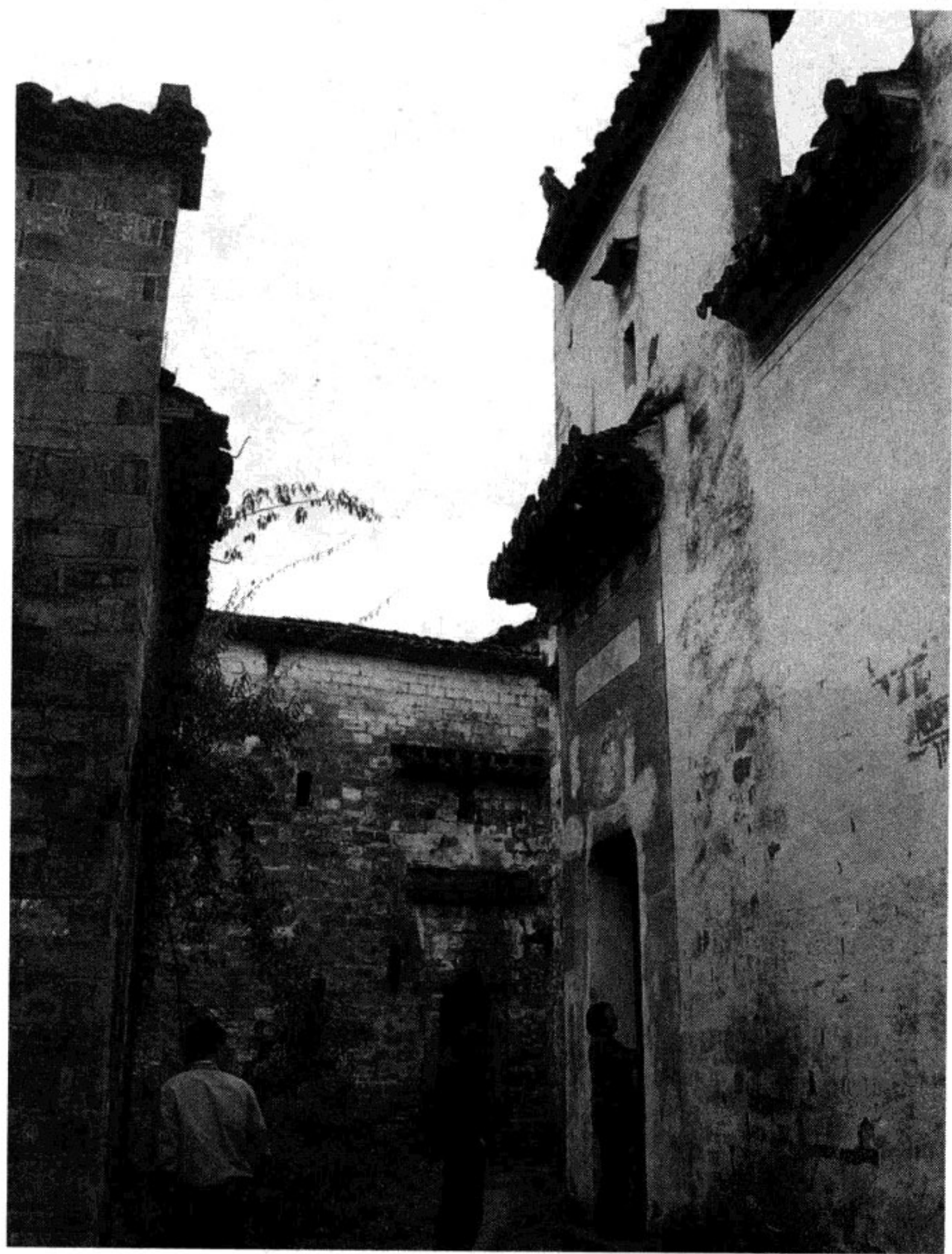
荒烟蔓草中的旗杆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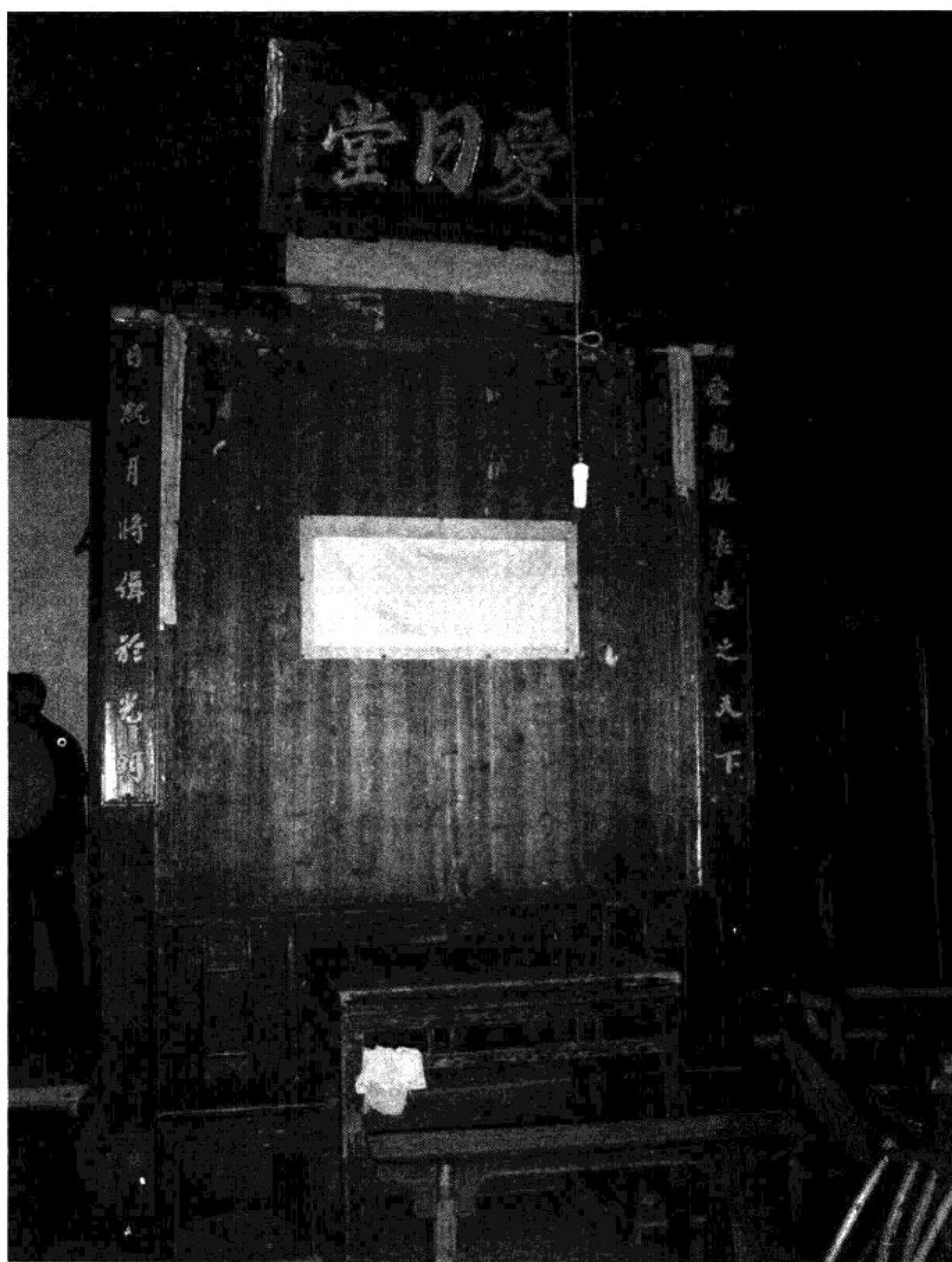
清水鱼塘



塌



詹鸣铎故居——爱日堂 (1)



詹鸣铎故居——爱日堂 (2)



山外的世界——爱日堂二楼远眺



残存的世德堂(宗祠)



昔日的辉煌——世天官第



詹天佑祖母墓地



崇興社廟



社 神



制做麻茨的杵臼



詹天佑捐置的水龙

目 录

本无畛域——从《我之小史》说到资料的解读 葛兆光(1)

《我之小史》的发现及其学术意义
(代前言) 王振忠(12)

序^{〔1〕} (71)

卷之一

第一回 幼稚事拉杂书来,学堂中情形纪略 (72)

第二回 娶养媳^{〔2〕}过门成小耦,医秃头附伴
赴^{〔3〕}沱川 (84)

第三回 到石门旋^{〔4〕}及嘉善,返故里先过杭州 (95)

〔1〕 乙本正文前有《我之小史》正编目录,甲本未见。此处以甲本正、续编各回的目录为主,参酌乙本正编目录。

〔2〕 养媳,乙本作“童媳”。

〔3〕 赴,乙本作“往”。

〔4〕 旋,乙本作“随”。

第四回 回家来频年肄业,受室后屡次求名 …… (107)

卷之二

第五回 从业师再投邑试,事祖母重到杭州 …… (119)

第六回 王母大闹隆记行,詹家同控逆仆案 …… (129)

第七回 同扣考羞归故里,愧^{〔1〕}落第哭往杭州 …… (139)

第八回 做新爹甲辰得子,游泮水乙巳成名 …… (152)

卷之三

第九回 迎新学五门道贺^{〔2〕},探爹娘^{〔3〕}七夕

到杭 …… (165)

第十回 买棹泛湖中选胜,辞亲往连市经商 …… (177)

第十一回 禀父书清言娓娓,接弟信文思滔滔 …… (187)

第十二回 闻弟耗命驾来杭,奉亲命买舟归里 …… (199)

卷之四

第十三回 办自治公禀立区,为人命分头到县 …… (211)

第十四回 赴景镇再及浔阳,由长江直抵安庆 …… (223)

第十五回 考拔贡文战败北,投法政海上逍遥 …… (236)

第十六回 游沪读赏烂漫春光,办自治结文明

团体 …… (250)

卷之五

第十七回 从众劝因公往邑,小分炊仍旧训蒙 …… (264)

第十八回 接杭电匍匐奔丧,办民团守望相助 …… (275)

第十九回 悬横额别饶静趣,剪辫子鼓吹文明 …… (289)

续编卷之一

〔1〕 愧,乙本作“痛”。

〔2〕 乙本作“迎匾额二次道贺”。

〔3〕 爹娘,乙本作“双亲”。

第一回	陪官长谈话投机,哭慈亲抚膺抱痛	(297)	
第二回	往邑城带儿就学,赴杭省携眷闲游	(306)	
第三回	开振记形骸放浪,玩杭城兴会淋漓	(317)	
第四回	发哀启为祖母治丧,挂归帆代善儿婚娶 ...	(327)	
续编卷之二			
第五回	为谋事留杭暂搁,过新年到处闲游	(337)	
第六回	访杭州略书所见,会族众恢复祠租	(347)	
附录:詹鸣铎先生生平大事年表			(353)
后记		王振忠(367)	

本 无 畛 域

——从《我之小史》说到资料的解读

葛兆光

如何在历史中理解和使用那些无名者的作品？无名者的自传本小说如何可以作为大历史的文献？通过这些无名者作品所呈现的，是什么样的近世中国社会的生活和心情？促使我思考这些问题的，是2002年王振忠先生在婺源发现的一部奇书，一个后世未必知名的徽商詹鸣铎的自传体小说《我之小史》。关于这部《我之小史》的内容和意义，在整理者王振忠先生的《〈我之小史〉的发现及其学术意义（代前言）》中已经说得很充分了，我不必画蛇添足。由于《我之小史》的作者，是一个后世并不出名的徽商，而这个徽商写的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自传小说又涉及了晚清民初那一段“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所以，我在这篇短文里，想简单地说一说上面三个问题。必须声明的是，我不是徽学研究的行家，也不是近代历史的学者，写这篇文章只是对这部奇书好奇而已，即使是关于这三个话题，恐怕也只是点到为止。

比起康(有为)、梁(启超)或者孙(文)、章(太炎)等被人反复论说的大人物来,这个写《我之小史》的詹鸣铎,在晚清民初是太“无名”了。无名者的作品,尤其是边缘的、日常的记载,在过去常常作为“历史的沉默”(The null of history),在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历史叙述里面往往被忽略,这些缺乏激动人心的事件和绝少关键作用的人物的作品中,历史似乎处在凝固和停滞之中,使得习惯于描述政治大变化和社会大动荡的历史学家,总是觉得它“无关紧要”。有一个现代小说家的话,可能可以代历史学家作夫子自道,他说:“如果小说没有了戏剧性,岂不成了流水账?”这话反过来说,就是流水账太没有戏剧性,不仅不能成为小说,连历史也算不上。不过,当20世纪初梁启超所谓的“新史学”,把“帝王将相”的家谱变成“人民群众”的历史之后,在不同视野和角度的观照中,什么是历史的资料?这个问题的看法就相当不同^{〔1〕},梁启超本人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面讲新史料,不仅提到档案和函牍,以及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的店家账簿,也说到寻常百姓的流水账对社会史的意义^{〔2〕}。

史料价值的升降沉浮,在晚清民初社会阶层的变迁中尤其突出,一部分原来边缘阶层中人的论说开始显出重要性来。一百年前的中国,由于来自西洋的坚船利炮和先进制度对传统中国的两面夹攻,随着满汉矛盾在内外交困中刺激出知识界的民族主义潜流,加上甲午战争失利和《马关条约》签订对社会民众心理的巨大刺激,整个中国在经历“两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时候,旧时代始终处于中心的传统士大夫,也许还如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说的那样,尽

〔1〕 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的证据》,载《新史学》第8卷第2期,台北:1997年版。收入王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版。

〔2〕 《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说史料》,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66页。

管有所触动,却始终固执地停留在惯性轨道上^{〔1〕},希望中国“在传统内变”,而一些边缘知识人却有着“咸鱼翻身”的欲望和“混水摸鱼”的手段,常常超越社会流动的常规,反而追求“在传统外变”,这几乎成了晚清民初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突出现象。余英时先生曾经对于近世中国知识人的“边缘化”有精彩的论述,但是,似乎也可以注意到边缘知识的逐渐“中心化”。一批原本“沉沦下僚”或者“隐于市贾”的读书人,乘乱入世,开始挤进精英世界,原本只是充当背景音乐的集体合唱,却仿佛崛起,把贵族、世家、大族、官宦和主流士大夫从中心驱赶到边缘的,并不是起自乡间田垄、大字不识的田野村夫,却常常是那些“学成文武艺”却不能“货于帝王家”的边缘知识人。项羽并非赳赳武夫,虽然他“好万人敌”,刘邦虽然是亭长,却也并非大字不识的睁眼瞎“刘三”,他们并非“不读书辈”,更不要说晚清民初的蒋中正、毛泽东了。

这个徽商詹鸣铎也算是“边缘知识人”,他读过书,赶在光绪三十二年末班院试中成为秀才,原本想跳脱商人身份走传统读书人的路,要么做官,要么开馆,但时势已变,最终继承家业仍旧是商人,不在经典中舞文弄墨,却在木业中拨弄算盘,而且学会了寻花问柳。在“士农工商”四业分明的传统社会中,他们是边缘人物,在政治为中心的历史记载中,他们是可有可无的小角色,可是,在近世西方大潮冲击下,他们仿佛惊蛰欲动,边缘阶层很多人都突然有了机会。我总想象,近代中国的阶层变动,就像四周先沸的开水锅,边缘先滚的水不断翻卷着涌入中央,这些躁动不安的、传统规则不很强的、内心激荡着改变欲望的“小人物”,甚至有些原本就是贩夫走卒商贸之人,他们观念不那么纯粹,出身不那么高贵,文化不那么固执,反而聚集在一起,体现着时代变动不居的新旋律。

〔1〕 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同治中兴》(*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 - Chih Restoration, 1862 - 1874 年*),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New York, 1967 年版。

因此,像詹鸣铎这样游走在安徽、浙江和上海的徽州商人,他的一生行事也许恰恰更呈现了那个百年前的社会动态。在传统社会尚在延续的时候,他们总想弄个功名,尽管他知道“时当季世,官既寡廉,士更无耻”,但还是“到郡七次,皖试四科”,中了县学第五名后“快活得了不得”,“捷报到家,不但我家中欢悦,抑且闾村欢喜”。到了科举废除,清廷摇摇欲坠的时候,他又算计精细,急急地跑到上海,进入法政讲习所,“以为从此文明过渡,研究各种法律”,特别是他预感到“(地方)自治风行全国中”,对“地方自治制”尤其用心。只是因为积习难改,旧学掺杂,被厌恶生员的郑先生痛斥,“考优就学两无成”,才回到家乡,“抱定家族主义,不思远客他乡了”。但是,到了辛亥革命之际,“一瞬间河山虽旧,国号已改”,感到“鼎革之交,改正朔,易服色”,尽管“在下本清诸生,暗想与前朝作别,未免黯然销魂,但生当过渡时代,为国民一分子,是与汉人同胞,自不得不如是”,所以急急忙忙地剪辫子,还召集“文明剪辫大会”,把“剪辫”和“文明”搭在一道,还很快学会了大量的新名词,把刚刚穿过的满清服饰斥为“马衣蹄袖,禽兽衣冠”,热烈欢庆“大汉光复”。

少数文化深厚的高级士大夫,常常依恋自己习惯而亲切的传统,很难见风使舵转换自己的立场,而很多把知识当作敲门砖的一般知识人,却可以随着时势把文化当作追赶潮流的时装,脱下一件再穿一件。尽管我们可能对这类人很不屑,但是,潮流却总是由这些人鼓噪并裹胁而来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此成为弄潮儿甚至掌舵人,他们的动向其实可能比少数精英更体现时代风气,因此他们的资料不妨更多关注。近年在山西出版的读书人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便曾经引起国内国外学界的广泛注意,觉得里面反映了晚清社会“商人和商务都呈上升趋势”,旧的举业已经开始衰败,“弃儒就商已渐成风气”。那么,《我之小史》是否恰恰能表现那些已经从商的士人在这个变化的社会,尤其是城市中的生活新状态呢?我在《中国思想史》里面提出要讨论“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曾经引起过很多批评和讨论,

有的评论者以为我要提倡研究的是“下层”、“大众”或者“小传统”，其实，这里面恐怕有些误读。

二

也许会有人质疑说，这既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作为文学，小说能够成为历史证据吗？

我们不必借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权威说法来为自己作靠山，尽管马克思表彰巴尔扎克小说如何反映历史的说法已经为人熟知，尽管很多前辈学者都已经说到小说、诗歌、戏曲的历史学意义，但是，许多恪守学科畛域的历史学家，至今还不习惯于用文学作品来说明历史。文史哲三分天下，本是近代以来受到西洋学科制度的影响，为了专业教育而形成的分野。把文献切成各自的资料，则是由于系科、教科书和考试的影响。从那里学出来的人，自然有了对文献的习惯性偏重。奇怪的是，久而久之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似乎那些文献也确实有了文史哲的分别，因此我们常常看到《汉书》归了历史专业，而《杜工部集》当然属于文学专业，《无能子》则当然由哲学系来研究。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把元白置于中唐历史中，得到了一个“善于以诗证史”的评价，至今有人特别称赞他对《东城老父传》的解读开创了运用文学文献研究历史的方法^{〔1〕}。其实，在吕思勉的《史籍选文评述》里面也曾特意选了杜甫《负薪行》，并指出当年男子无所事事，女子劳作豢养他们，“夔州盖唐时犹有此俗”，其实已经点到了一个中国文明史上的重要现象，甚至可以用来讨论男耕女织的分工观念，究竟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深入和广泛传播^{〔2〕}。说起来，杜、元、白的诗歌何尝不是历史文献，它们不也是唐代社会生活、思想观念和情感心境的

〔1〕 蔡鸿生有《从小说发现历史——读莺莺传的眼界和思路》指出这一点，见《中华文史论丛》第六十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 见《吕著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70~172页。

见证么？凭什么它不能是史料？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可是，学科制度这种本是人为的畛域，却在很多场合被当成了观察文献的当然界限，让人想到的成语就是“划地为牢”。其实，历史学家很早就在利用小说、戏曲重建历史，描述和讨论诸如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城市生活、商品交换等等问题。比如吴晗 1934 年在《文学季刊》创刊号发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不仅得到郑振铎的称赞，连胡适也相当称许^{〔1〕}。《三言二拍》早就成了人们熟知的史料。尽管文学史也常常不自觉地研究文学的过程中，越境介入思想史的领域，像文学思想史一类的论著就常常和思想史分不开界限，但是，文学资料在正统的历史，包括思想史和文化史领域著作中，被使用得还是相当少。其实，作为记述史实的历史，可能对这类多少有些夸张和虚构的小说需要警惕，但是，作为考察理性和情感的思想史，却不必胶柱鼓瑟或因噎废食，任何文学作品也许在事实上有想象，但在语言、立场和情感上却仿佛“当堂呈供”，并不能全盘遮蔽。特别是詹鸣铎的《我之小史》是相当纪实的，他自己说“在下这书，要成一部信史”，为了成为“信史”不惜自曝其隐私，“有什么写什么”（82 页），王振忠教授的《代前言》中也给它一一作了查对验证。因此，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看到这个生活在大变局时代的商人子弟的思想波动和情感历程，也看到这个新旧交替时代一般读书人的知识构成的变化。

一直学习举业的詹氏，本来弄得精熟的是经典、诗赋、八股、对联，后来在木行做生意又学得龙泉码子、木业市语、推游水图、并清排本等之装排式，加上“游山玩水，变为寻花问柳”的那些本事。尽管他对别人“北洋大学毕业，赏同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其实是口水涎涎地羡慕，但是因为自己是土生员出身，便讽刺人家“洋货好看，哪抵得国货结实，譬如贡缎每尺计洋一元另，洋缎则每尺二角另，货

〔1〕 后收入其《读史札记》，三联书店，1956 年版，1~38 页。

有好歹，价有高低，岂可相提并论”。尽管他很自负是中过举业，做过八股的，可是，当察觉时局变化时，他又学得不少时尚新知，什么行政法、财政学、民法、自治等等都一知半解，因此颇能“与时俱进”。县里委办调查户口，他可以当调查员，朝廷颁行新政建学堂，他可以写诗称颂还任学长，地方成立自治公所，他也能当个五段段董，所以，在辛亥之后他对于政局新变全无抵触。你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像詹氏这样的一般知识人，头脑里是旧观念加上新学问，肚子里是古诗文孳了洋词汇，行动上旧传统加上新文化。请看1908年他给父亲关于“分炊”劝止的信，原本文绉绉的“本诸父命子承之义，理当庭训是遵”后面，居然可以把“分家”牵扯到“树独立帜，擅自由钟”，甚至洋洋洒洒说到“况值开通时代，全球之上，有创世界主义者，五洲五种，尽欲引为同胞，圣人天下一家，亦不过此等气量，今至亲兄弟，乃欲离群而涣散之，抑何窄隘乃尔”。

见过远方来的“各种洋轮，各国兵轮，色色形形”，看到过十里洋场的“高点自来火，齐上电气灯，有耀自他，春光不夜”，也见识过四马路上的“野花满路”和青莲阁的“西洋镜”，詹鸣铎比起窝在山西写《退想斋日记》的刘大鹏来，时代要晚了一些，而眼界则开阔了许多，因而，内心的冲突和震撼也更加剧烈。这些数量很大的边缘知识人，包括乡村文化人、往来城乡的商人和城市市民，在那个超速行驶的时代里面，一方面跌跌撞撞地追赶新潮流，恨不得扒下了马蹄衣袖，马上换上西装革履，一方面却身体沉重步履蹒跚，坠在传统风俗和知识窠臼中，习惯地沿用着旧时的十八般武器。因此，在那个追随时代疾走的队伍里，少数人渐渐上升成为主流，取代了传统精英而成为社会上层被写入历史，而多数人则被半途甩在车外，仍然处在边缘。詹鸣铎似乎是后者，在全书最后我们看到，已经进入民国时代的他，仍然热衷于设诚感坛扶乩，在祖母过世的时候仍然请礼生，讨钦命一品封典二品顶带之类才“大有面子”，而且要搞斋忏，申文、开启、破血湖、过仙桥。而他自己呢？对于革命党还是抱着鄙夷，仍然在“南边竞羨花

牌楼，北阜咸推福海里”中寻花问柳、流连歌舞。这样继续处于边缘的知识人，数量要比成为主流精英和政治领袖的知识人多得多，那么，思想史如何使他们不再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而让他们浮现在历史中，构成精英思想世界那“嗡嗡作响的伴唱”甚至是“巨大的和声”呢？

三

在过去的历史著作尤其是历史教科书中，“过去”被叫做“历史”被压扁在书册中，生动的现场却往往被删除，丰富的生活也常常被遗忘。人们都会说到，晚清民初是“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在这个变局中，人们究竟如何生活和反应？詹鸣铎叙述的晚清民初中国，也许只是一个往来于安徽、浙江、上海的商人的眼睛所看到的情景。整理者王振忠教授在《代前言》中曾经指出他的记载中，对于拈阄分家、乡里械斗、佃仆制度、科举制度、妇女地位、城镇生活、乡绅角色等等方面的叙述，有社会史的意义，我这里还想说的是，晚清民初的那些社会变动中，究竟什么对于这些普遍的边缘知识人最有震撼力？我想挑出三件大事来分析，一是科举制度的终结，二是清帝国的覆亡，三是西方文化和现代城市的影响。

也许是边缘知识人的身份角色和经验阅历的缘故，这三者对他们个人的震撼可能不同。由于使他们的前途直接受阻，科举制度的废除，影响到一大批人的命运选择，因而在书中看到的是他们的痛心疾首。詹鸣铎对科举考试记载甚多且详，说明经历和记忆在他心中的深刻，书中对“到郡七次，皖试四科”有那么详细的描述，从手提考篮随灯牌进入，在天地玄黄千字文的号房坐定，到持下封贴、内外加锁，到初试后的“遍体寒栗，两手如冰”，一直到最后那次放榜时，“大雨纷纷，观者如堵，立后面的人，说前面的雨伞遮目，竟把撕破。看榜的人，竟无一不心慌，无一不着急”，证明他们对这一考试的期待是何

其殷切。但是,考中的“如醉如痴”,居然不过是一枕黄粱,志得意满也只是转瞬之间,这对他们的打击实在太太。王振忠从《振先杂稿》中引用了废除科举后他所作的《恨赋》,说明他们心理的沮丧实在是很厉害,他们因为“万里云程付渺然”而长叹“他生未卜此生休”,于是,只好改进上海的法政讲习所,这一事件从此改变了他整个人生取向和知识方向。

清帝国的覆亡对于这批读书人来说,似乎并不像历史教科书划分时代的时候那么重要,也未必是一个震撼性的事件。自从甲午之战、庚子赔款、科举废除以来,一般知识人已经预感到国家不得不变,光绪三十二年(1906)诏停科举,“办新式学堂,宣统元年(1909)设宪政编查馆,自上而下已经是青萍之末”那么微弱了。詹鸣铎在接受调查户口的时候就说,“朝廷变法之后,预备立宪,查立宪政体,立法、司法、行政,有三大机关,立法、司法权归社会,而行政权则属官府”,对这一变化,他们的心理准备是有的,因此辛亥革命一起,对于大清朝廷的颠覆,他们倒也不紧张,詹氏紧张的只是“以致银根紧急,钱庄倒闭,杭州豫和,亦被挤倒”,可是很快,没想到警察居然也会来预告,“今夜城内八十一标营、八十二标营要兵变”,儿戏般地便“忽闻杭州也光复了”,他们觉得,这种“城头变幻大王旗”很有趣,“所谓光复,所谓欢迎,曾几何时,而满清政府顿付诸无何有之乡”。心态之所以不紧张,还因为他们作为汉族人,很坦然地接受这个变化,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把马蹄袖服换了革履洋装,把“蛮夷”的辫子剪掉,便成了“文明”的大汉子孙。

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城市生活的刺激,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当然是最重要的。可是,对于詹鸣铎来说,却似乎只是见识了一个光怪陆离的花花世界。在他的心目中,“上海为中外通商的地方,穷奢极侈,凡出门的回家都道上海非凡之好,我平日久欲一为游玩,今日来到,如愿以偿”。本来,比起一个制度的兴废和一个王朝的更替来,城市化和西方化的影响可能更根本更久远,也是历史学家后来所关注的,

但是在当时的詹鸣铎那里，却只是看到高大的洋房“飞阁流丹，下临无地”，看到城里的夜空“高点自来火，齐上电气灯，有耀自他，春光不夜”，看到马路上往来的女子“人影衣香，玩之不尽”。尽管看到的有西洋舰船，他只当作“楼阁玲珑美轮奂，居然广厦千万间”，有出品大会，他只当作“大都兴会皆淋漓，一般竞把奢华斗”，有新式体操，他只当作《益筋经》和五禽戏。在这个徽商眼中，似乎更多兴趣在“野花一路妖娆甚，人影衣香看不尽，别有肩舆去如飞，蜡照半笼随相引”，本来将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西洋文明和城市生活，却在他这里被看成是耳目声色之场，“无非世界空花花”。

那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就像上海滩上李文忠祠和巴士礼像并立，洋装和马褂同列，青莲阁底下裸体美人西洋镜和群仙茶园的古装戏曲争奇斗艳，既有“革命党到处密布”，也有老学究“身穿老古套的熟罗折衫”，这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史风貌。在那个时代中生活的一般知识人，经历了种种世变，科举制度的废除，是制度史的变迁，满清王朝的覆灭，是政治史的更替，上海城市生活的渗透，是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他们究竟如何反应？尽管在后世的历史书写中，对制度、政权和文化的变迁自有其轻重的判断，不过，在当时的个人生活经验里，它们的轻重却并不像后来历史书写那样排序。而社会变迁中的当事人感受，没有理由被排除在历史体验之外，恰恰它呈现了那个时代的一般状况，也构成了我们重新书写社会史和观念史的基础。

四

王振忠教授让我给他和朱红合作整理的《我之小史》写一个序，本来我很怕给人写序，因为序文常常要么是佛头着粪，要么是空话连篇，虽然作者的邀请多是出于尊敬，但被邀请写序的人大多只是自高身份。可是，当我看了这部由徽商詹鸣铎写的《我之小史》和王振忠教授的《代前言》后，却不免生出要说几句话的兴趣。这不是序文，只

是作为一个兴趣在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人匆匆写的阅读笔记，这些议论也不知道是否算“挠着痒处”。八十多年前，梁启超给蒋方震书写序，写出了《清代学术概论》那样的大文章，几年前，余英时给《朱子文集》写序，写出洋洋洒洒的鸿篇巨制《朱熹的历史世界》，这些都是大手笔，我没有这样的眼光和思想，也不敢说自己是写序，以上就算是我的一篇读书报告。

《我之小史》的发现及其学术意义

(代前言)

王振忠

徽商自明代中叶起,即已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此后,它始终受到明清经济史和社会文化史研究者的重视。许多学者或利用明人文集,或征引方志、族谱,或收集契约文书,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徽商的经营形态、生活方式和文化追求等诸多侧面,迄今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利用的史料来看,无论是第一手的文书资料,还是经过文人加工的文集、方志和族谱等,在史料应用上皆各有短长。

2002年,承婺源友人詹庆德先生的帮助,笔者意外发现徽商詹鸣铎撰写的章回体自传《我之小史》(未刊抄稿本二种)。该书的内容从清光绪九年(1883年)迄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逐年记录了一个家庭的社会生活。类似于此长达四十余年、多达二十万字的连续记录,在以往的徽州文献中尚属首次发现,从这个角度来看,该书的发现,是近年来徽州民间文献收集中最重要的一次收获。

由于该书是首次发现的文献,本文首先对《我之小史》的创作过程及其不同版本的出现,作一简要的叙述,对作者的生平及生卒年代也作必要的介绍和考证。其次,鉴于《我之小史》是以章回体小说的

形式出现,故而有必要对其中叙及的情节作必要的证实或证伪。因此,本文的第二部分即利用作者本人的文集、日记和婺源方志等,对书中的细节加以考证。再次,对《我之小史》多方面的学术价值作一简要的阐发。最后,是简短的结语,指出该书对于“徽学”以及明清以来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学术意义。

一、《我之小史》的创作及抄录

该部章回体自传计有抄稿本二种,此处姑且将之命名为甲、乙二本:甲本正编五卷十九回,续编二卷五回;乙本正编五卷十八回(乙本卷首有一目录,至十九回止),另羸入应为甲本续编的第五回和第六回的部分残卷。两种版本字迹相近,文字大同小异,但乙本中有不少文字为甲本所未见,而甲本中亦有少数段落不见于乙本。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甲、乙二本在由作者后人将之重新装订时发生了严重错讹,其中,以乙本的情况尤甚。

综合甲、乙二本,自传正、续计七卷二十五回,每回平均在七八千字(但甲本最多的一回为第十八回,竟达九千七百多字),据此统计,全书总字数近二十万言。自传甲本卷首有一作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序文(乙本未见),从中可见,《我之小史》一书至迟当完成于民国十六年。自传的作者叫詹鸣铎(1883—1931),字振先,乳名家声,谱名昌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考中生员,迄今在婺源当地,人们还称之为“末代秀才”。他在小说第一回中自报家门,说:“在下系徽州府婺源县北乡十三都庐坑下村人……诞于光绪癸卯年四月十八日吉时。”“癸卯”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而民国十六年为(1927年),据自序称,当时詹鸣铎四十五岁^{〔1〕},故第一回所称生年“光绪癸

〔1〕 另,《我之小史》第七回《同扣考羞归故里,痛落第哭往杭州》中提及:光绪癸卯(1903年),詹鸣铎二十一岁。据此,亦可推定詹鸣铎应生于光绪癸未,即光绪九年(1883年)。

卯”有误，当作“光绪癸未”（即光绪九年，1883年）。

詹鸣铎出身于婺源木商世家，其人经历相当丰富：曾当过塾师，中过秀才，到过杭州、上海等地经商、游历，出入花街柳巷，进过新式学堂，并以乡绅的身份，在庐坑邻族间排忧解难，参与晚清婺源乡间的地方自治，试办“庐坑永振林业公司”，以期振兴实业。自己又在婺源开设振记百货店，因不善经营，亏空甚多。

詹鸣铎著有《冰壶吟草》二卷，有清宣统元年（1909年）紫阳书院排印本行世。此次除了《我之小史》之外，还收集到詹鸣铎的文集手稿六卷——即《振先杂稿》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六和卷八，另有四册未刊日记。

詹鸣铎少年时代即雄心勃勃，“记取儿童候，雄心只自强”，他在十三岁时就有《言志》诗，其中有“年逢舞勺守空山，每念甘罗已汗颜”之句^{〔1〕}。“舞勺”原指儿童时所学的一种乐舞，后用以代称童年。甘罗为战国时的楚国下蔡人，秦相甘茂孙，事秦相吕不韦。年十二奉使至赵，赵王郊迎，割五城以事秦。返国后，秦王封甘罗为上卿，复以茂之田宅赐之。《振先杂稿》卷一，还录有詹鸣铎的一首《述怀》诗：

寂坐萧斋对短檠，挥毫聊自诉生平。
镕经铸史勤吾事，覆雨翻云厌世情。
两眼放开天地窄，一声长啸鬼神惊。
凌霄有志谁羁绊，行看鹏飞万里程。

不图岁月枉蹉跎，拍案狂呼慷慨歌。
星斗罗胸空自许，风雨无际奈谁何。
语逢流俗同心少，游遍湖山闷境多。
搔首问天天不语，英雄有泪涕滂沱。

〔1〕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一《江干夜话》。

茫茫海内少知音，懒把文章布艺林。
佳酿欲斟谁对饮，新诗有兴只孤吟。
书声琴韵三更月，物与民胞一片心。
壮志而今狂未减，可能与世共浮沉。

容易时光去莫留，欲穷瀛海快乘舟。
唾壶声碎空今古，宝剑光腾贯斗牛。
身后明知皆是幻，生前谁肯遽全休。
青云看我扶摇上，未必朱衣不点头。^{〔1〕}

此诗作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斯时其人十七岁。当时，父亲命詹鸣铎改业从商，结果却为后者所峻拒^{〔2〕}。詹鸣铎虽然出自木商世家，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一直认为“铜臭羞凡辈，书香冀我俦”。尽管多年未第，但他似乎仍以千里马自许，“久怀千里志，驰骤太纵横，欲得孙阳相，时时伏枥鸣”，“孙阳”也就是世人熟知的那位善于相马的伯乐^{〔3〕}。可见，詹鸣铎犹如志在千里的伏枥小骥，时刻等待着命运的眷顾。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詹鸣铎二十三岁，考中生员。在他考取秀才后，对于经商更是显得心不在焉。民国八年(1919年)，詹鸣铎在婺源县开张振记店，“店事亏款甚巨，一再迁址”。该店开张三年，“店中平昔弦歌不辍”。^{〔4〕}他自己认为：“振记不过以生意为名，经商之道，全不考究。”三年之内，店中共蚀去银元一千五百余。当

〔1〕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一。

〔2〕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一《江干夜话》卷一：“前年严君命余改业，余不敢从。”《江干夜话》作于光绪辛丑(二十七年，1901年)，故知“前年”指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3〕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一《马》，该诗作于光绪甲辰(三十年，1904年)。

〔4〕 《我之小史》续第二回《往邑城带儿就学，赴杭省携眷闲游》。

时，詹鸣铎在杭州的二弟来信调侃“恭贺振记万岁”，而詹鸣铎回信则曰“朕亡无日矣”。这一对答颇为滑稽，据说，“一时城内文人学士互相传诵，播为美谈”。看来，詹鸣铎丝毫不以生意亏蚀为忧。民国九年（1920年），詹鸣铎在石湾阜生行内做老板，但他于行内生意一概不问。他的妻子和三弟媳，“每日上午及夜里均作竹林游”。他自己则“闲暇无事，坐在楼上，抄录生平杂稿，并补著《我之小史》续篇第二回”。对于这样的生活，詹鸣铎显得颇为自得，他说自己写“质芬讼事始末那一段文字，笔歌墨舞，酣畅淋漓，真觉文入妙来无过熟”。翌年，二弟耀先忽将生记行另招外股经营，“自己兄弟占作爻[股]本洋一千二百元，派每人三百元，其中内容不甚清悉，我（引者按：指詹鸣铎）囿平昔颀顽，亦不深究”。〔1〕民国十年（1921年），詹鸣铎至石湾，担任阜生木行经理，“虽是虚衔，然各事都要放在心里，与去年之闲散不同。正事之外，上街闲玩，无非长乐园吃茶，一乐园吃面，接待寺看戏，听弹词，听小热昏，至于宗阳庙、石门县看会，盐桥帮搓小麻雀，跳板船过金菊仙，尤其余事”。〔2〕可见，詹氏基本上没有经商的兴趣，日常作为只是耽于享乐。他更向往的似乎是乡绅文人的社会生活，经商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职业，故此其人始终缺乏足够的经商热情。

以下，首先看看詹鸣铎对《我之小史》的创作。

1. 詹鸣铎《我之小史》的创作

明清以来，小说受到世人的喜爱，商人自不例外。一些徽商从小阅读四书五经，及至长大习为商贾，行有余力，则观演义说部。譬如，清代歙县江村人江绍莲就有《聊斋志异摘抄》（抄本）〔3〕，工工整整地抄录了蒲松龄小说中的精彩段落；在道咸年间，婺源人江南春喜读

〔1〕《我之小史》续第三回《开振记形骸放浪，玩杭城兴会淋漓》。

〔2〕《我之小史》续第四回《发哀启为祖母治丧，挂归帆代善儿婚娶》。

〔3〕笔者手头有《聊斋志异摘抄》抄本1册，并曾在冷摊上见过另外1册。

《聊斋》，并模仿前者，作有《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1〕《日知其所无》的作者、民国十年（1921年）前后在汉口活动的茶商汪素峰，平常也喜欢阅读小说，如对言情小说《玉梨魂》就非常痴迷。〔2〕这些，都是商人喜读小说的例子。

至于詹鸣铎，从他的《振先杂稿》来看，其人对于小说戏曲亦相当留意。光绪癸卯（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他作有《书西厢后》：

大凡人之情，有所怀也必感，有所感也必发为语言文字，综观今古，比比然也。夫岂独《西厢》哉？然《西厢》之作也，亦必以不得志于君臣朋友之间，然后借题发挥，以自吐其胸臆。明李卓吾称为化工，允矣。顾吾细味之，觉为是书者，才学纵横，胸次洒落，于花花世界，冷眼看破，因欲以此唤醒迷人，为色荒者戒焉。故其立言也，以惊艳始，以惊梦终，俾知才子佳人，两相爱慕，为天地不可无之情，为古今最难尽之情，为生生死死固结不解之情，至一梦而其书顿止，亦即明色色空空之理，所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耳，彼狗尾续貂者何知焉！至于设身处地，传神阿堵，其文采所以工雅之处，其亦有目共赏矣，予故不赘。〔3〕

詹鸣铎还仔细研读过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作有《批评三国演义》和《批评东风〔周〕列国全志》，对貂蝉、曹操、弥衡、刘备、周瑜、张飞、褒姒和介之推等人物，都曾赋诗评论。〔4〕

〔1〕 该书稿本由笔者收藏，已另文探讨。

〔2〕 参见拙文《徽商日记所见汉口茶商的社会生活——徽州文书抄本〈日知其所无〉笺证》，载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编《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3〕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一。

〔4〕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一。

当时浙江发生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詹鸣铎对此亦极为关心：“按小白菜即豆腐西施，事详《王[杨]乃武全集》，现在仍在，据传住余杭城外某庵为尼，年已六十余矣，程云樵曾见之。”他还集传奇句，写下《小白菜》诗：

好恶因缘总在天，《幽关记》含羞忍泪向人前，《琵琶记》赏心乐事谁家院，《牡丹亭》日午当空塔影圆。《西厢》

伯劳东去燕西飞，《西厢记》仙草仙花尽可依，《红楼梦传奇》为说汉宫人未老，《明珠记》从今孽债染缁衣。《玉簪记》

由此可见，詹鸣铎对于传奇小说非常之熟悉。从小说的写法来看，《我之小史》除了受明清以来徽商自传的影响之外^{〔1〕}，还与当时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之影响有关。詹鸣铎热衷于投稿，其诗作亦曾刊登于鸳鸯蝴蝶派的代表刊物《红杂志》。《红杂志》周刊，创刊于1922年8月，终刊于1924年7月，共100期，再加纪念号1期，增刊1期。在该刊的2卷13期上，专门登载过“上海小说专修学校招生及章程”。显然，在当时的上海，不仅小说流行，而且还开办了专门的学校传授写作技巧。无独有偶，詹鸣铎后来也在婺源乡间的私塾中教

〔1〕 关于徽商的自传，参见拙文《老朝奉的独白：徽商程国僖相关文书介绍》，载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二十九期，2002年10月15日。晚清婺源佚名无题稿本、茶商孙和通的家庭档案中，有《○○○有本氏自述年事》，以编年的方式，叙述了主人的一生。从中我们得知，主人生于道光九年（1929年）十月十一日，从此逐年记至八十一岁（宣统元年）。黟县牙商程国僖文书中有《履扬自述平生及妻王氏事迹》，履扬应即程国僖，从抄本的记载来看，他生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五月十九日。该书首页起初便是“七三老人平生自述”，这是指光绪八年（1882年），程国僖正好七十三岁。该书“自述平生”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将“平生心志”传之子孙。换言之，亦即将个人从商经验传之后嗣。上海图书馆谱牒研究中心收藏的《庆源詹氏家谱》卷末所附《福熙自述》，也是徽商的自传。（关于《福熙自述》，笔者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何建木有比较详尽的研究，见其博士学位论文《商人、商业与区域社会变迁——以清民国的婺源为中心》，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2006年。）另外，自南宋以来，一些分家书前的序文，实际上也是一种自传。可见，此种自传由来已久。

授学生撰写小说,这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活动:

八月九号……上午令诸生作小说;
八月十一号……上午令诸生作小说;
八月十二号……上午令诸生作小说;
八月十三日……令诸生做小说;
八月十四日……上午令诸生做小说……午令抄小说;
八月十八号……令诸生做小说;
八月十九号……上午令作小说《百四十村》;
八月二十号……上午令做小说;
八月二十一号……上午命作小说,《百四十村》脱稿,再令自由撰小小说;
八月二十二号……上午令作小说《弱女复仇记》;
八月二十三号……上午在校,令作小说;
八月二十五号……令诸生做小说;
八月二十六号……令作小说;
八月二十七号……余到校,上午令做小说;
八月二十八号……饭后到校,令作小说;
八月二十九号……上午令作小说,《弱女复仇记》今日脱稿;
八月三十号……余饭后到校,令作小说《河伯娶妇》,未完。

从詹鸣铎日记来看,他在乡间教授学生撰写小说,其题材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类是历史题材(如上揭的《河伯娶妇》、《百四十村》^{〔1〕}),另外一类则是乡土题材,让生童描摹他们熟知的婺源境内之村落社会生活,如《弱女复仇记》,可能就是以当时当地发生的一个

〔1〕 清人袁枚《子不语》中有“百四十村”条,不知与此是否有关,姑存待考。

事件为题材^{〔1〕}。后一类题材,与《我之小史》无疑同属于一种类型。故此第一回《幼稚事拉杂书来,学堂中情形纪略》中指出:“在下今年四十五岁了,从前有一部《我之小史》,纪载生平所历风花雪月,如今披览一过,觉得(其)中语焉不详,并指摘他人,有伤忠厚处,兹特删改更正,加以润色,看官不嫌琐屑,就(请)赐览。”书中提及庐坑发生的事件,经常以省略号代替,这些事件应当为当地人耳熟能详,由此看来,他所写的《我之小史》,预期的读者对象也是婺源本地人。

詹鸣铎在乡间私塾教授小说写作的活动,明显受到鸳鸯蝴蝶派的影响。至于《我之小史》一名,可能是模仿自杭州作家陈蝶仙(天虚我生)的《他之小史》^{〔2〕}。据美国哈佛大学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的研究,《他之小史》分六期发表于1914年至1915年的《女子世界》,1917年中华图书馆出版的《礼拜六》杂志上,曾刊登该书的一则广告。而《礼拜六》也与《红杂志》一样,同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范畴^{〔3〕}。

从总体上看,《我之小史》的写作技法未必非常高明,但因其纪实性,故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该书的史料价值极高。特别是书中抄录了一些书信、诉讼案卷等,对于徽州社会文化史、经济史的研究极有助益。

2.《我之小史》的写作过程

根据《我之小史》续第三回《开振记形骸放浪,玩杭州兴会淋漓》所指出的:民国九年(1920年),詹鸣铎将婺源县城振记店事收歇,携

〔1〕《我之小史》第十七回《从众劝因公往邑,小分炊仍旧训蒙》:“卓文先生,在王村出人头地,他世兄春甫,后来被人刺杀,他的女儿为兄报仇,又将那人刺杀。这场人命案,弄得荡产倾家。卓文先生,垂老骤遭家难,甚觉难以为情,那年病歿,寿七十七岁,此是后话。”

〔2〕当时以“小史”命名的小说,著名的还有李伯元的《文明小史》等。

〔3〕〔美〕韩南著、徐侠译:《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版,232页。

带内眷寄居浙江石湾阜生行内，行内生意，一概不问。闲暇无事，坐在楼上，抄录生平杂稿，并补著《我之小史》续篇第二回。由此可知，《我的小史》续篇第二回成于民国九年（1920年），那么，《我之小史》的正篇显然应成于当年之前。因全书自序作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故续篇第三回至第六回，可能成于民国九年至十六年间（1920—1927年）。

《我之小史》成书以后，詹鸣铎即开始抄誊。《詹鸣铎日记》辛未日记续（民国二十年，1931年）六月三十日条曰：“余今日抄《我之小史》之序言及目录。”某年“七月五号，即旧历六月刀[初]十日，星期六”，“余自今日起抄《我之小史》，每天一篇”。也就是说，从该年的六月初十起，詹鸣铎每天抄誊《我之小史》一回。正是由于詹鸣铎的辛勤抄誊，才使得《我之小史》出现了至少两个版本，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甲本和乙本。

二、纪实性自传小说：《我之小史》的资料来源

细绎全文，该书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的纪实性。在《我之小史》中，作者一再声称自己所述皆为“信史”^{〔1〕}，而从同时收集到的六册《振先杂稿》、四册《詹鸣铎日记》以及光绪《婺源县志》、《詹氏宗谱》来看，《我之小史》所述的确皆为真实情节。书中一些故事细节，有不少就直接节录自其人文集或日记。关于该书资料来源，此处可举数例：

1. 《我之小史》与《振先杂稿》的相互应证

《振先杂稿》是詹鸣铎本人的诗文集初稿，其中各卷收录文字的

〔1〕《我之小史》第四回《回家来频年肄业，受室后屡次求名》：“但在下这书要成一部信史，所有事实，不肯遗漏，所谓李刚主不欺之学，‘昨夜敦伦一次’，我殆与他仿佛，看官们不要取笑。”第十回《买棹泛湖中优胜，辞亲往连市经商》：“盖在下这书要成一部信史，有什么写什么，开门见山，直捷了当，所谓生平事无不可对人言。”

基本情况有如下表：

卷帙	干支	年代	备注
卷一	己亥	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	
	庚子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	
	辛丑	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	
	壬寅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	
卷二	癸卯	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	
	甲辰	光绪三十年(1904 年)	
	乙巳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	
	丙午	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	《村居即事》诗之一注曰：“时年二十四岁。”有少量是壬寅(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戊申(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己酉(宣统元年,1909 年)。
卷三	丁未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	卷三丁未年所作者仅两篇。
	戊申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	杂有辛亥《清明》诗。
	己酉	宣统元年(1909 年)	
	庚戌	宣统二年(1910 年)	
	辛亥	宣统三年(1911 年)	
卷四	壬子	民国元年(1912 年)	
	癸丑	民国二年(1913 年)	
	甲寅	民国三年(1914 年)	
	乙卯	民国四年(1915 年)	
	丙辰	民国五年(1916 年)	
	丁巳	民国六年(1917 年)	

卷五	缺		
卷六	辛酉	民国十年(1921 年)	辛酉年仅一篇。
	壬戌	民国十一年(1922 年)	有补作庚申年(民国九年,1920 年)作五言排律《忆游》。
	癸亥	民国十二年(1923 年)	有癸亥五月中之日记四页。
	甲子	民国十三年(1924 年)	
	乙丑	民国十四年(1925 年)	
	丙寅	民国十五年(1926 年)	
	丁卯	民国十六年(1927 年)	
卷七	缺		
卷八	己巳	民国十八年(1929 年)	
	庚午	民国十九年(1930 年)	
	辛未	民国二十年(1931 年)	

从表中所列来看,《振先杂稿》的编排顺序基本上是以年代为主,这应是詹鸣铎的初衷,但因尚未定稿,故体例难免有些混乱,如卷二就相当突出。另,主要收录戊申年的卷三,在《清明》诗下注曰:“应入辛亥下。”

以下,就以《我之小史》与《振先杂稿》相互对勘。

(1)《我之小史》第四回《回家来频年肄业,受室后屡次求名》状摹詹鸣铎结婚,以一首《定情诗》为证:

与卿两小本^{〔1〕}无猜,疑是前生有自来,为喜同心今结绶,合题雅句把妆催。

名花何不种蓬菜,偏向人间灿烂开,今夜香闺春不锁,刘郎端合到天台。

〔1〕 本,《我之小史》乙本作“早”。詹鸣铎《振先杂稿》卷一《定情诗》作“最”。

彩笔生花夺锦才，只从纸上起风雷，画眉深浅何曾惯，初试毫尖傍镜台。

醉罢兰房玉液杯，何须蝶使与蜂媒，明年喜事传姻娅，掌上于今有蚌胎。

《振先杂稿》卷一亦有此《定情诗》（此诗亦见于詹氏公开刊行的《冰壶吟草》），只是个别文字不同。如第二首第一句，在《振先杂稿》中作“名花移种自蓬莱”，第三句作“料得香闺春不锁”。

（2）《我之小史》第七回《同扣考羞归故里，痛落第哭往杭州》中，说“有王卓文先生，约游西湖，我从之。早晨起来，向父亲领取熟罗长衫，即与王同往走万松岭。那个时候，王自命为雅客，口中吟咏。我跟着他，不知走向何处。记得也叫划船，也步行。及到天竺，见游人雾集，攘往熙来，入谒观音，香火不绝”。第八回《做新爹甲辰得子，游泮水人已成名》接着写道：“及回转至灵隐，凡罗汉堂、韬光径、一线天、泉壑堂等处，游玩一番。步行至岳王坟，买舟未成。值天雨后，由大桥走净慈归，一路之中，探访湖山艳迹，赏心悦目，果然无限风光。”这在《振先遗稿》卷一中，有甲辰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所作的《游西湖记》：“……有父执王公卓文茂才者，约往谒天竺观音，于是随之以去。初至雷峰塔畔，苍茫四顾，果然水秀山清。到三竺后，旋反至飞来峰、一线天、泉壑亭、灵隐寺、罗汉堂、韬光径，风光幽雅，颇觉移人性情，继谒鄂王墓，拟买舟至湖心亭、平湖秋月等处，乃风雨骤至，游兴索然，遂共归。”显然，《我之小史》前述第四回和第八回的内容，即据此游记化出。

（3）《我之小史》第九回《迎新学五门道贺，探双亲七夕到杭》描摹考中秀才时家中的热闹场景：“我当时拜后，例向内子一揖，内子必立扶梯受之，敛衽答礼，口称：‘恭喜你步步高升。’……故余《采芹志喜》诗有：‘好把连升贺三级，敛衽答礼忆荆人’，实指此也。”后引诗曰：

文运天开庆盍簪，采芹泮水附儒林，风流烧得神鱼尾，万里扶摇继自今。

璧水圜桥遇圣明，士林嘉惠覃恩宏，文章报国终吾志，莫把青衿老此生。

太白楼头饮宴春，簪花赐后酒斟频（指会同年事），文光射斗看嘉会，都是风流蕴藉人。

拾翠人来日未斜，红桃绿柳斗繁华，谁家夫婿温如玉，得意春风马踏花。

另有诗云：

锦标夺得转还家，一骑香蹄踏落花，多谢故园诸父老，迎予先待路三叉。

门楣大启焕然新，载拜重慈礼母亲，好把连升贺三级，敛衽答礼忆荆人。

《振先杂稿》卷一中有《采芹志喜》，作于光绪乙巳（三十一年，1905年），所见诸诗与《我之小史》大同小异，其中的“太白楼头饮宴春”注曰：“婺源俗例，新进文童集太白酒楼同宴，名为会同年。”^{〔1〕}诗后有曰：“……迎学之日，参重慈，谒慈母，用坐繻椅安席，拜跪之后，例向内子一揖，内子例必立上扶梯三级受之，敛衽答礼，口称步步高升，故诗中云云。后因词句太近鄙俚，故全易之。然本诗末首头句，亦有未妥，当再敲推。”

（4）詹鸣铎的三弟詹鸣球（礼先）因与父亲詹蕃桢龃龉，负气服毒自杀。《我之小史》第十二回《闻弟耗命驾来杭，奉亲命买舟归里》中，有《哭三弟》诗，见于《振先杂稿》卷三。后者所录诗中还夹有注

〔1〕 同卷另有《题太白酒楼》诗。

文，如：

时余客练市，闻耗奔回杭。

弟误服鸦片，父命同人多方救治，并抬入日本医院两家，皆不得效。

今春父谕分炊，余具书进谏，内有云“田氏分财荆花破碎，唯大人鉴戒焉”，不料今日竟成讖语。

季云妹去春三月病歿于杭。

余今春由杭赴练，弟临歧话别，情语宛然。

余在练接弟手书两次，书中极诉苦情。

余去岁来杭，偕诸弟合拍下一小影，题曰《乐叙天伦图》。

弟寄余书，述家庭气节中有“和气致祥，乖气致戾”等语。

弟二十二日故，余之书二十四日始到。

三七拜忏且翻九楼，盖循苏杭俗例也。

这些诗歌自注，与小说中的情节完全吻合。

(5)《我之小史》第十四回《赴景镇再及浔阳，由长江直抵安庆》，叙及在九江至花界一游，有诗为证：

记得灯红酒绿时，悄通眉语意先痴，轻批我颊怜卿掌，偷探卿怀荡我思。

一曲销魂情太苦，三生有约悔来迟，炕头未敢公然卧，亦恐人争戏膈肢。

莫认移家住广寒，纵非天上异人间，相逢不觉今生幸，再见真如隔世难。

素手挑灯情缱绻，银壶把酒夜盘桓，年来茂叔心怀减，偏爱莲花可远观。

上述四首见于《振先杂稿》卷三《赠彩莲眉史》，除第一首“记得”作“最是”，第二首“情”作“何”，第三首“真”作“应”外，其它的文字完全相同。诗后另有注曰：

余雅爱彩莲，及至玉凤家，见小莲子，色尤过之，以是知勾栏中多绝色，惜乎红颜之薄命也。记昔甲辰岁，曾咏有《白莲花》诗，今可为两位美人写照已。

抑又思之，彩莲处有一清馆人，颇动人怜，小莲子处亦有之，恨未能形归歌咏云。然吾《咏鬓》诗有“宝髻半边同贡艳，玲珑娇小倍怜君”之句，亦隐指彩莲处之清馆人耳。

这些，与小说中的情节亦无二致。

(6)《我之小史》第十六回《游沪渎赏烂漫春光，办自治结文明团体》：“在下上海风景，大半赏玩，曾有《海上歌》以纪其实，雪泥鸿爪，风景依稀……”其中的《海上歌》，此处文繁不录，亦见于《振先杂稿》卷三。

(7)《我之小史》第十八回《接杭电匍匐奔丧，办民团守望相助》说到辛亥革命时期婺源筹办民团的事，写道：“那时各省光复，各处土匪，乘间窃发，乡间地方，人人畏惧，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婺源宣告独立之后，并令各乡筹办民团，用防土匪，我与宝书、锦屏等极力组织，乃开局于绿树祠，宝书委我为书榜文，我走笔应之。”其下所列榜文很长，直接抄自詹鸣铎的《振先杂稿》卷四《自治局公办民团榜文》，只是有个别文字的歧异。^{〔1〕}同回另有：“是年四月，村内伯纯，在北洋大学毕业，奉旨着赏给进士出身，改为翰林院庶吉士。捷报到家，村人为之一喜。我回忆癸卯年在郡，与他应童子试，提而复摈，后我

〔1〕如《我之小史》中的“本局奉县长咨文”，在《振先杂稿》中作“本局奉临时机关部文”等。

人已微幸，他投学堂，分道扬镳，各行其志，今日如此，可谓先我着鞭矣。但他这个翰林，俗称洋翰林，洋货好看，哪及国货的着实？”而《振先杂稿》卷二中有《贺伯纯洋拔贡》：“宝贵时光，文明进步；竞争世界，名誉最好。”另有说明：“中学毕业，奖励拔贡，与科举时代之明经大不相同，说者谓为洋拔贡，洋货好看，总不及国货之着实！洋学堂、洋学生皆然也，付之一笑而已。”这些，显然也与小说中的冷嘲热讽颇相一致〔1〕。

（8）《我之小史》续第二回《往邑城带儿就学，赴杭省携眷闲游》：“我乃偕伙友对碗，共船奔往乐平去。”有诗为证：

是非跳出一身轻，为乐平安到乐平，婺水汇来通赣水，西江月似故乡明。

移船相近傍城南，客路风光兴乍酣，记得溪头留浣女，妖娆喜着淡红衫。

《振先杂稿》卷四有《到乐平》诗，其中，“乍”作“味”，“记得”作“可爱”。同回，“次年丁巳，我以煤油公司亏蚀，另易股东，乃延中向鼎隆拆爻〔股〕，独立振记洋货营业，租兴孝坊程宅店屋，一面装修……此店地在兴孝坊，有打油诗云：兴孝坊街洽比邻，沧桑变幻一时新。钱庄枉负大爷号，药栈徒将空屋陈。鸭蛋店中怀淑女，猪屠铺内燕嘉宾。莫嫌市井多尘气，洋货生员纸举人。”《振先杂稿》卷四亦有《兴孝坊即事》，后注：“打油诗，时在振记洋货店内。”诗歌文字大同小异，其中的“燕”作“宴”，“生员”作“诸生”。

（9）《我之小史》续第二回《往邑城带儿就学，赴杭省携眷闲游》末

〔1〕 关于詹伯纯毕业于北洋大学一事，在方志中也有记载：“詹荣锡，字伯纯，庐源人，北洋大学工科毕业，奖给拔贡，部试赐进士。”（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18《选举八·学位》，葛韵芬等修，江峰青纂，《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2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5月版，357页。）

有诗云：

歌喉传一串(林金珠)，总是小娇生(周小宝)，宝髻梳来巧(张素卿)，铅华洗得清(金秀玉)，妆修呈素质(金莲)，弹唱爱髻龄(晓云)，容貌莲花比(彩云)，衣裳锦绣成(花翠香)，玉楼人乍静(金小宝)，翠被梦初醒(高筱红)，并坐研书味(花宝宝)，相携忆别情(谢玉莲)，十分春意露(王红宝)，一笑眼波横(芸香)，素手批郎颊(龙娇)，高歌许客听(美娇)，杨妃肥玉体(余小爱)，素女艳芳名(嫦娥)，领略甜香透(蕙芳)，微窥笑脸迎(赵鹤清)，身裁宜细小(细妹)，体态许婷婷(秀月)，藕臂圆融好(林彩云)，樱唇宛转轻(阿招)，鱼儿偷暗摸(小凤英)，凤姐唤娇声(顺福)，沉醉东风后(林仪凤)，花魁总让卿(龙珠)。

而在《振先杂稿》卷六中有作于庚申年(民国九年,1920年)的五言排律《忆游》(一)，仅“彩云”作“彩莲”，“嫦娥”作“戴姮娥”，“许”作“喜”，并无“鱼儿偷暗摸(小凤英)，凤姐唤娇声(顺福)”二句。另外，末两句文字有所不同，作“玉人沉醉后(林仪凤)，笄弁总轻盈(龙珠)”。

《振先杂稿》卷六，又有作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忆游》(二)：

自牖执其手(五)，旋看大小灯(秋月)，呵肢重忆旧(王四)，好梦乍难成(老七)，房子如红宝(金花)，楼台类素卿(金玉楼)，浓妆添半臂(红桂英)，奔月肇嘉名(赛嫦娥)，年小当炉日(城站酒家)，音娇弄玉声(北如意)，蓝乔寻未遇(大招弟)，红叶赋何曾(沁香)，娇小玲珑样(小红)，飞杨逸荡情(南如意)，将来宜黑俏(小凤英)，此日已轻盈(桂珍)，名自窗前唤(凤英)，春从曲里生(芸香)，揩油沾灶瑞(阿凤)，把酒话江青(梅英)，门自大方对(金兰香)，楼从永

福登(花琴芳),芳名叨拜赐(朱春芳),拇战竟难赢(小如意),低笑空回忆(宝子),调排恨未能(阿巧)。

其后另有作者附识:“将来第三次忆游首句宜用‘女儿年十四’,指巧林也。巧林在小如意家,玲珑娇小,一片天真,每欲亲近芳泽而不可得,弥觉可爱。其他如张文琴、小翠红,均当注意及之,书此以志勿忘。”上述所吟咏的诸人,均为詹鸣铎历年所见的曲中诸姬。其中的林金珠、周小宝,见《我之小史》第十回,张素卿、金秀玉、金莲见第十二回,晓云、彩莲见第十四回,花翠香、金小宝见第十五回……

(10)《我之小史》续第四回《发哀启为祖母治丧,挂归帆代善儿婚娶》末,抄录了作者在其长子詹志善完婚时所作的古风一章,这实际上源自《振先杂稿》卷四《善儿花烛志喜感赋一章》,^{〔1〕}只是两者个别文字有所歧异^{〔2〕},而且,后者另在“春风一曲载赓歌,得子花园满堂福”一句诗后随注:“唱喜曲例先唱《满堂福》,后唱《花园得子》,以为之兆。”

(11)《我之小史》续第四回《发哀启为祖母治丧,挂归帆代善儿婚娶》写詹鸣铎初到苏州游留园,有诗为证:

朝别春申夜入吴,游踪乘兴到姑苏,留园剩有兰花会,取次看来似画图。

漫把新留改旧刘,风光依样好亭台,兰香满座凭真赏,胸怀广博天为开(用题额原句)。

士女如云快若何,袞除轻赋采兰歌,寒山诗客分明是,吴会才人实在多。

仙风吹透满庭芳,兰室谁夸王者香,我亦一瓯闲啜茗,暂时

〔1〕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六,11~12页。

〔2〕 如詹鸣铎《振先杂稿》卷四《善儿花烛志喜感赋一章》,“开”作“到”,“初”作“方”,“工”作“公”,“先”作“初”,“压”作“扫”,“同心”作“新郎”,“盞”作“盞”。

相赏莫相忘。

上揭四首诗亦见于《振先杂稿》卷六《初到苏州游留园适值兰花会》，仅“怀”作“次”，“是”作“在”，“实在”作“更觉”。另外，“漫把新留改旧刘”后注曰：“向名刘园，现改留园”；“兰室谁夸王者香”后注曰：“兰花盆内吊牌，各注主人名，有一盆上书‘王者香’，室尤雅。”

(12)《我之小史》续第五回《为谋事留杭暂搁，过新年到处闲游》中有《姐妹曲》一首：

阿姐粉红衫，妹妹竹布褂，一样具天真，见侬都害怕。
阿姐初长成，妹妹新肥胖，一样逗春光，自由双解放。
阿姐年十六，妹妹年十四，一样态娇憨，天然饶别致。
阿姐在么二，阿妹在长三，一样张艳帜，芳名播瓜山。
阿姐大马路，妹妹福海里，一样好风光，幽赏我未已。
阿姐名巧林，妹妹名小囡，一样是名花，玉楼春意满。

该回注明“此甲子年七月二十七日事也”，记载民国十三年(1924年)作者在杭州追欢逐艳之情事。此诗亦源自《振先杂稿》卷六《姐妹曲》，其中的“幽赏我未已”之“我”，作“殊”。

(13)《我之小史》续第五回《为谋事留杭暂搁，过新年到处闲游》：

是年八月五日，江浙初开火。二十日卢去孙来，适雷峰塔倒，人以为不祥之兆。杭州俗传雷峰塔内，当年法海囚禁白蛇。此塔一倒，白蛇出现，势必有大水起蛟云云。然余读《白蛇传》，乃明代故事，白氏娘娘的儿子许士林为明状元，而此雷峰塔则始于五代，当时为吴越王钱镠的妃子所建，于白蛇乎何与？查五代唐时，至今已有千余年，雷峰夕照，载在“西湖十景”，至是此塔一倒，远近喧传，连日之内，观者如堵。且其砖有篆字文，人争相

取，我亦拾得一块，据言有洞之砖，内有藏经，得之者可为墨宝。好古家谋之，价值数百金。京内段执政曾下命令，提取那砖一块及经文一张，送入陈列所去，以故拾砖寻经之人日益多。后经官厅禁止，人不能取矣。

《振先杂稿》卷六有《雷峰塔倒诗以纪之》：

人事天时两变迁，山崩川竭古来传，雷峰旧塔今倾圯，世运攸关岂偶然。

建造初传吴越王，湖山点缀好风光，到今弹指经千载，历遍沧桑几渺茫。

江浙风云倡乱生，孙来卢去足关情，齐东野语《白蛇传》，不辨而今理自明。

争拾遗砖古篆存，游人多少竞传论，内中剩有藏经好，周鼎商彝一例尊。

其诗自注曰：“俗传此种砖头，取以泥锅，免生水蚁。二十七、八两日，杭城人纷纷往取，余亦拾得一块，有篆文保存之，且砖头中有圆洞者，内贮藏经，好古家谋得之，不嫌重值，闻有纸料完全不破者，每张价值数百金云，故往取砖者日见其多，后已经官禁止矣。”

(14)《我之小史》续第六回《访杭州略书所见，会族众恢复祠租》，詹鸣铎与四弟游灵隐，有诗为证：

妙庄严域云林寺，第一灵山著圣湖，直上韬光凌绝顶，海天阔处望模糊。

名山有约订前来，欲往仍回已几回，今日登峰能造极，胸襟洒脱果然开。

湖光山色焕然新，予季相邀好踏春，顾视清高横空洞，可纵

鹭岭悟来因。

多谢僧家待客情，安排橄榄把茶烹，此间别辟神仙境，洗尽尘心澈底清。

这首诗作于乙丑年（民国十四年，1925年），出自《振先杂稿》卷六《春日偕四弟游灵隐直上韬光》^{〔1〕}。

这些，也都与小说描摹的内容一一吻合。

2.《我之小史》与光绪《婺源县志》的相互应证：

《我之小史》续第四回《发哀启为祖母治丧，挂归帆代善儿婚娶》，抄录了詹鸣铎祖母去世时发出的一道哀启，个中对其祖母的一生作了概述：

哀启者：先祖妣汪太宜人闺姓明圭，同邑莘源太学生汪讳宗鳌公第七女，幽闲贞静，幼嫔母训。年及笄，于归我先王父起凤公，敬顺无违。时先曾祖喜禄公以南货创业昌江，居家时家训森严，太宜人与妯娌行上事翁姑，承欢弥谨。太宜人产子女二：女姑母适余氏，子即先严蕃楨公。先严诞于庚申冬月，才三日，适发贼入境，阖村老幼逃窜山中，先曾祖亦携眷避难，太宜人怀抱从之。此中苦绪，不言可知矣！明年辛酉，先王父见背，太宜人年仅二十五龄，伤心酸鼻，痛不欲生。奈先严时在襁褓，不得不以青年苦节，矢志抚孤，其懿行载诸志乘，见五十二卷《节孝传》……

这里的“志乘”，是指光绪八年（1882年）刊行的《婺源县志》。据该书卷五十二《列女四·节孝十》：“詹起凤妻汪氏，詹庐源监生，氏莘

〔1〕 詹鸣铎：《振先杂稿》中另有《又偕四弟由天竺翻过云栖》。

源女,二十八岁夫故,遗孤一龄,事舅姑,和妯娌,抚孤蕃桢成立,桢亦笃学,善承母志,现年五十,守节二十三年。”^{〔1〕}这个传记是光绪《婺源县志》的“壬午新编”,也就是光绪八年刚刚采辑而来的事迹。除了“二十八岁夫故”,与哀启有所出入外^{〔2〕},其他的事迹都完全吻合。传中的“蕃桢”,也就是詹鸣铎的父亲詹蕃桢。

3.《我之小史》与族谱的相互应证:

(1)《我之小史》第十三回《办自治公稟立区,为人命分头到县》提及:同治七年(1868年),环川詹梦仙(逢光)、庐源詹以贤(澧)和凤山查相卿(人纲)“诸老前辈联合五村”组织丽泽文社。其初每村募捐,每位两元,“不过二三十元,分存生放,迭年正月刀[初]八召集结账,至此(引者按:指清末)已历廿八年,每村生息已有壹佰余元,共计已近千数”。^{〔3〕}组织者之一的詹梦仙(逢光)系环川(亦曰岭脚)人,著有《疑经思问》、《婺源方言考》、《水月奇缘》、《蛰斋吟草》和《闰春斋赋存》等^{〔4〕},是当地富有声望的博学之士。从丽泽文社的组成来看,这可能是五个村落文会的联合组织。而据《詹氏宗谱》卷首二《邑增生筱涧先生行述》(亦即詹以贤的传记)记载:“又虑文风不振,后辈无由兴起,与同里号虚斋者,议兴书室,就前明文宪公天衢书院旧址,葺而新之,嘱虚斋独肩其任,恐空文无补,首输租若干,为久远计,复约环川、虹关、凤关、查村、山坑诸君子,各醵金兴丽泽文社,按月课文,及今才数载,入庠序者近二十人,举明经登贤书者亦数人,文运之振兴,

〔1〕 光绪《婺源县志》,清汪正元、吴鹗等纂修,光绪八年(1882年)刊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680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3月版,4333页。

〔2〕 《振先杂稿》卷二《恭祝王母汪老宜人七旬大庆》曰:“青年矢志几经春,一片冰心独秉真。”诗注:“先大父辛酉逝世,宜人年才二十五。”

〔3〕 此段文字仅见乙本,甲本无之。

〔4〕 陈五元编:《婺源历代作者著作综录》,婺源县图书馆,1997年1月版(内部发行),222页。除此之外,笔者收藏有同治六年(1867年)由詹逢光作序的《新安乡音字义》(亦作《星江乡音字义》)。

亦先生励之也。”^{〔1〕}可见,《我之小史》所述,与族谱记载恰相吻合。

(2)《我之小史》中涉及的诸多人物及事迹,也都是真人真事。如小说中提及的“痴先生”,据《詹氏宗谱》记载:“文昇公,字旭初,号芸坡,性和厚,有柳下风。精于医,活人无算,勿论贫富,有请辄往,次日且不请自往,病愈不索谢。有侮之者,笑颌之,无少介意,人因呼为‘痴先生’。凡遇公务,靡不竭力。家贫甚,冬不衣裘,丰度洒如也。著有《医学寻源》十四种,文稿、诗稿、杂著各一卷。”^{〔2〕}至于书中提及的江峰青、江易园、许承尧和董钟琪等,则更是实有其人,且在晚近徽州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关于这一点,以下还会涉及。

综上所述,《我之小史》的资料来源,完全是真实可靠的。换言之,《我之小史》的确是作者真实的自传,是一部信史。

从形式上看,《我之小史》是一部章回体小说,但它所描述的内容却并非凭空结撰。这种表面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上与中国现代小说的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陈平原教授在研究清末民初的小说时曾指出:当时的“新小说家的确接受了一些西方小说观念,如‘写实’等,可很快就给中国化了”。由于对“写实主义”的误解,“新小说家一步步从‘写实’到‘纪实’到‘实录’”^{〔3〕}。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詹鸣铎将个人身世和时事变迁“用小说笔法略加组织点染”,写成了《我之小史》一书。

〔1〕 另据詹鸣铎日记,某年“正月刀[初]八日,天晴……是日到虹关,尚不甚晏,算账争执,多延时间,后来议决,五村平均津贴,账上批明,大家签字,惟凤山不签,其津贴办学费,每村念元,均领去”。这也反映了丽泽文社的运作。

〔2〕 光绪五年(1879年)庐源绿树祠《詹氏宗谱》卷首三《环川人物叙略》,7页。此书光盘版,承婺源虹关詹庆德先生提供,谨此致谢。参见陈五元编《婺源历代作者著作综录》,218页。

〔3〕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258~267页。

三、《我之小史》的学术价值

从初步校勘、整理的情况来看,《我之小史》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第一,这是目前所知惟一的一部由徽商创作、反映徽州商人阶层社会生活的小说。

如所周知,明清以来,“徽州朝奉”的形象曾在三言二拍等不少小说中出现,但那只是小说家笔下脸谱化了的徽商,而《我之小史》则是徽商作为主体自述的家世及个人阅历。在传统时代,盐、典、木商人号称“闭关时代三大商”,其中的徽州木商,素以席丰履厚著称于世,俗有“盐商木客,财大气粗”之谚。在徽州木商中,以婺源木商最为著名,“安徽省,土产好,徽州进呈松烟墨,婺源出得好木料”^{〔1〕}——这句俗谚,即明确指出婺源的墨业及木业之闻名遐迩。在以往,徽州的盐商和典商受到学界较多的关注,相关成果也颇为丰硕,而木商则因史料的相对匮乏,较少有人涉及。^{〔2〕}《我之小史》作为徽商的自传,不啻提供了木商世家的一部家族史,因此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在《婺源县杨令兆斌申报筹办选举批》中指出:婺源“幅员既广,人文亦盛,其茶商、木客有五千元以上之资本及

〔1〕《各省物产歌》,载胡祖德《沪谚外编》,“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月版,88页。另,《九州十八府物产歌》亦曰:“二月里,杏花开,坚致木料出婺源。歙砚徽墨湖州笔,惠泉山泥佛面团团。”(《沪谚外编》,188页)可见,在民众心目中,婺源木材与歙砚、徽墨、湖笔以及惠山泥人一样,成为江南一带知名的品牌。

〔2〕管见所及,目前有关徽州木商的研究论文,主要有:王珍《徽州木商述略》,载《徽州社会科学》1991年第二期;唐力行《徽州木商的经营方式与木业公所》,载唐氏著《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174~189页;何建木博士学位论文《商人、商业与区域社会变迁——以清民国的婺源为中心》第二章、第五章,亦有内容涉及婺源墨商。

不动产者更不乏人,皖南之望县也”。^{〔1〕}而《我之小史》续编第一回中,有“适国家行公债,邑尊阴公国垣发照会,我村的文会填我名字,内有‘木行生意发达,请认领’字样,此殆承湘伯指教的”之记载。^{〔2〕}“湘伯”也就是婺源官绅江峰青,他是詹鸣铎的姻戚,后为民国《婺源县志》之总纂,他对詹家的情况应当是了如指掌。上述两条史料所指的内容虽然不尽相同,但由此亦可推断,在婺源的茶商木客中,詹家应是当地囊丰篋盈的商贾之一。

詹鸣铎是清代徽州府婺源县北乡十三都庐坑下村人。庐坑位于今江西婺源县东北部,亦是近代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的祖籍地所在^{〔3〕}。附近岗峦起伏,山地众多,历来就是徽州木商辈出之地。

婺源自宋代以来,便以木业经营闻名于世。根据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的说法,宋代婺源每年四月八日的五通庙会,可能就是以山村为地盘的商人们所举行的祭市。^{〔4〕}木业经营对于婺源地域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影响相当之大,民国《婺源县志》卷三《疆域三·星野·候占》正月条曰:“是月也,蒔松秧,插杉苗,栽杂木。谚传:立春前后五日栽木,木神不知。商人采木植于山,农家芸二麦。”可见,木业经营

〔1〕 刘汝骥:《陶甓公牋》卷八《批判·宪政科》,《官箴书集成》第十册,黄山书社,1997年12月版,533页。

〔2〕 《我之小史》第一回《陪官长谈话投机,哭慈亲抚膺抱痛》。

〔3〕 詹天佑曾祖父詹万榜“字文贤,国学生,庐源人。兄弟八,榜居三。孝父极意承志,事继母如所生。父歿,家道中落,积逋甚多,分箸时父遗居室让之弟兄,典临屋半间以居。贷资经商,独偿众逋数千。祖祠灾毁,率弟捐造,村路冲,偕众修理。族某被洪水,尸流无踪,给资访获,备棺殓葬。一切贫无以为礼者,皆资赙焉。卒之日,萧然无半亩之植、数椽之庇也,乡人无不垂涕”。(民国《婺源县志》卷三十《人物七·孝友四》,551页)詹天佑祖父詹世鸾“字鸣和,庐源人。资禀雄伟,见义勇为。佐父理旧业,偿夙逋千余。壬午贾于粤东关外,遭回禄,茶商窘不得归,多告贷,鸾慷慨欲助,不下万金。他如立文社、置祀田、建学宫、修会馆,多挥金不惜。歿之日,囊无余蓄,士林重之”。(民国《婺源县志》卷四十一《人物十一·义行七》,6页)这些,都是詹氏祖先的事迹,至于詹天佑本人,詹鸣铎所著自传小说《我之小史》第十七回《从众劝因公往邑,小分炊仍旧训蒙》:“适新屋门詹天佑得工科进士,演戏庆贺。”詹鸣铎著《振先杂稿》卷三中亦有《工科进士演戏拟对(为詹天佑作)》。

〔4〕 [日]斯波义信:《宋代徽州的地域开发》,载刘森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1988年4月版,17~18页。

已作为岁时活动的内容之一，深深地植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不难想见，木业经营有助于积累大笔的资金。及至明初，庐坑詹氏便已崭露头角。如生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的詹健，“家业最厚，时称八大房，富户之家，秋米三百余石，富达金台，名传郡邑。又当北京宛平县富户，置田百余亩，以备充应，造宅数十间于德胜关”。〔1〕由此可见，早在明代初年，詹氏家族中就已出现了豪富之家。

就明清时代的情况而言，庐坑詹氏经营木业，一个重要的据点便是亳州（即今安徽省亳州市）〔2〕。从清朝乾隆年间编纂的《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来看，庐坑詹氏迁居亳州等地，至迟自明代就已开始。譬如，三十一世詹文朗（大约明嘉靖、万历时人），迁亳州；〔3〕三十二世詹士骥（大约明万历时人），亦迁亳州。〔4〕这些迁居亳州的人，主要从事的就是商业经营。其中，除了鱼盐之业外，木业更是婺源人专精的一项生意。

而从詹鸣铎家庭的情况来看，其高曾祖“营木业于毫……后以水灾负金而走，竟被溺毙”。〔5〕据道光《亳州志》记载，当地“商贩土著者什之三四，其余皆客户。北关以外，列肆而居，每一街为一物，真有货别队分气象。关东西、山左右、江南北，百货汇于斯，分亦于斯。客

〔1〕《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卷二，廿六世柱一公条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第六十一种，北京线装书局，2002年版，第四册，1页上～2页上。乾隆二年（1737年）詹之灏《健公传》亦曰：詹健“丰于财，秋米三百余石，而角巾野服，未尝自炫其富也。推食解衣，未尝自私其富也”。（《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第一册，卷首，1页上）

〔2〕《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梁岷跋。

〔3〕《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第四册，卷二，5页下。

〔4〕《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第四册，卷二，5页下。

〔5〕清宣统三年（1911年）詹鸣铎《先大父蕃楨公行述》，载《振先杂稿》卷三。《我之小史》第十回《买棹泛湖中选胜，辞亲往连市经商》：“按先曾祖喜禄公，字维春，清国学生。父逢荣公，营木业于毫，值水灾，负金而逃，至半途，值蛟水至，乃抱大树，不意水力甚大，连树带根拔起滔去，以是溺毙。（有一客与公同爬树上，后随水漂荡洄到岸，说起此事，谓公大约已溺毙……）”

民既集，百物之精，目染耳濡，故居民之服食器用，亦染五方之习”。〔1〕雍正年间，亳州牙行多达一千四十余家，市廛颇为繁华。对此，时人描叙曰：“夫亳为南北通衢，中州锁钥，雍、梁、兖、豫、吴、楚百货辐辏，霜蹄尘辇，担竖贩夫，络绎不绝。”〔2〕当地的朱文公祠在北关外，为徽商会馆；另有关帝庙为西商会馆，许真君祠（万寿宫）在城东北一里，系江西客民所建〔3〕。不过，由于“亳地形素称平旷，无山阜为障，故川涂往往多溃决”〔4〕，也就是说，此地一马平川，多水灾之患。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四十四年（1779年）、四十五年（1780年）、四十九年（1784年）、五十二年（1787年）以及嘉庆三年（1798年）等年份，“节被黄水成灾，城关四乡集场多被冲没，牙户逃亡”。〔5〕道光《亳州志》的前揭记载说明，亳州一带的水灾颇为频繁，詹鸣铎的高曾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溺水而死。

高曾祖去世后，詹鸣铎的曾祖在族人的帮助下，“醵金兴创南货业于昌江……一蹶再振，坐享赢余”。“昌江”在江西浮梁县南门外，亦名大河或北河，自徽州祁门县流入浮梁县。当时正值太平天国前后，詹鸣铎的曾伯祖仍客于亳，可能也是继承祖业，〔6〕从事木业经营。叔高祖詹逢怡先是在武昌经商，太平军兴之后返归故里，“中年迭生五子，食指日繁，乃不得不谋生计，于是改辙乐邑茶、木经营，数十载水宿风餐，险阻备尝矣”，〔7〕也就是说，詹逢怡后来在江西乐平一带从事茶、木贸易。到了詹鸣铎的父亲詹蕃桢时，“贸易钱江，经营

〔1〕道光《亳州志》卷七《舆地·风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664号，清任寿世等修，刘开等纂，清道光五年（1825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3月版，270页。

〔2〕[清]王鸣：《重修洪河桥碑记》，载乾隆《亳州志》卷十二《艺文》，清郑交泰等纂修，《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663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3月版，1124页。

〔3〕乾隆《亳州志》卷三《坛庙》，217页。

〔4〕[清]王鸣：《重修洪河桥碑记》，载乾隆《亳州志》卷十二《艺文》，1123页。

〔5〕道光《亳州志》卷十九《食货·杂课》，787页。

〔6〕詹鸣铎：《先大父蕃桢公行述》。

〔7〕詹鸣铎：《振先杂稿》卷二，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所作《叔高祖逢怡公行述》。

木业，既忧劳之兼尽，亦勤俭以支持，惟思辛劳一生，为谋利藪”，〔1〕亦即在杭州一带经营木业。

除了父亲詹蕃楨外，詹鸣铎的兄弟也都从事木业经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二弟詹耀先在家“做成木码，有四百余两之多。初到屯溪致祥庄，支洋一千元，尚不敷用”。〔2〕从《我之小史》的记载来看，詹耀先在家中从事木码似乎有好几年，〔3〕规模相当不小。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做木码，到牛坑地方，被霉水余去排甲一帖，损失千金”。〔4〕三弟礼先随父亲在杭州江干木行经商，一直到光绪三十四年自杀为止。四弟绍先曾入杭州的木业学堂，自然也与木行有关。〔5〕而詹鸣铎的长子詹志善，于民国七年（1918年）四月到连市镇阜生木行为徒学业。〔6〕后来，又进入湖州朱吉记木行“学习木业”。〔7〕可见，庐坑詹氏为木业世家，的确是名不虚传。

至于詹鸣铎本人，也有很长一段时间皆在木行内谋生。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他曾奉父命前往练市，“投阜生行，司理账目”，〔8〕“闲居无事，谙练木业行当，凡龙泉码子、木业市语以及推游水图，并清排本等之装排式，抄得一本，不时披阅，故司内账缺，而于卖木、卖板之事，兼营并务”。〔9〕所谓龙泉码子，是指木业中标准的计量单位，也就是以木材圆径计算杉木的方法。当时，詹鸣铎抄录了一册包

〔1〕詹鸣铎：《振先杂稿》卷四，《自为先严及三弟赈孤疏（先严周年日）》。

〔2〕《我之小史》第十回《买棹泛湖中选胜，辞亲往连市经商》。

〔3〕《我之小史》续编第一回《陪官长谈话投机，哭慈亲抚膺抱痛》：“近年以来，我家二弟耀先在家做木码，堆在大路，未免有碍交通。”

〔4〕《我之小史》第十一回《禀人书清言娓娓，接弟信文思滔滔》。

〔5〕《我之小史》续编第一回：“母亲带领全家，至城站，打电话至木业学堂，唤我四弟同来，看厨相照。”据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杭州市经济调查》三《文化教育篇》，杭州有私立木业学校和私立木业第二初级小学，见吴相湘、刘绍唐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十二种，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10月版，126～127页。

〔6〕《我之小史》续第二回《往邑城带儿就学，赴杭省携眷闲游》。

〔7〕《我之小史》续第四回《发哀启为祖母治丧，挂归帆代善儿婚娶》。

〔8〕《我之小史》第十回《买棹泛湖中选胜，辞亲往连市经商》。

〔9〕《我之小史》第十一回《禀父书清言娓娓，接弟信文思滔滔》。

括龙泉码子在内的商业书,时常翻阅以熟悉相关业务。民国九年(1920年),祖母谆谆告诫詹鸣铎,“谓浙江木业,为全家命脉,须自前往帮同负责,不得委任他人”,所以他“承命而往,与兄弟等经营于外”。〔1〕翌年,詹鸣铎就任石湾阜生行经理,〔2〕所往来者,亦多木业同行。〔3〕

从《我之小史》及《振先杂稿》等资料来看,詹蕃桢在浙江开设有家木行。光绪二十年(1894年),詹蕃桢与江峰青一起在石门镇合开德昌隆木号。〔4〕在木号中,詹蕃桢担任经理,这是最早开设的一家木行。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詹蕃桢又与江峰青在杭州江干合立隆记木行。后因宾主离心,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詹蕃桢与江峰青分门别户,自己另开生记木行。除此之外,詹家还在连市镇开设阜生木行,而詹鸣铎曾在该行司理账目。

《我之小史》提供了一个木商家庭的个案记录,书中对于商业经营方面有诸多翔实的描摹,这些,对于商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可以根据这些记录,研究江南徽州木商的经营以及木商的生活方式。〔5〕

第二,《我之小史》是研究明清以来徽州乡土社会实态的重要史料。

詹氏迁居婺源庐坑,始于隋朝的大业年间,及至宋代,庐坑詹氏人物间已闻名于世。明代以来,族中更出现了几位簪缨士人。与此

〔1〕《我之小史》续第四回《发哀启为祖母治丧,挂归帆代善儿婚娶》。

〔2〕《我之小史》续第四回《发哀启为祖母治丧,挂归帆代善儿婚娶》。

〔3〕在詹鸣铎的《振先杂稿》中,有一些祝贺木行开张的对联,如民国十三年(1924年)《代贺大来木行开张》等。

〔4〕詹鸣铎:《先大父蕃桢公行述》。

〔5〕关于这一点,详见拙文《晚清民国时期江南城镇中的徽州木商——以徽商章回体自传小说〈我之小史〉为例》,载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同时,外出务工经商者的足迹亦遍及江南各地。外出徽商贸易经营的大批利润被源源不断地汇回庐坑,刺激了当地社会文化的繁荣。《我之小史》对于徽商与婺源乡土社会风俗、文化的变迁,均有不少忠实的记录。如第十一回抄录有不少来往信件,对拈阄分家作了详细的讨论;续编第一回,描述了诉讼纠纷中民间族谱、契据及鱼鳞图册所起的作用;第六回,詹鸣铎等人为阻止九姓世仆中某姓“混考武童”引发的诉讼纠纷;第十九回中,庐坑詹氏与附近某姓的械斗^{〔1〕}……其中,有不少远较此前学界对乡土实态的了解更为详尽。

《我之小史》对于研究晚清徽州佃仆制度的衰落,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清道光年间,庐坑詹姓与周遭的伙佃冲突不断,这一点,在《詹氏宗谱》的传记中有所提及^{〔2〕},而《我之小史》第六回《王母大闹隆记行,詹家同控逆仆案》则有详细的记录:

我们詹家大族,祖宗昔日有几姓世仆,抬轿子,吹喇叭,□姓在内。听得前辈人说:道光年间,为行乡人雉的故事,他们做神近于戏的戏,有无礼犯上之举动,公议惩戒,开绿树祠责打屁股。论王道本乎人情,蒲鞭示辱,本可将就了事。乃有新建官哩,偏说屁股打轻了,要重新打过,二次又开绿树祠重重责打。不料嫉恶太严,事反变本加厉,□仆因此叛变,呈办无效……然对于我族,尚不敢明目张胆。向称官娘,后改呼先生、老板、先生娘种种,现在仍是。后来渐次立约,益发不遵约束,而我族内犹羁縻之勿绝,未许抗颜争长。前两年西乡□□修谱,□□以数百金前往,贿通□某,做鱼目混珠之事。某邑廩生为甲道的斯文领袖,贪而无耻,竟受他的贿,而以伪谱应之。那年□氏宗谱迎接入

〔1〕《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第六十一种)卷末有一张《庐源宅图》,画有依附詹氏的诸姓之分布地点。关于庐坑詹氏与附近某姓之械斗,詹鸣铎《振先杂稿》卷四《代碧茂撰告族众启》亦有详细描述,与此可以相互参证。

〔2〕庐源绿树祠《詹氏宗谱》卷首二,詹泰纯行述。

村,如□开辈都穿外套,戴纬帽。有□社且戴亮晶晶的金顶子,道他有个□九品云。他们做谱戏,闻说戏台上的匾额,是“祖业不忘”四字。……

为此,詹鸣铎等五人公议觅得刀笔,做了一个禀帖,连名指控某姓四人来此混考武童,结果如愿以偿。上述引文中的“渐次立约”,是指世仆单独设立乡约,这显然是摆脱大姓控制的第一步。其次便是通谱,以获得大姓的庇护,进而跻身于大姓之列。庐坑某氏就因与某氏的通谱,而得以有摆脱小姓之命运的趋势。

在婺源,当地流传着小姓江氏攀附大姓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虹关小姓江氏,为了攀附大姓,四处寻找同姓大族,以期通谱联宗,后来辗转找到江人镜(婺源晓起人,道光年间中顺天乡试,光绪时曾任两淮盐运使)。江人镜便到虹关,找到当地大姓的詹氏祠堂。詹氏早已得知江人镜来意,遂热情接待他,并派一位女仆为之倒茶。当江人镜问起当地江姓的情况时,詹姓回答说:刚才倒水的女仆便是江姓。江人镜闻言,就不再往下问了,回到当地,即在祠堂前竖立一块石碑,大意是告诫后代永远不要与虹关世仆江氏交往。詹氏以巧妙的方式,暗示了虹关江氏的地位,而虹关江氏摆脱大姓掣肘的图谋也因此而落空。从前揭庐坑某姓的例子来看,尽管某姓“混考武童”未能如愿,但他基本上已摆脱了世仆的地位。

第三,《我之小史》对徽州民间教育和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极富价值的新史料。

在明清徽州的一府六县中,作为紫阳故里,婺源文风极盛,充当塾师是当地读书人传统的职业之一。作者的父亲及其周围的不少人,都有处馆舌耕的阅历。而詹鸣铎本人髫龄入塾就学,成人后又先后多次开塾授徒。对于私塾生活,詹鸣铎有着诸多切身体会,故而在《我之小史》中留下了不少有趣且极富价值的记录,这对于研究晚清

民国时期徽州的民间教育,提供了极佳的史料。譬如,该书第二回《娶养媳过门成小耦,医秃头附伴赴沱川》提及:“先生又教学生抄帖式,我也照抄呈政。先生硃笔×之,屡抄屡×,我乃作罢。现在我家有父亲抄本的帖式,尽可查考。”可见,作为民间日用类书的帖式,也是徽州初级教育传授的内容之一,这让我们了解到,徽州各地现存的大批民间日用类书,大概有不少应为私塾学生所抄存。《我之小史》第七回《同扣考羞归故里,痛落第哭往杭州》讲到庐坑附近一所学堂里的佚闻趣事:

且山岗坞有学堂,先生偶有事他去,有长毛哩(按:指太平军)遗失的钢刀,学生取以为戏,演《斩包冕》,忽报先生来了,那学生一时不觉,把钢刀放下,竟把“包冕”的头真个铡下来。这个祸事传到如今,闻者都为咋舌。经学生为儿嬉戏,大都一片天机,有一二年长的胆子大些,所做的事,尤为出人意外。闻有某生以字纸簍画作人面形,套在头上,夜伏于楼梯头,一生登楼见之,大惊滚下。又有某生褪下裤子,委人画一人面形在屁股上,夜伏暗处,使人见之作惊。又有某生戏撰祭文,教小学生做哭祭先生的怪剧。有允宽先生,当日教法最严,学生见之,无人不畏。夏季先生怕热,裤脚扯到膝头,竟有某生打赌,去摸他的阳货,某生玩[顽]皮,底椿先生笞臀,竟去实行那事,你道奇而不奇?有日先生吃小茄子,道:“这个时新货颇早。”一小学生不解事,报道:“他们偷来的。”先生恐怕学生们难以为情,骂道:“休乱讲!”且颂笙案兄,谈起他们当学生时代,盗南瓜菜,人家来捕贼,反被他们殴打,按纳田中。总总妄诞,笔不胜书。

在詹鸣铎笔下,红白细嫩七长八短的学堂幼童顽劣厮闹沸反盈天,种种情事点缀渲染,而世态人情则隐耀其间……

有关私塾的类似记录还相当不少。另外,此前有关清代科举制

度的研究,以一些亲身经历过科举考试的耆宿,如商衍鎏、齐如山等人撰写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国的科名》等最具权威。詹鸣铎先后“到郡七次,皖试四科”,历经科场磨练,直至二十三岁才考中秀才。作为阅历中人,他对于科举制度下徽州的士习民风,八股取士中的奔竞钻营、怀挟文字、关节枪替,以及应试者的心曲隐微,等等,都有入木三分的刻画,这必将成为今后科举制度研究方面的重要史料。如写科场中的夹带等弊端,“按院试提覆,功令不准带书。此时我欲带书,有人劝我勿带;我欲不带书,又有人劝我带。我不能决。弟谓我四书版大,不便携带,劝另买版小者带之。清华胡任亦劝道:你这个时候,还惜铜钱么?当下我付钱,委弟代买……次早十九,系书于腰,至院门首,纷纷聚议,言里面搜检甚严,恐盖怀挟,不如卸书勿带,苦怜我又将书卸下,交付廩保”。〔1〕夹带四书,是科举考试中的锢疾,此类袖珍版的四书五经,直到现在在皖南仍能时常发现。又如,清人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曾提及安庆府考时一位童生,“推着出恭,走到察院土墙眼前,把土墙挖个洞,伸手要到外头去接文章”。想来,挖洞作弊的情形,在清代的各级科考中均颇为普遍。在徽州,婺源县试中也经常有人钻穴踰墙:“其时坐两廊的,大半打墙洞,外面有人捉刀,传送进来……且邑试打墙洞,相沿旧俗,习为故常。那墙壁亦不坚固,一挖即破。许焰奎曾与我闲步,至该处,以手挖与我看,果然是真的……是年李公延庆,考试甚严,外有护勇团守,内有二爷巡查,禁止若辈传书送简。湘伯长子孟符哥,也去打墙洞,护勇阻止不听,反与动武,被护勇将他一把擒起,紧紧贴于墙,受辱已甚。”〔2〕“湘伯”也就是民国《重修婺源县志》总纂江峰青,这里说他的长子江孟符,就因打墙洞露馅而被考场护勇当庭羞辱。詹鸣铎先后七次到徽州府的首县——歙县参加府试,“徽郡风俗,凡考客入城,人家子女,都寄居亲

〔1〕《我之小史》第八回《做新爹甲辰得子,游泮水人已成名》。

〔2〕《我之小史》第五回《从业师再投邑试,事祖母重到杭州》。

戚，其房屋则租与考客暂居，街上多摆摊生意，各种投机事业，纷至沓来”。〔1〕可见，每届府试，城里人都要将房间腾出，供考生暂住，各色人等也鳞集麇至，做起考生的生意。有的人参加科举考试并不真正为了考中，而只是为了收租。《我之小史》第四回《回家来频年肄业，受室后屡次求名》中就写道：“他们三人，一为郑理丰之弟，一为程敬斋。这两个据云未尝学问，他们城中祖祠的老例，能应府试，即有租收，故专到此陪考。”也就是说，有的徽州家族，为了鼓励子弟科考，祠堂内规定，凡是能应府试者，即可收租。所以有的人只是来歙县摆摆架式，着重的是经济利益，而不是科举上的成功。

詹鸣铎二十三岁考中生员，《我之小史》详细描摹了当时的全部过程，如写发榜时举子的心态，刻画得细致入微：

……约二刻，又闻远为房内呼道：“炮响了，出正案了。”那个时候，确是生死关头，焉得而不急？于是我乃速携雨伞逃去。至府门前，一面生的人向我道：“有的有的！”现在想起，此人心意一来为人兆意，二来劝人宽心，此人确是好人！当下我追到榜底，此时大雨纷纷，观者如堵。立后边的人，说前边的雨伞遮目，竟把撕破。看榜的人，竟无一不心慌，无一不着急。我那个时候，大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之象。只听得我先生在人丛中告诉他人道：“我学生已进府学第一了。”我大喜。又闻先生道：“系休宁的。”我大惊，忽上前看，我仍未见。闻二弟大呼：“还好，还好，还有，还高。”急问何处，弟以雨伞指教，我遂见，约在十几名。审视明白，于人丛中退出，遇虹关汝华问及，答道：“榜上还有，人已苦死。”汝华道：“自今恭喜，夫复何苦！”遇清华胡任问之，我答道：“吾适见约在十几名，请复代细看。”任乃登高而望之，下来向我道：“第十五。”我此时如醉如痴，口中暗暗称：“挂匾挂匾，散卷散

〔1〕《我之小史》第四回《回家来频年肄业，受室后屡次求名》。

卷。”盖我祖母有节孝匾，父亲要候入泮，代为悬挂，乃不得意，以此属望我。我平日勉承父志，盼望已久。且看见他人所刊试草，有名有字，有父兄朋友的批评，私慕殊切，未知何日邯郸学步，如愿以偿，今日如此，实获我心，故二语之出，殆流露于不自觉……当下我连忙写信回家报捷，我坐几畔，犹然寒噤，执笔不成一字，乃托先生代柬。至饭后，神清心定，闲步宕到儒学处，见新进文童名字，已抄贴于墙，前十名拔府，后三十七名为县学，故我在第十五名者，为县学第五名……〔1〕

看榜时的意乱情迷，乍知高中之际的如痴如醉，稍后按捺不住的兴奋激动，以及此后的慢腾斯礼志得意满……科场考试之于一介书生的性命交关，极其写照传神。从中可见，徽商的“贾而好儒”，与贞节旌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2〕。科举成功，不仅是个人的成名，而且还与家庭乃至宗族的声誉息息相关。

《我之小史》还描写了科举考试时的一些见闻，相当典型生动。对于许多读书人而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无疑是天塌地陷的大限之年。自当年起，朝廷废除了科举考试中最主要的乡试和会试。对此，詹鸣铎作有《恨赋》，抒发了自己的满腹牢骚：

意咏霓裳会众仙，何期世变忽颠连。

一封天诏从空下，万里云程付渺然。

从此合投班远笔，何须更有祖生鞭。

〔1〕《我之小史》第八回《做新爹甲辰得子，游泮水人已成名》。

〔2〕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佚名《吴山杂著》抄本（不分卷，善本书）第二册《纪高节妇》：“新安高子玉堂，自十余龄入都业贾，能于事，多识一时士大夫。余见其作字甚工，奖励之。玉堂旋以其文质为别，白其是非，而其学益进。因为余曰：‘吾此时犹应童试者，欲博一衿，为吾母请旌耳。’今年秋间，其郡试第四，院试亦以第四名入泮，覆试列第三，九月初旬来京告余曰：八月内已蒙学宪给吾母扁额，曰冰霜心清，邑人欲于州牧送学之日，为吾母悬扁以贺，乞君为文以传之……”文中的高玉堂，亦在入泮后为母请旌挂匾。

荣妻荫子封泉壤，期许都休负盛年。
他生未卜此生休，云路蓬山一笔钩。
有酒不能浇块垒，著书何事到穷愁。
文坛飞将谁称健，瀛海穷波莫泛舟。
惆怅下帷功枉费，自今都付水东流。
向言有志许能成，遮莫偏教负半生。
铁砚磨穿都是梦，青萍出匣竟徒鸣。
事原大错凭谁铸，酒不消愁空独倾。
自怨自悲还自解，江东罗隐未求名。
恩仇稠叠上心来，坑得儒生壮志灰。
何用毫端通造化，空从纸上起风雷。
文章有梦吞丹篆，际会无缘夺斗魁。
料得黄杨非厄我，普天同负锦标才。^{〔1〕}

在这里，詹鸣铎将停科举事比作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直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他还作有《赋得霜叶红于二月花（得霜字五言六韵）》等拟试帖诗二十二首。在这些试帖诗之前，詹鸣铎写道：“八股试帖置之高阁久矣，日者偶阅试草，见八股试帖，怅触于怀，不禁旧技复痒，爰就试帖，各题得二十二首，白头宫女闲说元〔玄〕宗，姑录于此，亦以见书生结习，未完云尔。”^{〔2〕}显然，詹鸣铎一类的旧式文人对于科举制艺仍情有独钟。

清末，为了满足大批旧学生员对功名的渴求，仍然举行了优贡和拔贡的考试。优贡源于明代的选贡，清制每隔三五年，根据省份大小，由学政考选生员进入国子监就读，优贡经廷试后可按知县、教职分别任用。至于拔贡，则原本是每六年或十二年一次，由各省学政考

〔1〕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一。

〔2〕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六。

选品学兼优的生员保送入监。这些人经朝考合格,也同样可以择优分等授予京官、知县或教职等。宣统元年(1909年)的最后一次优贡、拔贡,不啻为千余年科举制度的临去秋波,成了那些皓首穷经者青云得路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这种背景下,应试者自然是趋之若鹜。詹鸣铎也不例外,在安庆考拔贡交卷后,他看到一位来自宿松县的老人,竟然与儿孙三代同考,“有人问他:‘你的儿子、孙子帮你的忙么?’他说:‘他们还没有做好。’”那人道:“那么你老人家帮他的忙?”答道:“我也不帮。”詹鸣铎认为这个老人家的态度颇为有趣,但其人以耄耋之年仍来考贡,应是“名心不死”的缘故。接着,詹氏触类旁及,又讲起婺源一姓施的科场经历——那位偃蹇不第、久困场屋的老生宿儒已年逾花甲,但仍一而再再而三地参加童子试。有一年考试,坐在詹鸣铎背后,“一面写字,一面瞌睡,不防一笔走去,致把那卷涂坏,乃自怨自艾,谓:‘人到下午来,全无精神了!’”科举制度彻底废除后,大批读书人涌向新式学堂。当时,人们视体育运动为文明新风,各地学堂普遍兴办运动会,“广辟体操场,人比虾蟆跳足走,群如狮子抢球忙”〔1〕,于是,这位命蹇运乖的老人亦随大流进入师范传习所,发白齿落的他,竟也与年轻人一起时髦地习练起武术和体操,“别人跳,他也跳,以致跌坏了脚”,成了时人言谈中的笑柄。詹鸣铎历经科场磨练,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他对于科举考试的记录,成了研究清代科举制度的重要史料。

第四,《我之小史》透露的信息显示,传统时代妇女的社会生活远较以往学界所了解的那样更为活跃。

在詹鸣铎笔下,不少妇女的形象颇为生动,从中可见,妇女在日

〔1〕〔清〕惺庵居士:《望江南百调》,载《扬州丛刻》,《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3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3月版,1044页。

常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均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徽州民间,“雀角何须强斗争,是非曲直有乡评,不投保长投文会,省却官差免下城”〔1〕,作为调解民事纠纷的基层组织,文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妇女充当的文会和乡约——“女乡约”,这在以往似未见诸文献记载。乡间女人的开塾教徒,青年女子之刺杀仇人,等等,亦为此前闻见所未及。关于妇女在文会中的作用,《我之小史》第二回《娶养媳过门成小耦,医秃头附伴赴沱川》载:

时下村馨秀婆也教读,在他家客坐内安砚,穷苦的人,多往就学。有某生赖学,捉去笞臀,我辈曾往观之。其客坐颇为狭隘,现在他的令孙,另辟一门,改为店面,取招牌为“复昌祥”,即是当年馨秀婆教读之处。馨秀婆性慈善,能知大体,村内文会排难解纷,他也在内,与武王乱臣十人中有邑姜仿佛相似。在下后来忝附绅衿时,他仍在。尝闻其劝锦屏不要结讼,讼则终凶。又云我与你们不偏之谓中云云,温文尔雅,书味盎然,在女界中很是难得。

馨秀婆不仅开馆授徒,而且还在村内文会中为族人排难解纷——这是妇女在文会中担纲要职的例子。此外,还有“女乡约”:

好笑女乡约逢人屈膝,急神失智,莫可名言。凤山投词,他不敢收。送到我家来,不知文会先生尊前施行,我家早已投到。此乃乡约之词,交我则甚?后来此事平定,他这个词礼,却也晓得来索去买东西吃,这可算卑鄙已极了!〔2〕

〔1〕 [清]方西畴:《新安竹枝词》,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8月版,21页。

〔2〕 《我之小史》卷四第十三回《办自治公稟立区,为人命分头到县》。

乡约是明清时代在基层社会中奉命办事的一种差役,在通常情况下,这往往是由男性充当。可能是由于轮流承充的原因,家中没有男性或男性外出者,则由女性充任,此处的女乡约即是一个例子。这些,都促使我们对以往所认为的程朱理学束缚下妇女在徽州社会中的角色,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的机会。

另外,根据清史专家郭松义的研究,送养、领养童养媳虽然绝大多数发生在贫苦家庭,但童养媳婚姻并不局限于低层百姓。在中等乃至少数上等官宦人家,也有一些人送养或领养童养媳。其成因除了某些低层士绅的家境贫寒外,总的说来,以其他缘由(如远出做官、学习管理家政、丧母缺人照管以及逃避战乱等)为主。而婚嫁费用的不断上扬,也是促使童养媳婚姻流行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1〕}而《我之小史》中频繁出现的婺源一带“小嫁”、“小过门”和“小娶”的例子,显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民间童养媳的成因。《我之小史》中出现的几条童媳之资料:

茶匙为多女小姨之童媳,夫名祥开。^{〔2〕}

本年八月,祖母为我娶查氏,小过门。查氏小字好弟,时九岁,为岭上查显昭(名绳武,国学生)之次女。显昭隐居乡里,半耕半读,父亲与之交好,早有联婚之约。^{〔3〕}前此我家二弟媳,也是小嫁,入门之日,祖父散给新人果子,此景如在目前。^{〔4〕}

如今再说当时我已十七岁,未婚妻亦已长成。祖母函致杭州,嘱父亲回家,为我合卺。^{〔5〕}

按内子查氏,与二弟媳江氏,均幼时小嫁。江四岁入门,查

〔1〕 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2000年8月版,251~274页。

〔2〕 《我之小史》第一回《幼稚事拉杂书来,学堂中情形纪略》。

〔3〕 《我之小史》第二回《娶养媳过门成小耦,医秃头附伴赴沱川》。

〔4〕 《我之小史》第二回《娶养媳过门成小耦,医秃头附伴赴沱川》。

〔5〕 《我之小史》第四回《回家来频年肄业,受室后屡次求名》。

九岁入门，惟查出自寒微，待之少贱。大汜先生课我们读书时，曾令江与同读，而查不与焉。后江未能卒读，仍然目不识丁；查则劳其筋骨，空乏其身，乡里所称为“抱瓮灌园”及“井臼亲持”的女德，他却完全都有。提汲一事，初给挑力于社德伯公，谓之“包水缸”。及查氏来，胥于他是赖。后江辛丑回家，甲辰缔好，入厨作羹之下。理家政的，复包水缸于荆头森林，此是后话不表。且说查氏于归我家，至此九年，我祖母掌理家政，克勤克俭，谁人不知，凡小儿媳妇应做之事，他都做过。^{〔1〕}

月英为我的女儿，去岁内子叶孕，今年七月生，出嫁沱口。^{〔2〕}

月英女儿，小嫁沱口，旬日之后，我亦曾去探望之。^{〔3〕}

善儿今年已十九，四方衣食劳奔走。求凰未就感朝飞，延误至今迟又久。环观同学少年中，桃夭咸咏酣春风。从弟后先都小娶，一门好事乐融融。^{〔4〕}

詹氏为婺源木商巨子，詹鸣铎和他弟弟以及家族中的许多人都是收养童养媳为妻，不仅如此，他还将自己刚出世的亲生女儿送去充当童养媳，这些例子都说明，送养及收养童养媳，已积淀而为徽州当地的一种民俗，应是以“俭啬”著称的徽州人对于生活的一种“理性反应”，它与男人外出经商、女人提供家内主要劳力的徽州社会生活密

〔1〕《我之小史》第四回《回家来频年肄业，受室后屡次求名》。

〔2〕《我之小史》第九回《迎新学五门道贺，探双亲七夕到杭》。

〔3〕《我之小史》第十二回《闻弟耗命驾来杭，奉亲命买舟归里》。

〔4〕詹鸣铎：《振先杂稿》卷四《善儿花烛志喜感赋一章》，另见《我之小史》续第四回《发哀启为祖母治丧，挂归帆代善儿婚娶》。

切相关,而与嫁娶双方的经济地位并无直接的关系^{〔1〕}。

第五,《我之小史》为人们展示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江南城镇社会生活的诸多侧面,对于晚清民国上海社会文化的研究亦颇有助益。

除了婺源庐坑外,作者四处游历,到过杭州、石门、安庆、景德镇、上海和苏州等地,每到一处,观赏戏剧,流连花丛,并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一一真实地记录下来。如第十四回《赴景德镇再及浔阳,由长江直抵安庆》,对景德镇徽商与江西乐平、都昌人的人文风俗差异,描摹得惟妙惟肖:

……按景德镇地方,街路不甚宽广,亦不甚洁净,市面惟十八桥热闹。时当七月,街上往来的人,大都短褂,穿长衫的不多,故时人称为“草鞋码头”。且景德镇为千猪万米之地,乐平、都昌两处人多萃于此。该两处人一味野蛮,不讲道理,与他交接,稍一不慎,则起悖逆争斗之风潮。而都昌口音,尤为恶劣,其骂起人来,动称“婊子崽个”,又“凿得尔哆娘个”为普通之常谈,恬不为怪。愚按江西文风最盛,欧阳修、文天祥均江西人,至国朝且有“状元多吉水”之说,何见得野蛮如此。不知他文风虽盛,而尚武精神,则习俗相沿,由来已久。故人家生子,恭喜你发一把刀,长大成人,自然好勇斗狠,杨叶马兆,迭年构怨,相见戎衣,此事看官们大约总晓得。据景德镇做生意的人谈起,他们江西人两造格斗,断

〔1〕 由于溺女现象的广泛存在,明清时期婺源境内各宗族纷纷通过捐贖救助、倡立保婴会、育婴会、育婴社等途径对溺女之家加以救助,以遏制溺女行为。有的宗族之间,还通过“数姓互养为媳”的办法遏制溺女行为,以联姻的方式促使溺女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关于这一点,详见陈瑞《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内部的社会控制》,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6月,269~272页)这种“数姓互养为媳”的方式,可能也是促使童养媳之风盛行的一种原因。

定杀人不须偿命，只自相点计，决胜雌雄，故锚子一刺倒，提短刀的走去，立把人头割下，官府也不须干预。如官府要来弹压，教你站在一傍[旁]，代为监督，今天一役，他杀我方九人，我杀他们七人，收付两抵，仍该人头二颗，准明天再行结账。官府如要多话，连你一齐杀，这叫做“慫不畏法”。客人作壁上观，照例须穿长衫，与你无涉，否则恐有误伤莫怪。地方蛮横，一至于此！但他们的人，性子却都爽直的，从不晓得诈伪。有都昌人到景镇，闻近处有都昌人与乐平人格斗，忙将东西寄存店中，他即赶去帮助，此足见他们的仗义任侠。若别省人，则未免放刁，未必能如此。他看见你们徽州人要穿长衫，拘文牵礼，最不欢喜。如落雨时候，街道泥泞，你穿长衫，他走到有漩涡处，故意大步践踏，将你浑身溅得污糟。你们灰[徽]州会馆，每年开祭，雍容雅步，升降拜跪，他们看见，说你们佯死相，他们生性是这个脾气。路亭中见他有茶，你叫他给你吃些，他答应道：“尔吃吓！”“吃”字音“隙”，其音甚高，不知者以为他负气，其实他这个还算温和。但他们总晓得蛮横，脑袋里则不大清爽，到南货店买货，要让头除尾。南货店家的账单，打起洋码，或讲两，或讲斤，或讲洋，五花八门，看不清悉，名为让头除尾，实则多算些去，他反不知。他们妇人女子，不大做事，连倒马桶都是男人服务的。做丈夫的，娶得一标致妻子，衣以华服，载以二凉小车，自行推上街去，出出风头。如两边店家喝采，说这娘子排场，他即振刷精神，愈加起劲，否则无精打采的退缩逡巡，且前且却了。你们如到他家去，他们必以妻子的水烟袋取出敬客，内贮皮丝，且洗得非常之洁净，他自己却用钝拐，吃粗烟。故景镇南货店家，有女客来买红枣等礼物，必到账房之内，取出老板自用的水烟袋，特别敬之，也是皮丝，也洁净。他们男子个个硬汉，他的二凉小车，放在大路之上，贮有东西，你去将他打翻，你这个手马上就要断。他这个蛮横，系人人如此的，自古及今，寢成风俗，人亦司空见惯，不以为奇。

且景德镇地方出磁器,烧坏的坯料,人家砌作短垣,殆为废物利用。肩碗坯的,每板二三十,沿街走过,脚步轻快,望之一色,颇觉好看。有瓢羹一排,放在肩上,其色尤白,其板尤长。他走路的姿势,顺其自然,人要让他,他不让人,你若替他撞翻,犯罪不小,必代为拾起,亲送到窑中说好话,恕你无罪。若就赔价,则金坯银碗,你讲不清。听说先前故意横行,与人相撞,藉端滋事。你若撞了他一个,他全板抛向地下,与你为难。你若跑入弄堂,逃去不见,他也罢了。如今这个风气好些。至二凉小车一项,景德镇最多,自理村以来,络绎于道,其声辘辘,有装货的,有坐人的,每有妇女小孩同坐一车,最为适意。尝见一年少娘子,身穿暑凉绸衣裤,面孔亦黑中带俏,明眸善睐,一寸横波,招摇过市之时,笑容可掬。这个车子,下只只轮,颠之倒之,我们坐不惯。……

江阴人金武祥所撰《金淮生日记》同治四年十二月初八(1866年1月24日)条载:“景德镇之产磁器计八十余窑,每窑须五百余人。街道绵亘十余里,为天下四大镇之一。凡开张店铺者,徽州人居多,为徽帮;窑内工作者,都昌人居多,为都帮;此外则为杂帮。”^{〔1〕}此种人群及职业构成,及至民国时期仍未改观。据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江西统计月报》记载,旧时景德镇的十里长街,鳞次栉比的店铺有1221家,其中,70%以上是徽州人开设的;而在商店中从事劳动的店员和工人,徽州人还要大于这个比例。清末民初以后,旅景的徽州人以黟县人为中心。除了徽帮外,还有的就是都昌帮和杂帮(杂帮是除徽、都两帮外,其他统称杂帮)。^{〔2〕}他们与徽商多次发生冲突,如《我之小史》续编卷二第五回《为谋事留杭暂搁,过新年到处闲游》中,提及江西人“打了灰[徽]州会馆,六县公呈,蒙省派委员董公查办。董

〔1〕 此条资料承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叶舟提示,特此致谢。

〔2〕 参见程振武《景德镇徽帮》,见政协景德镇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景德镇文史资料》第九辑,1993年5月版。

安徽人，断令修理会馆，做戏请酒，凶犯荷枷台前示众。彼时五县人都已认可，惟黟县人不遵，谓打了朱子牌、万岁牌，何等重大，必杀两颗人头悬挂石狮方可。后来缠讼，多延时日，反至蹉跎”。该回还提到段莘人“汪伯海义救詹兆林”一事，说的是以拳勇著名的景德镇南货店詹兆林（林叔公），前往江西会馆万寿宫看戏，与江西人发生冲突，“两下举手斗殴，江西人纷纷扰扰，都来帮打，棍棒交下，板凳继起，砖头瓦石，抛掷不绝。一时喊叫声，辱骂声，妇孺号哭声，闹成一片，戏场大乱，台上停锣。林叔公夺得一棍，左冲右突，被江西人困在垓心。时汪伯海在门外，听得人人喧嚷：打灰[徽]州老！打灰[徽]州老！……急忙赶进一看，见大家攻打林叔公，这还了得？当下夺得一棍，即与林叔公以背贴背，各舞其棍，八面威风。无论棍棒板凳，砖头瓦石，一触其棍，即成反击，打得落花流水，东倒西歪。二人徐打徐出，到了大门之外，疾驰而去。江西人众大败，是役也，伤者百数十人，重伤者七八十人，因伤致死者六人”。晚清民国时期，类似的冲突在景德镇等地屡见不鲜。

婺源在民国以后曾两度被并入江西，在省并的往复中，曾引发不少的纠纷^{〔1〕}，其中，婺源与江西各地人文风气的极大差异，是引发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上述这些冲突的记载，对于理解婺源划赣纠纷的起因，提供了具体而微的背景资料。

詹鸣铎曾多次游历上海，对于十里洋场更是称羡不已。《我之小史》第十五、十六两回，对于上海的法政讲习所、徽宁会馆及沪上的休闲娱乐（影戏、摊簧、饮食、浴室、花园、东洋戏法、文明游戏园、出品会和运动会等）以及其他的城市风俗文化，均有极为详尽的铺叙，从中可以反映出詹鸣铎这个末代秀才旧眼光中的新事物，对于上海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无疑将提供诸多新的史料。如他初次到上海时看

〔1〕 参见台湾学者唐立宗《省区改划与省籍情结——1934年至1945年婺源改隶事件的个案分析》一文，载胡春惠、薛元化主编《中国知识分子与近代社会变迁》，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4年9月。

到的：

按上海为中外通商的地方，穷奢极侈，凡出门的，回家都道上海非凡之好，我平日久欲一为游玩，今日来到，如愿以偿。船及黄浦江头，见各种洋轮，各国兵轮，色色形形，触目皆是。傍岸之后，遥望马路之上，车马辐辏，齐石其以森慎昌茶栈有相熟的，准往暂搁。我立定主意，与他同去，唤人力车直投北京路清远里来。一路之上望见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一时电车、马车、脚踏车、人力车分道扬镳，纵横驰骤，极为兴会淋漓。而外国人汽车一声放汽，其行如飞，尤为异常轻快。洋泾浜一带，高大洋房有三层楼及五层楼，大都飞阁流丹，下临无地，真可谓居天下广居^{〔1〕}。

当日以我的经历，觉得电光影戏，以幻仙为最（在大马路跑马厅），美仙次之（在四马路）。戏台以新舞台为最（在十六铺），群仙次之（在四马路），以下则同春亦颇可看（在宝善街），及后文明大舞台，则驾新舞台而上之。至饮食则广东消夜，不但较番菜便宜，且较诸徽馆、苏馆、南京馆、宁波馆尤为公道。雅叙园为徽馆，小帐太大。茶馆以奇芳（在四马路）、文明雅集（在三马路）为上流社会集谈之所，而青莲阁、升平楼（在四马路）则不屑到。书场以小广寒为最，琴仙次之（均在四马路）。浴堂以耀龙池（在大马路）为最，沧浪亭（在大马路街中）、华清池（在三马路）次之。烟馆以信昌祥为最（在四马路），易安居次之（在大马路后，十月初九与西人叶议禁止），由是而之焉。凡愚园、张园（在静安寺路）以及城内城隍庙、城外外国花园，亦皆亲历其境。此外则东洋戏法（即大郎仙戏，在四马路）、文明游戏园（在四马路）以及弹子房打弹、跑马厅跑马，虽皆

〔1〕《我之小史》第十五回《考拔贡文战败北 投法政海上逍遥》。

可观,而尤足以纪念者,则莫如出品会与运动会。〔1〕

此外,他对浙江石门、练市一带的风俗,也多有描述。

第六,《我之小史》反映了晚清民国时期一些著名文化人鲜为人知的事迹,特别有助于我们认识乡绅阶层在社会转型期的角色和作用。

《我之小史》提及晚清民国时期徽州的一些著名文化人,如光绪《婺源县乡土志》的编者董钟琪、佛学家婺源江湾人江谦(易园)、《歙事闲谭》的作者许承尧以及民国《重修婺源县志》的总纂江峰青。特别是对江峰青,书中着力的笔墨颇多。江峰青(1860~?)字湘岚,号襄楠,婺源鳌溪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由浙江嘉善知县,累官至江西道员。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大学士孙家鼐奏保经济特科第一,侍郎李昭炜亦专折奏保,光绪二十九年(1903)召试钦取优等十七名。宣统元年(1909年)礼部尚书葛宝华专折奏保峰青“硕学通儒”,任江西省审判厅丞,后奉母还山,公举省议员。〔2〕江峰青是清末民国时期婺源著名的士绅,其侄女为詹鸣铎的弟媳,故江氏与庐坑詹氏为姻娅之戚。而詹蕃桢(詹鸣铎之父)又曾入江峰青娥江厘局、嘉善县署为幕,他与江峰青两人还在浙江石门、杭州江干等地合开木号,在嘉兴府开设江一经堂墨店,〔3〕集官僚、徽商于一身。在这种背景下,《我之小史》对于研究江峰青的官宦生涯及日常生活,提供了诸多翔实且不为人知的重要史料。

以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变动为例,武昌首义,摇撼着残阳西颓余光下的满清江山,其时,詹鸣铎年届而立,亲历了世运递嬗的鼎革

〔1〕《我之小史》第十五回《考拔贡文战败北 投法政海上逍遥》。

〔2〕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十五《选举一·科第》,313页;卷十八《选举九·议士》“江峰青”条,362页。

〔3〕《我之小史》第三回《到石门旋及嘉善,返故里先过杭州》。

之变：

那个时候，各省陆续失守，皆是内讧，非由外患。各省督抚，大都被拘，惟山西某全家殉节，不可多得。至于各府州县，闻风而倒，不费丝毫的力。有的直入公署，居然冒充，或奉驴都督命令，或奉马都督命令，着速交印。官府索看公事，他就袋中摸出一炸弹，向他道：“你们要看公事，就是这个！”官府无法，只得将印交出。据说有些炸弹不是真的，系用泥丸敷以油漆，此种赝货确有点子滑稽，那个时候不怒而威，取州县官实如反掌耳。

其时，各地官府如风中之烛，朝暮难保。据詹鸣铎说，他家开在杭州的生记木行中有位伙计，失业之后也乘乱到一个地方，“查了一二天的县印子”。在他看来，此类荒唐情事，与三国时期张飞占古城乱世颇相仿佛。

辛亥革命发生后，詹鸣铎的家乡——婺源也宣告独立。前清县令魏正鸿身处其境，恍若地坼山崩中独守残庵，一灯如豆，四壁虫吟，这让他倍感恐惧，极想逃之夭夭。不过，一些威权赫奕的婺源乡绅出于地方利益为之撑腰，竭力维持政局，以确保地域社会的平稳过渡。当然，觊觎政权者仍然不乏其人。一日，有位余某走入公署，冒充革命党，逼迫魏氏交出官印。风声鹤唳之下，魏正鸿只得留他在署从长计议。翌日，毕恭毕敬地将其送入婺源县紫阳书院，并延请城里众绅共同集议。其间，诚请余某登台演讲，结果却上演了一场闹剧：

他立上讲台，呐呐然如不能出诸其口。

湘伯大怒道：“我江西来，甚么革命公事都看见过，从未见这种混账的革命，好替我滚出去，还算你乖！”

那姓余的即时滚出，滚到得胜馆来，垂头丧气。时我家锦屏叔公，与人结讼，正住在得胜馆，看见这个姓余的，乃向他道：“我

看你委实不像革命党，你这件长衫是鱼肚白的，却穿得半白半黑了，革命党讲究剪辫子的，你后边还有拖拖物，你这个革命，自己想想看像而不像？”那姓余的听见这话，恍然大悟，马上走到薙头店剪去三千烦恼丝，并破钞了二百余文，到中德西买了一顶洋帽子，高视阔步的口称上省领兵去，他暗中却走回家。时家中剪辫之风尚未盛行，他的娘亲、妻子看见他弄得这个样子，对他大哭……〔1〕

文中处变不惊的“湘伯”，也就是江峰青（湘岚），系詹鸣铎的姻娅之戚，其人曾任江西审判厅丞，根据清朝的体制，身为法官的江氏并没有守土之责，所以辛亥革命时期，他“奉母还山，公举省议员及各公团长”〔2〕，成为婺源当地极具实力的人物，是“官于朝，绅于乡”的典型，此时则成了维持婺源地方政局于不坠的中流砥柱。

这段刻画与鲁迅《风波》及《阿Q正传》中的描写颇相类似。对于辛亥革命，一般民众往往是以《三国演义》中学到的知识来加以评判。鲁迅小说《风波》中，茂源酒店的主人赵七爷——那位方圆三十里以内惟一出色人物兼学问家，辛亥革命以后，便把辫子盘在顶上，“像道士一般，常常叹息说：倘若赵子龙在世，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3〕，“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万夫不当之勇，谁能抵挡他？”〔4〕无独有偶，《我之小史》也把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权更叠看成是张飞踞古城乱世。

当时剪辫之风尚未盛行，剪辫是革除陋俗、维护共和的象征，《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进了洋学堂，到东洋半年之后回到家里，“腿也直

〔1〕《我之小史》第十八回《接杭电匍匐奔丧，办民团守望相助》。

〔2〕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十五《选举一·科第》，313页。

〔3〕《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470页。

〔4〕《鲁迅全集》第一卷，473页。

了,辫子也不见了,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1〕此种情形,与这里的余某情况亦相类似。有没有剪辫,也就成了是否革命党的标志之一。

与江峰青在县城主持婺源大局相似,鼎革之际,詹鸣铎在庐坑乡间亦颇为活跃。他曾撰《自治局筹办民团启》:

方今民国起义,光复神洲[州],凡属同胞,无不欢迎新派,但恐各地土匪,乘间窃发,未免扰害治安,不得不筹办民团,用资保护。本局奉临时机关部文,(时湖北起义,我省独立,县今改为临时机关部)业经布告,事关公益,独力难支,惟愿热心之士,毁家纾难,众志成城,则利益均沾,匪但一家之幸福也已,谨启。

此外,他还作有《自治局公办民团榜文》,拟定了相关的章程〔2〕。

根据中国的传统,改朝换代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要改正朔、易服色,辛亥革命亦不例外。改正朔也就是改变历法,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下共和之令,改行阳历,不过,乡间狃于积习,仍循旧历过年,所谓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詹鸣铎甚至用女性的生理周期,形容二十四节气并非新式的阳历所能规范。

至于易服色,主要就是“祛除虏俗,以壮观瞻”的剪辫之举。当时,各省纷纷剪辫,有的剪成像和尚那样的光头,有的则是茶瓶盖的样子。革命军在路上碰到不愿剪辫之人,就用马刀强行剪发,为此甚至有误伤人命者。有关当局见民智不开,就捉得一二有辫的“顽固乡愚”,打了板子,穿以红辫线,背贴“满奴”二字,罚其洒扫街道以示羞辱,一时间颇见成效,从此剪辫者日益增多。

当时,在杭州从商的二弟詹耀先,返乡时已剪去辫子,他告诉詹

〔1〕 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一卷,496页。

〔2〕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四。

鸣铎剪辮为大势所趋。见过世面的后者听罢，很快就起来响应剪辮风潮。作为发起人，詹鸣铎在家乡庐坑组织了一个“文明剪辮大会”，以开风气，他选定三月初二为会期，先撰《文明剪辮大会广告》文一道，张贴于墙。届时，到会者颇众：

是日鸣锣开道，鼓吹火爆，冠冕堂皇，用二人前执灯笼，我手捧果盒，善儿提爵杯，连同一群人等上去，到绿树祠，大开中门，颇为热闹。当下我同大众敬天地，拜祖宗，一律剪去辮子，我换戴大帽，蒙德风庆贺加冠，乃归而饮宴于立本堂，亦云乐矣。

绿树祠是婺东北各地詹氏的统宗祠，“善儿”为詹鸣铎的长子，而德风则是庐坑村中的詹氏族。在这里，新时代的“文明剪辮”，与古老的宗族仪式被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作为一名乡绅，詹鸣铎有着相当的号召力，他自称：“在下一个书生，寒窗苦读，平日对于族内虚怀若谷，原未尝以乡绅自居。乃自乙巳至今（己酉）五载，村人每求行状，请题红，我亦屡为之。若夫乡邻有斗，约族众调和，我亦忝居其末。投词告理，亦每到我家来。”“乙巳”亦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当时詹鸣铎考中秀才；“己酉”也就是宣统元年（1909年）。文中的“行状”亦称行述，是记叙死者世系、籍贯、生卒年月和品行事迹的文字；而“题红”也就是题主，徽州民间办丧事时请人将死者衔名、生卒时间及子女配偶等书写于牌位上，以便长期奉祭。木主正面的“主”字，通常暂且写成“王”字，以待日后举行点主仪式时补上一笔。在乡土社会，惟有那些德高望重的人物，才有资格为乡民撰写行状和题写神主——可见，自从詹鸣铎考中生员，便在乡间的公共事务中担负起重要的职责。而一旦社会发生变动，类似于他这样的乡绅，也起着表率乡里的作用。以剪辮为例，《我之小史》第十九回《悬横额别饶静趣，剪辮子鼓吹文明》说：

……我的为人平日规行矩步，不越范围，村内人最相信的。我若说辫子这东西不可剪，村内人就不剪了；我若说辫子这东西定要剪，村内人就都肯剪了。所以我发起这事，他就以为适逢其会，极端赞成，从此以来，果然风行一时，信从者众，村内大小老幼皆知辫之宜剪……而且未曾到会的人，亦皆私自剪之，统计村内剪辫的可有什之七八，所有未剪的不过一二之老顽固及少数之野蛮人。

不过，詹鸣铎的剪辫完全是趋附时尚的率性之举，而对于剪辫的意义所在，他的理解似仍颇为懵懂：“且说我当日剪了辫子之后，回到家中，蒙堂上祖母慈谕嘉贺，道以后青云直上，我乃大喜，愿此后头衔改换，出色当行，可以荣妻，可以荫子，可以封诰及泉壤，可以为宗族交游光宠，文章事业，彪炳当时，学问功名，表扬后世，不致如前此之三十岁虚掷韶光，空抛驹隙，庶不负生平之所期许焉。”可见，民国以后，年届而立的詹鸣铎虽然剪去了脑后的拖拖物，但他作为前清的生员，思想仍然没有多少变化，满脑子想的还是荣妻荫子的那一套。

在平常，乡绅对于地方官也能分庭抗礼。庐坑村内詹茂林开一小店，查姓某等有日为酒醉后，曾向该店滋闹，打得他落花流水。茂林挟有夙怨，即以“纠众拥门，抢洋抢货”投词。婺源县令魏正鸿到绿树词，“此番之来，大忌茂林控一‘抢’字。盖清时公事，抢案一出，四十日不办通，连官都要摘去顶戴”。要想他改作“闹店”之控告，以便将就惩办：

他向我们说：“这‘抢’字案情重大，如果是实，不分首从；如果是虚，办他反坐。何谓反坐？抢劫什么罪，办他什么罪，这叫做‘反坐’。我不忍以人命为儿戏，故请列位斟酌斟酌。”

我见他的言语，益发不对，我亦以强硬对付，当时应道：“回公祖的话，办抢劫办查某等，办反坐办詹茂林，于舍下何涉？任

凭公断。但以治晚生鄙见，詹茂林想办通抢劫，固属烦难；查某等要办茂林反坐，亦不容易。”

魏公道：“如此说来，他抢劫是实了？请做见证。”

信臣道：“他前番抢谷，已具公禀。公祖又不代他办，如今做何见证呢？”

魏公大怒道：“抢谷的事，我已照会余绅家鼎调处，仰余绅调处，便是代办，如何说不肯代办？这个话叫什么话？”说罢，那个头儿一摇，那时式船形的纬帽一动，口中道：“这个混话！”

我见这个样子，谓官绅本对等地位，何堪其辱，大家立起辞出。他以手拦住我道：“请你做个证实。”我乃大怒，拍胸道：“可可，拏纸笔来，你就说我做证罢了。”

在清代，知县有公事下乡，生员陪同起坐。对于后者，除有大罪，革其生员科名后才可动刑，遇有小过应受责，知县也无可奈何，必须交教官责罚。因此，遇地方公事，生员往往可以不亢不卑地详陈己见^{〔1〕}。正是因为这种身份，詹鸣铎对于县令亦敢当面顶撞。

对于衙门中差役的敲诈勒索，詹鸣铎更是理直气壮地予以斥责。《我之小史》第十三回《办自治公禀立区，为人命分头到县》载：

按原差八人持有公事，蟠踞约保家中，业经两天，人都不敢正眼觑他。我去开销，他想敲诈，被我大骂而去。我说：“你们老爷见我尚然客气，何况你们？居然高卧，成何样子？好不混账，给我滚蛋！”他乃自知欠礼，连忙立起来，嗒嗒连声。我又骂道：“你仗你有公事么，现下我已调处，吊你回销你这公事，揩屁股得罪了圣贤，有何用处？知趣的好给我滚！”盖邑中差警最滑头，看

〔1〕 齐如山：《中国的科名》，见《古今图书集成》续编初稿续 25 典《选举典》，台北：鼎文书局，1977 年 10 月版，1085 页。

人讲话,每称到细乡村,我这个手便伸长些。你若叫他“差先生”,他就在你家上坐起来;你若摆起架子,他就弯腰儿道“是是是”。这是仆隶下人的贱骨头,一种天性。当下我一番大骂,他连收八饼金,登时走了……

而对于为非作歹的警察,乡绅亦敢迎头痛击。《我之小史》续第二回《往邑城带儿就学,赴杭省携眷闲游》说,因庐坑被人栽脏私种烟苗,于是县城警队入村,横行霸道。“村人以警队如此之横,走报江村湘老,湘老大怒,谓此乃强盗行为,如此为何不打?于是村人联络张姓,并约岭上人帮忙,一夜之间,大打警队,共计九名,均传之于昭大堂支祠,据言有一警队,身受七十二伤。次日再请湘伯来解决。邑内警队闻之大怒,荷枪吹号,欲全队来与决雌雄,曹公止之,派警察局长程君叔平,只带警察二名,来村查办。程君约胡绅仲文同来,胡绅亦带局警二名。比及到时,而湘老也约各村文社都到,湘老将警队大骂。警队回邑,湘老乃到山踏勘,并无烟苗,遂与程、胡二公及诸文社,拟一公呈,而此案至今虚悬不结。”作为著名的乡绅,江峰青以“暴力抗法”,但警队最后也只能忍气吞声。

凡此种种,都可以为我们研究乡绅在地方社会中的作用,提供一些生动的例证。

在传统中国,士乃四民之首、一方表率,“民之信官,不如信绅”——这是一般民众的社会心理,也是乡绅存在的广泛社会基础。尤其是在天高皇帝远的僻远山陬,对知识的垄断,赋予了乡绅以社会权威和文化典范的特殊身份。绅权,也就成了皇权(政权)的自然延伸和重要补充。江峰青以及詹鸣铎本人,都可以作为徽州乡绅阶层的代表,他们在晚清民国时期的表演,也就成了人们窥知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之乡绅心态、角色的典型例子。

第七,该书对于晚清民国时期文学与社会的研究,也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为从僻远乡陬步入繁华上海滩的“文学青年”，詹鸣铎颇有发表文章及成名的欲望，他有《灾民叹》、《西湖公园游览会杂咏》等，发表于《灾讯日刊》。还多次撰稿投寄当时的《红杂志》，并有作品发表于该刊的三十二期和四十六期。《我之小史》第十七回《从众劝因公往邑，小分炊仍旧训蒙》中，有“在下曾有诗咏时装女郎，载三十二期《红杂志》”^{〔1〕}。《振先杂稿》中也记载：他四月二十三作有《千难万难一打》，于五月二十得见披露于四十六期《红杂志》，其内容为：

记昔台面上听如意说笑话，有“团团圆圆……千千万万……千难万难”，兹略去“团团圆圆”，单用“千千万万”、“千难万难”，拟出一打，投稿《红杂志》，看能披露否？

前清时代，读书应试，千千万万，要想状元，千难万难；
近年以来，争买彩票，千千万万，要想头奖，千难万难；
妇人女子，吃斋念佛，千千万万，要想登仙，千难万难；
长三堂子，报效和酒，千千万万，要想真情，千难万难；
贿买议员，到处运动，千千万万，要想当选，千难万难；
远东运动，各出风头，千千万万，要想优胜，千难万难；
各处土匪，掳人勒赎，千千万万，要想剿灭，千难万难；
各省官府，争权夺利，千千万万，要想统一，千难万难；
兵即是匪，匪即是兵，千千万万，要想裁撤，千难万难；
不肖奸商，私贩日货，千千万万，要想抵制，千难万难；
寒酸措大，两袖清风，千千万万，要想致富，千难万难；
读《红杂志》，争相投稿，千千万万，要想披露，千难万难。

〔1〕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六有《咏时装女郎四绝》，注曰：“本年秋作，次年甲子春载三十二期《红杂志》。”

在上揭的游戏笔墨中,浮沉浊世的詹鸣铎随意生发,若嘲若讽,对于晚清民国纷纭乱象之揭露绘声摹色,可谓入木三分。“读《红杂志》,争相投稿,千千万万,要想披露,千难万难”,这说明詹鸣铎颇有创作及发表欲望,而《我之小史》一书的撰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詹鸣铎激切入世的创作热忱。前文提及,《我之小史》与当时的流行小说之影响有关,“民国以来,上海小说盛行,尚武、言情诸作,学生尤喜阅读”,所谓“文人浪笔学虞初,武侠情魔载五车。诲盗诲淫干底事,有时权作教科书”,就是当日情形的真实写照。^{〔1〕}关于这些小说对于商人的影响,笔者收藏的《上海店员联合会成立大会特刊》上,有新吾的《小说与商人》(引者按:引文标点均一仍其旧,不作改动):

我们——店员——在店里有空的时候,不是瞎谈天,乱批评人,就是出去作无益的消遣了;再不然,只有拿钱去买淫秽的——自以为新的——小说来看;在一般没思想的人说起来,这是一种消遣罢了,没大关碍的;其实我们的脑筋为此而逐渐昏迷,我们的人格,为此而无形的堕落。

……近几年的小说就更糟了,除几部嫖经小说外,真正的小说是没有的。九尾龟,海上繁华梦两部要算出色极了;次之李涵秋老先生的“所谓社会小说”如广陵潮,战地莺花录,魅镜……还有什么“礼拜六”,“红杂志”,“心声”……等书,时髦得再版二版……无书可应,甚至于要预定才能买书。

这些小说,真害人不浅呀!看完九尾龟,脑中就想去嫖妓;看完其余所谓名家著作,内容不是某某爱某某,就是姨太太,公子,少爷,姊姊,妹妹等的淫史,肉麻的描写出来;使我们天天胡思乱想,“做了公子,少爷,才配得讨好的女子;做有情人,才得要献媚于所爱慕的女子之前。”于是乎我们就弄得一点无正思,麻

〔1〕 顾柄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12月版,268页。

木不仁除了专门研究吊膀子为唯一的技能不算,甚至于实行不道德的事!也绝不觉得是不应该了。

.....〔1〕

上述的这些言论,对于当时流行的小说及杂志,以及小说、杂志内容对社会风气(特别是对商人阶层)的影响,都作了翔实的描摹。《上海店员联合会成立大会特刊》发行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六月,与詹鸣铎撰写小说的年代(《我之小史》序于1927年)差不多。而且,其中提及的《红杂志》是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也恰是詹鸣铎喜欢阅读〔2〕并曾投稿发表的一本杂志。事实上,《我之小史》中的一些素材,可能也就取自《红杂志》中的一些记载。〔3〕

明了这些背景,我们或许就不难理解——多次声称“出门俱是看花人”的詹氏,对于自己的花丛游历竟会如此地极尽铺张夸饰之能事。《我之小史》第十回《买棹泛湖中优胜,辞亲往连市经商》:

且看官们不要取笑,“女色”二字,没有不欢喜的,《大学》言诚意必例之于好好色,《孟子》言大孝必例之于慕少艾,但发情止礼,不可荡检逾闲。如在乡曲之间,正人心,厚风俗,即宜规行矩步,不越范围。且宗族之中,以人伦为重,风化攸关,万不可渎伦伤化。至家庭之内,宜肃家风,尤当防微杜渐。读书的人,宜如何圭璧束身,以端表率。否则江河日下,相习成风,人欲横于洪

〔1〕 民国十三年(1924年)六月,上海店员联合会编,26~28页。

〔2〕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六有《癸亥五月中之日记四页》,其中提及癸亥五月二十四日,“余过之江图书馆,买四十三期《红杂志》不得”。

〔3〕 如从第三十三期开始,严独鹤在《红杂志》上发表“社会调查录”,其中有“沪上酒食肆之比较”,(《红杂志》第四册,第三十三期、三十四期、三十五期)对川菜馆、闽菜馆、京馆、苏馆、镇江馆、广东馆、回教馆、徽馆、南京馆和天津馆等作了概括性的剖析。如对徽馆的说明,即曰:“沪上徽馆最多,皆以面点为主,而兼售酒菜,就目前各家比较之,以四马路之民乐园及画锦里之同庆园为稍胜,同庆园之鸡丝片儿汤,味颇佳。”

流,衣冠沦为禽兽,这叫做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是乌可以不讲?若夫秦楼楚馆,他是卖品,招牌高挂,或金红仙书寓,或花宝宝书寓。譬如茶馆,你渴了可以去止止渴;譬如饭店,你饿了可以去充充饥。这分明是做交易,仕商赐顾,请认明本号招牌,庶不致误。出门俱是看花人,这个事情,何足为奇?

由此看来,《我之小史》的发现,也为二十世纪鸳鸯蝴蝶派小说提供了一个新的文本,在小说史上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据此,我们可以研究鸳鸯蝴蝶派小说对于商人阶层的深刻影响。

四、结 语

徽州是传统中国研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区域之一,一向受到明清史学界的重视。近年来,“徽(州)学”研究的内涵不断扩大,随着教育部第一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徽学研究中心”的建立,无论如何,这都表明“徽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受到了国内学界的认可。而从学科本身的内容来看,“徽学”也从传统历史学领域中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范畴,迈向对全方位的徽州历史文化的研究。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深挖徽州研究的资源,以拓宽“徽学”研究的领域,便成了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焦点。在这方面,我以为——不仅需要将徽州置于江南乃至整个中国的背景中加以考察,而且,还要将明清徽州置于更长的历史时段中详加探讨,以长时段的研究打通传统与近代社会研究的人为间隔,这些,显然都需要有更多新资料(尤其是民间文献)的充分支撑。因此,除了以往学界通常利用的方志、族谱、文集以及土地契约文书之外,我们更需要独辟蹊径,对明清迄至民国时期内容广泛的社会文化史料备加重视。搜罗各类文献,并结合实地调查展开综合性的研究。在这方面,新近发现的《我之小史》抄稿本,以其记载的真实性、丰富集中的内容和通俗易懂

的表现方式,为上述的综合性研究恰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

明清以来,“徽州朝奉”的形象曾在各类小说中频繁出现,但那只是小说家的塑造,而《我之小史》则是徽商作为主体自述的家世及个人阅历。詹鸣铎寄情纸笔,自叙家世。该书事随人生,人随事见,极摹人情世态,备写悲欢离合,使得《我之小史》成为目前所知唯一的一部由徽商创作、反映徽州商人阶层家庭生活的小说。

一般说来,小说为正史之余,难免有吞刀吐火冬雷夏冰般的谲诡幻怪荒渺无稽。不过,《我之小史》最显著的特点则在于它的纪实性。《我之小史》的发现,对于“徽学”乃至明清以来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徽州研究而言,目前的民间文献虽然为数繁多,但由于距今年代的久远,不少为当时人们习知习见的风俗及民事惯例如今已不甚了了。而该书以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出现,面向的读者主要是普通民众,较之通常所见枯燥无味的史料记载,全书通俗易懂,显然更有助于人们理解晚清民国社会的纷纭世态,这对于我们探究明清时代徽州社会的民事惯例,解读徽州文书,无疑会有莫大的帮助。特别是囿于史料的限制,以往人们对于县以下农村社会的实态所知甚少,对于晚清民国时期徽州社会的了解更是相当有限,而《我之小史》恰好为此段历史缺环提供了大量翔实、丰富的史料。它不仅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的理解,而且,也可以修正以往人们对于民间社会的固定看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该书的发现、整理和利用,可以说是近年来徽州新史料发掘过程中最令人振奋的重要收获之一,必将引起相关领域研究者的广泛重视。

序

余四十五矣，虽属中年，而老景已至，咳嗽疯痛，缠绕不休。环顾吾家，先严见背，五十有一，尚未得享高年；其余如诸叔父与从兄、胞弟妹辈，大半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惟是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余忝生人世，乃过客之一，生死亦奚足问！第回念从前，幼时沐上人庇荫，壮年得兄弟帮扶，至于近来，徒赖小儿维持家计。先严□□[尝谓?]余夹缝中过一生，此言诚验。余则光阴虚掷，于□□[事无?]补，兴言及此，足增惭恧已！今余抱孙矣，追溯□□[曩昔?]青梅竹马及同学少年，大半已归道山，而□□□□[苟?]延残喘，夫妇齐眉，因思往日已矣，未□□□□□日经历风花雪月，一一披露，非敢出□□□□□□过隙，转瞬皆空，笔之于书，亦以志一时鸿爪□□。时民国十六年岁次丁卯冬月振先詹鸣铎自序。

卷之一

第一回 幼稚事拉杂书来
学堂中情形纪略^{〔1〕}

在下今年四十五岁了,从前有一部《我之小史》,纪载生平所历风花雪月,如今披览一过,觉得其中语焉不详,并指摘他人,有伤忠厚处,兹特删改更正,加以润色,看官不嫌琐屑,就请赐览。这是在下的事实,并无半点虚言。看官如看得好,不消奖誉;如看得不好,要请包荒点。话已表明,言归正传。

在下系徽州府婺源县北乡十三都庐坑下村人,姓詹,名鸣铎,字振先,乳名家声,正名昌淦,寄名张玉,诞于光绪癸卯年四月十八日吉时。其时我上有祖母汪太宜人,青年苦节,已四十七岁。父亲蕃桢,字树芬,号仙苑,清例贡生,五品衔,时二十四岁。母亲余氏宜人,时二十二岁。有姑母名香弟,适沱川余姓。在下的堕地以后,不识不知,此中的情形,时过境迁,亦茫然不复记忆。后来听得我祖母传说:这个时候,堂上人爱之如掌珍,曾抱往立本堂,益□有客善相术,看我耳,许以兄弟必多。后母亲携往沱川外祖母家做外孙,得病回来,颇□□□□□,邻居内外都来问讯,一时跻堂人满。堂前长庚公看病,

〔1〕 正文以甲本为主,甲本缺字处,用乙本补充。乙本与甲本不同者,则在脚注中注出。

厨下胡旺丁看惊,极形忙碌。按看惊认□,极形□□。惊风,乃俗惊病,一种叫做惊,言透三关即不救。另有一种草药,土人认识,可以治之,医生往往不信。长庚公即衢先生,性乖僻,□□畏之,故避之厨下看理。后承我祖母祈神祷祝,百法施治,幸得起死回生。我当下全不□□□□说在沱川病甚危险,外祖父系名医,不肯下药。回家之日,上轿时,乌鸦刮刮叫,及□□□□□祖母对于母亲,大骂便面……盖我祖母性最严厉,父亲、母亲皆畏之,于此,而母亲的辛苦可想见了。又听见传说,此时我母亲乳汁不足,我夜好啼哭,另雇乳母。据云人甚野蛮,上床睡觉,大踏步跨上去。这乳母坞头人,后来回家,将我母亲的衣裳私带了去,我祖母立唤我母亲跟随兆荣叔祖,赶往追回。且祖母尝抱我至埕下坑吃乳,又尝吃乳于顺娟婆,顺娟婆即金开叔祖之妻,其人至今仍在。当日我父亲在家读书,至丙戌,我二弟耀先生,我时只四岁,不甚记忆,“如今吃没水,等下吃有水”这句话,是二弟讲吃乳的,但忘却几岁时的话。至戊子,我三弟礼先生,时我六岁,二弟三岁,兄弟二人争进圆眼^{〔1〕}汤于母亲。据二弟后来谈及,亦稍记得一些,且谓当时曾误烫手云云。在那时候,我与二弟夜间都随祖母安睡。每天早晨,祖母代穿衣服,兄弟着^{〔2〕}花花褂、花围裙、青地白花,我的花头小,二弟的花头大。我父亲大约已往曹娥,不在家中。有一夜肩舆动身,吊灯笼二,但不知此次是否往曹娥。至于母亲怀孕,除夕之日,搬运垃圾,误堕水中,恍兮惚兮,不知是何年月。溯自癸未至庚寅,此数年中,所谓上古以前,混沌时代,一切都觉茫然,如今穷思极想,模模糊糊。记得顺丁公患神经病,将立本堂(中)瓶钵打得一塌糊涂,林圭婆约祖母去看,我亦同去。一日叫上余来□□顺丁公,顺丁公云:“我今朝系吃生瓜下饭的。”人以为他有知觉,神经病好^{〔3〕},其事遂止。又记得祥□先生在我家堂前教读,膝贴疯气膏,学生中如

〔1〕 圆眼,乙本作“桂元”。

〔2〕 着,乙本作“著”。

〔3〕 好,乙本作“愈”。

您顺辈,以纸画疯气膏,戏贴于膝,以仿其样。时□子书案坐上堂,以白纸衬红纸,私描图画。又记得随母亲过您顺后门,您顺抱我,我惧而啼,母亲道:“这是您顺,何怕之有?”我道:“您顺家在那边,非在这里。”母亲道:“这是他的后门。”又记得每对人称七岁。又记得坐立堂门首地下,唱“乌哩乌飞过坑”。又记得门前上礮,须扶墙而走,后在立本堂门前下礮,祖母扶我,我谢以不必,祖母赞为卓坚。又记得步行至弄口,见一人路过吹嘴唇。又记得才至大路,见上下孩童格斗,竹竿之下,石头继之。又记得竹匠调排我,叫我立在圈中,画地为牢。又记得出麻之时,祖母负我出大路看霉水。又记得我眼睛痛,荣枝婆也眼睛痛,有人骂荣枝婆,望天望地,不要望着那瞎……我亦可恨。又记得父亲设帐于报功祠,携我同去,夜睡祠内。早晨父亲煮鸡蛋与食,我蛋黄不食^{〔1〕},父亲转给学生食之,甲不食与乙,乙不食与丙。当时情形,如在目前。又记得父亲带我上去,有一夜,承[乘]风凉于瓜溜门首。又记得父亲带我到庙上焕文家,他家壁上,亦粘有“紫微高照”四字。又记得父亲前行,我在后,有人赠我笔二枝、墨二块,父亲回顾,问系何人所给,我不知,问路边^{〔2〕}一妇人,答曰时松送的。又记得我在学堂,认得块头字不少。又记得学生中有名灶祐的,因犯了事答臀,答臀后哭而打瞌睡,打瞌睡又答臀。又记得学堂中设长凳二,平排安置,学生答臀,自行卧上,^{〔3〕}其长凳上镌方胜□□祠中物,今仍在。又记得学生中有叫做文令、权哩等^{〔4〕}。又记得学生中有灶昆^{〔5〕},在案背书,□□□。又记得学生中有祖荫,罚跪炕上,对我而笑。又记得学生中有叫做七斤、子九等,□□□□漆司金财之子。又记得我与兆旺在房中,新生入学,拜圣贤,我与兆旺^{〔6〕}自窗窥之。后

〔1〕 乙本作“不食蛋黄”。

〔2〕 边,乙本作“旁”。

〔3〕 学生答臀,自行卧上,乙本作“以便学生卧上答臀之用”。

〔4〕 等,乙本作“者”。

〔5〕 昆,乙本作“坤”。

〔6〕 我与兆旺,乙本作“我两人”。

来分散香糕，兆旺教我不要望。听见学生报告，房内^{〔1〕}还有两个，后亦依次散去。又记得兆旺有日负我渡过^{〔2〕}社公碣。又记得有梅哩者，尝来学堂中闲谈，此人文绉绉、酸溜溜的。又记得祖母、母亲至庙上采萝卜，憩于祠内。又记得幼华立而背书，父亲命我与[其]比较高矮，我以袋中茅栗抛掷之，父亲怒，以犯学规，立予笞臀。祖母闻信上去劝解，我仍哭之不息，哭到后来，见字纸篓上所粘红纸的“敬惜字纸”四字，要这个给我嬉戏，祖母从之，乃止不哭。又记得算命先生，在我堂前代人算命，有人问我：“你也算个命么^{〔3〕}？”我一时不快，忽又^{〔4〕}坐在右边房门前地下瞌睡。及祖母见之抱去，我乃大哭。祖母劝我吃粥，我不肯吃，后以打雷鸣等语骗之，乃吃。至吃毕，祖母笑说这粥是狗吃□□□□。又记得与二弟对坐吃白水粿，各人脚踏火鬆，二弟呼脚痛，看之火着，大呼祖母、母亲速来。□□祖母、母亲时在厨下，不知何事忙甚，迟之又久，始见出来。迨脱下鞋子，抛之鱼缸，二弟之足已起泡，母亲反骂我不代脱去，父亲宿楼上，闻之，后骂我母亲，谓唤得如此之急，如何厨下里不快出来。又记得长庚公作故，其家墙上粘有輓对。又记得祖母在高湖山帮忙厨下事，带我同去。忽连意姆带领媳妇来殴^{〔5〕}我母亲，祖母闻之，立赶到，与连意姆扭殴。我见母亲坐门前石上，面部早被^{〔6〕}抓破，有血痕。又记得琐公卧病^{〔7〕}吸烟，父亲与对卧而谈^{〔8〕}，时立本堂匠人造棺木。又记得琐公殁后，大家拜香，我白头反戴，人笑之，急改正。又记得琐公殁后，渠家办丧事，兆公与林公不知因何事斗殴，林公衣服扯破，兆公叹气^{〔9〕}

〔1〕 内，乙本作“里”。

〔2〕 过，乙本作“我”。

〔3〕 么，乙本作“吗”。

〔4〕 忽又，乙本作“后”。

〔5〕 殴，乙本作“欧”。

〔6〕 被，乙本作“经”。

〔7〕 乙本作“病卧”。

〔8〕 与对卧而谈，乙本作“对卧与谈”。

〔9〕 叹气，乙本作“气叹”。

不止。又记得父亲代题红,笔掷与我,被庙上人夺去,凤圭^{〔1〕}婆为争回。又记得与立本堂诸小孩嬉戏,有金喜、坤来、永哩等,年齿相上下。坤来家有咣咣,锣音甚好。每一淘气,母亲唤我与二弟回来,自取丁丁铨咣咣锣给之,但觉得我家的咣咣锣音不好听。又记得遗喜出世,取名遗喜,母亲云:“何不叫三喜为顺?”我当时不知,后来方悟,遗喜乃^{〔2〕}遗腹子,命名之意,于是乎在。又记得与诸小孩嬉戏迎菩萨,以小小红纸作菩萨状,我误撕之,金喜怒,捉我发。适祖母与春婆谈话,不曾注意,及送春婆去后,见之大怒,于是亦捉金喜发,一把扯住道:“你放不放?你不放我也不放。”金喜释手,说撕菩萨事。祖母道:“你这些红纸,稀什么罕?我赔你就是。我家这头发,你去赔来。”大家唾骂散去,坤来尤怒目而视。我暗思祖母的红纸,放在大橱里,我往常要嬉戏,也给我些,今日赔他,如取如携,怪不得云这些红纸,稀什么罕?当日我确有此种感想。又记得戏芝婆痛责巧圭,头破血出。又记得巧圭代做把戏,骗我的豆豉吃。又记得我扣那后门,巧圭止之不听,后听见戏芝婆有骂声,仍扣不已,及见开门,方自欣喜。不料戏芝婆走来,以捣衣杵杵我手,复关门去。我当时那个嫩手,被他打得通红,负痛不语,此事隔数年后,我偶讲起,戏芝婆还不承认。又记得与茶匙等系松皮带^{〔3〕}为龙,我拖龙头,茶匙次之,我曾道与茶匙^{〔4〕}为朋友,母亲笑道:“他是女的,你是男的,怎么好做朋友?他已经有丈夫,不然可做老婆便了。”按茶匙为多女小姨之童媳,夫名长^{〔5〕}开,故母亲如是云。又记得三月三戏,演《三官堂》、《鱼藏剑》、《柏^{〔6〕}花台》、《翠花缘》、《双合印》、《满堂福》。又记得演《柏^{〔7〕}花台》

〔1〕 圭,乙本作“芝”。

〔2〕 乃,乙本作“为”。

〔3〕 松皮带,乙本作“棕树叶”。

〔4〕 茶匙,乙本作“他”。

〔5〕 长,乙本作“祥”。

〔6〕 柏,乙本作“百”。

〔7〕 柏,乙本作“百”。

这夜,大雷大雨,我走回家,雷声轰轰,电光闪闪。我幼时最畏雷,夏至日,祖母尝谓:“夏至公,夏至婆,夏至媳妇放长河。”我胆战心惊,不寒而慄,闻人言雷电交作,镜中照见电影,恐被雷击,我家屏风镜,每以手巾覆之。今夜回家,仰见天空雷声响处,雷光一线,此中畏惧,可想而知。又记得戏芝婆讲樟树上有蜘蛛精,如起蛟必发大水,余入家,心中甚怯。又记得戏芝婆讲长毛的掌故,及天翻地覆事,心中尤怯。又记得戏芝婆讲张王庙神最灵,什么钉靴走石板声,走桥板声,什么隔屏吩咐,今日洗缸妥贴,明天有三只猪进庙,要腌亥云云。一日〔1〕带我去游玩,见神像高大,柱钉双龙,亦望而畏之。又记得戏芝婆教我唱“不分〔2〕配大姨家,不分〔3〕配小姨家”。我那时所唱的曲,所谓“花蝴蝶”、“落雪霏霏”、“乌哩乌飞过坑”、“萤火虫”等,均祖母所教,而此套则为戏芝婆口授。又记得戏芝婆与德公谈话,我以香枝〔4〕摆字,德公奖以聪明。又记得随父亲睡在楼上,父亲磁灯有罩,夜卧看书,则除去其罩,及睡则罩上。一夜溺壶满,父亲提倒于槛外。又记得我家有铜烛台,拆下敲之,其音铿铿然,的是可听。又记得我家有锡键子一瓶,父亲又铸有糖饼豆腐匣形的。又记得兆旺以铜小叉给二弟不给我,我恶之,兆旺来我家,以火叉叉之出去。又记得祖母淘气,母亲给我铜钱两〔5〕文,教我上绿树祠去看《祭忠勇》,买甘蔗吃。后用了一文,其一文忽不见了,下来过社公庙拜祷,走到砌底,忽从身边落下,仍发现。又记得炭中检出铜钱二文,被筛炭的威吓取去,我当时大不情愿。又记得我跟伯才舅父读于报功祠,舅父教我读唐诗,时瑞林、兆旺等同学,舅父与他们讲解书中意义,亦取《三字经》为我解释,讲“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那四句头,我那时全

〔1〕 一日,乙本作“后来”。

〔2〕 分,乙本作“许”。

〔3〕 分,乙本作“许”。

〔4〕 枝,乙本作“升”。

〔5〕 两,乙本作“二”。

然不懂。又记得江曜三先生偶到我家,也为我讲唐诗中“门径俯清溪”的意义,我亦不懂。又记得我上学时,带鸡公袋,内贮苞芦、蚕豆,兆旺骗我的,道:鸡骨头给我吃点。一日放学,舅父谓向章放学,须每人习字一张,今天已晚,我出一对,试对之,如对着的先去,遂出对云:读书你对什么?时诸生陆续对上,先后走出。我误听为“读书袋里什么?”^{〔1〕}遂答云“苞芦、蚕豆”。舅父云:“你还幼,不要你对。”又记得瑞林有图画给我看,我扯碎,瑞林道:你撕仔。我暗思我家中叫“扯”,他们叫“撕”。我那时知识简单,不知“撕”与“扯”其义一也。又记得一日赖学在家,我母亲拖走上去,其行甚疾,我一路啼哭,及到学,母亲谓先生不打,我来打,责以界方,我哭仍不息,廊下有金姓添哩等齐立观看。我暗思:学生辈往常答臀,无人来看,今日何以有此多人?又记得瑞林犯了事,要受责,舅公戏命我敲之,瑞林、旺盛均可恶^{〔2〕}。是夜放学下来,我本有兆旺保护,^{〔3〕}旺盛^{〔4〕}于半路上,故意敲我一下,急跑去,兆旺逐之。适田中立一乞丐,瑞林道:“你这乞丐,将我这小孩捉了去!”当时我唬得号淘[啣]大哭,乞丐口称:“不捉,不捉。”又记得祖母常^{〔5〕}带我兄弟登楼吃糖希^{〔6〕}。又记得眼洪过我家门首,我喉之;后我过他家门首,他亦喉我。又记得定圭婆行聘时,散给花生、果子等物,坤来以蛋壳做灯,系照前次乞丐小孩如法炮制的。前次有乞丐,夫妻均瞽,妻傍夫背,夫傍儿^{〔7〕}背,沿门乞食。其子尚幼,以蛋壳做灯为戏。又记得与银佃在对河,以萝卜为猪,我母亲唤我回家不听,后到家方知有物吃。我道:“我方才不晓得,若晓得便早来了。”母亲道:“叫你来家,非做即吃,如何不晓得呢?”又记得与小孩小姪扮新人,蒙

〔1〕 乙本作“你来读书,袋里放些什么?”

〔2〕 可恶,乙本作“衔恨”。

〔3〕 我本有兆旺保护,乙本作“我赖兆旺保护”。

〔4〕 盛,乙本作“林”。

〔5〕 常,乙本作“尝”。

〔6〕 希,乙本作“焙”。

〔7〕 儿,乙本作“子”。

银娥送以柴叶帽为恭喜,做工甚好。又记得江湖妇人卖玩具,与益婆相骂,祖母谓其佶屈聱牙的可怕。又记得祖母对面溪回来,助芝婆口呼伯鹿壳……致伯鹿的女儿与之相骂^{〔1〕},指到他面上去。又记得与金喜做菩萨庙,剪“仁五三千”四字为匾额,私做菩萨庙,则剪“福寿双全”四字为匾额,后金喜见之大不喜。又记得凤芝婆呼取点点抓。又记得程次桥到我家做客,皮帽、皮靴、皮袍、皮马褂,浑身是皮,阔气得狠。又记得父亲带程次桥上栗树底看做斋,伯才舅在该处闲步,一学生检拾洋^{〔2〕}飞纸为戏,看见他来,略略走开避之。又记得与幼华、德茂等上去撞新人,至张社庙止,幼华曾买伏干分食之,德茂仍给以蚕豆。又记得开能公做生日,祖母叫我前去祝寿,教我口称“开能公有福有寿,越老越健”,且嘱我自开能公以下,都作一揖。开能公家有猪泡灯,系连丁公在景镇亲自携带来的。又记得百林公要杀顺达公,其子坤来与我同学,闻之啼哭。祥芝婆连唤父亲去解劝,父亲连去数番,回来云:“嘎!……已经进弄去了,我适才看见,赤剥^{〔3〕}着,手提钢刀。”此事听说为清明飘挂,斫了茶丛,不知因何口舌,我亦记不清悉。又记得吃清明酒于灶福公家,酿酒甚勤,百林公劝止不听,后细林公果醉卧于木勺丘。又记得旭弟婆故,益婆来报,哭立于后门。及为超度,父亲帮忙。时我家有竹匠^{〔4〕}上工做事,削一小竹刀给我嬉戏。又记得林圭婆家亲家母来赖命,大家往拖,拖至房门外,卧于地下,问他要茶否。又记得元昌、保荣、顺爷共年娶亲,我都去看拜堂。顺爷交拜之时,手巾揩汗甚起劲。入新人房,见洋红染灯草,新娘子顺家婶,本稔熟的,与我谈话。又记得夜随父亲由和茂店回家,半路倾跌,误伤门牙,闻人言须新娘子手摸即复出。是时新意做新娘子,轿停对面溪田内,我母亲带往,浼其一摸,果然灵验。又记得黄梅时

〔1〕 相骂,乙本作“口角”。

〔2〕 洋,乙本作“杨”。

〔3〕 剥,乙本作“膊”。

〔4〕 匠,乙本作“司”。

节,大水漫天,顺家婢家中淘气,私往社公碣溺水,经人救起,负至家中,一时七手八脚,心慌乱忙。父亲命放长凳使吐水,不得出,见壁边有水桶,情急智生,取放长凳,将婢肚靠紧,俄顷之间,吐出的水不少,充溢庭前,由是得不死。好笑我成主婆闻媳妇投河,自己亦投河,希图两抵对销。当时救起,更衣后坐堂前,我见之,摸我手冷甚。那个时候, he家有泮能公,养疴归里^{〔1〕},煮鸭于后庭,有某侄趁此偷吃,泮能公怒,敬以栗子数颗,我亲见之。又记得跟随父亲至同仁堂,有小孩子来买黄表白表,金银爆竹,老熊回他金银没好,爆竹没好。又记得父亲带往仓边厝基拜祖回来,至上门桥头,见一群人围住尿壶哩殴打。父亲云:“不要打啦^{〔2〕}!”又记得父亲教我记排日账:“母亲采猪草,娘娘背姆^{〔3〕}。”细兴公笑道:“仍有一句,家父生疮抓痒。”时我父亲疮疾正剧也。以上事情,不一而足,记不得那事在先,那事在后。亦记不得父亲那年在曹娥,那年在家。现在祖母、父亲、母亲均已弃养,无从查问,约略忆之。庚寅年父亲在家教读,学生有祖培、祖懋、桂能、灶金、荣哩、生哩等,同学人亦不少。父亲学规最严,每笞臀必自移长凳,自取竹鞭。有时我犯了罪,亦^{〔4〕}要笞臀,叫我照例,我偏不肯,父亲大怒,命祖培捉脚,桂能掀头,接纳长凳,打了一番,又打一番。时兆公袖手旁观,一言不发。母亲坐柱边做鞋底,看到如此,未免心痛,特地走来,将我一把抱起。父亲怒甚,大发雷霆,乱抛椅凳,兆公始起身解劝,后来父亲喘息既定,独坐门边,时适天下大雨。父亲平日为人公平正直,以为自己独生子如果溺爱,焉能诲人?殊不知我当齟齬时期,未尝有知识,何尝是固执^{〔5〕}违拗,不以父命为遵?有一夜我在外面回来,父亲又要笞臀,母亲横去长凳,不遂其意。父亲

〔1〕 养疴归里,乙本作“归里养疴”。

〔2〕 啦,乙本作“哪”。

〔3〕 姆,乙本作“個”。

〔4〕 亦,乙本作“也”。

〔5〕 固执,乙本作“故意”。

大怒,草爬小凳,乱行抛掷,幸均未中。我祖母抚我父亲,自幼娇养,维持调护之恩,无微不至。当下见其如此,忙劝我父亲勿恼,提地帚柄,连击我母亲十余下,以平其气。时伯才舅父坐廊下竹椅,见之,此番大不欢喜。我母亲为我吃苦头,我真罪过,迄今思之,犹有余悲。我父亲教我读《上论》,连同朱注,咿唔咕哝,无间晨昏,以故我《上论》甚熟,至今仍可背诵。父亲阅字,一有不好,立笞手心。父亲生平爱读《正气歌》,我的范本系《正气歌》,自“下则为河岳”起,至“在齐太史简”止。一日唤桂能与我二人至案前,各责手心十板。我的罪名,为“皇路当清夷”的“当”字,写得太潦草。责后,问以再当心否,答以当心。又翻转教我看如“一(一)^{〔1〕}垂丹青”等字方好,我看之见有数圈。父亲教读之时,往往手拍界方,口呼“读啊读啊”,母亲堂前浣衣,我辈读书声甚厉,尝罚跪不从,父亲怒,捉而跪之,我哭之不已。及祖母讲情,父亲云舍他起来罢,我祖母乃扶我起来。此学堂中琐事,我也记不得许多。如今但表父亲在家,平素与玉堂为友,来公、玉公亦常往来。有一次世德堂算账,父亲执笔,祖母曾委^{〔2〕}我去找回家吃点心。后父亲新交花子先生即植廷公,先生在和茂店做小生意,父亲尝携我夜至该店坐坐。又尝与议办冬防事,曾偕花子先生傍晚宕路,闲步直下,我随之。至竹司门首,取一竹筒,以便巡更之用。后委炳开打更,一夜我祖母且待以水酒焉。自是我父亲与花子先生,情义渐亲,可称莫逆。父亲谋利门,乃以馆事付之,此殆辛卯年事。父亲利门系往何处,我当时亦不清悉。至今考查起来,大约是往嘉善。盖父亲前往曹娥,系随江湘岚姻世伯名峰青,丙戌科进士厘局办公。至此世伯任嘉善县知县,招为幕友,故父亲往投之也。我自此以后,跟随花子先生读书。记得父亲教我,至“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止,今花子先生初到上书,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起。教读之际,其音古

〔1〕 一,乙本作“一一”,是。

〔2〕 委,乙本作“和”。

坳,不及父亲之声调和畅。我母亲尊师重傅,每朝奉茶,花子先生学规虽未及父亲之严,而其神圣不可侵犯则一。其上书早晨两进,下午一进,次日将此背后,再加带书三篇,背而上,上而背,连背连上,两进合总,合总背后,再读接带二^{〔1〕}篇,一名近带,温书两篇。午时习字,小学生则认块头字,或钉字簿。下午读上午书,背后再上,读后再背,背后三进合总,合总背后,再温书两篇,即为功课完毕。逐日如此,照例行之。我继续读了四年,从《下论》而《学》、《庸》,而《上孟》,而《中孟》,而《下孟》,而《诗经》。读到出学,《诗经》将快读完。其学生迭年加增,学堂中事情,叙来复杂,亦不知从那仿^{〔2〕}说起。现在回忆,觉得前两年人数略少,无甚争端。有荣金年纪稍大,众奉为学生头,我与之交好。凡学生进贡食物、纸张,食物我则不贪,而纸张一项,我亦稍沾余润。盖我祖母生平节俭,日派我写字的纸张无多,不能供作图画、折把戏之用,得此颇为可喜。学生中有一弊端,叫做“擒”。譬如有一人不对,学生头下令擒之。其人上书,则众人高声朗诵,使先生教读听不清悉;其人背书,则众人默尔而息,俾先生听见你背书不熟,好施朴责。且有一字相忘,请教同学,同学都不肯教。有教之者,是违学生头之命,一并擒之。或问:忘记之字可以请教先生,何必请教同学?不知请教先生,只可一次、二次,若三次,则先生说你不当心,定然朴责。就令聪明子弟读书写字,都能了解,无事他求,而学生头擒之不了,必以他事中伤之,或出学公同殴打,其苦不可名状。是以在学堂内学生头处万万不可获罪,凡有食物及纸张,必随时进贡,以遂其欢心。学生头若存心照应你一点,于你则获益匪浅。这个弊病,先生丝毫不晓得。有时学生告诉先生,说他们擒我,先生不解,何以做擒,你反遭骂。不宁如是,且学生头之于先生,与绅士之与官长相似。凡学生有事,学生头告诉先生信之,或骂或打,都由学生头口中

〔1〕 二,乙本作“两”。

〔2〕 仿,乙本作“里”。

而出^{〔1〕}。以故学生头之命,学生益发不敢违背。做学生的,须迎合学生头的意旨。昔沱川体先先生有学生头,叫做汪子良,代先生传学,比先生尤凶猛,学生畏之,比畏先生尤甚。于此,而学生头之势力概可想见。当日我与学生头深相结纳,场面攸关,往来投赠之文,所费亦颇不少。记得有一马口铁刀,自己所爱,学生头借切伏干,口称其好,即以奉送。此中情节,可见一斑[斑]。但学生头送我的东西,亦不吝惜。我当时阔极,人之巴结我,亦不减于学生头。一日,我误把洋刀割手流血,众学生争取蜂巢包之。我欺侮无用的学生,敲打之外,且出以非法之凌虐。尝作二图,其一为颠倒而卧,其一以两板夹一人。每唤无用的学生,葫芦依样,照此做去。人谓颠倒而卧,都觉容易;而两板所夹,则殊为难受焉。我那时直以儿戏视之,苦不苦非所计也。时坤来读书,他的母亲必附与我同桌,俾有照应。后来我与他不合,拒绝同桌^{〔2〕}。他的母亲另设书案,犹必使附近于我,以便依傍。此时气焰,可想而知矣。后两年,学生渐多,忽分党派。他们自命为九龙山,指我方为九华山,各树旗鼓,入主出奴^{〔3〕}。我方则畏蕙无能,受亏不小,这也是盛衰无常,物极必反,造化自然之理,原无足怪。一日放学之后,我偶至添灯底,忽见有名望元者来,与我寻衅道:“你写我的名字,这怎么处?”未知是何原故,且看下文分解。

〔1〕 出,乙本作“定”。

〔2〕 拒绝同棹,乙本作“割席分坐”。

〔3〕 入主出奴,乙本作“互相倾轧”。

第二回 娶养媳过门成小耦 医秃头附伴赴沱川

原来学堂中有这个举动^{〔1〕},与人不睦,每^{〔2〕}写他的名字以践踏之,谓如此他的运气便不好。此种恶习,相沿已久。望元姓施,本不与我同学,我并不曾写他的名字,何以向我质问?后来细想,方知彼方运动,与我为难,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写名字的题目,来与我寻衅。当下我从后边逃回,始得免。又学堂有某生自夸武艺,尝请与我比教,教我兄弟二人攻之,他自谓能抵敌。一次在大路两相扭殴,有人暗助,他吃了亏,连用猪头钝,茂公解劝乃罢。又一次在后龙山,我跌了一交[跤],颇觉痛。当那时候,小孩中有“牵棉线”、“摸暗鳖”、“老鼠偷油”等游戏,如今小儿无之。我在学堂中,共计四年,凡笞臀三次。头次读到“君子谋道不谋食”处,先生本无是意,我祖母、母亲道我读书无用,连日背书不熟,乃捉放凳上,请先生责之^{〔3〕}。先生不得已,略打数下,觉不甚痛。二次以看大来丧事后,在学堂中甚为放荡。先生闻之,有意笞臀。及背书至“来百工”处,下文不能接续,先生道:“来百工……来百工……”我如今想起来:“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直贯下去,何难之有?

〔1〕 乙本此处另有“叫做写名字,每”数字。

〔2〕 每,乙本作“即”。

〔3〕 责之,乙本作“朴责”。

不意当时不挣气,偏偏忘却,以致不免。此番为实惠货,和前次大不相同,先生特成竹在胸耳。第三次读《诗经》至“摽有梅”处,三人笞臀,我居其一,此番最无脸子。放学之后,独卧房中,细想兆元尝嘲笑他人恭喜你打屁股,我今^{〔1〕}日着实有点子惭愧。次日读“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旺星以昨未入学,今闻此事,故向我问,我更觉难以为情。按笞臀之事,学堂中常有之,原没甚稀奇,我同学早日全体犯罪,轮流受责,惟我独免。记得先生施此刑罚,每人褪去裤子,肉竹嘈杂,颇为剥肤之痛。有培哩者,年事已长,以搭学而遭此笞,殊为不愿,哭之不息。^{〔2〕}先生云^{〔3〕}：“你不读书,好给我滚!”培哩即置书于凳,当时走出,我母亲挽之不留。又某生逃学,躲在水碓边,先生委荣金、桂能^{〔4〕}前往捉之不到,回来报告。先生自去拿来,到后,喘息一会子,吸水烟一筒,乃捉他上板凳,教他享受,那人负痛,大呼“明圭嫂吓”……我祖母闻之,急忙来代为缓颊。其他如此,更仆难数。隔邻茂公尝代削竹鞭,头尾略厚,中间略簿[薄],每谓以此笞臀,软软儿活似泥鳅,这个美味,看官幼时俱尝过的,对与不对,还以质之尊股。先生常好饮,午膳必小酌,盛暑时候,醉卧竹椅,多睡熟。学生辈荡检逾闲,极为放肆。甚且立于凳上,以小洋刀击马口铁罐,其声甚大,而先生浑然不知也。先生爱荣金读书甚用功,故他背书,不甚注意;我辈背书,则侧耳而听,一有不对,朴责随之。荣金自入学以来,竹鞭一物,未曾领教。一日为正德钱被窃,刺刺不休,不知何故,大触先生之怒,连头带脑,大杖十余下,荣金哭之不息,后来如培哩一般的走出,永不入学。是年我翠云妹生,母亲宿后房。一日有蜈蚣发现,惊骇之至。翠云妹后配查村,去之日,也用剪尺,去后母亲甚记挂他。是年,

〔1〕 今,乙本作“那”。

〔2〕 以搭学而遭此笞,殊为不愿,哭之不息。乙本作“又且搭学,乃亦同受此苦,一时心不甘愿,哭之不休”。

〔3〕 云,乙本作“道”。

〔4〕 桂能,乙本作“桂龄”。

我的同学桂能十岁，他家规例，十岁始长发，人呼为“茶瓶盖”。次年壬辰，我十岁，所穿十岁衣，系父亲代办，不过竹布的长褂，洋摹本的背心，当时便觉好看。诞期例假一天，我家散给麻茨，统下村散遍，每家数只。记得是日雇玉庆上工，整整舂了一天。本年八月^{〔1〕}，祖母为我娶查氏，小过门。查氏小字好弟，时九岁，为岭上查显昭名绳武，国学生之次女。显昭隐居乡里，半耕半读，父亲与之交好，早有联婚之约。我（往常）闻有此事，显昭尝来我家，我进烟茶，父亲尝笑我承认他为岳丈。又一次，祖母以我夙许青山之愿，着我朝拜，委伯公即吴社德，祖母尝称为伯公襁负我去。路过该处，伯公对我说：“此是岭上。”我那时也觉有些老婆的意思。上青山朝拜，此事我还记得。早晨动身，月亮照在左边门下。祖母嘱咐上岭时须步行，后上岭，我欲步行，伯公不可。是日觉得日出以后，天气困人，到青山，由左入门，有客坐近厨房。庙中上下朝堂参过菩萨，至今想像，犹觉风景依稀。至此择期八月十四，亦由伯公前往，襁负而来。前此我家二弟媳，也是小嫁，入门之日，祖母散给新人果子，此景如在目前。今查氏入门，举而加之上位，教我并坐。我初怯羞，后教我坐于伯公之旁，乃趁势推我上去，于是小小嘉耦，居然伉俪。所谓百年好合，今其萌芽，我当下全然不知，只听得他人嘲笑“老婆”、“老婆”，也觉得津津有味。时新人面部有伤痕，系新刺破的，后来渐平复。新人改名嘉美，次日打栗子，即与家中人同去，自此以后，与我两小无猜。后来岳丈也来接双回门，去时到水口，新人先去；来时到我村，我先到家。新人来，祖母委学生辈至和茂店买爆竹不得，遂唤他进来便了。同学祖懋，口称“打新郎拳”、“打新郎拳”……忆此次双回门，在岳家搁了数天，我偕新人，每与姑娘伴助理同嬉。堂姐好美家，亦去嬉过。夜宿学堂，岳丈同榻。一夜岳丈为人写纨扇字，悬灯照如髻形。又一夜岳丈舂麻茨，孔武有力，致使杵柄出笋。岳母云：“要加尖，要加尖。”岳丈骂道：

〔1〕 月，乙本作“日”。

“这尖生在手上么？”后白糖麻茨，上敬娇客，我不过吃了一二个。又一夜，我与〔1〕新人两个由外面回家，家中未点灯火，新人道：“我来携你的手。”我怯羞，谢去。归来之日，岳母炒葵瓜子、黄豆给我带回，为入门笑，并赶回门鸡入笼。记得岳丈性躁，岳母一言不对，遂遭其斥。此在岳家经过情形。后查氏做小儿媳妇，在厨下舂杵臼，学生辈出入，每戏代舂之。按查氏配我，据云仅值数十金。我那时亦不知父亲怎〔2〕么样做法，后来内子埋怨的话，我略听见点子。这也是姻缘前定，月下老人赤绳系足，此话原不虚的。我曾于书卷中，检得一红纸命单，系伯才舅父为我内子评判，内中〔3〕云：“妇人以官杀为夫，夫透财乃事夫之物，亦透伤官伤尽，子星归库，日主进神，聪明有福，宜配家声，若配玉声，则嫌太强，并天尅地刑不合。”照此看来，大约母亲曾挽舅父断过八字，然后成事的。后来内子与我闲说〔4〕，谓他的爹爹，与我的伯伯商议，以次女八字好，宜配之，若长女则不劝。这是他的美意，不可埋没。至于我祖母赴段莘讲人命，大约在这两年中，记得与蓉卿、振文两位同去的。时有月楼哩为惯贼，祖母（坐在）轿中遇见，顺搭口信至家，叫我母亲是晚不要安睡，母亲遵命，与我等坐以待旦，无事则为我兄弟薙头。我的二弟，幼时甚忠厚，有猎户在和茂店门首分野味〔5〕，人家纷纷往看。世甲公戏言要三个钱一看……见我二弟，问：“这小孩你看过么？看过好拏钱来。”二弟立时大哭，世甲公云〔6〕：“不要钱吓！不要钱吓！”又除夕进荣公店中施散爆竹，小孩子纷纷往领，我亦领得一串。二弟见之，亦走去领。进荣公云：“你的哥已领去了。”二弟亦哭起来。母亲知之，连买一串给他。当那时候，上

〔1〕 与，乙本作“和”。

〔2〕 怎，乙本误作“乍”。

〔3〕 内中，乙本作“其文”。

〔4〕 后来内子与我闲说，乙本作“据内子星庚，核《四字经》为‘良骥监车’，他曾与我闲谈”。

〔5〕 野味，乙本作“麋肉”。

〔6〕 云，乙本作“忙道”。

下弄小孩不时格斗，竹竿石头，皆沿旧俗。我在下弄帮里，见祖培等持竹竿，我亦加入团体。后来我已长成，仍听得人言上下弄格斗竞争剧烈，近年来这个习气已不见了。当日我听见人说上弄某最懦弱，往往被人欺侮。一日我试欺侮之，上弄人不服，请与格斗。我是夜去约下弄人，适他们或捕鱼，或有事，一时不集，我乃私走回家。时上弄已经预备，有点点老哥为首领云。我又记得那个时候，有段莘飞姑夫来做客，系到连意姆家，祖母委我上去，请他下来，加肴款待，客气之至。后两年飞姑夫又来，向我祖母借钱，哭得伤心，大约生意失败之故。及飞姑夫作故，我祖母索债，炒闹不休。飞姑夫子名定宝，还债不起，此债至今仍未归结，这也不在话下。如今再说我与二弟在家读书，那个时候，做学生的心理，第一欢迎客人，如有客人来，则先生与之谈话，我们可以趁此嬉闲，实为甚好。其次则先生午睡不醒，多延时刻，如睡得夕阳西上，我们书亦可少读些，这个我们亦欢喜。此对于学课视为畏途，我想做小孩的大都如是。我当时学堂之内，嬉客不多，惟先生做夏茶时，细成、细九有事接洽，不时来此。且三和及沱口植庭^{〔1〕}，亦常来坐坐。三和时在家戒烟，每至此，其母瞰之。其他则无甚人来。先生举比坐拥，面命耳提，我家秋收，亦蒙代为让租，大约父亲所委托也。记得先生年冬冒雪赴试，与元昌等同去，各人戴红风帽，大约此事，亦^{〔2〕}在这两年中。明年癸巳，我家失窃两次。头次在正月二十八，二次在二月初十。头次楼上里房失去物件不少，我祖母寿衣料，及我兄弟的十岁衣，都失去。二次楼上外间厢房衣物，并娇婆家珠哩寄存之件，一并失去。记得二月刀[初]十，是夜为我先祖父起凤公做冥寿，祖母曾嘱^{〔3〕}我至老屋敦义堂香火宫，燃香祷祝，请神陟降。我时才十一岁，下来时天色昏暗，心中颇怯，幸遇连好同行，一路谈话不觉着。至则设其裳衣，荐其时食。记得有池鱼、鲜鸡，及各种

〔1〕 庭，乙本作“廷”。

〔2〕 亦，乙本作“也”。

〔3〕 嘱，乙本作“命”。

海菜,私心庆幸,以为事后可以享受。不料夜半安睡之后,天正大雨,有贼挖猪栏墙洞,至隔屏门阻住,遂又挖墙洞,打开隔屏门,至厨下,及见厨下无物,我家老例,厨下之物,逐夜搬移到前堂来,遂移梯至后边,见其梯短,又以一梯缚之,见梯不稳,又移拐桌翻转抵住,再行爬上,直达于楼,由槛中入,下楼开门,看好方向,然后从容不迫,舒舒徐徐的席卷一空,囊括以去。次日早晨,我祖母走起,登楼一看,下楼大哭。我亦登楼,见房中箱笼均已打开,仍有靴子堆在地下,未曾拿去。时母亲见我祖母哭,他亦哭,我见之亦哭,于是全家都哭。当下邻居内外都来劝慰,道“破财人安乐”云云。我祖母命我母亲往东山,请江曜三亲家来,代为作主。而所谓池鱼、鲜鸡,后来即为待客之用。古人云:“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果有之也。是日,母亲带我赴东山,大约与江亲家接洽捕贼事。我那时不知世务,一切都不晓得,惟记得东山回来,至春泽斋,见桌上一短衫,认为己物,金喜云是他的,我方悟一路赤剥着。适才在枫潭碣休息,一时遗忘,及赶上去,早已不翼而飞。母亲于是大叫大骂,怪我不该在此休息。但我那时一路辛苦,步乏神疲,至此确不能走。母亲见礮边树林阴翳,因同我暂坐一下子,置衣于地。我又以母亲坐上礮,我坐下礮,拘牵礼义,而不知这短褂即因此遗失也。时移岁易,记不清悉。^{〔1〕}我又仿佛^{〔2〕}到东山有两次,第二次回来,遇毒腿肿。至岩春公家休息,岩春公敷之以药,且舞手做脚(的),与我母亲谈话,有“他把你偷了去,你去把他捉来,打他一顿,放了他,他另日还来偷,晓得你(们)两个妇人身”等语,如今都置之不论,但说当日江曜三亲家,果然携带斯泰到来,代办此事。我母亲又约本家祖保哥来协助,祖保哥即连意姆之子,前此连意姆与我母亲不睦,后已和好,故母亲前去约他来。是夜祖保哥到,即与斯泰二人出去捕贼,江亲家在家中闲谈。好一会,祖母虑甚,江袖占一课,谓捕贼

〔1〕 乙本此处另有:“我又仿佛此事系在头年跟随母亲往埤头看禾回来发生的,细想七、八月可以赤剥,二月间未能赤剥,大约这个不假。”

〔2〕 仿佛,乙本作“恍惚”。

的将到,已而果然,及拿到,不是他人,乃是查村鸡雷。盖查村鸡雷为惯贼,是夜睡仙姑桥,祖保哥与斯泰二人见之,上前查问,答称为过路客,祖保哥不信,将他拏起,认是鸡雷,遂带同动身。至半路,拔出布袋中不完全的镰刀,劈头打来,伤祖保哥的门牙。祖保哥大怒,于是以绳缚之,将他带到。江见之盘问,鸡雷乃信口妄供,并云脏在凤山查寿处。是夜,江代他宽去了衣服,请他吃了一顿消夜。次日起脏于凤山不得,又将原贼带回。记得猴狲攀庄^{〔1〕},祖保哥敲^{〔2〕}之不痛,我母亲敲^{〔3〕}之痛。后将贼缚诸门首石头上,教我看守。一日我与金喜在门内捉篦子戏,忽金喜呼“贼走了”、“贼走了”,我看之果然逃去,于是大呼。祖保哥连忙往后,望见贼已上山,从速追去,竟拏着。江误认向外走,乃追至大庙。后^{〔4〕}有人赶回,见贼大怒,连翻两交[跤],跌得那贼负痛。后江带由东山送县(用刑),拘押数月。我父亲接信也赶到,发差^{〔5〕}至凤山查寿家,屡往不一往。寿开烟馆,无力开销,堂^{〔6〕}兄福大被累,后竟弄得变产以为帮讼之费,卖儿以偿公差之索。及至查无实据,由凤山文会公函商情,其案始息。但自此以后,威声所播,邻村一带,贼党敛迹,这也算得一件好事。如今回忆江至我家之日,问我能答对否,母亲回答曰能。时江正吃水泡饭,遂以“水泡饭”命对,我对以“油炒菜”。江顾我母亲道:“他平仄不曾晓得么?”母亲道:“不曾晓得。”自是我祖母告之先生,请先生时常发对试试,并请先生教书,代为讲解,先生从之。记得先生头次命对,叫做“树上蝉鸣”。我潜至内堂请教母亲,母亲教以“园中鸟啼”对。先生道:“平仄不谐。”改以“林中鸟唤”。次日“梁前燕伏”,母亲教以“柱边鸡走”,不好。有人触类引伸,对以“柱边鸭走”。先生道:“柱边那里有鸭,不对

〔1〕 庄,乙本作“桥”。

〔2〕 敲,乙本作“杵”。

〔3〕 敲,乙本作“杵”。

〔4〕 后,乙本作“及”。

〔5〕 差,乙本作“差役”。

〔6〕 堂,乙本作“从”。

不对。”时夏欣在此，笑道：“不如‘塆后鸭走’。”此不过笑话儿，算不得什么正式的对。后来“月中丹桂”，先生教以“镜里金花”对，且自谓甚美。“半池荷叶许心赏”，又教以“一树榴花照眼明”对。母亲大悔，谓团扇上曾绣有“五月榴花照眼明”字样，一时感觉迟纯，失此机会，可惜可惜。自后所对，我记不得许多，惟觉得“四子侍坐”，我母亲教以“三人同行”对，二者均在朱注中，天造地设^{〔1〕}。先生道：“对得好！”奖以四圈。又“口讲指画”，先生教以“面命耳提”对。至于讲解，屡次敦促先生，先生因循。至一日坐学生案，讲“高曾祖父而身”的意义，不过数行。后来叫我们到他案前去，讲解《孟子》，从“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起，逐日数篇，讲到“非予觉之而谁也”，不知何故，顿止不讲。记得那时书中奥妙，虽然讲解，大半如对牛弹琴，不甚知音。时下村馨秀婆也教读，在他家客坐内安砚，穷苦的人，多往就学。有某生赖^{〔2〕}学，捉去笞臀，我辈曾往观之。其客坐颇为狭隘，现在他的令孙，另辟一门，改为店面，取招牌为“复昌祥”，即是当年馨秀婆教读之处。馨秀婆性慈善，能知大体，村内文会排难解纷，他也在内，与武王乱臣十人中有邑姜仿佛相似。在下后来忝附绅衿时，他仍在。尝闻其劝锦屏不要结讼，讼则终凶。又云^{〔3〕}我与你们^{〔4〕}不偏之谓中云云，温文尔雅，书味盎然，在女界中狠是难得。至于金开相家，素来为馆地，显先、体先尝在那教读，似哩、兆元等就学。记得似哩书案在门内，桌置书布，此系早年事。至此^{〔5〕}沱川采其先生携带其子松生，也至该处教读。我辈一次曾至门首，听他上书云：“睨斜视也，视正顾也，不能不视，而又不忍正视，哀痛迫切，不能为心之甚也。”这是《孟子》的朱注内，我听得出。至若松生与同学淘气，采其先生在门口责

〔1〕 乙本此下另有“纯任自然”。

〔2〕 赖，乙本作“逃”。

〔3〕 云，乙本作“向在下言”。

〔4〕 你们，乙本作“你”。

〔5〕 此，乙本作“是”。

骂,松生号哭,这个情景,我还记得一些。按采其先生名簪杏,清廪膳生,昔在沱川教读,学生不少,我父亲亦是他的门生。看他所改文章诗赋,及为(我)父亲批评,字画端整,一笔不苟,生平规行矩步,一乡表率,可想见其为人。又伯才舅父由绿树祠得病回家作故,其堂^{〔1〕}弟某为传学于上门,这事已经渺茫。只觉得某系布政司出身,人颇讥诮。我伯才舅父为理学名家,据沱川人公论,道其才在体先之上。听说在绿树祠惊吓,以致得病不起,天不假年,说者都为婉[惋]惜。据母亲查他教读,栗树底有学生,束修未曾归结,曾带我去索取不得,后来屡着我去,亦未收来。一夜被犬咬一口,回来对母亲哭泣,母亲止之,暗以冬米给我吃。我那个时候,又头生鬍鬚。东山江景三世叔,娶沱川珠哩,委垵^{〔2〕}口人往行聘,母亲乃托此人,带我往沱川医理。盖我的外祖叶恭先生系名医,时已作故。而我香弟姑的^{〔3〕}太公万喜先生,亦系名医,其人尚在,故我母亲亲命往求医。万喜先生年九十余,积善之家,两代七叶衍祥。我姑丈瑞光名濬,清邑庠生,尔室肃雍,融融泄泄。当下我初到他家,夜与姑丈同宿,后改至外祖母家膳宿,大约耽搁半月余,人呼为“鬍鬚外甥狗”。夜间香弟姑家门首,小儿齐聚,为“牵棉线”之戏,我亦加入。外祖母家有囡哩尚幼,我则与他顽耍,冷水洗面,以图画作菩萨。后铁舅为绘关公桃袍,加以采色,我尤爱之。同居有婆二,其一吃素念佛,其一则樵采度日。那樵采的人甚属野蛮,且徒哺啜,我恶之,骂为^{〔4〕}批谷爬草爬,以“婆”、“爬”同音也。外祖母有日打朋伙,委全娥舅母笋炒糯米饭,颇可口。一日,我家中委伯公即吴社德去,呼我回家。这鬍鬚仍未愈,后承金财漆司教查^{〔5〕}烟油,愈浓愈好。母亲以理中烟癖最重,借所吸的旱烟管,取

〔1〕 堂,乙本作“从”。

〔2〕 垵,乙本作“槎”。

〔3〕 的,乙本作“家”。

〔4〕 骂为,乙本作“尝骂以”。

〔5〕 查,乙本作“敷”。

而查^{〔1〕}之,连查^{〔2〕}两次。头日肚痛,不觉得;次日查^{〔3〕}后,又肚痛,方知内闭,连忙洗去。然而这鬍鬚从此遂愈,殆不可谓不奇,此是后话。如今但表我回家之日,路上口渴,伯公教以吃橘子。遇二妇人,坐岭上吃雪,时正雪霁,天气晴和,妇人问我在沱川谁家作客,我答以万喜先生家,又答以意^{〔4〕}章婆家,妇人不解。盖我那时知识简单,词不达意。万喜先生乃我姑的太公,意^{〔5〕}章婆乃我的外祖母,而我囫圇吞枣,宜乎妇人之不解也。我当日到家后,适花子先生教学生读歌童歌诗,我也抄读。按歌童歌诗,我村祭春至及二图黄隐公均用,敲钟擂鼓,犹存古制。黄隐公的歌诗,每句四字,起首是“于穆祖功,肇迁于龙”。我们春祭歌诗,是七言句,首章是“郁金灌地绮筵初,箫管和鸣凤翼舒”,末章为“本支兮百世,戡谷兮罄宜”,是为尾声,当下我也读熟。先生又教学生抄帖式,我也照抄呈政。先生硃笔×之,屡抄屡×,我乃作罢。现在我家有父亲抄本的帖式,尽可查考。当日所抄不成,总算得无关紧要。是年我父亲回家,说外面的风景甚详,且谓明年带我出去^{〔6〕},说得我心内有些活动。后来出去带保申同行。记得是日早晨吃蛋炒饭,保申之兄通保,送他至桥头,嘱他自己保养云云。至次年即为甲午,元旦拜年,我与二弟、三弟均向祖母、母亲跪拜,祖母道:“千岁千岁宝。”是年我仍在家读书,我母亲教我念《收白蛇》、《状元祭塔》的曲簿,我都认得,且能口述。这两年中,世甲公开茶号,我们尝到茶号里游玩。端午节介子哩为头目,代小孩子打花脸,为元丁扮包爷,戴纸盔,神情逼肖。我辈蒙茂公打花脸,也到茶号里去。茶号里夜家打板,我尝去看。其时大汜^{〔7〕}良才把作,沱口某

〔1〕 查,乙本作“敷”。

〔2〕 查,乙本作“敷”。

〔3〕 查,乙本作“敷”。

〔4〕 意,乙本作“绮”。

〔5〕 意,乙本作“绮”。

〔6〕 乙本此处另有“玩耍”二字。

〔7〕 大汜,乙本作“大圪”。

管火，“车吓车吓”叫起板来，其声大而远。甚么“一二牌起得旺丁那里过，三四牌某某不曾，某某不曾，五六牌某某不曾，七八牌某某不曾，那个囡不曾”这个话头，我至今还记得。茶号^{〔1〕}里面，另有一间，妇女们在那（里）煨茶。我曾在那里念《状元祭塔》等曲与他们听，某妇甚欢喜。我三弟长发，世甲公戏言要割“茶瓶盖”，大约也在这个时候。秋季扮马灯，细成为灯头，运动母亲教我扮小旦。头次与祖懋、灶金及查村^{〔2〕}银桂，扮四大美女；二次扮和番，与荣哩去了头，接连扮了数夜。至于与松和、养元扮小旦，第末夜值天雨吃了苦，此事大约在后两年^{〔3〕}，但记不得是几岁时的事了。如今单说我当日上下弄各党其党，势均力敌，我归下弄党。夜间都到添灯底顽耍，或在厅屋前与祖懋等饰做官的把戏，而上桥头及上边弄则不甚到，但每夜在外游荡，回家甚晏。一夜我正在外，我祖母与我母亲议定，关我于门外，今夜^{〔4〕}他来家，不要开门，唬他一唬。我在外全然不知，玩到中桥，被一犬狂行而^{〔5〕}去，将我一撞，登时落入河中。众小孩大呼：“不好了，跌下水了！”不知后来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乙本此处另有“戏屋”二字。

〔2〕 乙本旁注“凤山”。

〔3〕 两年，乙本作“数年中”。

〔4〕 今夜，乙本作“候”。

〔5〕 而，乙本作“过”。

第三回 到石门旋及嘉善 返故里先过杭州

且说我落入河中，自己心中尚清白，连忙扒起，立而哭。有泥锅哩闻之来救，听得哭声，知系无事，教我走起来，大家送我回家。祖母、母亲闻信大惊，连忙开门，代为更衣，唤内子倒水来濯足，母亲随便打了两下。是夜大家安睡。那时我的同学，多好顽水，他的家属，怕他误堕河中，尝请先生每天放学，以硃笔写字于手掌，明早入学，呈先生验，如字迹不见，即认为昨晚顽水的证据，定施朴责，以此法制止之。我平素不好顽水，他们洗冷水浴，我不惯能，此番落水，也是难得之事。那个时候，我在家中，与未婚妻查氏相近相亲^{〔1〕}，毫无做作，所谓青梅竹马，天趣汪洋。记得江曜三亲家，又来作客，我与查氏在厨下磨粉，他戏弄我。是年冬，父亲回家，实行带我出去。记得动身之日，我的二弟、三弟在鱼缸边追来追去，口称洋狗好香物吃。我拜别堂上祖母、母亲，一直儿去，并不掉头。顺全公与父亲闲谈，送至大庙而返。时礪背广达附伴，一齐同行。是日将到石岭，我肚中颇饿，告诉父亲。父亲道：“此去不远，当有村落，可觅栖止。”及到，问过数家，才到一店落下，店主东颇为巴结。我与父亲饭后，宿楼上高铺；一

〔1〕 乙本作“相亲相近”。

班担伏宿地铺。店主东上楼下楼，忙个不了，犹且以“不好困”等语，安慰我父亲，并言“在家千日好”云云。我自束发受书，至今未出雷池一步，此乃破题儿第一遭。次早天未亮，趁月色行。是日到溪口，投德美行尚早，枯坐无聊，父亲倚席盹去，我亦盹去。醒来至门首，买橘子二，给我一，剖而食之。我平日未曾坐过船，不知船为怎样，广达带我至后边，扒槛窥之。是夜上船即宿船内，听广达与船家长讲休宁话，谈出门的苦。父亲道：“你那个还不算苦。”广达道：“甜也没甚甜了。”次早开船，我初不觉船动，但见两岸人家，齐向后退，当时以为大奇。及过桥下，又觉桥由我头上经过，大呼：“桥过去了！桥过去了！”父亲骂道：“桥过去有甚稀奇？”然我当时实觉稀奇之至。现在新学家讲地球原理，说地动天不动，人见日月运行，星斗旋转，犹之坐船不见船动，但见两岸人家移动，此种道理匪夷所思。当日我随父亲坐这船上，有二船打帮，彼此相助，夜则平排停歇。我父亲与我闲坐船头，隔船胡老四的胞弟，携带其嫂与侄，亦往浙，到船头洗脸，偶与父亲谈及：“我们到屯溪，共叫一船至杭州如何？”原来溪口至屯溪，系小船，由屯溪至杭州，船较大。当下与父亲约定。次日至屯溪，叫定一船。船为六舱头，我与父亲宿中舱，他们女眷也宿中舱，与我们对面，父亲颇不喜。胡老四之弟宿后舱，与一生客对面，广达宿前舱。船内日久稔熟，晓得胡老四之子名细哩，他较我为放荡，长立在船头，其母连呼“细哩”……且细哩性质，徒哺啜，我父亲买食物，多给与吃。曾有一次上岸，买两小包来，他提起^{〔1〕}看看，问道：什么？……花生……休^{〔2〕}什^{〔2〕}么？……柿饼……我父亲只得又给他吃些，我当时大嫌。一夜，我在船内遗溺在床，父亲给我栗子为消夜。我幼时常有此病，夜睡做梦，梦中撒溺，醒来方知。我在家与祖母同宿，祖母床铺，吃我老亏不少。昔往岭上与岳丈同宿，及赴沱川与瑞光姑丈同宿，均有此丑

〔1〕 起，乙本作“着”。

〔2〕 休，乙本作“什”。

事,自己秘而不宣,此次家中动身,祖母打叠被窝,摸得床上昨夜又经遗溺,尝笑道:“这杯酸酒去敬他的老子甚好!”这话是后来回家听见说的,现在我家传为古话,内子都已晓得。当夜我在船上,原梦见在故乡对面溪南瓜眼底下撒溺,不料仍是如此。吃了父亲栗子数颗,不敢做声。细哩在船上,一夜要上岸看戏,亦被他的母亲责打,以致号泣。按灰[徽]州至严州,河面渐出渐阔,严州以去,江面更阔,用大橹,不打桨。又一日,不知停船何处,我随父亲上岸看戏,恰已做完。是夜大家再往观看,记得系演文戏,一状元微时读书,未婚妻扫地,一切光景,强半遗忘。及到杭州江头,父亲上岸,投曹泰来行。我后到,亦蒙请吃丐[面]。随往薙头店薙头,洗头之际,鼻涕甚多,薙头的一面洗,一面说鼻涕……傍有一姑娘儿,亦说鼻涕……我那时不解杭州的话,不知所说甚么。此我当日初到江干时之情形也,也有诗为证:

生小由来未远游,今随严父抵杭州,不堪故事重回首,千里迢迢动客愁。

次日与胡等分手,我随父亲步行入城。在那时候,以髫龄而适异域,亦殊不觉凄然。惟是日经过狮子巷、碧婆娑巷等处,由江干至万安桥,一路步乏神疲,真为苦楚。父亲生平节俭,不肯用肩舆,与我吃亏两个腿,总算不坏。好容易已走到,叫定民船,准明朝往石门进发。是夜宿于万安桥,时广达上岸游玩,至晚仍不见来,我与父亲卧船上。父亲见广达不到,每有人走过,叫道“广达”、“广达”。与我闲谈,说杭州地面大,不比家间,这人不知走向何处去了。且他的母亲,托我照应,如今遗失,何以交代?当下我闻之,亦抱杞忧。后来不知不觉,我已睡熟。半夜醒转来,听见父亲与广达说话,我问道:“你来了么?我的父亲恐你走失不见了!”广达道:“哈哈!这点地方,我熟得很,焉有此事?”又次日过坝,岸上有人拉纤绳,口叫“阿吓”、“阿吓”,广达谓身

未行动,口中便叫起来。我未推窗看,不甚注意。父亲此^{〔1〕}时不在嘉善公署,已改至石门湾,与湘伯合开德昌隆木号。且木号中,父亲为经理,此番系带我往投该处。我当时初到,仰见其屋粉墙横书“德昌隆木号”五大字。一班伙友,或倚柜台,或立门首,相延入号。父亲命我参拜后,少不得有一番茶丐[面]款待。其时行内伙友为丁馥成,绍兴人;余子良,婺源沱川人;汪顺星,裔村人,即湘伯的姑丈;学生为江子青;而詹文镜时尚未到。排司为王四德、夏起发,而程阿六亦未到;伙头为老许,称许司务,系义乌人。我父亲带我到此,其初原想我学习生意,后来见我多病,蒲柳之姿,恐不胜任,因命我在帐房读书。《诗经》以后,接读《书经》,我父亲的《书经》,系从沱川受学。沱川人读“曰”为“粤”,故“曰若稽古帝尧”,读作“粤若稽古帝尧”云。此时父亲带我到此,约过数日,又带我至嘉善公署一游。记得也是叫民船,民船与灰[徽]船不同,船身甚小,后摇橹,船舱^{〔2〕}两边,有玻璃镜。船家名大顺,大约是本行主顾。当日初到嘉兴府,游江一经堂墨店,该店亦湘伯所开。父亲与我上街,买得宁绸马褂一件,给我穿着,并买加香肉用荷叶包到船中下饭。时广达赴松江,亦与同船。船中求代取字,命曰“松如”,盖广达谱名“昌盛”,取“如松之盛”之意,后来他自改为“松筠”,我即不知他是何意思了。我随父亲当日到嘉善,初及公署门外,左顾右盼,见左右二辕门,左书“嘉猷”,右书“善政”,其当中门楼上,则大书“嘉善县”三字。入其内,过公生明,至大堂,仰视绅耆敬送匾额,及两傍高脚牌颇多。由大堂至二堂,门倌在焉。入其门有屏风,上书“指日高升”四字。此屏风平常紧闭,惟老爷出入则开。后我随父亲回石门,辞姻伯去,姻伯亲送至大堂,过此则门下急趋前开此门,此是后话漫表。当下我随父亲绕屏风傍[旁]而入,至二堂,见上设公案一座,红墨砚池及高笔架,长界方(即惊堂),行杖签筒,色

〔1〕 此,乙本作“那”。

〔2〕 舱,乙本作“窗”。

色俱备。傍[旁]有高木架,设官印匣,外贴封皮,横直两张。(官印最慎重,多系太太掌管,放在上房。今此官印归保申收藏,每印告示,保申监督,印好即收去。此匣不过虚设,亦觉冠冕堂皇矣。)至于两旁伞盖,有五六把。由二堂转过屏门入,至川堂。川堂入帘,仰见匾额上书“退思堂”三字。其左为书房,即查菊生西席课读处;左为签押房。(是夜我宿之,他床下那夜壶有盖的,后陈二爷拿去倒,就是这个。)签押房后,为保申的卧房。时署内朋友相遇,各道契阔,方知湘伯公出未返。茶后入上房,谒老太太。仰见匾额,上书“春煦堂”三字。参拜之后,洗盏更酌,添酒回樽。老太太以我髫龄可爱,举而加之上位,父亲与广达随坐。谈笑之际,呼我为大伯,以其侄女许配我二弟也。翼日江湘伯到,我随公署中众幼童至二堂,看其下轿。入川堂后,父亲寻我至签押房,参拜行礼。父亲命我跪下,湘伯客气,亦跪下,父亲见之,这还了得,于是亦跪下。时署内诸友,如查菊生、王晓风、潘显堂、詹受之等,与父亲最稔熟,相忘形骸,我亦与诸幼童相狎昵。署中幼童,有菊生先生的世兄名廷珪,姻^{〔1〕}伯的少爷名家珩,以及潘显堂之子忘其名,并有名来富者数人,或弈棋于花厅内,或游玩于凹月廊中。按花厅为湘伯会客之处,座上铺张一切,下设几榻唾壶,两傍立全身镜。镜帘外设古石供瓶花,亦颇不俗。花厅对过转而西为凹月廊,廊中有碧婆娑亭、蒔花小筑以及箕山曲圃,栏干十二,风雅宜人,皆湘伯手建。公退之暇,与二三知己小聚于此。一夜与父亲辈至此,谈碧婆娑亭意义,我时尚幼稚,不能了解。有金鱼死于缸中,湘伯一见怒骂:“何哩^{〔2〕}没有人管个?”时二爷惧甚。一日,我与诸幼童至凹月廊,俯窥墙外,有人家与公署中人相识,投之以红萝卜,据他们说系某生相好。时某生亦在此,殆是“采兰赠芍”的遗风,我那时候尚不知“相好”为什么名义。又一次,至凹月廊捉迷藏,壁间有钉,扯破马褂,背脊上刺了一小缺憾。后来伏地,又被人脚踏长衫,撕为两段。我大惊,与诸幼童商议,他们

〔1〕 姻,乙本作“湘”。

〔2〕 哩,乙本作“仵”。

谓上房有成衣，教我拏去缝补，缝好长衫，再补马褂。时退思堂已开夜饭，连番去催，我等不完毕，只得出来。父亲查知^{〔1〕}怒骂，谓：“这件马褂新买的，何以竟致扯破？”大家谓些些破损不打紧，父亲亦不注意。后回石门，坐小船中，看见我这件长衫，大骂一顿，仰如曾笑之，此是后话。当日我在公署中玩了数天，父亲携我至一家照相馆，拟与我同拍照，嗣因价目不对，竟致作罢。回来拟上某山画像，又以余三不赞成，于是空回。后来父亲一生无照片，逝世之日，唤画工约略摹之，不得象形维肖，以致父亲容貌，至今竟无范本，空怀想像，何恨如之！又记得当日我随父亲与众友出游，到公署前，有一妇人摆摊，以通用大钱四字打押，景三叔亦戏打之。景三叔为人和气，好谈笑。夜出公署，见一人手提灯笼，上一“陈”字将落，游戏文章，说了一大篇。又一次，至二门，壁上悬有鸡毛冠，友人戏耍^{〔2〕}，将取以戴之，景三叔云：“休……休……这个戴了运气不好。”又一次友人与父亲吃馆子，与我谈话，故作嘉善口音，我当时还不大懂。我又与诸幼童游桥上，见小船摇过，有姑娘，他们唾之，船上人骂，来富哩打作嘉善口音，云：“您说您船上有娘娘家阿，你还弗高兴哩。”大家好笑。时公署退思堂外左边房间为陈、刘二爷安宿处，他们日里亦在该房听差，湘伯呼以“来……来……”无论那个听见，即来应役。右边为江景三叔安宿处，其房间前面有门，进去即为厕所，有人出入，景三叔嫌其臭。至大小厨房，均在退思堂左，大厨房较小厨房尤远，小厨房处另辟一洞，通上房。尝闻一奴作东山口音，呼老爷。时江曜三亲家，曾与父亲谈及：“我曾到你府上，你府上天天磨三月三粉。”公署之内，查菊生书房，有人弈棋，往往大家围观。甲胜则帮乙，乙胜则帮甲，一局棋的时刻，甚是延长。有一客忘其名，夜与父亲对弈于退思堂，傍[旁]边只我一人观战。其客完全是门外汉，被父亲中安当头炮，傍[旁]以双车杀士，

〔1〕 查知，乙本作“闻之”。

〔2〕 恶，乙本作“弄”。

于是乎输,接连二局,看势又是败景,乃佯作上房有人唤他的样子,走起身来佯作答应的样子,往里面一钻,永不出来,你看他奇而不奇?迄今想来,此人殆是三百十二个^{〔1〕}半打八折。一夜看湘伯升堂,其初大家炒闹,及二仆手提风灯,扶湘伯出,靴儿顶儿,花衣补服,维时通堂肃静,皂隶侍立两傍[旁]廊下,上面三班六房,按名点过,遂传原被告来,当堂质审。我与诸幼童立背后观看,见屏门大开,屏门之外,子民百姓,也来观看。又一日,闻花厅质审,忙赶去看,见诸幼童早在该处,立两傍[旁]屏风镜边观看,我亦立而观之。见湘伯便衣坐炕上,二爷不时冲茶,皂隶二人,侍立阶下,当时什么官司,我亦不甚注意。一日我与诸幼童出外闲游,立门楼上,见湘伯公出,前面鸣锣开道,有喇叭帽四人为引导,(执鞭贱者之事)湘伯坐蓝呢轿,四人抬,后有伞盖高张,二爷则骑马随之,所谓“武夫前呵,从者塞途“,胥于是乎见。一次不知由何处来,觉得湘伯身披一品大衣,此情此景,犹能仿佛。过了数日,广达赴松江,我随父亲返石门湾,当年无话。至次年乙未春正月,湘伯坐无锡快,随轮船拖至石门,父亲又携我与之同船至嘉善。我上船后,见这无锡快颇宽大,两面玻璃,中有椅桌,较民船为适意。船中湘伯赠我手套二,洋绒为之,上嵌水钻。及嘉善城外,炮声轰轰,父亲率我先上岸,见喇叭帽辈来迎湘伯。又路遇廷珪等诸幼童,向铜匠担买玩具,一小小铜炮,与炮船之炮形相似,惟妙惟肖。当下我随父亲行至便门^{〔2〕}仓,与余三叔坐谈,并查得信局将前寄之茶叶包打湿。茶后再入公署,父亲又至某处,与一友人坐谈。闻公署内失洋数百,城隍庙圆光,照见镜中一人,面上有痣,痣上有须,认得为某人。后来到退思堂,会查菊生,大家酬应,仍与前番一般,不须细表。至二十日为公署内开印吉期,亦颇热闹。是日早晨,湘伯靴儿顶儿花衣补服,二仆扶升入大堂署中,胥吏等役,各执木槌,绕柱跳跃,

〔1〕 个,乙本作“文”。

〔2〕 门,乙本作“民”,是。

其行如飞。绕柱之后，众人齐伏地下。只见湘伯堂上举手一请，众人大叫一声，一齐复起。其中光景，甚为有趣。我当时不知这个叫做什么名件，大约是排衙么？我与诸幼童暗中商议，谓今天开印，是湘伯的好日，候他进来，宜与他作个揖。不料我立在退思堂外，湘伯进来，不待我向他作揖，他反先向我作揖，你道这人客气不客气？数日之内，大堂外设台演戏，内眷垂帘观之，外二亲兵执鞭侍立。帘外设茶几，备署内亲友坐观，我则与诸幼童到处随坐。子民百姓，则立台前观看，与民同乐，的是好事。夜放烟灯，头一盏系洋油烧“开印大吉”四蓝字，其外则银花火树，光怪陆离，甚为夺目。我坐柜台上观看，颇平稳。见槛齿边上有一幼童，火焰往往射之，其人以手自卫，连打不已。至于设宴庆贺，大家畅饮。时署中称我父亲为“师老爷”，称我为“师少爷”，与姑老爷詹受之、帐房老爷潘显堂等同席。湘伯作陪，用烫樽，戏台上什么匾对，完全不能记忆，惟觉得日里湘伯在菊生书房，口述新做此对，内中有“清浊厚薄”等语。我与父亲夜宿左边房间，据云曾有一幕友死于该处，诸幼童对我讲起，觉此房夜间可怕，说得我毛骨悚然。每天早晨，纸窗儿破风吹作响，大有疑心生暗鬼之意。旬日之后，我乃随父亲返石门，梦中听见轮船放汽，醒来方知夜宿船中，且大顺此船到嘉兴停歇，有一定地点，每次都不移易。是日停泊该处江一经店，有一学徒，来与我闲话，并手在玻璃窗上，写一“虱”字，问我是什么字，我当时竟不认得。当日我回至石门之后，读书于帐房。子良舅代开一槛，且上门帘。其时我十三岁，求父亲代〔1〕取字，命曰“振先”，盖取“子振家声”之意。父亲命我开笔，作破承题试看，颇觉可观，以后遂一意课读。但我那个时候，娇惯成性，不肯专心。且是年春，父亲以余杭山头木码，有纠葛事情，往为调理。夏四月，又以上海裕大板行，勒销松板，先信后发，连运二船，父亲大怒，偕丁馥成往

〔1〕乙本无“代”字。

上海阻止,并理帐^{〔1〕}目。我以父亲他往,遂放荡废读,所谓“放其心而不知求”,莫此为甚。且是年之中,半为病魔所羁绊,端午、中秋两节,都在病中。记得端午之夜,行内诸君畅饮,可怜我独卧帐房,遍身发热,正当口渴。幸顺星入房探问,并掬有枇杷数枚给之,啖后大为有味,甚感其情。殊不知病里不得吃枇杷,顺星名为爱之,其实害之,但顺星亦无容心耳。我这病热症归多,忆卧床沉重时,每听得医生来到,觉稍减轻,医生大约可驱邪。这医生诊后开方,每嘱咐吃三剂。我有一次,至接待寺误吃凉粉,次早如厕十余次,尤为苦痛。我当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后父亲由上海归,我正往街上薙头来,父亲见之大骇,谓我有病,连忙叫我卧到床上去,而不知我已习故如常,匪伊朝夕了。我现在想起来,大约是天气不正之故,后经一番大雨,天色凉快,其病顿愈。按德昌隆木号,在南皋桥,离街不远,我上街游玩,每到接待寺走走,看人卖梨胶糖。父亲每月给我另用钱二百文,剃头、洗衣以外,无多浪费,不过吃吃豆腐浆、糖大饼,及每次二十文之火炙糕、寸金糖。若面馆吃面,只领过子青一次的情,自己却不曾去过。是年有荣富苏州失业回来,在行耽搁。夏排司近荒于嬉,与之顽耍。隔邻有妇,私藏男子,我方凿壁窥之。至乡间出会,陆地有扮犯人,扮地戏者,船上有上层扮戏,下层奏乐者,蛮箫社鼓,酣畅淋漓。至是而本地风光大半领略,口音亦随声附和,有不期然而然的相似。有一次,街上火起,我见之大呼,人家听见,都去打救,后来方知为叫化子烧干枯。是年湘伯娶一姨太太,姓钱,名蓉仙,系姑苏名妓,父亲代为寄顿,将板房楼上另辟房间。又顺星的妻子名云娥,即湘伯的姑,亦由家中来与作伴,楼上又辟一间,另开窗子。湘伯在嘉善对于太太方面,或称往省谒上司,或称往府办公事,每月数次,实则来此见姨太太这上司,办夜里这公事。这个上司温和,不似那个严厉;这个公事甜蜜蜜,不似那个烦难。我村毓卿由嘉善到此,亦携有爱姬,暂

〔1〕 帐,乙本作“账”。

为寄顿。毓卿名桂芬，理中之子，客嘉善久不回家，其爱姬不知由何处带来，莲步轻移，弓鞋细碎，后来改适潘姓，不知为何。当日姨太太住在那里，我不时去坐坐，脂香粉气，燕语莺声，大可消受。而我时年幼，是中深趣，殊未之知。姨太太呼我为家声信^{〔1〕}，尝做鞋子给我穿。云娥姑的窗子，行门首可望见，其初招手窗外，叫我去嬉，他房间里我也去过。记得壁上粘有花纸，为“四郎探母”云。那个时候，石门厘局局长过公士申，联络感情，尝到我行中住[往]^{〔2〕}来，并请湘伯赴宴，延我同去。为我壁间下马褂，席间过公戏言“正詹少詹”，湘伯对以“大过小过”。至于上街看戏法，记得戏法场，系一布蓬围圈，门外挂牌，多书戏名，傍[旁]置西洋镜，镜内各片，不过“打老虎”、“东洋大雪”、“捉奸”等诸名目，未有“水涌金山”，机关活动。据夏排司言内有春画，我未之见。只一次见末片中有男女二人，男的戴西瓜皮帽，系宝石珍珠，似少爷样；女的穿红睡鞋儿，男的以手捉其足。戏法门前，有人侍立收钱，口称“六个”、“六个”。及到里面，仍不时要钱，叫人抛掷，或女郎挨次来收。所演戏法，男子数人，多武艺。正剧之外，刀枪为戏，插科打诨。其女郎所演，大都走索、悬梯、竖坛诸艺。女郎年轻，颇有姿色。并有一雏鬟坐上，口唱小调，娓娓动人。及散场，那女郎下船，人多围观，夏亦垂涎注目，我与同立。见他坐在船中折衣服，我在那处看了数日，回报于姨太太，说得天花乱坠，津津有味。姨太太道：可惜我们妇人，不便往看，奈何？后湘伯到，闻之，唤来献技。是夜，湘伯与姨太太对坐，我坐于傍[旁]，顺星坐稍远些，侍女进茶。戏法诸人来到，先摆桌案，其女郎携带雏鬟，参见老爷、太太，打个万福，退而就坐，弹起琵琶，敲起檀板来，两人各唱了一二枝京剧。我至此方悟门外挂牌多书戏名，原来皆是这个女郎所会唱的。做戏法的男子们，借张先生家一房间，躲在里面，不知扮什么古董，好一会出

〔1〕 乙本此处有注曰：“（苏州人叫小孩为信）。”

〔2〕 住，乙本作“往”。

来,每次二人至堂中,变戏法,先前说许多闲话,等到后来,口叫“毯子一面”、“毯子二面”,将身上一披,朝天一把,“来了”,用毯子遮盖,每人都取出磁盆来,磁盆之中,或贮磁桃,或贮他物不等。其便捷的且变出玻璃灯二,灯光明亮。末一人竟将张先生家阶前花钵变出,此物笨重,尤觉神奇。事后,女郎与雏鬟上前辞别老爷、太太,又打个万福。此番据闻开销二饼金,一并在内。那个年成真便宜,如今休道两洋,连四洋都不肯。当下湘伯请我等吃夜粥,记得湘伯与姨太太当面对坐,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我当时并不艳羡,仍以寻常视之。湘伯问我这种戏法,家间看见过么?我答以未曾,湘伯谓来外见见市面。我那时候,大忌人说我来外见见市面这话,顺星辈每嘲笑我,我殊不喜。今听此话,也觉不然。这夜毓卿在我行内小坐,那做戏法的,另有一人抱琵琶来弹,毓卿也弹一曲,行内的人说他弹得好,说做戏法的弹得不好。其人不快,将琵琶抱了去。这事我未曾看见,后来听见他们说的。我父亲由上海来,嘱荣富回家,并借他二洋为盘费。辞去夏起发的生意,以程阿六补之。后将夏荐至嘉善公署中烧茶,临去之日,教以公署中规矩,言之殷殷。夏为樟船岭人,面麻,闻他中年来到上海,颇致小康,蓄姬妾,此是后话。当日本行在南皋桥,该处一带人家热闹。若东皋桥则冷静,桥上生青草。本行对面有炮船,常习武,舞锚子,舞大刀,每望见之。上司坐轮船经过,每放炮迎送,炮船头带领弟兄们伏船中,口读手本,及轮船上叫声起驾,他们弟兄们一齐立起,口呼“呵呵”,此专制时代的仪注,如今没有了。由本行转而西,去元圣庙不远,庙门顶“仁者寿”三字,今仍在。当日我在行内,忽我村满哩往上海,路经此过,带到我母亲的手书,并扇袋、表袋等物。且言我母亲嘱咐伊过石门时,必亲见我一面,盖母亲闻我病信,愁虑不胜也。我闻之不禁凄然,有诗云:

惆怅音容各一天,尺书展读意凄然,在家不觉家庭乐,作客方知客虑牵。

祖母劳思心怎放，慈亲遥记意长悬，何当好倩鳞鸿便，为报平安慰膝前。

明年丙申，我父亲函致家中，延沱川余翀远夫子课读，乃率我回家。父亲为人最俭朴，虽开木号，而每坐夜行^{〔1〕}船，此番同我亦坐夜航船往杭。其船人杂，有宁波人骂“娘当吸弄泡”，甚为拥挤。我与父亲卧头舱，诸客出入，时踏我被上经过，殊为可厌。父亲与我均寝不成寐，坐起推窗，正月到天心，风来水面。忽父亲云：“嘎儿，速看东南角上！”其光熊熊。我大惊^{〔2〕}，不知所见为何，且看下文分解。

〔1〕 行，乙本作“航”。

〔2〕 乙本“我大惊”之后，有涂改。又加一行：“忽父亲云之下一作‘嘎儿，速看喏……喏……’亦可。”

第四回 回家来频年肄业 受室后屡次求名

话说我随父亲趁夜航船，夜坐舱中，忽父亲叫我速看者，乃是……我起看未见，倏忽杳然。次日过坝船挤，延搁了好多时。我与父亲上岸，有一绍兴人同行，吃东西，吃点心，皆是我父亲惠钞。我暗中与父亲道：“这人甚不客气。”父亲道：“出门的人，不要计较。”后到万安桥起岸，吃馄饨后，又随父亲步行至江干，复落曹泰来行。拟游西湖，以天雨而未去。时曹泰来行内，多是灰[徽]州客，听见皆故乡口音，气求声应。我与众人笑谈，一有须老人，对我打趣，我说笑话谑他，他也说笑话谑我，大家开心之至。此番自杭归家，与沱川余康斋司马，并有段莘汪姓^{〔1〕}人共船。康斋与父亲为旧相识，船中取出西洋镜给我看，照见一姑娘，形像放大，有我的身段这么高。且船中有滑稽的，对段莘汪姓人说笑话，道一条老^{〔2〕}鸪十八斤，腰上……如若不信，到段莘种德堂里去拿把秤来称等语，闻者笑之。到溪口落德美行，雇伕回家，我在前，父亲在后。到花桥吃饭开销饭账，言之娓娓，饭店诸人金谓是儿最猾。到庄前打中伙，店妇亦戏骂为狡童。上浙岭时，我在轿中打瞌睡。至岭头阿弥陀佛处，轿伕休息，将我唤醒，谓

〔1〕 姓，乙本作“村”。

〔2〕 老，乙本作“蒲”。

此去下岭,不要睡了,我取棋子糕给他吃。及到双路口,望见石桥,隔别三年,觉得风景不殊,举目有河山之感。遇观旺公,一时忘却谁人。初及里门,跳下轿。至下桥头,见我母亲对面溪走来,大叫一声:“姨哎。”母亲一见,喜出望外。我相见揖后,母亲问知我偕父亲同来,时方雨丝,以手戴雨伞,交儿戴回家,道:“娘到对溪有事就来。”我到自己门首,见二弟、三弟立门礮上,相见大喜。入拜祖母,母亲也即回来,我述及路上一切。未几父亲亦到,由是一家团聚,泄泄融融。时当二月下浣也,有诗为证:

久抛桑梓易星霜,三载归来乐正长,人道儿童今长大,我言王母尚康强。

漫将风景谈殊域,还述怀思念故乡,为喜家庭极相慰,从今无复断离肠。

且说余翀远夫子印鸾翔,汜川余伟功孝廉士俊之子,向在东山设帐,今延之至我家,教我兄弟三人,及加入永康共四人读书,先生统年所入,不过二十余番,殆所谓束修,其至薄者。我在外三年,今在家与二弟、三弟同学。且知三弟上年在金开门首,误将石头打翻,伤其足指,延医调治,五个足指,已去其二。我在石门时候,汪景三叔尝命题试看,作破承题,蒙他称赞,道我功夫在保申之上。今先生来,初教一课,做起讲,题目为“有朋自远方来”。阅我文字,谓我纯盗虚声,未曾有实学。看官你道保申保申,究是何人?原来为学光先生之子,字谊甫。学光先生讳熙,清邑庠生,尝教授于乡里,湘伯从之游。我父亲夙与同学,此日湘伯策名仕版,学古入官,老夫子的世兄,理宜带到公署栽培读书,玉汝于成。后湘伯赠他的对子有云:“我今已愧抛驹隙,君幸毋忘训鲤心”,于是可想见其属望殷殷之意。此时保申仍在公署中,不消细说。如今单表我回家以后,日与弟辈从事于学,不出户庭。是年先生兄弟入泮。先生胞弟凤翥,字竹轩,后来散卷,刊《同怀试

草》。按此次院试,学台为李太宗师,命题为“有朋”,不提覆。有程学伊学衡,亦兄弟同案,刊《同怀试草》。先生教我兄弟,功课比花子先生为严,带书每朝连正本的背。我从《书经》第四本读起,后来五经完毕,带读古文。当日我学做起讲,至年终止课,已做到提比。而我妹子季云,于是年十一月生。次年丁酉,先生赴试南闱,我偕弟辈读于家。先生发好些题目,交与我,教我依次做去,候渠回家交卷。我父亲本年回家一次,未几旋往杭。我年终止课,文已做到中股了。戊戌岁,父亲又回家,命题试之,是年我即完篇。时父亲与湘伯合开隆记木行于杭州江头,其生意是批发,不是门市,为上下客之总机关,通钱庄,做往来,较之石门,相悬远甚。我父亲此次回家,将我二弟耀先带往一游,至年终又带伊返。记得他由溪口到家,一路步行,二弟赶不上时,幸有云山负之。二弟时穿鼻烟呢马褂,觉稍长大。我时已十六岁,少不更事,犹有童心。当那时候,天倒了,有女娲管;水大了,有禹王管;外面事,有父亲管;家间事,有祖母管。而我除吃饭、读书之外,别无他务,匡居坐诵,与古为徒。此中之乐,我反不觉,所谓不负重者无以知息肩之为快也。不但此也,而且人情世故,懵然不知。先生尝笑我为无怀葛天之民,又尝谓古人三年有成,今子从游三年,仍是丝毫无学问。先生堂弟王轩,此时亦随先生到此,与我同学。他自谓功夫比我高,实则鲁卫之政。且是年祥瑞门演戏,我上去观看,竟连夜卧人家门首石凳上打瞌睡。后母亲闻之,始不许我上去。你道我知事不知事?且那个时候,先生一开学,则跬步不离,拘束得了不得,以致年事已长,知识尚不开通,未知有人道主义。一日遇见……浴后,赤身露体,一丝不挂,连眼光都不去瞧他。如今^{〔1〕}的姑娘们十二三岁即春光漏泄,如今的小孩子十二三岁,即晓得偷剥鸡头,较之昔日的人大不相同了。是年冬,族内办大庙开光事,时聘臣、振文等经理,彦彬、韵锋佐之,汉昭先生大约也在内。退神之日,我们去看金财司

〔1〕 如今,乙本作“若现在”。

做漆匠戏，头裹绢袱，提净水樽^{〔1〕}，叫：“洒天天也……洒地地也……洒人人也……洒神神也……”其声雄壮，狠起劲，这个戏我却未曾见过。后闻母亲言，各色工匠都有戏，系司务传授的。众小孩趁退神后，翻倒菩萨，敲开背脊，取去龟壳等件，坤来则私取汪帝座的小铜锤。后将众菩萨移到厅屋来，刮垢磨光，施以彩色，金身灿烂，焕然一新。乃建道士斋场于厅屋，阖村帮忙。派执事时，举我与德风、您顺三人司对越，读疏文。扞押之时，达先笑我一笔画条龙。但开光这件事，幼年社庙开光，我父亲带我去看过。约略记得，有扮某某的，有道士手执双铨前行，众火把在后追逐的。如今第循故事，什么点光哪，上座哪，烧锅点灯，鸣锣通知，夜间各处钉界，杂姓尚来应役。我在厅屋忙了数夜，至行香之日，全无精神，后回家昼寝，出来撒溺，不知是梦是实。觉得其时延昌司尚在堂前做成衣，恍恍惚惚，二人之辛苦，一至于此。时对面溪设台演戏，做^{〔2〕}四角，扮五蝠蟠寿，匾额用“律中黄钟”四字，不知何人所书。戏班中金不换在内，徒弟多好须生，大家称为好戏。旦角则只小源汉哩一人，善演苦戏，如《重台分别》，竟真下泪。另一花旦生病在把内，惟末夜演过一出《拾玉镯》，身段苗条，做工亦好。至放烟火，其烟火架早日竖起，乃今夜不放，明夜不放，据言赌友含有招徕之意。天又寒冷，骗得邻村乡人，来吃苦头。他且不论，即如我的妹夫庆姑爷哩，衣敝缁袍捉襟现肘，亦冻了数夜而去。后来激动了岭上人，要拆这烟火架。^{〔3〕}幸岭脚人帮助，一言吹散，自此烟火乃放，一时观者如堵。按那个烟火，名为“箬笠烟火”，悬上去时，形如箬笠，内中机关灵便，五光十色，火树银花，较之烟灯，不啻有上下床之别。^{〔4〕}所谓和合哪，鸟笼哪，爆竹烟花，声光并茂。一猢猻撒溺，花飞四射，尤为妙趣天然。末有双龙左右两边分道扬

〔1〕 樽，乙本作“盅”。

〔2〕 做，乙本作“飘”。

〔3〕 乙本此处另有“两下斗殴”数字。

〔4〕 乙本此处另有：“我看他落下来的。”

镗,爆竹之声尤烈。我一不知他这簪笠内竟藏得有许多东西,且一架将完,一架旋落,恰到好处,不蔓不支。看官有享过此种眼福的,必叹观止。听说这烟火我屯溪出的,祖有秘传,放烟火时,其司务亲临照料,落下来的架,他还收了去。内中线索接笋,此中人语云不足与外人道也。在下后来到上海,到杭州,所看的广东烟火,那有此好?^{〔1〕}看过这架烟火,亦可谓曾经沧海难为水了。是时东山楚鸣、怀川,都来作客。看戏之后,来家顽耍,楼上楼下,炒得不亦乐乎。越一年己亥,接父亲的信,道我邑试如何不到,大为怒骂。于是先生命我往郡,谋补邑试,应府试。记得出门惘惘,拜别祖母、母亲的时候,却也晓得请堂上放心。是日先生教我先到大汜陪伴,盖本年先生曾带我至大汜看戏,此地我已到过,此番旧路重经。次日乃与玉轩及该宅余柱臣等同行,走二八坞、土地岭、东山降,由七十二弯至龙湾,一路甚为辛苦。到龙湾后,寄宿饭铺。是夜适龙湾出灯,珠联璧合,怪怪奇奇,颇足以壮观瞻。而一纸彩凤,双翼翩翩,尤觉峥嵘夺目。后由龙湾促船往郡,至浦口,见两岸人声嘈杂,我初不解,后来方知此处离府十里,歙县地方,一班野人^{〔2〕},在此争挑考担,是亦投机事业,未足为奇。当下我随他们到郡,住东公廨郑伍庭寓,用谱名“昌淦”为考名,入场应试。郑伍庭邑城老先生,系廪膳生。其时寓中共计有二十余人,童生如郑熙臣、郑理丰、^{〔3〕}程寿田、余柱臣、余玉轩、^{〔4〕}朱镜清等,岁考有郑月卿、郑伯衡等。我的业师及竹轩师叔,那时尚未到。府尊为春公笑如岫,命题已冠“徹者”,未冠“虽愚”,次题“已百之”,诗题^{〔5〕}“‘不辨仙源何处寻’得‘源’字”,五言六韵。我那时做“未冠”,首艺勉强敷衍。至次题“已百之”,套小题文府“已千之”,承题中有云:“夫已

〔1〕 乙本此处另有:“即我婺邑城中四月八浴佛节所放的文明烟火七架、八架,都不如远甚。”

〔2〕 野人,乙本作“挑伏”。

〔3〕 乙本此处有“张楫才”。

〔4〕 乙本此处有“程敬昭”。

〔5〕 乙本此处有“赋得”二字。

苟非百，无以当人之一也。”后来听见程寿田讲起，大家都如此套法。至诗题十三元韵确难押，我思路甚窘，颇急迫。时桂臣早已完卷，到我处来闲谈，我与玉轩坐隔壁，玉轩的诗，想委渠捉刀。他不肯，我再四求他，他代我鬪奏两句，甚么“尚忆红遮路，因知绿映村”，甚么“月色流觞过，风光煮粥论”。〔1〕而我自己的首韵，有甚么叫做“途难逢菊径，路不辨桃源”。后出场来，看见他人的，也有“途难逢栗里，路不辨桃源”云云。可见所见略同，无甚区别。不料文战不利，此次出榜，我寓内见遗者四，我居其一。他们三人，一为郑理丰之弟，一为程敬斋。这两个据云未尝学问，他们城中祖祠的老例，能应府试，即有租收，故专到此陪考。其一为朱镜清，初次出考，固无足怪。我平日所为自命不凡者，至此乃与他们一般，所谓“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可胜浩叹！玉轩教我贿买书斗，仍到家去报告。先生见之，果然大喜，我祖母亦欢悦。当时我在府上，寓内郑熙臣请吃高录酒，我亦叨陪末座。曾不数日，忽又听得学院徐大人有公事到，说他病疽，半途而去，移文提调，姑令各邑生童回籍。这公事抄到郑寓，大家观看，我亦寓目。内中有“令诸生劳劳跋涉，本部院实有所不安也”等语，说者谓他良心发现，是殆将死，后果然。盖徐学院最凶猛，人皆恶之。去年命考棚内作九曲栏干，令生童鱼贯而入，且搜索生童，不许夹带。童生将其九曲栏干挤倒，大骂不息，谓婺源文风好，士习坏。当面质问训导训些什么东西，教谕教些什么名件。且场中考试，尝自出身打人、骂人，每予人以难堪，今日如此，故云云。当下〔2〕大家同返，我偕玉轩、柱臣回至路上。值先生兄弟上郡岁试，同返段莘，寄宿于继明烟店，盖竹轩师叔时馆其家，可以为东道主也。我一路受了风寒，是日至此，误吃索面，夜与先生同榻，遍身发热。睡梦之中，听见先生查问玉轩，方知我在孙山外。次日走起，两足顿软，步履维艰，乃雇伏而

〔1〕乙本此处另有“其末句收，甚么‘壶天如再到，轶事令人言’”。

〔2〕下，乙本作“日”。

回。到家三弟见我折扇,系一山查嵩画,以为好。但那时一山在郡应试,兼卖登云斋雅扇^{〔1〕}。槐溪先生尝谓“我观一山画,一树一只鸟”,我扇即是此画,其实无甚好处。如今再说当时我已十七岁,未婚妻亦已长成。祖母函致杭州,嘱父亲回家,为我合卺。秋九月,父亲果来。记得我那时情窦已开,高湖山有官坑来的女客,每与清谈,一点灵犀,栩栩欲活。茶匙为我幼时的朋友,(见第一回)至此,春光流露,梳头之际,南北高峰,若隐若现,亦使人有即之也温的意思。一夜与乃母寄居楼上,适祖母命我守南瓜,彻夜不睡。那个时节,看官们不消客气,如是十七八岁,也要与在下一样的心理,但在下可以表明心迹的,至于隔江商女所唱之事……这句话本不肯明言。但以古人云:恶恐人知,便是大恶。自欲忏悔,不得不对看官们声明一下子。徽州府的西洋镜内有诲淫之具,当时欢喜,现在觉得这个宜深恶而痛绝之。如今再表我当日夏天,夜坐上桥头月下承[乘]凉,似哩向我道:“你今年要合卺了,某人谓合卺是为那个……”又一日与灶生在弄口谈话,某婆道:“你将近要合卺了。”我应道唯唯。又一日立福鸾婆家门首,某友道:“你将近尝新了。”月好婆道:“他说甚么?”我不答。以上的话,无纪载的价值,何必志之?但在下这书要成一部信史,所有事实,不肯遗漏,所谓李刚主不欺之学,“昨夜敦伦一次”,我殆与他仿佛,看官们不要取笑。至“合卺”、“合卺”之声浪甚嚣尘上,其实不过祖母唤成衣喜来将就做几件衣服,候父亲到家,请十余席的送房酒。遂择期九月十三,令新人略为粉饰,交拜成礼,草草了事。父亲带百金回家,连粉墙、修门楼在内,尚未用完,那时年成真容易,不比现在。那时祖母也从俭,不肯奢华,所做的衣服,内子无一件中意的。^{〔2〕}按内子查氏,与二弟媳江氏,均幼时小嫁。江四岁入门,查九岁入门,惟查出自寒微,待之少贱。大汜先生课我们读书时,曾令江与同读,而查不与焉。

〔1〕 乙本此处另有“寓砚瓦店内,悬牌出卖登云斋雅扇”十数字。

〔2〕 乙本此处另有:“后来我家善儿娶亲,要用洋七百余元,与此大不相同了。”

后江未能卒读,仍然目不识丁;查则劳其筋骨,空乏其身,乡里所称为“抱瓮灌园”及“井臼亲持”的女德,他却完全都有。提汲一事,初给挑力于社德伯公,谓之“包水缸”。及查氏来,胥于他是赖。后江氏^{〔1〕}辛丑回家,甲辰缔好,入厨作羹之下。理家政的,复包水缸于剃头森林,此是后话不表。且说查氏于归我家,至此九年,我祖母掌理家政,克勤克俭,谁人不知,凡小儿媳妇应做之事,他都做过。至此合卺,我母亲不知何故,仍连日淘气,唧唧不休,姑置勿论。如今但记得头夜冠笄,助芝婆作宾^{〔2〕}相,代为赓发。次夜拜堂,我父亲在堂前料理了一会,灯光明亮,烛影摇红。乃唤我出来拜天地,于是鼓吹乐作,照我村老例,敬天地,敬祖宗。再自父亲以下,由亲及疏,各人敬一杯酒^{〔3〕},跪拜受之,至碧茂公止。有二人执烛,请新人出,先拜天地,后拜祖宗,夫妻交拜,饮合欢杯。客人唱《麒麟送子》,我恐人捉拜和合揖,趁势先逃。他们乃送新人入洞房,廊下奏乐,系族众送曲暖新房也。怎见得?当日有《定情诗》为证,诗曰:

与卿两小本^{〔4〕}无猜,疑是前生有自来,为喜同心今结绶^{〔5〕},
合题雅句把妆催。

名花何不种蓬莱^{〔6〕},偏向人间灿烂开,今夜香闺春不锁,刘
郎端合到天台。

彩笔生花夺锦才,只从纸上起风雷,画眉深浅何曾惯,初试
毫尖傍镜台。

醉罢兰房玉液杯,何须蝶使与蜂媒,明年喜事传姻娅,掌上
于今有蚌胎。

〔1〕 氏,乙本无此字。

〔2〕 宾,乙本作“宾”。

〔3〕 乙本作“敬酒一杯”。

〔4〕 本,乙本作“早”。詹鸣铎《振先杂稿》卷一《定情诗》作“最”。

〔5〕 绶,乙本作“缕”。

〔6〕 此句《振先杂稿》卷一《定情诗》作:“名花移种自蓬莱。”

且说我与内子缔合,自今同心黽勉,所谓“君子之道,造端夫妇”及“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于是乎,在内子一生含辛茹苦,无怨黔娄。后来搜篋拔钗,^{〔1〕}尤多内助。当时事后,父亲往杭,我仍在家读书,本年无话。次年庚子春,我母亲听得父亲在杭有纳甄^{〔2〕}之信,大恨,立赶往杭,其时携带我妹季云,有东山苏妈服侍同去。动身之日,对先生哭泣,谓此行出于不得已。后闻苏妈醉船,教他服侍我母亲者,我母亲反去服侍他,宁非笑话?母亲去后,书斗又来报院试,此番期在三月三后。我正在看戏,日坐戏台,与一丑角嬉熟,曾对他说:“我明天要上府去。”丑说回来接风。又记得第末夜吃沃汤,正值天雷大雨。那个时候,我无心料理行装,皆赖祖母代打包袱,布置一切。及到路上,见包袱内有糕饼,可以充饥,亦知我祖母办事周到。是日先赴大汜,天微雨,过埕头岭,一步一跌,心中犹恋三月三戏,可惜不曾看完。及与先生等同行,过七十二湾,一路多冒风雨,到郡仍寓东公廨。徽郡风俗,凡考客入城,人家子女,都寄居亲戚,其房屋则租与考客暂居,街上多摆摊生意,各种投机事业,纷至沓来。有一妇女为冤屈事,年年来控告,并悬牌乞丐,此中光景,一切仍旧。学院绵大人案临,门外扯“钦命安徽全省督学部院”旗号。他老人家红顶花翎,承[乘]四人肩舆,另有凉帽盆的四人扶扛子。他到府后,头日行香,次日放告,以下则逐日考试。^{〔3〕}我等入场,记得二更二点头炮,三更三点二炮,四更四点三炮,厨司烧饭已好,多办好看。考客起来,吃饭后,有的吸两口鸦片烟,鼓鼓精神,有的不吸,大家穿旧式的外套,戴无顶的纬帽,手提考篮,陆续都去。(考武的亦戴无顶的纬帽,但穿开叉袍,腰围扣带,背负弓矢,骑马而去。马铃丁当,马蹄得得,较考文的威风。)头门外巡捕看守,二门提调点名,每人给篋签一枝,随灯牌进。灯牌分一、

〔1〕 乙本此句作“顾衣搜篋,沽酒拔钗”。

〔2〕 甄,乙本作“宠”。

〔3〕 乙本此处另有:“什么休、婆、夥,什么歙、祁、绩。”

二、三、四、五^{〔1〕}，上书姓名，内点灯火，各人认着那一牌，走“天开文运”匾额下，由九曲栏干，鱼贯而入。至学院前，见他红顶花翎，正襟危坐，教谕、训导雁行侍立，廪生对面而朝。每人到此，高声唱保，什么“有……程鼎保……”僚望搜过身上有无夹带，直趋上前领卷。外面红灯笼，上有“督学部院”字样。从外面望进去，里面两边小灯笼，一直儿点起亮来，分天、地、元、黄、宇、宙、洪、丰[荒]列号。各人看卷面，认定每号，依次而坐。点名之后，大人当堂直上，高坐中堂，四傍则坐同考官，或教谕、训导，廪生辈走上堂去，一揖辞出。大人桌角回揖，彬彬儒雅，气度从容。随书好封皮，二仆打个半跪，持下封贴，内外加锁，大放三炮。时天未亮，头次发下灯牌，我认为题目，看之却一告示，分[吩]咐大家“不许交头接耳，慎勿求荣反辱”等语；二次发下灯牌，乃是“揭去浮签”四字；三次乃是题目，此番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系搭截题。我坐西文场，那号与上堂相近，看得清楚，见大人坐谈，两傍的起立，口称“是是”，这叫做官场仪注，卑职见上司弯腰儿打恭，比比皆是。约一会子，起讲将近做好，大人委教谕、训导，来盖戳记。（戳记或大人自盖，或委老师盖。若委老师盖，可以徇情些。）大人坐在中堂，或二爷装水烟，或自吸水烟，可以随意。既而大人退入内堂，他们傍[旁]边四位，乃放下纬帽子，走下案来，往来徘徊，随意小步，观其样子，似稍放荡，不似适才的拘束。我当日在那做文章，记得与沱川曹君廷选，坐位相近，一切规例，我不大熟，难为他指教^{〔2〕}我。我揭浮签，他教我轻点子，不要撕破卷面。及大人出发，次题为“再命曰”，诗题为“赋得‘良冶为裘’得‘裘’字”，五言六韵。我当时学力未到，潦草塞责。及放头牌，大人送出，大放三炮。忆出入场，外面均有鼓吹^{〔3〕}，系国家给俸的。三牌之后，鼓吹停止，此是老例，即岁考的亦然。我那日应考，后来揭晓见斥，我亦自知，不敢疾

〔1〕 乙本此处另有“六、七、八、九、十”。

〔2〕 教，乙本作“导”。

〔3〕 乙本此处另有“迎送”二字。

怨,反求诸己而已矣。我寓内提覆四人,为郑熙臣、郑理丰、余柱臣、朱镜清。二郑及余乃结为案友,步河西桥,心旷神怡,逍遥自得。视朱则鄙夷而不屑道,而朱亦浑浑噩噩,不识不知。岂知后来独朱一人入泮,书斗来报,他仍是如常,不见得十分快活。而彼三人者则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哈哈!这个光景,我至今仍记得,实在好笑。当日我听得提覆的题目,为“行人”,郑熙臣的毛病,用“遁人”作陪衬,“遁人”误书作“囚人”;余柱臣的毛病,直犯下;子羽、理丰则不知为何。后来熙臣、理丰,均后先入泮。查熙臣的父亲系名进士,本邑城世家,熙臣后当绅董,且报孝廉方正,他的儿子郑兆佐^{〔1〕}与我善儿同学,此是后话。当日我此番考后回家,记得跟随先生步行,一路大形踟躅,至屯溪代搭船至龙湾。船中人多,可怜我后上船,又无坐处,乃独卧船头。幸曹荣卿先生,招呼挤入舱内,手足不能卷舒,苦了一夜。到龙湾,船户收钱,每位百文,我向柱臣借,柱臣谓可混过,不必开销。及入饭店,船婆仍赶来,指定我的未曾给付。柱臣犹代隐瞒,区区之数,真犯不着。后来择枝与我相骂,海市蜃楼,凭空结撰,^{〔2〕}说我此番不给船资,被船户殴辱。我言词短,说他不过,气得面红耳赤,他还笑嘻嘻的谓我不该跌了你先生的鼓,此人洵是好手。如今且说那日我与柱臣等步行至大汜,又由大汜步行至家,一路辛苦,固不必说。到家之后,母亲以父亲未曾纳甄^{〔3〕},前信系得之传闻不实,未几乃由杭返里。但值拳匪之乱,一路大为受惊。是年我兄弟读于家,同学生添有数人,如村内养圭^{〔4〕}、元丰、罗高,岭上千松^{〔5〕}、裕松^{〔6〕}兄弟,

〔1〕 乙本作“令郎郑朝佐”。

〔2〕 乙本此处有“故意”二字。

〔3〕 甄,乙本作“宠”。

〔4〕 圭,乙本作“规”。

〔5〕 乙本此处有小字注“细”。

〔6〕 乙本此处有小字注“大”。

及〔1〕大池、〔2〕玉轩师叔等，雇伙头，起伙食，米粮昂贵，异乎寻常。罗高字质芬，后入师范传习所得毕业文凭〔3〕，现下在杭州乾吉木行司账；元丰字芝轩，现下在上海，做夏葛而冬裘的生意。他两人目前景况还好，当日我等同学十余人读书，颇似经馆气味。有某生者尝逃学，先生不甚诛求。一日忽见胡雄捉得一人来，通身都是泥泞，先生大怒。未知此人是谁，且看下文分解。

〔1〕 及，乙本作“和”。

〔2〕 乙本此处有一“余”字。

〔3〕 得毕业文凭，乙本作“毕业”。

卷之二

第五回 从业师再投邑试 事祖母重到杭州

119

第五回 从业师再投邑试 事祖母重到杭州

话说胡雄捉得此人来,即是逃学某生,据言跳入田中,以致柳条衣裤,染得浑身是泥。当下先生大怒,给他一顿不瘦不俗的笋炒亥,打得惨怛哀号,叫苦不迭。此是何人,姑隐其名,看官们试猜猜看?大约相喻无言,可以意会了。当日我在家读书,每^{〔1〕}为三弟捉刀,则随意发挥,轻圆流利,自己反形退步。弄得^{〔2〕}后来,我三弟的名誉越大,我的名誉越减。且我此时已十八岁,人情世故,都未谙练。记得祖母卖茶与世甲公吃了亏,叫我连番去告诉养中公。养中公回我的话,我总晓得唯唯诺诺,那个时候,真废得了不得。论起学堂功课,先生也严,何以一天一天的冷水浸牛皮,依样画葫芦,长此终古?如今想起来,我先生的教法,似未能引人入胜。昔人谓“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故教子弟者必使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矣。今先生教我一味拘束,只见其苦,未见其乐,姑置勿论。且先生有一个毛病,就是沽名。譬如学东在家,或有客在家,他做着殷殷勤勤的样子,晚上读书多延时刻,俾知这先生教法着实严厉。所改的课程给我父亲看,大都长枪大戟,高唱入云,把他平日功

〔1〕 乙本此处另有“作文时”。

〔2〕 得,乙本作“到”。

夫尽情发泄，俾知这先生学问深纯，其实则学生之与先生格格不入。当时有成衣在我堂前做事，与先生一样的毛病，每用尺子打徒弟，言之絮絮。先生亦取一致行动，打骂兼施，“铜山西崩，洛钟东应”。他们做自己的名誉，我与那徒弟便吃苦头了。记得有一“卑”字，略略写错，先生故意大笞手心，〔1〕现在这“卑”字，牢牢记得，要这样写为“卑”，不能那样写为“卑”。先生之代改文章，即孟子所谓“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否则丛脞，〔2〕堆在一边，久之而付之字纸麓。〔3〕职此之故，而我的心思闭塞，日甚一日，要想〔4〕进步，实戛戛乎其难也。看官们莫笑我这话，不能为尊者讳。盖我当日确是此种形像，就是先生现在来看这篇小说，也必点头道是。后来竹轩师叔，在我上村贵和家教读，先生将我的文章拏去，委他改削。他头次改来，一篇是“仁者虽告之曰井”，一篇是“贤贤易色”，涂抹不多，就我的原文略略点窜，加以润色批评。一驳一奖，我因此触动文兴，茅塞顿开，由是漆室一灯，历久弥耀，弄得后来日新又新，维长增高，登峰造极。迨至先生亲为斧削，点铁成金，到那时期，可谓惟教学半，不但我进功不少，即先生亦获益良多。先生的八股，确有功夫，早年多考十名前，此时做书院课，多取超等。记得有书院课题为“诗曰不素餐兮”，先生做后股，出比有“侏儒而饱，何如季女而饥”，谓对比无典可用，及做到对比，忽想着“干骊而荣，曷荣首阳而饿”，此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尝与我道及，言文章之事，寸心千古。我亦曾与楚鸣道及，楚鸣谓他们如此，何况我辈。我做八股，后来亦如先生，清超拔俗。有题为“君子周中”，二比云“天地之周也，雨润日暄，卉木尽蒙照姬，渊藏岳蕴，昆虫亦赖生成，君子纵未操燮理之权，而律以乾父坤母之原，谁非一体也，则并包之气象可思也。帝王之周也，痼痼在

〔1〕 乙本此处另有“殊为痛楚”。

〔2〕 乙本此处作“先两年，按课而改，从不荒旷，及完篇后，往往丛脞”。

〔3〕 乙本此处另有：“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

〔4〕 乙本此处有“学问”二字。

抱,编氓共沐恩膏,丕冒为心,草野咸沾恺泽,君子纵未膺邦家之任,而准以物与民胞之念,讵有殊情也,则豁达之胸怀可想也”。先生尝持与俞君枢臣看,俞君回环讽诵,道我笔势开展。我后与呼来谈及,谓枢臣这脾气,不轻易称誉他人,惟读我文,夸蒙赞许,即是此事。又在郡时候,做“犹运之掌也”题文,有云“吾人反手之功,亦当并论焉耳”。汪君显堂读之,亦大称赞,是日先生乐甚。且我生平,有“不仕无义”的文,“谓家修不宜廷献,伊尹何以成一德之休;谓幼学不必壮行,吕望何以著鹰扬之绩”,先生亦道这枝笔提得起。其他如此,罄竹难书,欲知详细,有昔年窗课的拙作,可以呈政,在下可以不必多谈。后来先生又教我做诗,如七言绝、七言律及古风,都领略过。觉先生是文人之诗,非诗人之诗,这是先生的短处。我父亲平日考究诗赋,阅先生代我所改的〔1〕诗,似不赞成。记得先生在家教读,竹轩师叔在贵和家教读,先生三两夜上去叙叙,每下来,向我们说:我的竹弟,近来吟有许多的诗,怎样怎样。其实竹轩师叔的诗也无诗吻。是年冬,我又与二弟往邑试,寓济昌典内。该典经理汪植廷先生,亦读书出身。每入场,天未亮,代我提考篮,送我们去,多说好话。其时我改名“鸣铎”,弟名“鸣珂”。邑尊为李公延庆,头场命题,已冠为“方寸之木,至岂谓一钩金”,未冠“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次题“有人此有土,有土”,揣其用意,系嵌“金木水火土”五字,诗题为“‘播五行于四时’得‘时’字”。我坐小源灶保隔壁,灶保人有傻气,翻倒洋烛,烧破卷面,后来仍列五图。我当时做我的卷,不问他事。我做“未冠”,玉轩做“已冠”。他提比映带“钩”字,上比想着一句“钩深致远”,下比没有对。我与他谈济昌典内对子,有“钩心斗角”云云,这四字似可用。他教我写与看,大约取以作对,未可知也。按邑试考棚,在东门,分三间,中为必自堂,有对子云:“渍种必苗,蕪兰必香,千家茅屋书声,定有几枝大手笔;登高自卑,行远自迩,万里蓬山云路,先从一邑小文

〔1〕 的,乙本作“之”。

场。”据云系齐彦槐做的。两廊另辟两间，窈而深廊其有容。其时只有十名前的覆试，则穿纬帽外套，吊入内堂面试，其余便衣，均可随坐。且邑城的人挑点心担^{〔1〕}的，都搬到里面去。有郑姓某素来卖点心，我当时不知其名，只觉得他渺[眇]一目。后来晓得他兄弟二人名郑六、郑七，都渺[眇]一目，且皆善于词令，城内无人不知。当时我与玉轩等在此应试，我的文章，不过敷衍成篇，无甚精采。其时坐两廊的，大半打墙洞，外面有人捉刀，传送进来。后来我出场后，见植廷先生等，犹为人捉刀送进去。记得那试帖诗，所谓“五行期顺序，四季不乖时”等。一会子一首，等一会子又一首，信笔疾书，不假思索，于此可想见邑试多靠不住的。且我适在场中，看见西南乡有一幼童，不过八九岁，以为稀奇。走去看他的文章，也做未冠。他们有一个年纪大的，念与我听，甚么“水火水火”，“火”读作“海”，是西南乡口音。观其文亦颇清顺，大约是父兄代做的，不是庐山面目。且邑试打墙洞，相沿旧俗，习为故常。那墙壁亦不坚固，一挖即破。许焰开^{〔2〕}曾与我闲步，至该处，以手挖与我看，果然是真的。我此番兄弟均到五图。次场出题目，其犹“穿窬之盗也与，至乡愿德之贼也”，这个题目是李公骂他们打墙洞的。当日我在场内，仍听得外面问甚题目，里面有人报出去。不料李公滑头，候他们报了出去，复将题目加上一句，至“子曰道听而途说”，我想此番，外面定有人上他的当。我们交了卷出去，此次出榜，我翻至二图，弟即见遗。且其时典中有江姓二^{〔3〕}人，一同考试，其一为仁甫高录，其一忘其名，亦见遗。仁甫为江廷燮之子，据云有学问，观其“有人此有土”的文章，甚么“版图式辟”，甚么“舆图日广”，声调颇熟。即忘其名的，文章亦不丑，“其犹穿逾之盗也与”，有所谓“终置诸不屑比较之班下比有终锡以不足齿数之类”等语^{〔4〕}，二

〔1〕 乙本无“担”字。

〔2〕 开，乙本作“奎”。

〔3〕 二，乙本作“两”。

〔4〕 乙本无“等语”二字。

弟以为高才负屈，引为知己。三场“欲常常”，仁甫拔头图，我二图第一。程夏廷先生等寻我开心，要吃我的高录酒，孟符哥亦来凑趣。我谓：“他们头图，你不去吃他的，反来吃我？”仁甫道：“你是第一，你是第一。”四场帛囊，我的小讲起句云：“且千古竹帛流芳之主，即千古厚币招贤之主也。其所以措正施行者^{〔1〕}，又何至^{〔2〕}不遑朝食哉。”这个确是空文，毫无着落。沱川召棠，尝向我索看，后来竟对我背，以为超拔可诵，我却惭愧。是场仍二图，终场作小讲五：（一）务本；（二）力不足也；（三）今女画；（四）犹湍水也；（五）右逢其源。这个题目，又是嵌“婺源”二字，我此番仍二图。婺城邑试，照例四场给慢慢，终场吃饭，名为终场饭。迭年老例，由官家办这个慢慢，为“名誉慢慢”，这个饭就是“名誉饭”。吃饭之后，衙中底下人，拿一空碗来，放在桌上，乞些喜钱，我随意给数个。听得他们叫云：“你们十名前的，要多给两个。”又听得程起龙答云：“我还没有吃你一口饭。”此番头次第一名王希柏，二次第一名程起龙。程溪头人，据他后来谈起，此番邑试，原拟不去，后被友人怂恿乃到。入场之后，将原作誊出，呈张苇龄先生（琴）看，张甚有眼色^{〔3〕}，道他这篇文字，除非不取，要取总在十名前。后来果然，次场且翻至第一。其时自鸣得意，口讲指画，尝述其邑尊批评，有“是为炉火纯青之候”云云。据是年李公延庆，考试甚严，外有护勇围守，内有二爷巡查，禁止若辈传书送简。湘伯长子孟符哥，也去打墙洞，护勇阻止不听，反与动武，被护勇将他一把擒起，紧贴于墙，受辱已甚。是夜大家作议，约合生童^{〔4〕}前去报复。闻该护^{〔5〕}勇在得胜馆打纸牌，景三叔交代，拖他出来，四肢打断一肢。委旭东傻庆为先锋，即行发动。不料所为何故，旋复停止。许家里尝来挑衅，

〔1〕 乙本作“保此邦家者”。

〔2〕 至，乙本作“虑”。

〔3〕 乙本作“老眼无花”。

〔4〕 乙本此处另有“数十人”三字。

〔5〕 乙本无“护”字。

谓该勇大言炎炎，目空一切，谓某家少爷他也打打，某家公子他也敲敲，这个稀什么罕。孟符哥耻之，无能为力，徒唤奈何而已。按旭东傻庆，即程光桢，思口人，廪膳生。他的祖父名梦元，字颢园，举孝廉，曾在柯逢时处当幕友。父名贻谷，字式卿，亦补弟子员。傻庆英年入泮，才思翩翩，且习拳术，自夸武力。早年在沱川做客，手提两女郎为戏。那次岁考，题为“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他的文章，将平权自由的意思，直做上去。业师俞小宋先生对之大骂，谓此番定作海客。不料后来揭晓，他反第一，先生反第七。是年即食饬，仍傻如故。有年误保童生，被学院传条唤他进去，吃惊不小。我婺源邑宰张不满，禁四月八戏，致干神怒，以致居民失慎，非止一次。最后那次，他不出来弹压，反将打锣的人，^{〔1〕}于是全城众心不服。傻庆时在城内，乃打锣为首，纠众大闹公堂。张不满惊骇，打片子去请绅士，无一人到。师爷教他坐大堂以制止之，不料人声喧闹，四面包围，张窘甚，想退堂，大家又一哄而上，只得坐下。小孩子们，则以鹅眼小钱给之，谓你好^{〔2〕}这个，这个给你，如要多，教你太太到西门城外去弄。到后来无法可施，乃将帽子掷下，谓这个地方，蛮而无礼，这个官仍做得么？众人又将他帽子抛之上去，谓这个蒲点顶。后来调处，以自己的轿子被人踏破，借县丞的轿子，将打屁股的披红送去，其事始息。傻庆自此得威武名，每在邑城黑夜叫妓女门，无不开者。一年在徽州府，与歙县的生童，因赌博事扭斗，被人殴伤。回家之时，行至当金街，口吐鲜血，大约咎由自取。傻庆一生以傻著名，后到福建做过知事。闻前两年流落上海，浙省孙传芳将聘为秘书。近又闻被刺而死，不卜确否。按我婺年轻的廪膳生，当时有三，程光桢外，仍有二人：其一为黄迥，字以修，黄村人，其图章镌“迥不犹人”^{〔3〕}，豪迈之气令人可想。后当省议员，壬戌年我过凤山，见其灵柩停于桥上，大约由省运回，人与世

〔1〕 乙本此处另有“责打屁股”四字。

〔2〕 好，乙本作“爱”。

〔3〕 乙本有“四字”。

界作别了。其一为查伯琛,即查廷珪,凤山人。祖名祖彦,善外科。父菊生,名炜,邑庠生,即前在嘉善公署教读者。他前在村内,与当事人不合,适村内演戏,他撰对子,有“看若辈衣冠华美总非人文”等语,含有隐讽之意,当事人因此与他作对。他孤立无援,以致乙巳年间飘流出去,至今未曾返里。他的祖、父^{〔1〕}后先作故,均未奔丧。据闻他在西塘,有一矢双雕的临时宝眷,且一生风流自喜,上海等处,偷香窃玉之事,亦^{〔2〕}时有所闻。他在西塘,当过教员。前两年我到上海,到杭州,遇着他都云谋事。现在程振钧做了浙江的建设厅长,闻他已谋到职务了。如今再说我兄弟当日邑中考后,叫伙回家,是日到得家中,方知乡下谣传太白司作乱,将屠婺城,我祖母、母亲大受惊恐,已着人到邑赶我回家。是虽杞忧太过,亦可见堂上爱情真挚了。是年我父亲到家,携带三弟礼先出去,我未遇。至我父亲纳甄纳甄^{〔3〕},今年果然成事实,但是不久又赋生离。此事言之且长,诸君静听^{〔4〕},欲知详细,请先读我父亲的诗,诗曰:

满目春光无限愁,一番心事锁眉头,桃花无力惊风雨,但任随波逐水流。

鸳鸯交颈本前缘,月夕花晨已半年,菱镜中分何太急,西湖明月几时圆。

如面芙蓉画不成,子规啼是四更声,侬欲惜春春欲暮,雨烟晴霭不分明。

琵琶一曲未能弹,春透疏帘意亦残,月冷舟孤人不见,梅花犹睡不知寒。

相离何必又相思,记得灯红酒绿时,雪压梅花花未发,冰肌

〔1〕 乙本作“乃祖乃父”。

〔2〕 乙本无“亦”字。

〔3〕 甄,乙本均作“宠”。

〔4〕 诸君静听,乙本无此四字。

底事点胭脂。

吹残短笛已三更，千里云山一月明，啼血杜鹃过夜半，无缘空订石三生。

一寸韶光一寸金，惜花犹是惜分阴，金轮此日何无诒，听尔飞帘粉黛侵。

春梦罗浮月正明，妒花风雨太凄清，绿波纵有三千尺，犹说汪伦未有情。

看官你道这个诗是什么原故？少安毋躁，听我道来。原来我的父亲，与湘伯交好，情意亲密，已非一朝。听得我祖母讲起，早年曾有兰谱之订。湘伯东山地方，山居僻陋，从未有人读书。湘伯的老太爷，早年走山东，发逆时代，见人相食，他幸逃脱，得免于难。有一次路遇绿林豪客，手执钢刀，问：“我这利器如何？”他的仆人有机警，倒提洋伞，以柄向之，道：“你的刀，不如我伞柄利。”其人怒斩其柄，斜削之□去变新颖^{〔1〕}。仆人趁势，将伞柄尖对那人刺去，直中要害，其人竟死于地。后老太爷周流四方，见有暴骨，多代掩埋，说者谓有此阴功，理应食报，故上天锡以麟儿。且其时祖坟发生灵芝，早知湘伯有飞黄腾达的希望。湘伯自幼便与常人不同，好读书，喜搭对，聪明绝顶，无不知之。及领乡荐，其胞弟曜三（蔚青）、从弟景三（藜青），因而读书。石佛俞枢臣（燮）、垠口汪显堂（燃照）亦闻风兴起，后来都获游庠，自是而东山一带大开文化。我父亲早与同学^{〔2〕}，所有功课，多代郢斫，友而兼师，所获益良非浅鲜。惜父亲阨于遇，湘伯深为扼腕。曾有一次，由东山往郡，一切蒙代预备，盖欲取其兆意，雅爱殊殷。曹娥之后，继以嘉善，至此湘伯以名进士作宰。父亲由石门及江干，经

〔1〕 乙本作“斜削去变成新颖”。

〔2〕 乙本作“我父亲早日，和湘伯同学”。

理隆记木行，^{〔1〕}蒸蒸日上，以故湘伯与之情投意合，相得益彰。是年湘伯至温州购一女儿，郑姓名宝莲，将以^{〔2〕}贡诸抚宪，以充下陈。父亲见之，约略道好，湘伯遂以赠之，后索价二百金，父亲由是与之介意。但幸郑家女儿，呈妍贡媚，差足自慰。此番回家，将以上的情形，一一告知我母亲。对于祖母，则讳莫如深，不使晓得。母亲当时不觉，及父亲携带三弟赴杭之后，忽然要想出去。祖母以其有身，不肯答应，连夜哭禀，皆不之允。后我兄弟由邑回来，嘱我极力婉劝，唇焦舌敝，至再至三，始蒙许可。于是大喜动身，此番亦携带季云妹同去。母亲去后，祖母亦闻这个消息，心中已大不然。不料一日偶出大路，听见拖树的报告，说我父亲现娶的如夫人，甚为得意：我母亲吹笛，那个如夫人唱曲，我父亲乐不可支。此话吹到我祖母的耳中，你想气而不气？后凤山某木客，笑嘻嘻的，又对我祖母说：那个如夫人，外地的人，真不解事。我父亲代他做衣服，已用去百余金，他还不如意。我祖母听见这还了得？至次年辛丑，以家政交我姑母，及外祖母代理，乃带我及妹翠云、弟媳江氏春莺一同赴杭，实欲大为炒闹。我屡谏不听，复求姑母、外祖母及大汜先生重行苦劝。蒙我祖母允许，到杭客气相安，不为炒闹之举动。我仍不放心，到屯先具函通知父亲，俾可防备。此次同船者有汪姓、江姓诸人，江姓乃东山江明高之子。比及到杭，我于闸口上岸，入行见父亲，告之故。才进门，见父亲接阅屯函^{〔3〕}末尾，见我急问如何。我道：“祖母到了。”父亲大惊道：“速叫伙往闸口去接。”我道：“儿闸口上岸，其船已开，可不必了。”父亲道：“我带你吃酒去。”我道：“还有二客哩。”父亲乃率我及二客至大兴馆小酌，才坐定，命我陪客，已先回行。客道：“令尊今日举止失措，殆有心事？”而实不知葫芦里卖甚药也。及我饮罢回行，路遇三弟礼先，及妹

〔1〕 乙本此处作：“厥后跟随湘伯初到曹娥厘局办公，及湘伯以名进士作宰，授嘉善县知县，我父亲又从之当幕友，至是石门德昌木号一转，而为杭州隆记木行，极意经营。”

〔2〕 乙本无“以”字。

〔3〕 函，乙本作“信”。

夫林庆，道在曹泰来行门首，等候迎迓祖母。不知何故，船仍未到。我乃与之回行，同入行时，则人声喧喧，阖行大闹，而内进哭声、叫声、骂声、拍案声，尤为杂沓。我乃大惊，忽趋而入，不知为何，下文分解。

第六回 王母大闹隆记行 詹家同控逆仆案

原来灰[徽]州妇人,局量褊浅,只知周婆制礼,一夫一妇,故凡丈夫赋小星作燕楼,而其河东狮、胭脂虎,势必不甘肯^{〔1〕}休,与丈夫朝夕诟谇,这是习俗如此。况我母亲一生辛苦,今乃谓我的父亲有姬妾而弃憔悴,如何不积怨生愤,大伤乃心?是以去岁来杭,说不尽的酸风醋海。至我祖母青年^{〔2〕}苦节,勤俭持家。今乃闻纳宠之信,夫纳宠其小焉者也,但恐情之所钟,冗费不惜,衣服饮食,穷极奢华,则尤物移人,古人所谓倾国倾城者,今反因之倾家。加之五风十雨,啧有烦言,故祖母来杭,亦实出于不得已。如今且说当日父亲带我往大兴馆后,连忙回来,一面着礼先、庆林,到曹泰来行门首迎迓,一面携郑姬速出后门。后门外内河有木排,扶姬同上,自为撑篙,移过对面河去,寄于王阿生家(或云寄于慎记)。已乃回行,不料行中已大闹了。盖祖母系本行门首上岸,船户负之入行,到门时适我偕客在大兴馆,父亲又送姬过内河,礼先、庆林又在曹泰来行门首误等船到,我母亲又

〔1〕 乙本作“肯甘”。

〔2〕 乙本作“年轻”。

惊而避于房中，^{〔1〕}故祖母及门，不见一人迎接，^{〔2〕}勃然大怒，拍案一声，惊得行内诸人备聚，祖母大骂，伙老观喜，进茶于几，一掌打去，茶几都翻。众人一齐来劝，扶入内进，我的母亲、父亲霎时同到，对之跪下。我与礼先、庆林、江氏、春莺及翠、季二妹，亦皆一齐跪下，涕泣哀求。半晌之后，方始略为霁威，但怒气仍不息。是日大骂，闹及夜半，我宿楼上，辛苦睡去，也不觉得清楚。次日问及各情，方知我母亲到杭之后，今春刀[初]七，已举一男，取名春声。我二弟耀先，已于前日挂帆归里，于是悲喜交集。记得那两日，正发大风，母亲虑及二弟愁甚。是日我随汪顺星入城见湘伯，时湘伯公馆，在车驾桥，我往见时，湘伯与我品理，大发牢骚，说：“当此新年，你的父亲，不该用白纸条与我！甚么书作？丈夫意气自雄，岂肯受人之辱！”连进房去，寻那纸条给我看。一时之间，又寻不着，对我说了许多气忿的话。我那时候厚重简默，不晓得如何对答。亏得顺星代我回话，卑躬屈节，极端温和。后来与我母亲商量，母亲与祖母酌议，此事仍须拜托湘伯，解铃原是系铃人。我于是又至江公馆，祖母也乘肩舆去，湘伯答应出城，代为调理。数日之后，把郑氏送回温州。父亲不能与祖母反对，置之不问，致被郑氏尽将所有席卷以去，总算人财两空。父亲当这时候，不忍割爱，故吟出这般诗句，粘于壁间，湘伯代为撕去，谓儿童辈已长大，被他们看见，岂不难为情么？后余维周犹与唱和。^{〔3〕}看官们读这种诗句，此中事情，应可明白了。父亲当日大不如意，竟欲从今以后遁入空门，削发修行，谢人逃世。是夜走拱宸桥看戏，适演陈世美不认妻，乃大为感动，泣下沾襟，回来与母亲谈及，言归于好。其时我在行内，与诸友相熟，我岳丈查显昭也在此。帐房詹济川^{〔4〕}自命为风雅中人，吟风弄月。一夜我与姓江的，随一毛客人小步，偶至曹泰

〔1〕 乙本此下有“不敢出见”一句。

〔2〕 乙本此下另有“只见我季妹一人，坐在外厅，叫他不应，于是”一句。

〔3〕 乙本此下另有“嗟余本是情缘薄，卿到娘前莫怨依”之诗句。

〔4〕 乙本此注曰：“(楫)。”

来行门首,遇一妓女,背负登舟,向毛客人道:“你是姓毛的。”江大喜,促毛客人带去打茶会。于是我与同去,坐了一下子,问这妓女名唤兰英,我当时误听作兰仁。兰英卸去浓妆,露出一身缟素衣裳,别饶风致。呼我为小东家,颇为巴结。那个船叫做江北船,又名花船,颇宽大。我吃过烟茶,要到隔船去玩,玻璃窗两面都见,望见左边一船,有客摆酒,右边清寂,乃随过右边船。适房中有二客,陪一妓女谈话。船舱中另一妓女,前来招待。又谈了一下子,旋上岸去。按江北船打茶会,不须惠钞。惟走过几次,渐渐稔熟,即请你摆花酒。花酒每台十洋,或请碰和,碰和每场十二洋。当下我等不名一钱,打了茶会去,这是我破天荒头一次的打茶会。是夜回行就睡,怦怦心动。此番在杭,父亲拟叫一船,请祖母游西湖,祖母时仍负气,不肯前去。时湘伯公馆内有小姐名宝莺回家,祖母因约与同船,数日之后,即行动身。去之日,父亲为祖饯,我祖母在席间,尤愤不与言。及开船,父亲送行十里,至闸口,游六和塔。拾级而登,父亲扶之,不顾;我扶之,乃行。我祖母此番大闹之后,与我父亲隔意甚深。后来父亲回家,祖母犹与之唧唧,及至乩神婉劝,德公调停,始为母子如初,此是后话。且说我当日事我祖母及携三弟礼先、弟媳江氏同船返里,其时共船有湘伯的女儿宝莺,及金姬、汪法诸人。湘伯时得道衔,故旗号打“钦加三品衔江西即补道”,金姬称“金太太”,一路照应宝莺,湘伯另遣一纪纲服侍。宝莺小姐年十三岁,云髻半边,天真烂漫,读过唐诗,尝吟“葡萄美酒夜光杯”之句,船中每与玩耍,妙趣环生。一戏弄则呼我祖母告诉:“看你们孙子哪!”打帮的邻船客人,亦喜与他打混。后来湘伯与我谈及,有一陕西同僚,结为秦晋,那人携眷归去,至今断绝。他宝莺女儿,遂也会面无期,屈指算来,这宝莺现在可有三十九岁了。当日我们与他们共船,船中载货过重,一路河干水浅,客人往往上岸,代为走滩。^{〔1〕}我与宝莺在滩头,争拾花石为戏。我拾得一石,形似麻茨,

〔1〕 乙本此处作:“代为步行,名叫走滩。”

今仍在。将近屯溪，金姬携带宝莺分船走龙湾去。弟媳江氏随之同往，我与祖母、三弟亦另换一小船，^{〔1〕}直达上溪口。路过朱家村时，见两岸人声嘈杂，知是院试期到，考客于斯上府，一班挑担的争闹，仍与前次一样。我稟诸祖母，也想趁此登岸，上府应试。祖母道：“各事多未打办，何以能往？且老身暮年，在此客路之中，汝何能弃我去？”我时年十九，文思大进，见猎心喜，跃跃欲试，至此觉失机可惜，亦无可如何，不觉痛哭。祖母也伤心，骂我父亲，说都是吃他的苦。后到屯溪，遇曹百贵来劝驾。百贵系我父亲行内伙友，故也望我成名。我模棱不决，百贵谓显名即以慰亲心，力劝速行，我是之。百贵谓后日即是试期，今夜叫伙，仍可赶及。祖母老人，任你的三弟服侍回家，我为你叫伙，且伴送到府。我从其言，一面委他叫伙，一面收拾行李。时已二更，赖祖母检点各件，寻燕窝给我到府去吃。不料翻箱倒篋，寻他不着，且累祖母于网篮中，打碎油瓶盖一只，益复伤心。此情此景，真令人回首追思，可以痛哭终日。后来那个燕窝，谁知却放在我考篮中，恰好到府，自行看见，于是就不客气，补他一下了。在下细想，此番由屯溪至溪口船虽换好，由溪口至家尚有九十里，叫伙叫担，在在需人照应，而我竟由屯往郡，专求功名，未来的功名尚未可知，而此际分手岐[歧]途，竟以暮岁的重慈，交髫龄的三弟，此心抑何太忍！况我祖母在家，不出雷池半步。今异乡风景触目惊心，我不能服侍他，反要使他虑及我，挂肚牵肠。现在思想我当日何心而出此，故论者责为天性惨刻，殆不为过。且说当日我坐伙前行，百贵后跟。至半途有回头伙，百贵也坐一程，将近府城，开销回去。是朝到郡尚早，才放亮炮，守城的尚未开门，脚伙抬到，大骂大叫。他走下门楼来开门时，仍是睡眼惺忪的。当下我入城，看城上所粘红纸字条，某人寓何处，某人寓何处，见江楚鸣寓打箍井，乃去敲门投之，遂与同寓。徽郡有句俗话：后到的入泮。譬如寓内有许多人，有一后到，惟他一人得

〔1〕乙本此处有“准往屯溪”数字。

意,余皆空回。后闻楚鸣背后说过,道与我亲戚,面子上难以为情,不然,当闭门不纳的。但此乃詹月湖寓,楚鸣也是附他,这个我可不信。当日这寓内文童,连岁考的,共计十五六人。余纪棠、汪殿臣、詹云章^{〔1〕}、江镜清,都是月湖先生的学生,天然在此。岁考的除月湖外,我的先生兄弟,及江景三、汪绩臣诸前辈。月湖先生名钧,幼年读书山寺,病遇邪祟,方知夙世恩仇,此事看官们都晓得的,现在已登邑志,见佚事,故不赘述。当时我在府上,月湖先生尝课学生们操操笔机,我亦同做,蒙他代阅代批,客气之至。此次府试,府尊命题,系“而往拜之”搭至“胁肩”。我的韵下文,有云:“不几动旁观之笑乎。”“笑”字不觉犯下,以故见斥。我正沉闷,忽见我村内应试的几个文童,蔚璠、健三、兰皋、颂墀,来与我商议。谓查得□^{〔2〕}姓有四人,曰志政,曰守礼,曰德和,曰之纪,来此混考武童,不得不公禀请扣。我闻之抚[抚]然。看官晓得么?我们詹家大族,祖宗昔日有九姓世仆,抬轿子,吹喇叭,□姓在内。听得前辈人说:道光年间,为行乡人傩的故事,他们做神近于戏的戏,有无礼犯上之举动,公议惩戒,开绿树祠责打屁股。论王道本乎人情,蒲鞭示辱,本可将就了事。乃^{〔3〕}有新建官哩,偏说屁股打轻了,要重新打过,二次又开绿树祠重重责打。不料嫉恶太严,事反变本加厉,□仆因此叛变,呈办无效……^{〔4〕}然对于我族,尚不敢明目张胆。向称官娘,后改呼先生、老板、先生娘种种,现在仍是。后来渐次立约,益发不遵约束,而我族内犹羁縻之勿绝,未许抗颜争长。前两年西乡甲道修谱,逆仆以数百金前往,贿通□某,做鱼目混珠之事。某邑廩生为甲道的斯文领袖,贪而无耻,竟受他的贿,而以伪谱应之。那年□氏宗谱,迎接入村,如□开^{〔5〕}辈都穿

〔1〕 乙本注曰:“(后改斗垣)。”

〔2〕 应作者后人之强烈要求,此处以“□”指代某姓。以下类同,不另出注。

〔3〕 乙本无“乃”字。

〔4〕 此处删去 44 字。

〔5〕 乙本作“奎”。

外套,戴纬帽。有□社且戴亮晶晶的金顶子,道他有个□九品云。他们做谱戏,闻说戏台上的匾额,是“祖业不忘”四字。……〔1〕照我婆考武的人不多,射中一二箭,就要入泮,这还了得?前清〔2〕功令优娼〔3〕隶卒不准应试,凡身家不清的无人作保,有得贿乱保,可以告发。汪绩臣、余缉熙为保错了人,功名褫革,此事未曾多年,如今如何肯任他们混考?于是我等五人,公议觅得刀笔,做了一个禀帖,连名控府。五人者,蔚璠名鸿雯,为首告;其下四人,即我,名鸣铎;健三名谦吉;兰皋名士芬;颂墀名兰。我那时候,于禀帖一道,完全是门外汉,蔚璠等大约也不甚明了。届时头卯出批,悬在头门,大家往看,只见其批上〔4〕写着:

据童生詹鸿雯等禀称“□志政、□守礼、□德和、□之纪等自〔身〕〔5〕家不清,混考武童等情”到案,如果属实,例应照扣。惟该童等称□志政等为仆人,尚未指明谁家仆人,仅以“身家不清”四字,率请扣考,亦殊不合,未便遽扣。惟事干冒考,名分攸关,姑仰儒学查实,详覆核夺。如该童等挟嫌攻讦,亦应照例究坐,以儆刁风。此批。

看此批的大家,都道禀帖不通,致遭驳斥。或谓这个不是不通,禀帖初进,故意模糊,任他批出,驳批始可钻眼而入,所谓绵里藏针、海底捞月、对镜美人,诸法大都如是,何尝是不通?聚讼纷纷,莫衷一是。愚谓仰学查实,合急进禀儒学,好任通详。当下在打箍井寓,与先生等商议。时有诸位生员应岁考,都在此,代拟二禀,一进儒学,一

〔1〕 此处删去 49 字。

〔2〕 乙本作“清时”。

〔3〕 娼,乙本作“倡”。

〔4〕 其批上,乙本作“上面”。

〔5〕 乙本作“身”为是。

进府尊。这个禀大家凑成,如百页凉伞百页帐。记得内中有“童等以名分攸关,难任冠履倒置”两句,是月湖先生想出来的,大家道好。景三先生亦凑有句子。后来□某私向人问:“这个案件,景三先生也干预的么?”那个时候,儒学汪老师(鼎)也是贪而无耻之徒,我等五人商议,想进苞苴,举囊无余蓄,乃一面进禀,一面赶信至家,请文会约族,速来帮忙。后秀先、信臣二公,约同到府,办此公事。我等五人,曾见儒学汪老师面禀,汪固口吃,是日对着我们,立在一处,讲得一头大汗,说目下功令,二十年不服役,一例开复为良民。照他口气,“世仆”二字要打消了?我当日不服,疑儒学得了对方的贿,替他说话。其实时势所趋,那个时候,渐走入自由平等的学说,上头公事,亦有解放的意思。汪老师口讲指画,做起势来,盖期期艾艾,说话艰难,此外并无他种情弊。且我们为此事,也曾约同众位廩生到馆子里品理,蔚璠词严义正,议论风生,且谓如若挟嫌攻讦,任凭官厅反坐。廩生中如程鼎辈,都讲他说得不错。及质问□某,□某托言字入公门不好话了,遂走而散。后我等与秀先公商议,道他们已贿通儒学,我何不亦贿之,彼十我百,必能制胜。不料忠言逆耳,不蒙采纳,且送茶仪包二饼金,儒学怒谢不收,他竟拿回,以致儒学忿气填膺,益加左袒。且当时有一笑话,禀内有“竟以财可通神”的句子,蔚璠谓就是这“竟”字用得。汪绩臣先生,曾与我谈笑,道《八铭集》中夫子曰“吾生题文有云‘而夫子则竟曰吾生矣’,试帖诗有《王昭君琵琶出塞题诗》有云‘竟嫁单于去’,今这‘竟’字,可与鼎足而三”。这句话妙解人颐,狠觉有趣。但是那时儒学虽偏,那个府尊却是大公至正,休、黟、歙、祁、绩五县,有混考的被控,都扣去,惟我婺詹、□一案,候我姓覆禀讯结,故武试次场,令□志政等四人另立一边,不准在覆试之例,谓候结案之后,可考则送,不可则扣。且我婺武榜,至今未出,其意可知。在那时候,信臣、秀先二公,宜如何殚精竭虑,先声后实,使扣考之事,告厥成功。不料他两位老前辈,一则泄沓因循,深居简出;一则购食果品,尝北门的鸡蛋糕。(某公谓北门的奚[鸡]蛋糕好,他处的如扯破絮,没有油润)且有

一日,他们两位中有一位,栗栗危惧,蔚璠教我辈去壮他的胆子,我走去摸摸,他两手如冰,不知他所为何故。从此以后,日甚一日,无声无臭,延到后来,□孝廉一到,此事致大变更。□孝廉名星照,邑城人,而秽德彰闻,素为士林所不齿。□仆见某模棱,恐不足以成事,不知得何人指教,负金三百,到邑城为□孝廉寿,请他赶速来府。孝廉一到,请见邑尊,不许。请堂见,许之。孝廉一见,便大声疾呼的说起话来,向府尊道:“我系何人?系与他们同宗,他们不能考,我何能考?父台欲扣渠考,请先革我。”府尊春笑如本忠厚长者,素有“春姑娘”的徽号。他到此地步,大有左右做人难之意。且学院案临已久,十七日期,为我婺文童考试,再难延搁下去。于是趁着头日,传条命廩保带我五人引见。我等当日进去,到花厅上,照例行礼。^{〔1〕}之后,请府尊坐。府尊客气,也不肯坐,立在那里,和我们谈话,轻言细语的说道:“今有□某某来,与该武童认宗,此案甚属难结。今日请生等来,不妨实告:不扣□姓^{〔2〕}之考,于生等似难^{〔3〕}对住;欲扣□姓,又有碍于某某某面。依本府好意,劝生等不要计较,任渠家暂考一年。如生等一意不可,无奈院试期迫,本府也无办法,除非你两造合扣。”在专制时代,堂高廉远,往往隔阂不通,今府尊开诚布公,现身说法,且如家人父子一般,性极和蔼,我辈能不感激?但当那个时候,我们并无那个观念,只一味的据理力争,向府尊道:“他们是仆人,不应投考;我辈正姓,理当投考。与他们合扣,岂非不分皂白么?”府尊道:“这个不然,此时仓猝之间,此案未结,不能断定他是仆人。此番合扣之后,本府当代移文到邑,仰邑切实讯断,生等再往控告。候至结案之后,明年院试转瞬即来,那时生等可考,彼则不能,这是院试期迫不得已的办法。生等试思之,以为何如?”秀先等闻之,一口承允,自愿合扣,且命头名的蔚璠跪下,声明此意,决无翻悔。论起府尊的人确是好人,他

〔1〕 乙本此处有“行礼”二字。

〔2〕 □姓,乙本作“他”。

〔3〕 似难,乙本作“难以”。

晓得这求名之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后来我辈辞出，他道口说无凭，你们如肯合扣，宜进一禀来，照公事亦应如此。当时我并不知，以为合扣之说，不过徒托空言，不能见诸实事的，不料是夜蔚璠以自愿合扣归案讯明之禀，送入呈府。蔚璠的意，以为我们学问也有自知之明，简直没有得意的希望，与他们打个朋伙，同归于尽，不见得十分吃亏。而我则九转丹成十分火候，乃亦化为乌有，这个算盘打起来，就是我不合算了。当下我并不知，仍然起来吃饭，准备入场，以为摩厉以须，及锋而试。及到得点名时，望见灯牌不错，何以我詹鸣铎名字，竟不点到。及那牌名字完毕，廪保程鼎已退出来。我问之，他向我道：“你们自愿合扣，已不考了，你还不晓得么？”后来查问，方知蔚璠是夜进那自愿合扣之禀。府尊时方出衙，入贡院，得其禀，立命儒学点名之时，抽出文童詹鸿雯等考卷五本。盖詹、□合扣，他们武试，尚在明后日；而我们文试，则于是日先扣，所谓“周郑交质”、“周郑交恶”“名分”二字，早付诸无何有之乡了。昔徐学院提覆，搜检夹带甚严，不准带片纸只字。有程姓某生，系府案首，先行点名，见夹卷^{〔1〕}内有头场的草稿，斥为夹带，不容分割，即行逐出。当时那个程某，心里难过得了不得，有二人扶他出来，他要投河自尽。此刻我的心里，确有程某当日的难过。回寓之后，时方天亮，乃飞奔秀先、信臣处，唾骂一番，且骂且哭。现在想起来一小小功名，不过尔尔，何必如此呢？蔚璠后与我说：“当日如非合扣，则他们^{〔2〕}先迎学，我辈无地自容了。”这个道理，确是真的。此事乃府尊真正好意，顾全我姓局面，于无办法之中，想出一种特别办法出来，而且当面推敲，俾我辈战胜于□孝廉，作无形之对付。冥冥中殆有主持，抑或我家祖宗暗中默佑。据闻次日他们仍想运动，府尊则万万不可，谓何以对詹姓。盖清时学宪一到，府尊例升提调，此中有操纵之权，虽贿通儒学无能为力也。我当

〔1〕 夹卷，乙本作“卷夹”。

〔2〕 此下有“考武易得，定”数字。

日唾骂之后，走回寓来，我的先生也恨恨不已。寓内岁考的诸位先生，都以温言慰藉。而汪绩臣先生，时吸洋烟，我与对卧，蒙渠旁征曲引，体会入微，尤劝得好。这老先生确有学问，我至今犹忆之。是日早晨，我在寓内，忽见一人登楼，我的先生，乃对那人顿足大骂，未知此人是谁，且听下文分解。

第七回 同扣考羞归故里 痛落第哭往杭州

话说我的先生大骂其人,其人非他,乃信臣也。当下被其骂得哑口无言,抱头鼠窜而去。次日我即收拾行李,叫伙回家。坐在轿中,细看今年题目,为“才曰焉知贤”,这个题目,真不容易,我若入场,未必获售,乃起腹稿试试看,果然也不见奇。是日到屯,寓致祥庄。夜间修书一封,元元本本言明,且请寄杭禀知父亲,父亲也大怒。及我由溪口到家,未几得父亲覆函云:

字嘱家声儿知之:阅来信已悉。考事至于如此,真是冤沉海底,无处伸雪。……〔1〕府批仰学查实,本属至情至理。学校本名分所关之区,且互结公载明优娼隶卒不准应试,何以不能通详?实属有玷官箴。时当季世,官既寡廉,士更无耻。今致信族众,择人出身控案,万万不可歇手。吾儿读书,务祈赶紧加功,来年来浙应试,以求获售。县老师寡廉鲜耻,亦不愿为其学生。隆记行现与江湘翁分析,父原处开张,招牌另取“生记”,自三月以来,日日忙碌,近日方只理清。香弟姊托办之物,后手办上。承烈甥意欲来外学业,着伊附便来杭。今当寄信族众,托伊急急控案,万万不可歇手。为牙痛之至,笔不能书,专此嘱咐。四月刀

〔1〕 此处删去 21 字。

[初]六，父树芬字付。

后来归县控案，系蓉卿、信臣诸人，村内各清明会祀停胙，以作讼费。适值张不满为邑宰，两方面都受贿，乃作模棱两可之批，大致“谓□姓为仆，□姓不服；谓□姓非仆，詹姓不服，邻村亦不服。本县衡情酌理，三年后再准应考”云云。不料其时上谕正停武试，故详于学院，得驳批，内有“现停武试，谁敢决其三年之后，复行准考？用此空话欺人，大欠斟酌，原批缴回”等语。逆仆心犹不死，至癸卯岁试犹复控府，幸黄府尊立掷其禀。及拦舆禀学宪，学宪绵大人，又命仆从鞭打散去，由是兴尽而归。故蓉卿、信臣，是年在府候控案，而未折一弦，未绝一矢云。且说我的父亲生平有一大仇家，就是宋凿鳖，按凿鳖钜著名恶物，东凿西凿，定凿得人家不太平。此人肇锡嘉名为这个……就可想而知了。此人姓宋，名凿鳖，字净怨，梓里人。少年以小三元游泮，于是夜郎自大，把本身看得如水牛一般。他的脾气，老气横秋，目空一切。你若仰与攀谈，他鄙傲不为礼；你若不睬他，他会得来与你通款洽，此殆是轻骨头的性质。闻他在村内为人题红，东家请酒，竟无人陪宴。戕贼之人，谓之一夫，大约是这种人。他与我父亲，先前原称要好。及父亲在江干时代，他在菱湖经理木行。他一生善吹牛，工拍马，我父亲鄙其为人，以致势成冰炭。有一次投函湘伯，说我父亲的坏话，有云：“查某某性骄而诈，心雄而忌，以之守钱房则有余，以之开场面则不足。其病根深处，惟在不受善言，正与阁下相反。弟每惜其亲炙高贤，何竟无气味之相沾也。”又有：“然彼才弱敌强，非藉阁下鸿名，万难立脚”等语。其实“性骄而诈，心雄而忌”八个字，就是他自己的毛病，而我的父亲则一些也无。^{〔1〕}他对我父亲因妒生忌，因忌生恶，日思有以中伤之。先前湘伯与我父亲情义亲洽，水乳交

〔1〕 乙本此处另有：“他生平最喜说人的坏话，记曾有信与人，讥刺余三亦云：‘来年德昌隆复开，哲文、有庚将投入该行矣，余三一味刻薄，岂能服人，徒藉湘兄之势力，看来终未免冰山耳，惜乎痴儿尚不悟也，可笑！将来尤可哀！’这个话你说难听不难听。”

融,他固无能为力。古人说得好“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至此,湘伯与我父亲略有介意,他就从中播弄起来:父亲要进城去,他说湘伯将借官力欺压,不可自投罗网;湘伯要出城来,他又说我的父亲将借武力殴辱,切宜趋吉避凶。双方鼓簧,虚无缥缈,都是空中楼阁,弄得湘伯与我父亲隔阂。前信所谓隆记行与江湘翁分析,系因此发生的。《诗》称:“投彼[畀]豺虎,豺虎不食,投彼[畀]有北,有北不受”,真是此种败类。这个事情,我当时何曾晓得?后听见我母亲讲起,方知此人是我家仇敌。且隆记木行正是朝旭东升之候,经此分析,两败俱伤。加以湘伯感情从此顿减,就是在下后来也吃了多少无形的亏。兴言及此,良堪痛恨。凿鳖在江干也经理过木行,有姓王的去进谒,方入帐房,他挥手道:“外面坐!外面坐!”姓王的甚难为情,懊悔不已。他自负有堪輿之学,杭州朱抚台被他说得相信。有年与我四弟同船回家,船中谈天^{〔1〕},承认世好,情意殷殷,说京内有迁都之计,拍电与他相商,且取出电报,以手指教,令四弟横看。他现在刻薄成家,颇有些储蓄,置田产,购姬妾,以娱暮年,但家庭间有戾气。前年送子呈县,劈头有“世风日下,梟獍自由”云云。近年殷实,多遭兵祸,他也有些损失。当日我的父亲分行之后,招牌取“生记”,一切经营缔造,^{〔2〕}我不在杭州,不大清悉。只接得父亲的信,道开张之日,天气晴和,大有兴隆气象。时母亲仍跟随在行。^{〔3〕}我那时由溪口回家,记得在溪口买甜酒归遗祖母,无物可盛,乃坐渡过河买竹筒。时该店中有三位姑娘,桃花人面,娇艳天然,且单袷之衣,春光流露,至今犹忆之。是日回到家中,正值细九与收粮师爷淘气,扰扰纷纷。我到家之后,这个月都不出门,道无面见江东,祖母回忆昔日我的父亲府上回来,也有这个……未免有些感触。本年我仍在家读书,一切仍旧。十月岳母卒。次年壬寅,我年及冠,正值宾兴,我以不得志于有司,拟

〔1〕 天,乙本作“话”。

〔2〕 乙本此处另有“煞费心裁”四字。

〔3〕 乙本此处有“这都是后话,单表”数字。

捐监照，〔1〕径往金陵，以微幸于一试。是时父亲又嘱我二弟往外学习生意，我乃决计与之同去。记得伏往溪口，至铜锣圈路亭，与挑伕相骂，即是此次。韵锋时开茶号，有事往屯溪，一路同行。其茶箱命炳〔2〕阳、桂福代运，在屯溪汪汝良行，不知何事，耽搁了两日。时我兄弟，穿篮竹布短衫裤，天气炎热，坐那行里，见一人赤膊着，手提蒲扇，往来徘徊，委实无趣。等到那日开船，心中大喜。开船之日，放火爆，溪坝上有一小孩受惊，一浣衣女速去代他抱着。这个浣衣女皎洁天然〔3〕，令人可爱。是日，韵锋、蔚璠分手回去，我兄弟二人趁他这个茶箱船往杭州。这船十舱头，颇大。我忽肚痛作泻，且变成痢症。至深渡上岸，到一药铺，见一医生治之。那医生颇沉静，视其脉案，开“湿热下痢，赤白相兼，腹胀而痛，姑以分消”十六字，方用白头翁为君，十另味药，就在药铺点去，到船中一服而愈。炳〔4〕阳甚喜，谓你生病，船家炒甚，今病愈，好了好了。此番船中和桂福谈话，念《西厢曲》与他听，他不甚了解，一路无话。船至义桥，忽不肯去，另换江山船，将茶箱过载，我兄弟随炳〔5〕阳、桂福改上那船。其船与本埠不同，形大而笨，两旁有厚板，抵住江水，上悬三帆，专走抢风。何以叫“抢风”？抢风者，东南西北四面的风，都可得力，但其船颠之倒之，无一时平正，无一刻安稳，江水每从篷中打进，衣服都湿。其船上只有男子三人看风势，并无女流，船尾另吊一小船，且这船从来不乘客人，不晓得巴结，这种船我实未曾坐过。〔6〕当日我等蛇行蠃屈，在那船内，从外面望去，潮头起落，推波助澜，大都顺风扬帆，所谓“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我兄弟二人，已觉心惊胆落，再加炳〔7〕阳口

〔1〕 乙本此句作：“拟纳粟奏名，用国学生头衔。”

〔2〕 炳，乙本作“丙”。

〔3〕 皎洁天然，乙本作“颇有姿色”。

〔4〕 炳，乙本作“丙”。

〔5〕 炳，乙本作“丙”。

〔6〕 乙本作：“我生平于这种船，未曾坐过。”

〔7〕 炳，乙本作“丙”。

叫“天吓”、“菩萨吓”，当时唬得我们话都说不出来。将近六和塔，望之如三神山。船到，风辄引去。我暗中思想，此时已到了杭州，即使我的父亲在岸上看见，亦是爱莫能助，徒唤奈何，只好听天由命。好一会，由闸口停岸，我兄弟二人连忙上去，步行至行。在下后来晴窗无事，填有《卜算子》词一阕，大约指这钱塘江潮，姑录之以飨阅者，词云：

窗下独挥毫，惯起波涛，何惊江水恁滔滔，破浪乘风原有志，期许吾曹。濯足寄情豪，水涨三篙，欲穷沧海驾金鳌，唱罢大江东去也，气概清高。

到行后，参见父母。时行内司内账，仍是查信之，伙友为江子青、滕登贵等，上客约二三十人，余筱村、余汝丰、王灶哩以及程起东、汪权泰、吴敬熙父子等，均在行内，热闹之至。我与大家打趣，灶哩代画折扇，系芦雁，款书“胪传一甲”。痴先生来^{〔1〕}谋事未就，搁在行内，一面代为楷书，录《聊斋》“凤仙”一则，至“共卧者胡郎也”止。后来此扇持回家中，某某见之，道这字虽不佳，还是读书人写。且将凤仙故事，逐句解释，卖弄其通文墨。我在傍听见，觉也讲得不错。^{〔2〕}当日我在行内，见父亲^{〔3〕}、母亲时常反目，^{〔4〕}父亲每施以棍棒，我与^{〔5〕}二弟劝止之，客人如汝丰辈，亦时解劝，往往如此，非止一次。有时二弟手接其棍，跪谏父亲。父亲曾以此告诉我，说母亲的气话，我亦下气怡色，柔声以谏。当时南京考客，如我的先生及俞枢臣等都到。是夜先生宿行内，我母亲忽病^{〔6〕}，先生下楼探望之。连日之内，我以有志

〔1〕 乙本无“来”字。

〔2〕 乙本此处另有“此是后话不题。如今再表”。

〔3〕 乙本此处有“与”字。

〔4〕 乙本此处另有“母亲一触其怒”。

〔5〕 与，乙本作“和”。

〔6〕 乙本此下另有“闹甚”二字。

南闾,告知父亲,父亲不许,先生与查显昭均来怂恿,亦不听。显昭系我的岳丈,时司理同福兴内账,我曾往他行玩过。他有日请我与二弟吃大兴馆,叫两肴,颇为夏令妙品。岳丈出来^{〔1〕},曾不二年,此时手头较丰,去岁回家,已娶有继岳母,看来渐入佳境,可获赢余。是日过花牌楼,有妙龄的妓女眉眼传情,大约此中也曾报效过。后来我回家,他寄有银炼^{〔2〕}条给我内子,且对我说:“你无事时,宜到我家去走走。”我只道他临别赠言,谁料是此生永诀。当下我在杭州玩了一月半月,城内拍照,去过二次。头次系与吴尚德等同拍的,记不甚好。此番父亲命我伴母亲回家,于是我又动身。其时自叫一船,船中我奉我母亲,并携带春生^{〔3〕}弟、翠、季二妹及昭妹^{〔4〕}丫头,外有一痴先生陪伴。春生弟时二岁,在杭时有乳母抚养。这个乳母,人亦野蛮,盛暑时候,赤膊着卧床上,以乳乳之,但抚摩嗅咻,日渐稔熟。下船之日,乳母送到船中,与之分别,春生弟啼哭不息,乳母亦泣,所谓未免有情,谁能遣此。及开船后,我春生弟仍到船头船尾,去寻那乳母。小孩子有些知识,殊^{〔5〕}觉可怜!幸其时船家长娘,断定贴乳,至屯溪,不致绝粮见阨。家长娘有麻姑,年纪较大,还未嫁人,眼角眉梢,时有标[摽]梅之怨。痴先生亦诚实人,有一处厘局,要我报另[零]^{〔6〕}货捐二十挑,母亲命我随之至局求减。痴先生囫圇吞枣的向局说我们没有货,那巡丁说:“你自己是说没有货,难道你自己还说有货?”痴先生当时话塞,无辞以对。将近屯溪之际,家长娘忽病,一时无乳,我母亲以食物哺四弟,这两天颇吃了苦。至屯溪后,觅^{〔7〕}往上

〔1〕 出来,乙本作“来杭”。

〔2〕 炼,乙本作“练”。

〔3〕 春生,亦即春声。

〔4〕 昭妹,乙本作“招妹”。

〔5〕 殊,乙本作“真”。

〔6〕 另,乙本作“零”,是。

〔7〕 乙本此处有“便”字。

溪口^{〔1〕}船不得,我与痴先生往来寻问。至屯溪桥,遇一东乡老,^{〔2〕}自称姓汪,痴先生与谈,商及船事。那人道:“我此地颇熟,代你寻寻看,可有没有。”至河滩下,挨次问来,往上溪口船,确都开去了,一时无有。末且见一柴船,系走回口。据查回口到我村亦可通,但须走裔村。我谓裔村有法舅亲情,可代照应,因决意叫定过船。痴先生难为了这东乡老,请他至河滩下馆子吃丐[面],记得他吃了两大碗。我们过船之后,是夜宿这船上。次日至回口,我又随痴先生上岸,至船行托代叫伙。痴先生走到该行,恭恭敬敬的兜头一揖,那人回礼不迭。后我母亲叫伙一乘,并雇三人背负我翠、季二妹及昭妹^{〔3〕}丫头,及发挑伙送^{〔4〕}行李,一切多蒙照料。我与痴先生先行,^{〔5〕}宿裔村法舅家。我母亲次日携带春弟及翠、季二妹、昭妹^{〔6〕}丫头,也宿于法舅家。^{〔7〕}后走官坑过岭上,我到岳家小憩。继岳母对我品理,说他买租,原是好意,你的岳丈,竟写信来怒骂,真气杀人!且出原信呈我看,我视之,大意谓“我的生意还是镜花水月,何贤妻不谅……”等语,我安慰他两句,也就辞别,动身下来。是日我与痴先生到家,母亲们也陆续都到,大家来看我春生弟这新客。祖母见之,大为欣慰。是年先生返棹金陵,隔两月,二弟耀先亦误闻考信,赶回家。到家时,系村内灶保新婚夜也。是年十一月,岳丈竟客死杭州,内子闻信啼哭,殊堪太息。我兄弟又往邑试,时上谕已改试策论,张不满命题,首场“致知在格物义”,次场“汉刘备就见诸葛亮三顾隆中论”,两场并作一场。我兄弟寓礼房灶荣家,我负屈先归,而二弟则考终场。记得那时走东门出城,一班海客同行。我肩荷灯笼,并马口铁筒,内贮酱姜,与汪殿臣等

〔1〕 上溪口,乙本作“双溪口”。

〔2〕 乙本此处另有:“蓄短胡子。”

〔3〕 昭妹,乙本作“招妹”。

〔4〕 乙本无“送”字。

〔5〕 乙本此处有“是夜”二字。

〔6〕 昭妹,乙本作“招妹”。

〔7〕 乙本此处另有“一切叨扰,不消细说”。

稔熟，走他村槎口经过，他约我到他家^{〔1〕}休息，泡藕粉给我吃。按殿臣即殿臣榜，他的母亲名叫花意，放于利而行。他后来做茶叶，死于江西人手，此事看官们大约都晓得的。愚谓财命相连，此话真不错。殿臣如始终读书不做茶叶，何致亏空？不致亏空，何致死于江西人手？且我的同学，仍有余玉轩，也是茶叶蚀本，上海回来，约亏空一千之数。^{〔2〕}尝对人说：“谁人送给我千金即好了！”这话真痴，洋蚨非石头可比，数至千金，谁人肯送给你哩？但玉轩的心意，谓欠人的债，回家即要开销，如今罗掘计穷，一筹莫展，除非凭空有人送给千金来。言为心声，其言如此，心中之急，令人可想而见！玉轩由是得病，由杭州下船，病日益迫，将近深渡，此地离屯溪，尚有一百十里，同船有一歙县人，似老于行役，看见他病重得十分，上前问道：“你这老哥姓甚名谁？何方人氏？屯溪可否有熟人？可对我讲讲，开起单来，万一不测，我好代你报个信。”玉轩听见此话，凄然泪下。那人道：“不必伤心，大家都是出门人，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理宜互相照应，病好最好，此不过堤[提]防于万一。”玉轩道是，口中报述他是婺北大汜人，他叫余玉轩，他的爹爹叫余春华，他屯溪某茶行有一相熟的叫某某，他一面口报，那人代开在单上。谁知方开完毕，他就气绝，一命呜呼了。此事确有点子凄惨。后来船家将他移到岸上，候那人报到屯溪茶行，候茶行专人报到大汜，再由他的爹爹，托他瞢梨叔至深渡，代为收敛。可叹可叹！这就是财命相连的原故。读书人做生意，请以余玉轩、汪殿臣为殷鉴。在下仍有一句话，要对看官们讲讲：财命相连，财宜看重，但财之为物，方圆本取流通，象彼守财虏，以财为命，不使活动，他老人家却也气闷，不肯郁郁久居；此若有钱的人挥金如土，我又恐怕财要与你作别，永不回头，你的命也就靠不住了。看官们胸中雪亮，请教如何？这都是后话。如今再表我当日回家之后，读书如

〔1〕 家，乙本作“府上”。

〔2〕 乙本作：“预算结束，约亏空有千金之数。”

旧。是年父亲带我二弟回家,又带我母亲并我三弟礼先,及季云妹往杭。但此番礼先之去,谓谋学生意,必越数年始归云。流光如驶,转瞬新春,是为癸卯,我^{〔1〕}廿一岁。是年先生移砚沱川,我与二弟及村内质芬、荣纪,负笈从之游。先生时设帐于深柳书堂,我兄弟与学彭世兄,及休宁汪润生读书楼上,各住一房间,楼下小学生约十余人,雇伙老,起伙食,是为经学堂,我们即为经学生。先生形格势禁,对小学生大作威福。前在我家人数少,可以无为而治,几于刑措。此时人数较多,不得不严加约束,是亦一定之理,这是先生审时度势而出此的。我当日初到沱川我香弟姑家,甫入门,他家万喜公正在病重,子孙辈纷纷来探病,我也入房探之,见他已不省人事,是夜考终。是年渠家中多病,瑞光姑丈病故,我香弟姑及他的尊翁,均在病中。他的四子承周也发寒热,此时竟无人照理。后托言乩仙所劝,骗我香弟姑归宁养疴。且我家外祖母家全娥舅母,今年也病故。两家都在难中,我今年真来得不凑巧!是年我父亲回家一次,以山鼠投词事,调理之后,赶赴屯溪,遂往杭。及府试期到,我又与二弟耀先,约合村内人上府起寓,步行至溪口。未动身时误候兰皋,乃受骂出门口,即是此次。由溪口船至浦口,同船为汪子良诸人,游曹家花园,及小南海,也是此次。及浦口,步行至郡,乃寓西城坊朱家。其时寓中为蔚璠、颂墀、兰皋及我兄弟两人外,岁考有秀先公,候控主仆案有蓉卿公,一同寄居。林兴、玉书走脚,亦时到此,伙老碧茂公为之。府试题目系“牢曰:子云:故不试吾艺”^{〔2〕},次题“凤凰来仪”,我得头图。次场题目^{〔3〕}“王旦、寇准论”,我遗而弟取。弟考至四场见摈,终场饭也未吃。是年院试,学宪仍是老绵,题目为“康诰曰如保赤子”,次题“惟学逊志务时敏”。我险些儿夹页儿,至一行后,忽然知觉,急点去。我犯这毛病,

〔1〕 乙本此处有一“已”字。

〔2〕 此处应作:“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3〕 乙本有“为”字。

以为今番不免,不料反被招覆,后来提覆^{〔1〕}题目为“子闻之曰”,我书“子入大庙章”,写作“太”字,后^{〔2〕}以“大”字去声为“泰”,复改“大”字,涂抹得甚为难看。及揭晓,竟在孙山外。或曰此乃额满见遗,或曰置佾。我^{〔3〕}那个时候,^{〔4〕}都置之不问了。是年我在该寓,曾由楼上失足滚下,至此得而复失,方悟为一蹶不振之兆。此时寓内大家都散,惟二弟待我同行,可怜哭后动身,幸有林兴仍在帮忙叫担,迄今痛定思痛,觉得那时甚属孤栖。一路步行至家,尤为苦楚。是年村内伯纯也是提而复摈,人多惜之,并不题[提]及我,世态炎凉,姑置勿论^{〔5〕}!我从此以后,晓得文章究竟有据,专心向学,乐此不疲,所谓“口不绝吟,手不停披”,为学之功,竟与时而俱进。是年我先生赴乡试,及其回来,我已撰文四十篇,且外著《寸香草》,以习笔机,故砚田久耕,丰熟已极,作文则兴会淋漓,闻考则跃跃欲试。此时正与先生针锋相对,先生点窜涂改,大是不易,不得不抖擞精神。先生有对子,思想未就,也与学生斟酌。学生到此程度,与先生处对等地位,客客气气,可无阶级之分。这个时候,功夫逐渐进步,做书院课亦得上取第三、第五,在沱川颇负盛名。先生年终止课,出二题目,以当临别赠言,一为“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一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论”。我等感激,谓当佩以终身,乃亦拟二题目,回答先生,一为“夫子循循然善诱,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一为“程明道目送杨时论”。后来辞别先生回家的时候,先生南浦送别,黯然销魂,果真如程明道之目送杨时,依依不舍。按先生在我家教读七年,沱川从游一年,共八年,师弟情密,莫罄形容。沱川乱神,曾赠我七绝一首,大约羨我有能自得师之意,其诗云:

〔1〕 乙本此处有一“的”字。

〔2〕 乙本无“后”字。

〔3〕 乙本此处无“我”字。

〔4〕 乙本此处有“我”字。

〔5〕 姑置勿论,乙本作“令人可叹”。

家植三槐已有年，鸟声鸣到树生烟，是谁木铎悬东壁，秀夺黄峰锦马旋。

是时先生散学，我退至我香弟姑家，到处闲游一遭，记得有京哩为伴，游罗升庵，人认得这班年少，为经学生，京哩戏谓附骥尾而名益彰云云。是日下午，我过桥闲游，我姑家有人寻吃晚膳，我问他如何晓得我们在这里，他道听见某姑娘说的。原来某姑娘性成妖冶，跌宕风流，平日最欢喜吊学生的膀子。我们在学堂的时候，这姑娘来采野菜，曾对书窗打无线电报。一夜我二弟看戏回来，这姑娘半途相遇，竟呼他的名字。且有一次先生不在学中，这姑娘来到学堂屋背，茶坦之下，众学生与之戏弄，大有野在蔓草之趣。我那日适他出，未曾加入。但大家与他，也无沾染。即澄哩纸牌匾下事，亦不过大家戏言开开心，实则子虚乌有，然而心心相印是不免的。是日我们过桥，遥望见他坐在那做^{〔1〕}针黹，他也手挥目送，看见我们，所以寻吃晚膳的人，一问着他，自然晓得。查经学生轨外行动，居常不免。沱川为书乡，经学生所出怪事，所在多有。闻某学堂，先生不在学中，有姑娘采野菜，学生辈将他捉入学堂，脱去衣服，赤膊着，这个滋味，你们想想看！至于盗南瓜菜，甚者盗鸡、盗池鱼，尤其余事。习气之坏，由来已久。且山岗坞有学堂，先生偶有事他去，有长毛哩遗失的钢刀，学生取以为戏，演《斩包冕》，忽报先生来了，那学生一时不觉，把钢刀放下，竟把“包冕”的头真个铡下来。这个祸事传到如今，闻者都为咋舌。经学生为儿嬉戏，大都一片天机，有一二年长的胆子大些，所做的事，尤为出人意外。闻有某生以字纸簍画作人面形，套在头上，夜伏于楼梯头，一生登楼见之，大惊滚下。又有某生褪下裤子，委人画一人面形在屁股上，夜伏暗处，使人见之作惊。又有某生戏撰祭文，

〔1〕 做，乙本作“坐”，误。

教学生^{〔1〕}做哭祭先生的怪剧。有允宽先生,当日教法最严,学生见之,无人不畏。夏季先生怕热,裤脚扯到膝头,竟有某生打赌,^{〔2〕}去摸他的阳货,某生玩[顽]皮,底椿先生答臀,竟去实行那事,你道奇而不奇?有日先生吃小茄子^{〔3〕},道:“这个时新货颇早。”一小学生不解事,报道:“他们偷来的。”先生恐怕学生们难以为情,骂道:“休乱讲!”且颂笙案兄,谈起他们当学生时代,盗南瓜菜,人家来捕贼,反被他们殴打,接纳田中。总总妄诞,笔不胜书。如今^{〔4〕}我们学堂总算习气好些,先生对我们年纪大的,却也客气。有时篁村演目莲戏,先生禁止去看,我们约定数人禀明而去,先生也不阻止。此时已经散学,总算得是^{〔5〕}安分守己的经学生了。明年甲辰正月邑试,仍寓礼房灶荣家。头场题目“徹者徹也”,^{〔6〕}兄弟竟列十图。次场^{〔7〕}“老子、韩非同传论”,^{〔8〕}兄弟仅翻至二图。三场“鹰化为鸠赋”,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为韵,我为之;“郭子仪论”,二弟为之。我仍二图,二弟则拔头图五十名。^{〔9〕}四场共出四题:(一)星辰系焉;(二)江淮河汉是也;(三)才也养不才;(四)士以旂。诗题四,为卢仝、陈登、狄青、赵云,系嵌“星江才士同登青云”八字。我兄弟又同^{〔10〕}列二图,此番共吃终场饭。后来回家,质芬路上先跑,我与二弟、颂墀饿肚过新岭,买冬米于岭头茶亭人家,颇为有趣。至二月,随同上府。头日风大,寄宿虹关。次日叫伙不着,仍步行至溪口,由溪口至屯,由屯至朱家村。此番

〔1〕 学生,乙本作“小学生。”

〔2〕 乙本此处另有:“令小学生。”

〔3〕 乙本此句作:“吃饭,见席上有茄子。”

〔4〕 如今,乙本作“当日”。

〔5〕 乙本无“是”字。

〔6〕 乙本此处另有“次题‘东甌北会于汇’”。

〔7〕 乙本此处有“题目”二字。

〔8〕 乙本此处另有“次题‘三家分晋论’”。

〔9〕 乙本此处另有“二弟文中,劈头有‘天地闭孰将辟焉,阴阳搏孰将理焉,日月蚀孰将扩焉,中夏乱孰将安焉。’后来先生以为笔势超拔,应入头图,而我不甚允服”。

〔10〕 乙本无“同”字。

系^{〔1〕}与李子襄等共船,到郡仍寓西城坊朱家,人数较旧大减。我兄弟及颂墀、伙老宝哩,后搭入施维旛^{〔2〕},不过五人。府试维旛^{〔3〕}未到,头场题目系“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寓内我与颂墀二人,一试辄蹶。惟二弟得二图,后且拔入头图,虽终场饭未吃,而较之乃兄,则有后来居上之势。无何,寿大人丁忧,不得下马,大家又复空回。我在郡的时候,闻我的双亲携带我季云妹、春声弟已经返里,且闻余学彭遇之于屯溪桥。及步行回家,见春声弟果然立于门首,询问一切,方知父亲又已往杭。故此番父亲回家,我兄弟皆未遇,是亦可谓“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了。至四月又报院试,适二弟婚期,故我与颂墀先去,也是步行至溪口。一路同船,系沱川老。到郡数日,二弟亦催伙赶到。是科题目系“学者亦必以规矩”,又同抱屈而返。记得憩于凤凰岭,野人以恨天不暗诫之。及到家中,见莺弟媳已作新娘子。五月父亲来信,命我往杭学生意,因此我又动身。此番临歧,不禁泪如雨下,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此中凄楚,无庸讳言。是日伙到溪口,觅船不得,暂搁吴德美行内,益复无聊。后遇程云樵,一路颇不寂寞,加之余汝丰同船,人亦相熟,到杭之后,一切不消细述。此时行内伙友,系余镜清、丰润生、余季文等。父亲见我来杭,使在行内读书习字,而生意一事,不使干预,亦觉安之若素。但一衿未掇,时郁于胸,兼之父亲时常絮语,由是益加闷损,故饮酒而块垒难浇,看花而愁怀莫遣。一日,有王卓文先生,约游西湖,我从之。早晨起来,向父亲领取熟罗长衫,即与王同往走万松岭。那个时候,王自命为雅客,口中吟咏。我跟着他,不知走向何处。记得也叫划船,也步行。及到天竺,见游人雾集,攘往熙来,入谒观音,香火不绝。卓文素信佛,祷而求签,我亦与之同祷。甫跪下,人多拥挤,签筒竟不得空,拟不求签,忽见一和尚带领我望上走,口称贫衲带老爷上去,便有签筒。未知签筒更在何处,且听下文分解。

〔1〕 乙本无“系”字。

〔2〕 旛,乙本作“藩”。

〔3〕 旛,乙本作“藩”。

第八回 做新爹甲辰得子 游泮水人已成名

话说天竺占湖山之胜，上中下分为三，皆供大士神像，门首四大金刚。当日我由下天竺，至中天竺，再及上天竺，拜谒之后，方欲求签，而人多拥挤，签筒不空，一和尚引之拾级而登，至大士座前，另有小签筒，我与卓文以次摇抽，我得上吉签云：

不须烦恼不须忧，运至时行顺小舟，得遇高人相引接，功名从此任君求。

我此时正郁郁不得志，得此灵签大喜。和尚请我与卓文君到方丈洗脸吃茶，进桌盒后，呈上福缘善庆帖子，视上面不是陈太太二十元，即是王老爷三十元，我与卓文各以一饼金敷衍了事，退出闲玩。见廊边小匾额甚多，内有“云路先机”四字，系江宏洛、江宏藻敬送。我想江宏洛、宏藻兄弟二人，一个是举人，一个是副榜，送此匾额，大约求签灵验，于是我也什袭其签，以看后来如何。及回转至灵隐，凡罗汉堂、韬光径、一线天、泉壑堂等处，游玩一番。步行至岳王坟，买舟未成。值天雨后，由大桥走净慈归，一路之中，探访湖山艳迹，赏心悦目，果然无限风光，有诗为证：

嘉名谁锡唤西湖，云影天光一幅图，红藕香中藏画舫，碧阴深处听提壶。

济公身后猿犹在，和靖人归鹤已孤，踏破芒鞋无意绪，将春吹绿到靡芜。

回行之后，一切无话。是时行内有张养田次子名郁文，嬉得稔熟。一日我在内厅，他进去报告：“你府上家信来，你的爹爹阅后，开口一笑，涎一垂，大约是添丁喜信到了，你快出去看看。”原来我去岁在家，内子已兆有身，今夏临别，我取定名字二，交与内子，如男的则名志善，女的则名月英。来杭至今，悬盼已久，今得此信，飞跑出来一看，方知果然，报道七月二十四我善儿降生。这个喜信，接着之后，父亲连忙请行客吃大兴馆。我一生无得意之事，至此乃觉差强人意。当下到大兴馆，约计二席，随意小酌。屯溪钱庄某客，点红烧羊肉一看，父亲吃后染疾，后不久亦愈。我那个时候，浑不解事。时三弟学生意已滑头，后来我的父亲，大可资为臂助。我得善儿，也不晓得办些东西，做些衣服，大约家中祖母照管，我也^{〔1〕}不问。这个文成破体书在纸哩，敢是白做的么？无何，奉父亲命，往练市一游，盖其时父亲在练市，有另开阜生木行，故教我去走走。这个木行历史，我当初不清悉，后听余子良谈起，我父亲为余维周空账，追至湖州不得，乃将售木排抵偿运回，初在袁家汇，搭篷另售，颇有生意，以是捐阜生行帖，设一门市的木行。其时委任俞仁山开创，其人……父亲知之，节取其长。及行事成，其经理之缺，以余子良瓜代，而仁山则命之回杭，仁山以我任其力，人享其成，大有不能甘心，欲控于归安，谓余袒臂夺食。余命之先行，言当后至。及余至归安，遇于道，仁山约入茶馆，客气之至，并无兴讼之意，遂相好如初。后来仁山在杭为生记伙一载，遂去

〔1〕也，乙本作“可”。

而之〔1〕德昌管事，亏空甚巨，东家延中品理，此是后话，按下不题。且说阜生行，当日以余子良为经理，初在袁家汇，有坤福等为伙友，继而移至练市，有汪某、许某为伙友，学生为王某、邵某。练市乃一小小码头，隶湖州归安县界，招揽四方生意，地亦适中，惟远近多有木行，实逼处此当〔2〕争利权，商战之余，自不得不以欢迎买客为第一义。当日我往练市，适与经理余子良同伴，步行至拱宸桥，看戏群仙茶园，系髦儿班，是夜〔3〕演《目莲救母》、《六月雪》、《唱山歌》、《鱼藏剑》等剧。记得戏台上的匾额“以古为鉴”，下置屏风镜，傍〔旁〕有对子云：“将往事今朝重提起，破工夫明日早些来。”次日趁轮船至石门湾起岸，忆我十二岁，已在此住过，（见第三回）故地方颇为稔熟。但德昌隆木行，已改为德隆，系湘伯独开，时行中经理，为汪云祥，即向日所谓顺星者。子良携我往游，时云祥他往，丁馥成亦回府未来，他如帐〔4〕房潘显堂，以及伙友詹文镜、詹汉成，皆与我熟识。汉成即小旦汉，有一照片，与灶祥合拍，系《四郎探母》戏装，他去公主，尚悬在房中。我在那寄宿一夜，问及南皋桥一带人家，式微太甚，不胜今昔之感，有诗为证：

十年前已寄吾居，月夕花晨此读书，隔岸梢官时习武，傍河船户夜捕鱼。

四姑脚小三姑大，南市人多东市虚，今日再来风景异，沧桑变幻感欷歔。

我幼时画一双红鞋子，一横一直，粘在厨房。我二弟到此，曾向

〔1〕 遂去而之，乙本作“改往”。

〔2〕 当，乙本作“与”。

〔3〕 夜，乙本作“日”。

〔4〕 帐，乙本作“账”。

我说,谓这和尚鞋,他也看见过。此时我到厨房,^{〔1〕}此画尚在,哈哈,可有趣么?次日随余子良雇小船过练市。到行之际,我仰见屋宇不甚高广,两边粉墙书“阜生木号”四大字。入其室,柜台之外,仅容一八仙桌,为行内诸友噉饭处。柜台之内,容八仙桌一,帐桌一,再入则帐房,仅堪容膝,隔壁即厨房,厨房出去,另有一间,为堆放松杉板木处。楼上则无房间,大家合打床铺,如家间之戏把然。我此番到那里内外闲玩,并上街,且游普贤寺。记得寺中有对子云:

执经御历,体道含真,读大宋史一篇,美矣善矣,超尘寰而参元妙,维时雅歌天眷,誓纪天听,综日星河岳以建厥猷,赫赫乎尊无二上;

信^{〔2〕}号弥罗,国称极乐,诵本行经数语,是耶非耶,溯盘古以及今兹,其间商梦帝赉,周履帝武,合中外人君而作之睹,荡荡乎民莫能名。

半月之后,生记伙友余镜清,往下路收账,过练市,我附伴而归。余子良叫民船,亲送小东家^{〔3〕}至石湾,代买轮船票,我偕镜清趁轮船回杭。上船之后,遥望子良立木排上,以手作势,不知何事,后来面过问及,方知那时道我忘了手巾在他船上。是夜至拱宸桥,又与镜清看戏,系演《天水关》、《杀子报》等剧。次日雇伏至江干,入行大遭怒骂,至今犹觉耿耿。无何,闻家中院试,乃与韵锋等同船而返。临别之时,父亲谓如到浦口,闻院试期届,可由该处上府,我谨记在心。其时船中韵锋而外,有宋敬敷、余信亨等^{〔4〕}。信亨沱川士人子,善谐谑,同船说笑,妙解人颐。及到浦口,我与信亨上岸,问朱家村一蒙馆先

〔1〕 乙本此处有“相隔十年”四字。

〔2〕 信,乙本作“位”。

〔3〕 家,乙本无。

〔4〕 等,乙本作“诸位”。

生，据云正在院试，我乃决意由此往府。信亨代我叫船，且笑我久违之妻、未见之子都不在意，一心记念功名，今番定然获售^{〔1〕}。我当时别过同船，直行往府。至梁下，查得院试未到，如今但休、歙、黟先行府试，而婺、祁、绩^{〔2〕}则仍俟之异日。我以行李寄于江老三家，闲行至郡，会及同学汪润生，已来府应试，邀回寓中，坐谈了一会。是夜，我宿于江老三家。老三有子在家，代我修理马口铁^{〔3〕}菜箱，且送我雪梨一只。我前患咳嗽，服善言先生的世兄所开药方，未曾见愈，到杭后，曾发两次伤风，此时承送雪梨，且微烂，货不甚好，不料吃后，咳嗽大见功效。当夜我宿他处，觉得比船上舒服得多。次日雇伏往屯溪，到时见韵锋等尚未动身。值宁阳演戏，我与韵锋等同往观看。记得靠河搭台，匾额系题“渔歌互答”四字，是夜演《蝴蝶梦》，旦角都好。昔我村三月三戏，有二旦，一名宜笑，一名宜颦，今宜颦在此，去庄子妻。后与韵锋同船，越日至溪口，投德美行。是夜寒热大发，孑然一身，独卧床上，大呼要茶。幸有麻哩捧茶入房来，感激之至。苦至天明，叫伏不得，又搁了一日，始雇伏而回。此番由徽郡一带，闲游庙宇，到溪口，遇方秀斋。又出小步，及关帝庙，庙内廊下，左有赤兔马，右有青龙偃月刀，颇为轩昂。今记得徽郡城外白云禅院，有关圣座，中有对子云：

庙宇喜重新到此闲徙倚盘桓看练水滔滔流不尽乾坤正气；
纲常扶万古迄于今低徊景仰对南山赫赫俨若瞻圣武英灵。

西桥横亘，东坝长流，此地前十五年，忆父兄功笃下帷，每当
诵读余闲，对好水好山，常吟风月无双句；

北觐入燕，南游返歙，归途走四千里，喜桑梓道经名胜，复睹

〔1〕 售，乙本作“隳”。

〔2〕 乙本此处另有“府试”二字。

〔3〕 马口铁，乙本作“洋铁”。

丹青焕彩，仰如天如日，正气乾坤第一人。

又忠烈庙有对子云：

九子峰排闼而来，万叠束中流，剩水残山，在昔钓游浑是梦；
七里庙比闾相望，二难齐竞爽，丰功伟烈，迄今保障各宣劳。

又溪口关帝庙有对子云：

好语将军，千寻铁锁茫茫，笑吴国江山非旧；
寄言丞相，百尺铜台冷冷，惟荆州草木常新。

且说我当日到家，拜过祖母、母亲，见我善儿，知孩笑，可提抱，甚为欢慰。且问知府试未到，而邑试已过，赖二弟代为带卷，亦列五图，实深铭感。是年在家无话。明年乙巳，书斗传考，我正在厨房吃饭，头碗已毕，吃第二碗，闻书斗入门，忽然食不下咽，“功名”二字，真觉迫切于心。不数日，我兄弟两人又复往郡。此番与颂墀同伴，初亦步行至溪口，趁船至浦口，发担入城。正值天雨，我兄弟一步一跌，与清华诸友，问寓于西城坊。此屋与朱家隔壁，亦颇宽大，我兄弟二人，与颂墀宿内进。府试头场题目“中庸不可能也”，我兄弟皆二图；二场“孔融表荐弥衡论”，我二图，二弟头图；三场“非礼之礼三章”，我虽文入妙来，此番兄弟都见遗，恨恨之至！〔1〕我村老前辈，尝谓我庐坑村运，读书之人，必待三四十岁，始能见赏宗工。我的父亲，早年有信与我，又谓二十岁以前，如能入泮，则可谓善承父志。如今年逾弱冠，望这个小功名，我的头颈，有望得如彩衣一般似的，此番府试，又名次甚低，殊为愤懑。记得四月十四日院试，我坐西黄五号，头场题目，为

〔1〕乙本此处有“……忆”。

“我欲行礼，子敖以我为简，不亦异乎”，次题“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我头篇颇觉顺利，次题不知出典何处，遥望楚鸣坐堂号，我便悄悄相问，他低低答应，觉得似出《礼运》这句话，我连忙翻《礼记》，查得《礼运》注解，也就完篇。出场之后，坐卧不安，至十五夜，虑及明日揭晓，竟目不交睫。幸寓内诸友，赌博达旦，我乃立傍[旁]观看，终宵不眠。及红日上窗，和衣倚床，不一刻，旋复觉，遂食早餐。是日下午，遇同学玉轩于道，邀回寓，求看拙作，遂呈之。正谈间，忽闻炮响，急同跑至院前，榜早贴上，众人纷纷往看。我赶到，恰好一望即见“西黄五”三字，告之弟。复代弟看，不见，我仍痴立榜底，弟谓可以回寓，有一人获隽足矣。我走回时，觉遍体寒栗，两手如冰，至夜神稍静，乃穿衣托保，买结填册，以备二场。且知寓内胡朝恩亦提着，二弟甚为我喜，殷勤代为办事，且嘱我以留心，勿失机会。十七覆试，题为“汉淮阴师事广武君论”，次题“振兴茶业策”。交卷出场，弟急求看拙作，急誊底示之，蒙寓友许可。先生到，阅后亦称佳。我总以为常谈，心内忐忑不已。且我原文中，有“广益集思”句，暗与二弟言，“聚思广益”这四字不应倒用，深为懊悔，弟谓这个不要紧。那个时候有詹希贤到我寓来，趾高气扬，自鸣得意，背诵他的文字，有云：“《易》曰卑以自牧，子曰虑以下人，旨哉言夫，淮阴侯深得其中之旨趣矣”云云。又读我的文字，至“淮阴知独虑之难周，冀和衷以共济”，拍案一叫道：“我与你结了个案友！”此人真快活，我的愁惨与他比较，其相去奚啻天渊。越日十八昼后，胡远为卧床吸洋烟，我对坐与谈，云虑及榜事。远为方劝以勿虑，吾为尔决。骤听炮响，知发二场草案，急穿钉靴。闻履声橐然，弟已至寓。楼上胡朝恩问如何，答以两人都有。我急问，答如前，方始放心。但虑及正案，患得患失，此心更觉难过。我填册托保，准备提覆。弟又谆谆告诫，恐我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按院试提覆，功令不准带书。此时我欲带书，有人劝我勿带；我欲不带书，又有人劝我带。我不能决。弟谓我四书版大，不便携带，劝另买版小者带之。清华胡任亦劝道：“你这个时候，还惜铜钱么？”当下我付钱，

委弟代买。我乃就寝,幸是夜安睡。次早十九,系书于腰,至院门首,纷纷聚议,言里面搜检甚严,恐盖怀挟^{〔1〕},不如卸书勿带,苦怜我又将书卸下,交付廩保。其实此番入场,却不搜检,不过不准看书,大家坐在学院面前,通体肃静。题目为“申申如也,天天如也”,限四刻作百余字,大人当面监督,并委僚望催促:“要快要快!愈快愈好!”系北方口音,此乃学宪试我辈有无镇静功夫,故意如此炒闹。时有坐五十余号的某童生,暗偷看书,大人叫他坐到外面来,并发怒大骂:“你是不懂话是怎么样?”我此时颇觉着急,幸灵台不乱,一挥而就,正草俱全。有汪开奎坐隔壁,我问他“天天其色愉也”,是否这个“愉”字,他连说不要做声。我随做随写,^{〔2〕}字幸不讹。看看他人这个也盖墨盒,那个也套笔筒,“要快要快”,果然都快,僚望催促之声愈炒愈急,叫各人不要自误。我这段文字,前用“乡党恂恂如也,侃侃如也,闾闾如也”作陪衬,后述“夫子作止语默,随地见真,所谓其容舒,其色愉,有充实光辉之意”,末用“玉韞于石而山辉,珠藏于水而川媚”,以证“夫子之积中发外,深切著明”,小小结构,应有尽有。后来先生批我“语语中肯,宜其高掇芹香”。当时我书好后,随即交卷出场。时大雨如注,少刻,见二弟代携伞靴来,且言弟已来此数次,我感激不尽。到寓后,弟急请我^{〔3〕}背诵那文字,我随即诵之,弟代为喜,以为可决。复促耆底细看,我方执笔,忽认保余公辉祖到,也急请我背诵,诵后也蒙称好。是日也,自朝至于日中昃,坐卧不安,心如刀割。记得那寓门首,我徘徊往来,真不知走了多少步。后散步到余辉祖寓,告以愁甚。余谓请与君弈,弈可解愁,^{〔4〕}遂对弈,一局不终,无聊之甚,见案头有《聊斋》,执起阅之,都看不成句,此刻心绪,确不知是何样子。少刻回寓,见二弟抱县考案卷十数本,言礼房处领来的,皆相熟诸友之

〔1〕 乙本此处有“之印”二字。

〔2〕 乙本此处有“手虽发颤”四字。

〔3〕 乙本无“我”字。

〔4〕 乙本作:“弈乃解愁之具也。”

卷，阅之末尾，又虑及榜事。弟谓勿虑，闻今日揭晓，只有四人见遗，其一已定，单宝弟是也。我问何以言之，弟谓闻其提覆曳白，致被扣考，且言其首二场，均系委人捉刀，要交提督严办。我闻是言，虽略宽些，然一片愁肠，委实难过之极。约二刻，又闻远为房内呼道：“炮响了，出正案了。”那个时候，确是生死关头，焉得而不急？于是我乃速携雨伞逃去。至府门前，一面生的人向我道：“有的有的！”现在想起，此人心意一来为人兆意，二来劝人宽心，此人确是好人。当下我追到榜底，此时大雨纷纷，观者如堵。立后边的人，说前边的雨伞遮目，竟把撕破。看榜的人，竟无一不心慌，无一不着急。我那个时候，大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之象。只听得我先生在人丛中告诉他人道：“我学生已进府学第一了。”我大喜。又闻先生道：“系休宁的。”〔1〕我大惊，忽上前看，我仍未见。闻二弟大呼：“还好，还好，还有，还高。”急问何处，弟以雨伞指教，我遂见〔2〕，约在十几名。审视明白，于人丛中退出，遇虹关汝华问及，答道：“榜上还有，人已苦死。”汝华道：“自今恭喜，夫复何苦！”遇清华胡任问之，我答道：“吾适见约在十几名，请复代细看。”任乃登高而望之，下来向我道：“第十五。”我此时如醉如痴，口中暗暗连称：“挂匾挂匾，散卷散卷。”盖我祖母有节孝匾，父亲要候入泮，代为悬挂，乃不得意，以此属望我。我平日勉承父志，盼望已久。且看见他人所刊试草，有名有字，有父兄朋友的批评，私慕殊切，未知何日邯郸学步，如愿以偿，今日如此，实获我心，故二语之出，殆流露于不自觉。当下我走回寓，见先生已在，且知寓内胡朝恩亦已获售〔3〕。先生连日不见，乃系为友人余克谐担负心事，一往情深，于我这学生，则不甚注意。此时闻信，赶到我寓，心中却也欢喜，不消说得。当下嘱我连忙写信回家报捷，我坐几畔，犹然寒噤，执笔不成一字，乃托先生代柬。至饭后，神清心定，闲步宕到儒学处，见新

〔1〕 乙本另有：“（指汪润生）。 ”

〔2〕 乙本另有“西黄五三字”。

〔3〕 售，乙本作“隽”。

进文童名字,已抄贴于墙,前十名拔府,后三十七名为县学,故我在第十五名者,为县学第五名。这个一面看,一面欢喜,心内着实有点适意。怎见得上面写着:

毓太宗师拔取徽州府学八名,外恩广两名,共十名

程甲 杨坑^{〔1〕}俞家珠 汪口 戴彪 长溪 叶鸣鸾 杨家林
戴萱荣 长溪 金英 延村 汪士衡 城 黄瑞莹 黄村
恩广 张运兴 甲路 汪庚 段莘

又拔取婺源县学三十名,外恩广七名,共三十七名

洪德 理村 王导 庄前 潘挺 坑头 余克谐 沱川 詹
鸣铎 庐坑 俞邦庆 思溪 查颂声 山坑 詹希贤 桃源 戴
光照 长溪 江家珩 东山 胡誉鼎 玉坦 王元明 腾坑 叶
树棻 杨家林 齐光斗 冲田 胡邦石 清华 程昌凤 溪头
查瑞寰 山坑 查达 平坦 许其忠 城 汪开銓 城 程光炜
高枳段 戴鑫 岩前 余云 沱川 潘葆元 坑头 俞祖耀
龙腾 胡朝恩 清华 金翔芬 延村 汪昌照 段莘 单宝纶
金竺 詹恩 虹关

恩广 王誉吉 城 程振珂 城 王作楫 中云 查世忠
山坑 吴世勋 裔村 查章 平坦 程绳济 溪头

如今^{〔2〕}想起来,我这小小功名,不但自己吃了亏,即得我二弟的力,也着实不少,五中铭感,没齿不忘。当日我在府上,书斗、寓东,都送锡雀顶来道贺,并有糕粽,取“高中”之意。又有线系桂元,取“连中三元”之意。隔壁朱家,亦送来礼物如例。我都从重酬谢。昔者所进的老生员,一见面都作揖恭喜。我那个时候,苦尽甘来,心中的欢悦,

〔1〕 乙本此处作“羊坑”。

〔2〕 如今,乙本作“现在”。

又畅快得了不得。前所谓遍体寒栗^{〔1〕},两手如冰,所谓心内忐忑不已,所谓坐卧不安,心如刀割,所谓此刻心绪,确不知是何样子,所谓一片愁肠,委实难过之极,至此均一扫而空之。心病之医,对症良药,就是这第五名的生员。本年我父亲回家,值村内圆经,我季云妹出天行后,此时正准备往杭,忽闻此信,飞奔到府,心中喜慰,不言可知。到府后会及先生、廩保,是夜浼他两位讲学礼。我又穿衣托保,至府门前,遇詹耀堂,观其颜色,大有不然之意。回到寓来,父亲看^{〔2〕}我安睡,以备明朝大报覆^{〔3〕}……“你说他没有钱,他还开木行,他还有两盘呢。”^{〔4〕}这^{〔5〕}话是讲学礼时,老师对^{〔6〕}先生、廩保说的。我次早起来,父亲告诉我,谓昨夜讲学礼,廩保做出寒酸的样子,说得我万般苦,万般的没有钱。不料老师说出这话,他从何处打听查着,委实不知。我初听见,以为上当。后来廩保与先生,讲到舌敝唇焦,总算还好,以二十余番了事,已经讲妥,尚酬货。我父亲以钱为命,大约已终夜不眠了。查儒学规例,新进文生,必纳学礼,始送互结与大修覆。如江楚鸣姻弟^{〔7〕},则先送互结,不必议价,这个两造客气,大约学礼送去,要较他人特别些。其余则必先讲学礼,而后送互结。否则互结不送,不能入场,是为大障碍。故无论是否,而这个学礼,当夜必先讲好。则穷人入泮,学礼无多,老师迭年要用道士做法事,叫做“送穷鬼”,教穷的不要入泮,这不是科举时代的笑话么?当日我的学礼,既已讲好,当然不成问题,舒舒徐徐的进场去。到门首候开门,看见王作楫摇头摆尾,与人谈话。我暗想:他名次甚低,尚然如此,我何不顾盼自雄起来?此番六县文生,大招总覆。大约国家的功令,第循故

〔1〕 寒栗,乙本作“寒噤”。

〔2〕 看,乙本作“命”。

〔3〕 乙本作“朝覆”。

〔4〕 乙本作:“你说他没有钱,他还开木行,他还有……盘呢。”

〔5〕 乙本此处有“句”字。

〔6〕 乙本有“我”字。

〔7〕 姻弟,乙本作“家珩”。

事,无关紧要,题目为“帝典曰克明德”,外恭默圣谕两行。我得意疾书,不假思索,不一刻即做好,候放牌。望见对面东文场齐光斗,也做好候交卷了。当日出场,欢喜无限。次日学院仰提调拆号悬榜,于是旗锣鼓吹,用大红湖绉的榜架,上放六县文生的榜,二仆扶之,大放九炮。迎出来时,大有文光射斗的气象。前次的榜列号头,此番的榜书名字,迎到府门前,实贴照墙,府上的本地人,纷纷往看,咸见六县的新进文生,以次登录,什么徽州府学、休宁学、婺源学、黟县学、歙县学、祁门学、绩溪学。这个时候,我们快活得了不得。^{〔1〕} 父亲谓早得一梦,预知我要得意^{〔2〕}。我问其梦维何? 父亲谓梦中骂我,我反唇相稽,他勃然大怒,将我一把提起,投之于河,见我身一半儿宛在水中央,认为入泮之兆。至送大人之日,照老例穿上纬帽,上^{〔3〕}加新雀顶。记得我这个雀顶,系寓东所送,凑不上去。詹恩案兄代我以帽缨系之,甚牢固,笑道:“只要有顶戴,那怕不晓得戴。”是日到学院前,新进文生大都是旧衣帽,^{〔4〕}不伦不类,妙趣天然。惟楚鸣新穿襦衫,与众不同^{〔5〕},反觉乏味。时门未开,我和詹恩退至薤头店小坐。那薤头店烟茶款待,甚属欢迎。后大家进去,当堂觐见,各赐簪花一枝。是日有某生以圣谕讹错,命当堂跪下,以红板责手心,大为失脸,我当时亦未详问为何县人氏。学院训词,我立^{〔6〕}在远处,听不清悉,大约前说今年广额,当感圣恩,后说诸生读书,务宜加功,以期青云直上,前程远大,来日方长,慎毋一得自封等语。及诸生跪拜,廊下奏小乐,拜后各执簪花退出,锣声大作,鼓吹继之,大开中门。我等走出来时,见外面扰扰纷纷,万头攒动,都站在门前观看,此中景象,冠冕堂皇,

〔1〕 乙本此处另有:“回忆上次之榜王述曾第五名,他年纪轻,我狠羡慕他,不料此日我继坐他的地位,甚为欢喜。”

〔2〕 乙本作“获隼”。

〔3〕 乙本无“上”字。

〔4〕 乙本此处另有:“加上新顶。”

〔5〕 乙本无“与众不同”四字。

〔6〕 立,乙本作“站”。

今而后知入泮之为乐也。若夫会同年一事,系由书斗代备筵席,延请我辈至太白酒楼一叙。当时我至该处,有相熟的几位案友,联合同席,酹酒言欢。其他泛泛之交,不过互通名片而已。至谒老师,系我的业师带我同去。礼拜之后,老师问何处人,答以庐坑;问寓何所,答以西城坊。就是这两句,别无他话。谢廩保则以红纸包十饼金,也往礼拜。各事妥贴,父亲委我二弟往杭,代搭板船至浦口伺候,自己却送我到屯溪,至致祥庄,寄宿一夜。次日分手,遂往浦口,会同二弟,共船而去。我即由屯溪坐伏回家。记得是夜,与廩保同宿饭店,我钉靴里零散铜元不少,及过溪口,至德美行,我有挑伏二人,一起盛,一进丁,起盛在该行赌博输空,乘间逃走,该行学生,乃将进丁之担扣留,进丁正与辨闹,我问起为数不多,乃代开销,俾即放行。那学生与我熟识,招呼一下子,我辞去。是夜宿庄前桂子家,^{〔1〕}洋洋得意。问我名次,对以第五。此番回家,一路亭庙小憩,人皆知我为新科秀才,到处流连,心怀舒畅。至虹关,遇收钱粮的来拍马屁,尤觉欢欣。比至里门,天色昏暗,忽然风吹灯灭,乃续火于细九家,细九连称恭喜,并述村内各色礼备,专候迎学,茶忙就近,连日望之。我趋至家时,家中已安睡,打门一声,阖家俱起,于是相见甚欢。我乃拜过祖母、母亲,视内子怀中善儿,又加老气,莫名欢慰。询问一切,知家中自得门斗、报房两番捷报后,邑内礼房人等登门道贺,忙个不了。而新桥湾、沱口、山坑、士保鼓吹,来吹《连升三级》、《乐堂道喜》,闹热之极。我祖母、母亲心内的欢喜,可想而知了。又云村内预备迎学,迫不及待,今日已着志刚、天生二人去撞,至岭底不遇而返。且双路口源泰店内,另备小炒两肴,候我到时,随意小酌。惜我至双路口时,天色不早,未到该店去。我闻之,不觉辄然自喜。看官,请看明日迎学,仍有一番热闹也。如何热闹,下文分解。

〔1〕 乙本另有“桂子乃沱川姑娘,与母亲旧相识,我往来投宿他家的时候多,今到他家”。

卷之三

第九回 迎新学五门道贺 探爹娘七夕到杭

165

第九回
迎新学五门道贺
探爹娘七夕到杭

在下当年二十三岁入泮,在自己算迟,在他人比较还算早。况我村内自秀先、聘臣公同怀入泮后,至今已二十载,未曾有人继起,文风不振,已达极点,在下此番总算当其可之谓时。是以捷报到家,不但我家中欢悦,抑且阖村欢喜。承蒙族众约定份子,公办礼物迎学。是日由大庙动身,前面金鼓之后,有高脚牌四片引导,上书“青云直上”、“连登及第”字样,系新屋门送。继以旗障三副,鼓吹三班。按旗障第一副,二图公送,题额“杨柳旗开”〔1〕,其对子云:“载咏春风泮水夹桃生锦浪”、“待吟秋月庐山丛桂发仙枝”,系淡红绫剪金字,文系祥玉作;第二副为八大房公送,题额“声蜚庠序”,其对子云:“璧沼掇〔2〕芹香,得路登梯,无负下帷攻苦”、“泮宫忻〔3〕菜释,扬眉吐气,果然夺锦荣归”,系大红羽毛剪金字,文系秀先作;第三副为本房人公送,题额“春风得意”,其对子云:“芹藻撷纷披,泮水游来归浙水”、“雷霆走精锐,书声克绍振家声”,亦大红羽毛剪金字,其文不知谁撰,或曰亦祥玉为之。当时锣声铿铿,鼓吹闲杂,我雀顶襦衫,金花披红,仆戴洋

〔1〕 乙本作“庠序蜚声”。

〔2〕 乙本作“撰”。

〔3〕 乙本作“欣”。

伞,后面族众随之,走入村来,大有天开文运的景象。将近下轿,初遇姨九,他是无后的人主,科举将停之兆;(古人有空前绝后之说,此日的生员虽不得云空前,而以下的歇后语则应验了)继遇茂芝婆,他是一生苦人主,终身坎坷之兆,我当时心内暗暗的大不欢喜。^{〔1〕}由是而世德堂,而丽泽轩,而崇本堂,而绿树祠,而务本堂,而留余堂,而上门厅屋,而昭大堂,朝拜祖宗。有老兆、文卿二公,代敬天地。兜圈子后,回到家中,参我祖母,谒我母亲。用坐褥椅安席,跪拜如娇客之拜岳丈然。一时观者如山,跻堂人满,昔人谓:“富贵而归故乡,为人情之所荣”,此话不错。我当时拜后,例向内子一揖,内子必立扶梯受之,敛衽答礼,口称:“^{〔2〕}步步高升。”这个甚奇,不知有何出典。据前辈言:夫星已贵,恐被压倒,故立高处以镇之,亦犹《聊斋》水长船高之意。事虽可笑,亦大有趣味,故余《采芹志喜》诗有“好把连升贺三级,敛衽答礼忆荆人”之句^{〔3〕},实指此也。至于宾客满堂,觥筹交错,此中热闹之极。后闻杭州生记行内开贺日里堂,名“夜里滩簧”,其热闹尤为得未曾有。在下到郡七次,皖试四科,至此乃得入泮,信可乐已!有诗为证:

文运天开庆盍簪,采芹泮水附儒林,风雷^{〔4〕}烧得神鱼尾,万里扶摇继自今。

璧水圜桥遇圣明,士林嘉惠覃恩宏,文章报国终吾志,莫把青衿老此生。

太白楼头^{〔5〕}饮宴春,簪花赐后酒斟频,(指会同年事)文光射斗看嘉会,都是风流蕴藉人。

〔1〕 乙本此处另有“这也不在话下。当日道傍观看士女如云,我和族众”。

〔2〕 乙本此处有“恭喜你”三字。

〔3〕 乙本无“之句”。

〔4〕 雷,乙本作“流”。

〔5〕 乙本作“台”。

拾翠人来日未斜，红桃绿柳斗繁华，谁家夫婿温如玉，得意春风马踏花。

又有诗云：

锦标夺得转还家，一骑香蹄踏落花，多谢故园诸父老，迎予先待路三叉。

门楣大启焕然新，载拜重慈礼母亲，好把连升贺三级，敛衽答礼忆荆人。

时我家全堂，对子鲜红，悬诸两壁，金花灿烂，插诸中庭。至于报单高贴，书斗的学报贺魁元，报房的官报张万魁，报条粘柱上，所谓“钦命提督安徽全省学院毓遴选上卷詹鸣铎拔取县学第魁名”。时浆糊不牢，后父亲亲为粘过，今仍在。数日之后，书斗又来报黉案。按黉案例候学台至他府，方才颁发，以故迟报。至于所刊试草，系先生代手，非原卷，劈头有“异矣哉”三字，父亲疑为欠妥。邑城泮宫迎学，程振珂等函招，我未曾去，然派费照纳不辞，这是一场好事，当不慳吝。后来送礼至大汜，谢老夫子，我乘肩舆，亲自去跪拜，谢花子先生礼物有差。查此事不过用百余洋，那时年成，较现在容易。那时家政，系祖母主持，我却完全不管。闻我入泮后，适吴晋秦还债来百金，恰好应用。我生平有顽福，于此可见一斑[斑]，按下不题。再说我〔1〕幼稚时期，曾从游于花子先生，时先生仍教读于家〔2〕，忽得病，委代传馆。无何，先生卒，我代课至年终，束修如数归师母去。次年丙午，遂以舌耕。〔3〕二月，二弟由杭归。一日对面船山被贼斫倒荫木，我约本房入山观之。按船山即圳塍竹山，系经理遐字七百六十二

〔1〕 乙本此处有“早年”二字。

〔2〕 乙本此处另有“（见第一第二回），那年我微幸，花子先生仍在家训蒙”。

〔3〕 乙本此处另有“当时学生，约计二十余人，一切学规，遵照先生旧例。是年”。

号,计税一亩二分七厘七毛,其山地东至本户坦直下为界,西至平降直进,南至井坵塆上随外垄脊直上至降为界,北至平降底文显山直下至本户坦头为界,椿一公房宸言公众,计税六分零一毛,我椿三公房茂六公祀,计税六分二厘七,另有本甲文鳞,计税五厘。据此则椿一公房与我椿三公房相共之业,是以宸言公坟墓于左,茂六公支众坟墓于右,中以乌石为界,各照实征为凭,各管各业。且右边栗桤杉,归茂六公祀管业,左右分界,更可证明。我当日上山,见有荫木三四株,被贼斫倒。其一株在左界上,长房某拖去,我不与计较;其二株在右界上,他也想拖,我止之。旋合“茂六公众”四字,唤人拖之下山。不意二月十九日,椿一公房,竟有所谓名呼迟者,纠合多人,公然上山,统将全山之树,一齐剥皮,合“宸言公众”四字。我房公愤,延中向理,彼仍不遵,我乃与锦屏下邑伸诉。适邑尊魏公他出,逗遛城中,迟之时日,忽家中赶信来邑,并蔚璠由景镇赶到,谓经中调处^{〔1〕}妥贴,我与锦屏先后同归。问如何调处法?答以经中同立合墨,加禁该山场对。愚按:该山左右显分,各管各业,如此分而复合,公同加禁,我房亦无甚吃亏。中人以息事宁人计,且雇森林入山,剥去“宸言公众”四字,是亦和平解决之一法。当时我以为不服,且作《圳墘竹山记》,存于茂六公匣,迄今思之,究何必然。呼迟愚好自用,贱好自专,一生专好挑拨,又无多大能力,在下尝鄙其为人。有年三月三戏,厅屋之内失去太狮、少狮的屏风镜,他出赏格,书作“偿格”。我问其故,他道“赏”字解作赏赐,改此较为谦恭。我闻言忍俊不禁,嗤之以鼻。是年三月,我二弟事我祖母往杭,拟为三弟办亲事未成,四月寻返里,到家甫数日,我忽患痢症,初以为略感风暑,不甚为意,自开方服藿香正气,以六一散佐之,不效。时胡溥川先生馆报功祠,颇知医理,乃与斟酌,以为治痢无止法,以通为止,犹之治肝无补法,以泻为补。因用枳实导滞,不料里急后重,日甚一日,且不时作恶发热,头肚交痛,祖母忧之,

〔1〕处,乙本作“理”。

为延善言先生诊治。善言先生，虹关人，姓詹，名真论，^{〔1〕}向客北方，多拯民间疾苦，悬壶于市，药到病瘳，改辙山东，厥名益著，今六十余，倦游遄返，病者多踵门求之，日不暇给。吾家诸人患病，每延之至，一药而愈，最信重之，故此又延其诊治。他走到，所开之方，与我方大同小异，特重用川军，力为下降，连服数剂，而川军且加至三钱，一夜果然松动，如厕便通，原方加减，病遂霍然。^{〔2〕}我于是有感，爰撰文言一篇，论医道之难，其略曰：

甚矣医道之难也。夫以痢症之初起也，欲补气而邪气转加，欲清火则下行更甚，鲜不谓通。因通用导滞下行矣，乃导之如故，而闭之如故，一任尔木香槟榔枳实厚朴，卒不得收其功焉，抑又何也？或曰：是未用当归也。当归善滑，滑其肠而以川军降之，斯便道矣。不知肚门敛塞，虽用蜜箭猪胆汁自外而入，且有难于奏功，区区润肠何益，适足以多其苦耳。或曰：是未用升麻也。升麻上升，升其火而以枳实导之，斯便通矣。不知邪火上升，势必漫无限制，将不足以药治病，转复宜以药治药矣。夫至以药治药，而药性相抗，撞扰于五脏六腑之中，其害将靡所底止矣，而犹望其病之愈也，得乎？善言之为我下药也，着眼川军，要所谓强硬手段生擒活捉，而其竟得奏效者亦幸耳。然而成竹在胸，始终注意于是，不可谓无定力矣。且夫痢症犹病之显然者耳，间尝论之，百病始于伤寒，伤寒必先客表，故肺主皮毛，其发为病也，为咳嗽，为喉痛，为鼻流清涕，此风寒未深，不服药而七日可愈。否则再传一经，而为吾身正气所祛散矣。故仲景谓之七日未复，否则以桂枝汤主之。若夫半表半里，则不在皮毛而在肌肤矣，故以柴胡汤主之。至于入里，则疏之无可疏，散之无可

〔1〕 乙本此处另有“别号攀九先生”数字。

〔2〕 此下及引文一段文字，乙本无之。

散，故上焦或吐之，下焦或降之，或补正气以祛邪，谓之兼攻兼补，要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他如不由传经而直入里，谓之直中三阴，厥深热深，厥微热微，则当投以猛剂，而非柔软家所能治矣。以愚观之，觉中暑、中风、霍乱诸症，一时暴发，角弓反张，而急救之余，要易得以施其术最难得手者，似热而寒，似寒而热，所谓人火也，龙雷之火也，殊莫辨其虚实，而为之洞见症结焉则甚矣，医道之难也。

按是年为疫痢，大都时感，^{〔1〕}村内患此者多至不救。我家中昭^{〔2〕}妹丫头，六月病歿，我门生绍亦不幸。我哭绍诗，有“斯疾斯人剧可伤”之句。后来七月，学斋等约合村人，初接傩神，继行斋戒奉佛，同保平安。时委我为疏文，并司理一切，这又按下不题。且说我的母亲，自甲辰由杭到家……乙巳岁，父亲回家，祖母乃欲与分炊，俾能治家生产。父亲延香弟姑劝之，未允而去，祖母以是自炊。后值我入泮，遂共家如常。及料理各事平妥，又拟分炊。母亲正值脚疯，乃托言医治，归宁沱川。七月我往省视两^{〔3〕}次，记得头次到沱川，见其误食雄鸡，足疾转剧。及回到家，又见四弟春声新患病且重。此情此景，真觉酸人！十一月稟之祖母，欲接我母亲归。祖母以其有托而逃，凡家中请先生吃喜酒，及为善儿做周岁蓂莢二事，他都不问，今不准回家。我极口苦劝，香弟姑也来劝两番，皆不之许。及年冬，母亲归来，不得其门而入，乃令寄居邻家，祖母日仅给两餐。而我乃自竭其力，饮食供奉，且调停其际，膝行涕泣，下气柔声。我父亲反不谅苦衷，寄书辱骂。我乃修书一封，细述颠末。父亲阅后，始知就里。至次年二月，我为船山事往邑，比归来时，母亲足疾稍舒，仍未甚好。迄祖母往杭，我乃迎母亲回家，延清华胡允开先生重行医治，始大见效。

〔1〕 感，乙本作“减”。乙本此处另有“我病喜占勿药”。

〔2〕 乙本作“招”。

〔3〕 两，乙本作“二”。

祖母杭来,似可相安。^{〔1〕}不意初见寄袜,继疑柴米,以是结恨益深,遂缠绵而不可解。我请于祖母,任其往杭,又不蒙许可。我再四思维,^{〔2〕}如此再不变计,势必索我母亲于枯鱼之肆矣。于是潜与私议,不如用三十六策之上,较为稳便。其时我病初愈,二弟亦未动身,乃代母亲^{〔3〕}移行李寄于福鸾婆家,次早雇伏,母亲携带季云妹、春生弟遂往杭州去。据闻母亲是早出村,在轿哭泣,而我们不之知也。后祖母闻信,我乃弥缝掩饰,尚不知堕我计中。论起家庭间相见以诚,本不应用术,以欺我祖母,今为救我母亲渡出难关计,不得不然,识者谅之。当日母亲去后,我二弟未几亦去。是年我继岳母卒,我母亲到杭州,闻得唐竹潭医士调治,疯疾乃愈,此是后话。且说我本年在家教读,学生仍旧廿余人,读书之外,教以搭对,学生辈颇能领悟。至十月刀[初]十夜,饭后独坐无聊,乃闲弄胡琴,正心手调和一弹再鼓,忽一人携伞笑入道:“好胡琴!”昏暗之间,未曾细睹面目,而听厥声音,似稔熟,疑沱川姻弟。及起而视,见是三弟,于是相见大喜。原来三弟与我父亲,由杭州一同动身回家,今日始到。^{〔4〕}未几父亲也到,是夜祖母诉与母亲介意情状,甚至涕零。三弟对祖母道:“请娘娘不要淘气,父亲有心事,此番船上,已损失数十金了。”我当时不解,后来细问,方知其故。盖此番回家,父亲考篮之内,放有百番,至屯溪检点忽然不见,我父亲对船上诸客说起,此事大家惊骇,船家长尤大不以为然。客人之中,都欲彻底根究,惟后舱一客,不大赞成,大家疑之,窃窃私议,谓伊囊橐为空,忽自无而之有,一路举动,大有嫌疑。赖前舱一老客人汪姓,主张洗刷,谓船里坠针船里寻,大家搜一下子,便见明白。船家长亦起劲。汪客人自行表白,翻箱倒篋,以次检看,均未得端倪。及某客,某客不可,汪老客人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笑嘻嘻的

〔1〕 乙本作:“祖母后由杭归,可望相安。”

〔2〕 乙本此处另有“爱莫能助”四字。

〔3〕 乙本此处另有“夜”字。

〔4〕 乙本此处作“离家四载,此番跟随父亲由杭回家,至是始到”。

向某客道：“我与你们真金不怕火，搜一下子好去搜那船家，这是手续，当然非谓阁下……”当时，博引繁称，冷嘲热讽，弄得那人难以下去，当下搜又不可，不搜又不能。这个汪客人确有点子老奸巨滑的手段，后来竟把那个客人搜出证据，包内仍有二三十番。那个客人道：“这洋我是苏州来的。”我三弟道：“我们的洋系杭州裕通官银号图记，我认得的。”视之果然。那客人又道：“我洋苏州汇杭州的。”我三弟道：“如此请与回转质对，如果属实，任凭你怎样办法；如此洋是我的，到得杭州，我便对你不起，杭州地方我熟呢。”嗣经旁敲侧击，反复辨驳，大家明白，那客人也自知^{〔1〕}情虚，愿把原洋璧还。点计起来，已亏耗六十余番了。我三弟以该客近日所买东西，欲取作抵，父亲忠厚不可，只得听之。所谓损失数十金，即是这个原故。^{〔2〕}如今再表我父亲此番回家，系代我祖母悬节孝旌额，且我祖母今年七旬大庆，兼来祝嘏。按旌额系南京大主考许公有麐赠送，系“行高冰洁”四字。早年父亲抱定宗旨，要入泮后，方拟代悬，所望未成，以致延宕至今日。我勉承父志，旧岁委漆司做就两片，黑漆透光，上凸金字，放于上门厅屋。不料去冬除夕，该厅屋失慎，以致被毁。今又委漆司做就两片，择吉代悬，并办七旬生日。我祖母但承认悬额，而不承认庆寿。我们意欲双方并进，沱川承烈姻弟亦来助兴。是夜私将外面送礼的大寿字，缝合起来，悬之堂上。不料祖母次早得见，哭之不休，一定要我们除去这寿轴。我们无法，只得遵命。悬额之日，亦承族众公送高脚旗障，高脚牌上，粘“青年矢志”、“皓首完贞”、“节懍冰霜”、“志坚金石”字样，旗障以蓝濮院绸为之，^{〔3〕}与前此迎学的水红绫大红羽毛不同。其一为族中一二图送，题额“贞寿双高”，其对子云：“绰楔荣褒，辉扬彤管”、“慈帏寿介，舞羨斑衣”；其一为本房人送，题额“矢志柏舟”，其对子云：“誓矢志青年共仰裙钗垂懿范”，“清贞全皓首群钦巾

〔1〕 知，乙本作“认”。

〔2〕 乙本作“职此之故”。

〔3〕 乙本此处另有“上剪金字”。

帼有完人”。是日由绿树祠动身，旗锣鼓吹，统行上下三村。承族众衣冠往迎，我随父亲与三弟追随在后，游行一周，乃将匾额一悬诸节孝祠，一悬诸世德祠内进。退而肆筵设席，以宴嘉宾，履舄交错，盘杯狼藉。那时锦、玉两瓶尚容得货^{〔1〕}，不比现在以故代东提壶，拇战殊健。我也拳量都豪，连战数席。吃得大家笑的笑，哭的哭，斗殴的斗殴，炒骂的炒骂，至打吐的连狗都被醉倒，这个也可算热闹之极了。按先大父起凤公辛酉见背，我祖母年仅二十五龄，矢志抚孤，匪伊朝夕，一切男婚女嫁，极费苦辛，而且置产业，购良田。光绪二年，建爱日堂，一生勤俭持家，心血殆尽。其懿行载诸邑志，见五十二卷节孝传。异日輶轩下采，自足以表扬。今^{〔2〕}当寿届古稀，子孙满堂，而蔗境余年，固当大开寿筵，以俾阖村祝嘏，用昭寿以节永、节由寿彰，乃老宜人则勤俭持家，不改生平之素志，当此暮年况味，尚不欲以繁文缛节，致长奢侈之家风。故悬额之后，命父亲即率三弟往杭。及十一月刀[初]三诞期，而所谓介寿称觥，跻堂酌斝者，则只我一人而已。^{〔3〕}然而太和翔洽之气充溢门庭，则有蔼焉者。怎见得？有诗为证：

七十年华自古稀，而今王母遽能几，筹添海屋应弥永，酒进霞觞漫自飞。喜比孤芳标劲节，愿将寸草报春晖，独怜严父俄驱去，未及兰阶舞彩衣。

当年矢志励松筠，名教纲常认得真，善事翁姑无缺陷^{〔4〕}，将培儿女费艰辛。堂恢肯构留余荫，房置良田付后人，大德如斯应得寿，慈颜应驻万年春。

家政茫茫任仔肩，忧危惕励永乾乾，半生勤俭持家久，毕世

〔1〕 乙本此处另有“（指锦屏、玉屏等会吃酒也）”。

〔2〕 今，乙本作“兹”。

〔3〕 乙本此处作“则只我夫妇及二弟媳辈在家数人而已”。

〔4〕 限，乙本作“憾”。

仁慈待我专。承遍殊恩难报德，烧残神烛祷延年，乌私有愿何时尽，惚读《陈情表》一篇。

春酒今朝喜介眉，一门欢舞快何之，北堂七秩萱荣日，西母三千果熟时。已著芳名光志乘，更看题额表宗祠，愿臻百岁蒙旌奖，贞寿双高进颂辞。

话说悬额、祝嘏二事，我二弟耀先均不在家，常以为恨。及次年丁未二月，始行返里。时国家诏停科举，起学堂，我以蒙馆一事，不合时宜，因谢散学生，将拟往外谋事。村内丙生唤人来请我上去，他想我以私塾改良，充作学堂，尽先任我开办，我亦辞之。是年三月十八，三弟礼先，在杭聘何筱峰女为妇，原名丹荷^{〔1〕}。喜事甫竣，廿八日我季云妹病歿。信到家中，一喜一悲，我与二弟交感。我祖母以我母亲携带子女逃往杭州后，尝骂三人均不准回家，自得季云噩耗，此话则绝口不讲了。祖母又尝谓梦中见一鲜花，红得娇艳，他气忿忿的走去，一手^{〔2〕}拔起，委弃于路旁，此梦殆为季妹不幸之兆。且接信之日，恰有乌鸦叫于墙头，看来都验。是年我拟往杭州，担伏^{〔3〕}发行，二弟忽劝挑转，俾让他去。当那时候，我委实不解何意。及六月二十四日，我适在家薙头，接父亲信，言二弟到杭之后，随往练市，乃钟情于邱家女儿，欲将以祖母借人之款，收为纳妾之资。我至此方恍然，怪不得他要出去，“欲”字从心，有心为欲，此话倒是真的。父亲来信，附二弟与他的信，文思滔滔，内中大致谓他一生性质，凡器具衣服，有不如意，必推而远之，况妻子乃……且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又有“舜不告而娶，男则必告，以男不如舜，而父亲非瞽叟，知言之必可行也”等语。查邱家女儿，以色身示人，子弟多趋之若鹜，每至其家，其母亲叫他冲茶敬烟，并站在一旁谈话，如打茶会然。后来在下

〔1〕 乙本此处另有“改名和美”。

〔2〕 手，乙本作“把”。

〔3〕 乙本此处另有“已经”二字。

也曾去问津过,视其人不过略长些,貌颇不陋。^{〔1〕}当日祖母闻得此信,冲天大怒,立着我收拾行李动身往杭,促他回家。我奉命而去。此番坐蔚璠茶箱船,至薛坑口,被石壁将船撞破,水入舱中,以致茶箱都湿。后拖船到岸修整,那个茶箱打开,至薛坑口人家,借锅爇过,搁了三天。这个茶叶到上海,天然蚀本,不消说了。当下一路无话,至七夕我到杭时,见二弟已由练市来杭。后与父亲商议妥善,我留杭州,送二弟登舟返里。不料二弟开船两日,闻有被盗警耗,我与父亲愁甚。父亲委余善之赶往严州打探,回来报告,方知此番我二弟颇吃了些小亏。原来二弟船至宗潭安宿,至夜半忽听得“蓬……蓬……蓬……”一班粗汉打上船来。时余镜清睡后舱马路,连忙扒[趴]起。劈头打一洋枪来,子弹由眉心边穿过,幸未受伤,急由后舱跳落水去。另有歙县二客人也跳下水去,其余客人将头钻在被窝里,皆不做声。我二弟真危险,眼巴巴望着他们刀劈皮箱,取去各客衣服物件,甚为匆促。另有一人见二弟脚旁放一考篮,试提之颇重,遂携之行。一霎时间,呼啸而去。大家都有损失,二弟考篮内有三百余洋,所亏尤巨。纷纷起身,时正天亮,二弟上岸观看,见考篮堆在路上,账册书信四散,内有一小千里镜,尚未取去。一时大家聚议,二弟要到严州建德县去报案,命船户摇回。至木业公所,会程巽堂,即办禀帖送入该县。县令增公,旗下人,据云系老公事,当下即行传问,当堂质审,实无办法,乃妙想天开,责该船户不应停船宗潭,为通盗的嫌疑犯,立予笞臀,打了六百有二。伙计问他何处人氏,高声答应是江山人,^{〔2〕}每人各打一千。县令谓:“本县办此案件最多,实有经验,多是船户通盗。你这船户上二十里有人家,下二十里是府城,何不停宿?乃偏停至该处,不与盗通,何至如是?本县要重办你。”二弟诉:“此船户叶姓,名老六,为牌子船,我行家向日解款,皆是他们承运,规规矩矩,大众皆

〔1〕 乙本此处另有“此是后话”。

〔2〕 乙本此处另有“责他粗鄙”。

知,生等可以担保,决不通盗。”县令道:“你们何尝晓得?本县办过这种案件多次,都是如此的。不重办他,如何水落石出?”当下硬把船户拘押。查宗潭为马目源,有炮船常驻,我平素上下,往往停船,原未尝出有此事。清时公事最严,做官的地方,如出盗劫之事,四十天不开案,摘去顶带[戴]。这个道理,我的父亲当过幕友晓得的,与人谈起过。当日增公故意归罪船户,以为简便办法,容易收功,也是老公事的捷诀。他如此说,果然二弟与程商议,改报窃案,船户取保开释。县令增公,乃亲送至宗潭踏勘。至原处看后,忽又大怒,谓这个地方,如何可以停船,呼船户仍要责打,幸其母跪下求免。增公因向我二弟说了一篇的空话,谓本县有保护地方之责,既有这事,自当代为缉访。如访得着,是你们的鸿运;如访不着,是你们的晦气云云。清时专制,人多畏见官府。其时二弟来信,谓生平未曾打过官司,今幸能对答如流,一切报告情形,言之详细,其中苦况,不言可知矣。时二弟同船有俞某未曾损失,他到家反造谣言,谓我兄弟回家,路遭盗劫,且被刳一刀,把我祖母、母亲、内子唬得不得了。及二弟到家,方才明白。俞某一生如鬼如蜮,此次算他便宜,方自欣幸,谁知到家未久,家庭戾气,媳妇自刳,致损失数百金。二弟谓船中诸友,皆运气^{〔1〕}所关,虽欲逃之,无可逃也。此言的是不错。我二弟到家以后,又有信来杭,报及我家月英出嫁、志刚跌足二事,父亲大骇。月英为我的女儿,去岁内子叶孕,今年七月生,小嫁沱口,姑不具述。而志刚跌足,这是何事?看官休慌,听我道来,下文分解。

〔1〕 运气,乙本作“气运”。

第十回 买棹泛湖中选胜 辞亲往连市经商

原来志刚乃我的从侄，他的先曾祖起龙公，与我的先大父起凤公，同胞兄弟，同是喜禄公子也，传而为蕃高、蕃初、蕃桢。高乃志刚的祖父，桢字树芬，即我的父亲；高子昌期，即祖保哥，乃志刚的父亲也。按先曾祖喜禄公，字维春，清国学生。父逢荣公，营木业于亳，值水灾，负金而逃，至半途，值蛟水至，乃抱大树，不意水力甚大，连树带根拔起滔去，以是溺毙。（有一客与公同爬树上，后随水漂荡泅到岸，说起此事，谓公大约已溺毙。此人口鼻吐出泥沙，一月方止。）兄喜福，不远千里，求父遗骸不得，曾祈梦于古庙，梦神人告以“洛阳见帝”四字，亦终不详。喜禄公幼孤，赖母谭氏抚养，家綦贫，樵采度日，而事母极孝，稍长，族友服其信义，各醵金与赴景镇，合开永和南货店^{〔1〕}。初做亏蚀，公乃焚香祝天，愿减阳寿一纪，以保其店之兴隆，后果赢金如愿。我父亲生平与我兄弟辈述祖德，追溯及此，谓先人以寿元之长，补财源之短，痛哭流涕，泣数行下。当日公力经营，毫无私蓄，分得余金，用行善举，如团练、保甲、育婴、扶孤、捐义冢、瘞暴骨、造桥梁、施药饵等事，

〔1〕 店，乙本作“基业”。

皆能慷慨欣助，毫不^{〔1〕}吝惜。兄喜福客于毫，发逆将至，囊空莫返。公乃寄以盘缠，始得归。且把先人遗产，一以奉之，俾得奉养高堂，抚侄成立。公晚年得膈症，自知不起，乃以自置产业，作分阄书，令起龙公与某某拈阄，（“某某”二字，系父亲的乳名，上一字是“连”字，下一字是“桂”字，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而言也，故以“某某”二字恭代）各管各业，我的父亲时正二岁也。公自奉俭约，而为子孙造福，则不遗余力，贻泽孔长。我的祖父早世，我的父亲，承我祖母汪太宜人矢志抚养。那个时候，尚赖我的伯祖起龙公各事热心照看。志刚的祖母，亦汪氏，名连意，素来悍虐，屡肆欺陵，我祖母移而避之。建爱日堂，他且不时来淘气。上文不曾说起，连意姆来殴我母亲，我祖母闻之^{〔2〕}赶到，与之扭殴么？（见第一回）自丙甲岁志刚的曾祖母作故，父母也后先病歿，他的祖母连意姆，以为家门欠顺，^{〔3〕}乃率志刚并姐裕时、妹满时移迁景镇。比得病回来，死于路，彼时志刚姐妹辈都幼小，赖本家怡远公为办衣衾棺木，并以志刚姐妹挽我祖母代抚。祖母以有夙怨，如何肯答应？后得我父亲三上稟苦劝，谓一脉之下，万不可视至亲如路人。且谓祖母如再不从，叫我长跪不起。祖母闻之，大为感动，乃许收留。嫁裕时于裔村，嫁满时于段莘。而志刚在我家，则令与我兄弟跟随大汜先生同读。至此志刚年已十六，犹有童心，爬树登山，不遵约束。^{〔4〕}是年八月因偷栗子爬树^{〔5〕}失足跌下，伤左足，骨几碎。所谓志刚跌足，即是此事。后来祖母延医调治，过了两月，始见痊愈。据内子后来^{〔6〕}谈起，谓当那时候，全家忙碌，他在产妇之际，颇吃了苦。且言那个医生，颇有本领，医治数日，忽吩咐：“明朝雇健卒四人，猪肉饭给他吃得饱些，听我取用。”我祖母不解何意，遵照办到。医生

〔1〕 不，乙本作“无”。

〔2〕 之，乙本作“信”。

〔3〕 乙本此处另有“迁地为良”。

〔4〕 “不遵约束”，乙本作“甚为放荡”。

〔5〕 乙本此处作“往后龙山爬树打栗子”。

〔6〕 来，乙本作“对我”。

乃将跌坏的人放倒在床,命健卒把他两头扯直,用砖头挤紧,双足铺平,长短一致,然后以板夹之。此种刑具,天然难受,后来不致跛足,端由得力于此。那时祖母委金开服侍,医药等项,所费不貲。志刚前患瘰癧,我曾带往山坑医理,^{〔1〕}也曾寄顿裔村法舅家。今又跌坏,祖母恼甚。志刚有田租,历年代收,衣服、器具等物,前曾经众封存未动。是年为娶郎氏,命名志珍,即将田租产业及衣服、器具交还,命他掌管成家。按志刚侄一生只读书无用,其余各业都会,如竹木石工匠事,兼糊纸衣、薤头,兼宰丑亥,及厨司时色汤炒、各项点心,均能服务,外科草药、符咒也略知一二,一切劳力之事,更不消说,俗称百业穷,却非聪明人不可。我维春公后所出之人,到底不弱。现在他^{〔2〕}已有儿媳,境况尚过得去。如今再说我当日在杭州顽耍,二弟回家,父亲嘱伊遵养时晦,勿再轻举妄动,他偏不听,竟在家中,做成木码,有四百余两之多。初到屯溪致祥庄,支洋一千元,尚不敷用。乃信致杭州,向父亲索银,信内又多噜哝语。父亲不应,且函阻致祥庄,勿再^{〔3〕}支付。是时二弟急甚,至^{〔4〕}多女小姨两元,内子一元,些些借款,都扯用讫。至蜡[腊]月着叶登高赶杭,为报其内诞生一子,取名“志受”,并述木码受急,请洋接济。父亲以年终银根奇紧,准待来春汇寄。二弟迫不及待,因下镇向德公告贷,始得开销一切云。明年戊申,我仍在杭。杭人俗例,投名片,贺新年,往来不绝,人家门首,多^{〔5〕}备有留芳一纸。新年无事,或鼓乐,或雀戏,各自消遣。父亲过了初二,按照老例,每年携带母亲及春声弟往练市一游,兼查账目。我乃与汪某等,浮生半日闲,泛舟湖上,凡左公祠、水月亭、彭公祠、三潭印月等处,畅游一遍,令人有披发入山之想。继睹蒋公遗像,红顶

〔1〕 山坑医理,乙本此处作“凤山”。乙本此处另有“求祖彦先生医理”数字。

〔2〕 乙本此处另有“三十六岁”。

〔3〕 再,乙本作“致”。

〔4〕 至,乙本作“以”。

〔5〕 乙本无“多”字。

花翎黄马褂，按剑而坐，仰见威仪严肃，气宇轩昂，而其美秀而文，温润而泽，尤觉令人可爱。旁一此君联云：“万家犹是祝生佛，一日不可无此君。”后至西冷桥，谒苏小墓，见碎石成堆，于是也戏掷一石，低徊留之不能去云。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飘然一艇，击楫归来，此景此情，真觉怦怦欲动。古人谓“勾留是此湖”〔1〕，良不谬已！有诗为证：

结伴寻春忆旧游，诗家清景纪杭州，湖光山色天然好，把酒临风楼外楼。

彭左祠堂苏小坟，英雄儿女竞传闻，〔2〕至今留得声名在，绝类离伦总不群。〔3〕

潋艳空濛画不成，西湖西子两〔4〕题名，吴宫花草秦楼月，一样风光彻底清。

陌上花开缓缓归，迤时相赏莫相违，柳彩系得游人住，俯唱遥吟逸兴飞。

西湖有楼外楼馆子，〔5〕由来已久。记得当日我等曾在该处小酌，一班游客，也到那里聚餐。会面之余，多行跪拜礼，此贺新年旧习惯，到处皆然。次日汪某又约我往拱，我从之。于是游山玩水，变为问柳寻花，亦算得新年一趣，看官们听我道来。按拱宸桥离江干三十里，市面较大，歌楼舞馆，亦纷然杂出乎其中，我昔日曾随余子良先生到过。（见第八回）是时沪杭甬铁路初开办，火车已通至拱。我当日穿得天青西缎羔皮袍，天青贡缎马褂，与汪某同乘火车去。到后拟往天

〔1〕 乙本此处作：“未能抛得杭州去，大半勾留是此湖。”

〔2〕 乙本此句作：“千秋佳话竞传闻。”

〔3〕 乙本此句作：“儿女英雄两出群。”

〔4〕 两，乙本作“并”。

〔5〕 乙本此处另有“烹调西湖醋鱼最有名，游客争尝”。

仙茶园观剧，路遇胡某，半面知交，约入茶楼，履舄交错。时隔座有二人，胡某与点头招呼，其一为绍兴某，现为伙于湖墅江裕兴木行，系昔得我父亲引荐的，我亦不认识，略问名姓，茶后各散。问胡某寄宿何所，答以高升栈，我挽胡某同往，订定宿处，再出游玩。胡某率我至该栈，问客铺，主人道：“楼上佳。”遂导客登楼看房间。原来这房间与么二堂子彩月阁仅隔一壁，以便乘闲引线，是亦有互相照应之意。当下我等到此，见彩月阁的娘姨，时过房外，窥觑客人，见者多心动。下楼见对面一宁波某，与胡招呼，胡拉与该店暂坐谈话。宁波某道：“你们胡君楼上有一贵相知好么？”我视胡而笑，胡道：“无有此事。”宁波某道：“休得欺人。”我乃挽某带往一见。至视其人，即是彩月阁，云鬓花颜，貌颇不恶，但无油滑性质，勾搭手段。宁波某与之调笑，羞人答答，红晕桃腮。遂命开酒盘，彩月阁侍坐酹酒。时张上银灯，某又与调笑，半无应对。侍儿阿凤，貌亚于彩月阁，虽较佻达，也不甚多言。命之度曲，彩月阁谢以不知，言尚待先生教。强之使唱，乃一弹弦断，兴遂索然。酒后下楼，我道：“此泥塑美人，恶足取？”我约胡某、汪某入天仙，坐正桌，共二饼金，我惠钞^{〔1〕}，彩月阁也来敬水烟。看戏之后，随到酒店，汪某谢去，我与胡及一友人对酌，见曩者所遇的^{〔2〕}绍兴某亦与二客在，并见一蝶使往来于侧，我向日亦曾见若而人，闻子良先生说：“此是引人入胜的。”我当时不睬他，及出，他尾之，口称白相。我向胡道：“休管伊，随之去，试物色其人。”至该楼，见二女郎，披洋绳云肩，年太稚，不顾而出，鸩母留之不住。胡某欲再见彩月阁，我不喜，方彳亍于间，绍兴某说：“我有一熟识处颇好，请往赏鉴，如何？”乃随之往，登楼入，见有四美，坐定后，敬自来香水烟，上玫瑰花清茶，各捧高脚碟进瓜子，问尊姓，言语嘈杂，都是老资格，有趣味。我当时独爱其一，问甚名字，以林金珠对，苏语读“珠”为“枝”，颇为动听。我命

〔1〕 钞，乙本作“谿”。

〔2〕 乙本无“所遇的”二字。

开堂唱，代鼓琴倚声和之。金珠宜笑宜颦，所唱尤疾徐中节。我大喜，遂加茶碗，开酒盘。鸨母勒胡某亦攀一相好，乃唤周小宝，余渐退。后友人辞去，独我与胡某、绍兴某同饮。绍兴某与鸨母似旧交，狎笑甚熟。金珠坐我傍[旁]，以双钩加我膝，代剥瓜子，进水烟，此中风味，我未曾尝过。那个时候，不觉神魂俱失。且小宝年十五，亦小娇生，与胡某并坐，背地以手扯我袖，我更觉颠倒。及与拇战，金珠初输，鸨母代翻乃胜。灯红酒绿，嬉笑声张，金珠留我勿去，轻言细语，娓娓动人。我初到杭，效操其音，甫能相似。金珠乃无锡人，堕落烟花，来此多年，今闻渠舌尖说词，甚为溜熟^{〔1〕}，我乃随声附和，不觉连我自己也纯任自然。后与胡议，高升栈已订定过宿，不如移^{〔2〕}美人俱往，春生敞斋，胡然之。故我携金珠，他携小宝，绍兴某亦携伊相熟之鸨母，同至高升栈……是夜汪某遇宁波某来怂恿，亦留宿于彩月阁处。及后细思情状，宁波某、绍兴某，殆都是巧为襄王送雨云的。记得我房间内有二客铺，另一内有客睡，帐子垂下，次早不知何时，该客遁去，我也未见其为何如人。哈哈！昨夜对不住了，阳台之会，大约绍兴某^{〔3〕}演三本铁公鸡甚起劲，而胡某则一树梨花压海棠，我与金珠枕畔喃喃，直达于旦。金珠尽情倾吐，自诉生平。由是谓情之所钟，独在我辈。怎见得？有荐条为证。

元泰楼上林金珠，妍笑工颦，尤善歌曲，疾徐中节，一洗靡靡之音；同居周小宝，娇小玲珑，桃花扇队[坠]也。

看官你道何以叫做“荐条”？原来浙省本年新设一浙报馆，拟开花榜，命访艳平康的人，具函荐之，以是绿肥红瘦，齐入药笼，路柳墙花，咸归夹袋。在下得此，亦所谓“举尔所知”。后来我赴练市，我三

〔1〕 乙本作：“轻圆流利。”

〔2〕 乙本作“携”。

〔3〕 乙本此处另有“与那鸨母工力悉敌”一句。

弟见浙报披露,通函问我,说元泰楼林金珠,可是哥荐的?此是后话。当日我荐之后,又有花坞渡夫,亦投函荐周小宝。此瓜山韵事,结一重文字因缘,我与他声应气求,亦可谓得一不谋面之知己。他的荐函如何?说是:

通商场元泰楼周小宝,前冰壶所云娇小玲珑,有如桃花扇队[坠],诚非虚誉!然其好处,尤在天真烂漫,毫无做作,善解人意,能度小曲,瓜山北里中无习气者,当首屈一指焉。

看官你道这个事情,有何纪载之价值,何以大书特书,言之亲切有味?盖在下这书要成一部信史,有什么写什么,开门见山,直捷了当,所谓生平事无不可对人言。且看官们不要取笑,“女色”二字,没有不欢喜的,《大学》言诚意必例之于好好色,《孟子》言大孝必例之于慕少艾,但发情止礼,不可荡检逾闲。如在乡曲之间,正人心,厚风俗,^{〔1〕}即宜规行矩步,不越范围。且宗族之中,以人伦为重,风化攸关,万不可渎伦伤化。至家庭之内,宜肃家风,尤当防微杜渐。读书的人,宜如何圭璧束身,以端表率。否则江河日下,相习成风,人欲横于洪流,衣冠沦为禽兽,这叫做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是乌可以不讲?若夫秦楼楚馆,他是卖品,招牌高挂,或“金红仙书寓”,或“花宝宝书寓”。譬如茶馆,你渴了可以去止止渴;譬如饭店,你饥了可以去充充饥。这分明是做交易,仕商赐顾,请认明本号招牌,庶不致误。出门俱是看花人,这个事情,何足为奇?不过还有一层“卫生”二字,最宜留意。鸩酒不可以止渴,毒脯不可以救饥,须择些清爽的。听说苏州有个名目,叫做“挑老虫”,春风一夜,即别东西,订价小洋两角,铜元二^{〔2〕}枚,这个比吃面还公道。现在早晨头上馆子吃面,每碗一角四

〔1〕 乙本作“正风俗,厚人心”。

〔2〕 二,乙本作“两”。

分,或一角六分;膏粱二两,计四分,再加小账二^{〔1〕}分另,总要小洋两角,铜元四五枚。这个挑老虫,便宜是便宜的,如赠你以萧山好货,你则受用不尽了。长三么二,清爽的所在多有,即有毒的,亦难免什之一二。江姻世伯早年至我家薙头,头发尽落,又流泪十年,据云系中那毒。(乙未岁在船中,见江世伯流泪^{〔2〕}不止。人问之,他道这个毛病已十年了。那人大约读书出身,文绉绉的,读那岳少保奉诏班师的试帖诗云:“泪洒十年功。”)又某姻世叔,与先严同船,一牙齿落下,血满船舱,臭不可闻,据云亦系中那毒。此话先严谈起的,谓那时世伯也共船,乃与焚香弈棋,以避其臭。如此仍是小小的毛病,其甚者则不可名状。余子良尝谓花天酒地,非不兴会淋漓,迨至走到小便处,抱着那不可收拾的机器,眼巴巴望着^{〔3〕}那种广告:“三日包愈,五日包愈”,都是骗人的,等得那时,悔之晚矣。所以,在下言“卫生”二字,最宜留意,须择些清爽的,此乃游戏三昧的真诠。看官如不见嫌,则前度刘郎桃源再到,请继续看下去。三礼拜后,我奉父亲命往练市,投阜生行,司理账目。时有小何往苏,附伴同行。是日到拱,与上茶楼,复出闲步。按拱分里、外马头,共三四条,两面人家,楼下的店,不过洋货哪,水果哪,点心哪,酒家哪,薙头哪,此外无正式的大生意。楼上则纯是堂子,燕瘦环肥,争妍斗艳,粉白黛绿,列屋闲居。楼下做生意的,如在巫山十二峰脚底,大是红运当头。当下我与小何同行,小何当此之时,左顾右盼,未免惊心动魄。忽至一处,我道:“此林爱卿家,试入白相。”小何生平拘谨,夜合之资,未经送过,以故害怕,足将进而趑趄,我强之登楼。鸨母一见,忙随入房,方欲致问。时金珠对镜坐,侍儿为梳妆,忙问何久不至,鸨母犹不解,金珠道:“前赴高升之约,不是他么?”鸨母方悟。时小宝亦在房,敬水烟。我请客坐,小宝问尊姓,进瓜子,我代

〔1〕 二,乙本作“两”。

〔2〕 泪,乙本作“涕”。

〔3〕 乙本有“墙上”二字。

答姓何，且把水烟转敬，已吸香烟^{〔1〕}。既而置香烟^{〔2〕}于桌，小宝试执吸之；置眼镜于桌，小宝又试戴之。我问金珠方才起身么？金珠点头道是。戏以足踢我鞋，骂玉郎薄幸，何一去如黄鹤。又问：“今将何往？”对以有练市之行。问去何事，答以做生意。金珠道：“小东家还做啥生意？”我与之调笑，指小何道：“为你做媒人好么？”金珠怒之以目。（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子瑕爱我哉！我相喻无言，心焉喜之矣^{〔3〕}。讫乎妆竟，乃近前耳语，亲爱殷勤。且与小宝二人，不时戏捉我耳，颇负痛。无何，命开酒盘。小何立起辞去，我挽留不住，只得听之。当日我与金珠对饮，他拇战屡胜，于是兴益豪，胆益壮，以手拍案，毅然请再试，可见竞争好胜，男女同情。金珠刚健含婀娜，令人可爱。后来无事，小宝为之松发，金珠代搭辫子，以眉掠扫以爆花水，光洁之至。惟戏代敲背甚重，骂黑心鬼，然实可爱^{〔4〕}。是日留我晚膳，我唤炒鳝丝、烧蹄筋两肴下饭。小宝倚楼代唤，其音清脆。夜入小房间，卧炕榻高头吸洋烟，金珠以纤纤玉手，烧穷不急的一品小锅，清香扑鼻，沁人心脾。小宝也代^{〔5〕}烧两口。金珠退出，我与小宝接近，小宝道：“我没有的。”^{〔6〕}……后来教我借以小洋两角，我探囊给之，他又把春光流露的酥胸表示，对我道：“我没有的，我没有的。”此时，我则老实不客气享受些玉软香温了。小宝冰雪聪明，天机活泼，能以目笑眉语，确是滑头，我至今犹忆之。是夜拟与金珠往看戏，不果。及乎夜阑，香炮灭烛留髡，锦帐春深，亦不必问其魂销几许了。有无题集句诗为证：

珠箔银钩迤邐开（白居易），谪居犹得住蓬莱（贺知章），桃花尽

〔1〕 香烟，乙本作“雪茄”。

〔2〕 香烟，乙本作“雪茄”。

〔3〕 乙本无“子瑕爱我哉！我相喻无言，心焉喜之矣”十数字。

〔4〕 乙本此处有“之至”二字。

〔5〕 乙本无“代”字。

〔6〕 乙本此处另有一“我没有的”。

日随流水(张旭),前度刘郎今又来(刘禹锡)。

十二楼中月自明(温庭筠),楚腰纤细掌中轻(杜牧),风流才子多春思(元稹),恰遇黎涡亦有情(朱子)。

流水无情草自春(杜牧),出门俱是看花人(杨巨源),问渠那得清如许(朱子),只有微词动绛唇(唐彦谦)。

人面桃花相映红(崔祐),温柔乡里醉芙蓉(史达祖),啼莺妒梦频催晓(陆游),心有灵犀一点通(李商隐)。

笑把花前出画裙(失名),将身何处更逢君(失名),未能抛得杭州去(苏轼),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

疑是蟾宫降谪仙(赵嘏),不知今夕是何年(牛僧孺[孺]),明朝又是孤舟别(窦叔向),抵得邮亭一夜眠(陶穀)。

才解衣,仍闻小宝在帘外说话,乃唤一声小宝。小宝急走入房,问道:“做啥做啥?”其亲爱之意,情见乎辞。我那个时候,颇觉欢喜。又一刻,闻隔房有客到,声音嘈杂,小宝亦在其中。我侧耳静听,其客亦被当洋盘的丁公,我不觉大笑。未知其客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第十一回 稟父书清言娓娓 接弟信文思滔滔

原来其客饮酒,唤三陪花,迨至开销,仅给小洋五角,于是齐声索洋,呼以外教,言之絮絮,甚难为情。金珠时与我同卧,大骂何物太少,如许倒霉,并呼勿放伊走。我道:“吹绉一池春水,干卿底事?”金珠道:“闹得人睡不着耳!”我至此,方悟若辈欢迎,徒为孔方起见,一或不慎,遂至于此,悲夫!由是薄金珠如凉血动物。次早辞去,以后不甚注意。惟小宝娇小温柔,惜未与之直接,犹未免有所记念云。且说我当日偕小何由拱动身,这客船是行内唤来迎接小东家的,自然便当。是日到塘栖,程景衡、劳复生均茶酒款待,应酬一番。是夜程尤延吃晚膳,次日到练市,行中情形,仍与昔日一样,不消细表。其时行内经理余子良,回家未来,他如丁馥成、王启光、邵丙贵,都在行内。此外则学生子二,排司务二,烧饭老许,即昔日之许司务,排司阿六,即昔的程阿六^{〔1〕}。后来子良到,带进承周,则加一学生。承周即我的表弟,为香姑弟第三子。当日我在该行,亲友辄少往来,闹中取静,所谓市隐,亦觉其计良得,安之若素。闲居无事,谙练木业行当,凡龙泉码子、木业市语,以及推游水图,并清排本等之装排式,抄得一本,

〔1〕 排司阿六,即昔的程阿六,乙本作“排司系程阿六”。

不时披阅。故司内账缺,而于卖木、卖板之事,兼营并务。居住半载,嘉湖口气,也不觉熟极而流。是年本镇看戏,觉得下路的戏,水路班子,确演得好。曾看有《乌龙院》、《张公馆》、《海潮珠》、《白水滩》、《京杀皮》等戏,比杭州戏园尤佳。又到韩山看会,与王启光叫客船,颇阔气。记得遇二女郎,似姐妹花,穿白地青花洋布衫,蟠花钮扣,小家碧玉,春透酥胸,狭巷相逢,令人怦怦心动。至所出的会,与^{〔1〕}昔日差不多:拈香扮犯,地戏继之,鼓乐喧阗,肉香尤盛。按肉香以针刺臂,丝引提炉,随神游行,以表诚敬,此与焚顶膺身同一用意,乡人迷信的旧习惯由来已久。且那个地方,还有什么叫做蚕花戏,里巷歌谣,男女合演,这个伤风败俗,不可为训,似宜禁止。又有跳板船,卖花烟,客到即吸,每口纳洋一角,多多益善。客人吞云吐雾,兼可偎翠依红,我至多也吸过十余口。有一次王君隔船,实行那事。我初不信,后仔细盘问,他对我说:那妓女百般挑诱,教他关舱,他都不可,后卸下罗儒[襦],直将元宝呈献,他一见心头大动,以致不可遏抑,竟尔实行。这种下流生意,做到如此,我也不忍言了。如今再表我在练市,这个地方不大,东栅西栅,中有一条正街,店面不甚多,我家阜生行在东土册头。生意余闲,上街游玩,吃酒于杏花村,后来街上新开文明茶馆^{〔2〕},内设雅座,改良榻茶,亦曾前去茶叙。我在这行内,炮船头子尝来结纳,联络感情。新任警佐拜客,也^{〔3〕}来投刺,这地方中木行,总算有些场面。行伙王某,与邻妇通,被船厂伙敲诈未遂,致行殴辱。本行人怒,呈送二府,虽未重办,那人规避了数月,这也可见得木行的声威。我在行服务半载,一切如常。忽一日接三弟信,报称二弟耀先,今^{〔4〕}年做木码,到牛坑地方,被霉水余去排甲一帖,损失千金,人亦吃亏匪浅。我乃以尺一书抚慰。后又接父亲信,道将为我兄弟分

〔1〕 与,乙本作“和”。

〔2〕 馆,乙本作“店”。

〔3〕 也,乙本作“又”。

〔4〕 今,乙本作“本”。

炊,时四弟还幼,二弟、三弟都不赞成,来信与我,请函谏阻。那个时候,恰值行中有事回信,我乃修书一封,寄奉父亲,其书如何?但见得写的是:

……(上略)至承嘱分炊一层,细读来谕,是为男等前途计,本诸父命子承之义,理应庭训是遵。第以事实上观之,兄弟等分门别户,各图自立,俾不致存依赖之心,所谓贫贱忧戚,玉汝于成。而大人归库财星,亦免多人剥削。其计良得,夫复何言!然以理论上观之,则四弟年才八岁,教读婚娶,尚未成功,童子何知,性情未定,昧昧然兴此举动,遽尔行之,设他日啧有烦言,百口何以自解?即使办法正当,无貽后忧,而当此日情形,以二十有奇之阿哥,与八岁之耍儿分炊,场面高头,岂不惹人笑柄?此男再三审度,万不能见诸实行者也。祖母懿训,以“分家”二字为常谈,厌听沃闻,匪自今始。我大人事理通达,岂真不论可否,惟其言之是从?顾大人之所以为是言者,实以当兹现象,开销浩繁,一分炊而兄弟各人,树独立帜,撞自由钟,不复食父之食,衣父之衣。论利害不暇计是非,亦难怪大人之存此意见。独是男敢以逆耳言进者,非谓妻孥难养也,非恐手足纷争也,即虑四弟之长成有异辞,难以交代,可虑而实非所虑也。但以君子所为,众人矜式,此事揆情度理,究非出于文明,故不得不请大人三思耳。天地之生人也,断不绝人以生路,观上中下社会,极而至于无意识无能力之徒,皆得自保生命。男纵不成人格,^{〔1〕}断不致委死沟壑。而室人交谪,季女斯饥,亦寒儒之通病,非男始以开其先,此固不足为虑。若夫男等兄弟,虽不能友于敦笃,亦不致各起私心,决不以先人之遗产,为后人竞争之舞台,是亦可以放心。四弟此时虽幼,而各事承大人之命,堂堂大义,父在子不得

〔1〕 不成人格,乙本作“不能谋食”。

自专，亦足以杜他日之口。总之三者不足虑，而研究理由，调查情节，终有不可发表者。以二十有奇之阿哥，与八岁之耍儿分炊，实属不成事体者也。大人场面之上，固铁铮铮而佣佼佼者，此而不悟，得毋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乎？况值开通时代，全球之上，有创世界主义者，五洲五种，尽欲引为同胞，圣人天下一家，亦不过此等气量。今至亲兄弟，乃欲离群而涣散之，抑何窄隘乃尔！且男年廿六，而仰事俯蓄，均病未能者，亦自恨诗书负人，文章误我，至于此极也。假使当日在石门时，一意谋学生意，（见第三回）至今日亦有所事^{〔1〕}，不致一寒至此，大错谁铸，悔之晚矣！男回忆生平……而问所由来，不过……并非恣意呼卢、溺情声色者比，何得曰“任情挥霍”乎？大人一生辛苦，男非不知。顾生意至今难沾厚利者，要自有漏卮之故。而于男等兄弟海润千里，不过一勺之水耳。而属毛离里，深荷厚恩，较之他人，尤有特别之感情者。愿大人把男等未生以前存若何希望之心子[仔]细思量，即知此日雁行满前不可憎而可喜矣。且夫子嗣一物，无者不可招之使来，有者亦难推之使去，自家骨肉，痛痒相关，故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今试问分炊事成，在大人固谓向平愿了矣。然使男等各自树立，供家养眷，固亦休去话伊。设使无以治生，痛苦万状，谊属父子，心能安乎？故以男思之……然后徐图再议，庶几事臻美善，可以达分炊之目的焉。故分炊非不可实行也，就精神、形式两方面观之，为时甚早，不妨暂缓数年耳。为今之计，依男愚见，男仍在练谋学生理；二弟回家做树，兼掌家事；三弟仍留上行，同心辅佐。一家之中，从今用度节俭，作事辛勤，将生意翻转，不致亏空他人，而撰钱不撰钱^{〔2〕}，暂且置之不讲。倘得上天眷顾，祖宗默佑，如我所愿，而后事我大人退老故乡，颐

〔1〕 所事，乙本作“生计”。

〔2〕 撰钱，乙本均作“赚钱”。

养天年，各修子职。彼时四子均已成立，儿媳满堂，而太和翔洽之机，充溢于门庭内，大人分甘娱暮，不再作出山之云，南面之王，未易与易此乐，岂不胜于此时分炊乎？圣人云：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谨按齐所以一之也，田氏分财，荆花破碎，唯大人鉴戒焉。肃此敬请双安，男鸣铎百拜上稟。六月十九日。

书上，得覆函，将分炊事置不答。我乃再上书，书中如何，又写的是：

父亲大人膝下：……行内生意……今读二十六日谕，其中云云，似为伤雅……（中略）……分炊问题，前稟已经谏及，未卜肯蒙嘉纳否？男夙夜忧虑，复有难已[以]于言者，用是再行妄渎，敬为我大人详陈之。溯大人自投笔弃儒之后，曹娥、嘉善，在昔奔走云劳。嗣以进步益深，竞争益力，石门（见第三回）之后，继以江干，而代客买卖之塘店，遂于是乎发祥。（见第四回）而缔造经营，铺张扬烈，万商云集，快利流通，数年中气象峥嵘，久已千人共见。乃自辛丑分析，只手乾坤，（见第七回）陷年岁之不佳，坑同行之滥放，（指同懋生）加以任用曹某^{百贵}，^贵大行运动，阜生文永大成印，

断送资本，创巨痛深。兼之累年以来，程^华如、余^维周、吴^敬熙、叶^文蔚之徒，负欠累累，金穴铜山，亦难任如此之利源外溢。乃大人犹心雄气壮，力思挽回，追空账于湖州，（见第八回）开下行于连市，虽查阜生之历史，固有由于发起人，（指俞仁山）而輶带锡褫，择人委任，此中煞费心裁，端在大人自主。至今日上、下两行仔肩谁荷，钱庄交接，名誉攸关，屈指七年，所以移花接木，惨淡^{〔1〕}经营者，固不知几经心力，几费踌躇，始得堂堂皇皇，树二片招牌于商界。

〔1〕 淡，乙本作“澹”。

而对于妒我忌我(江某),嘲笑我(汪某),暗害我(宋某)者,犹且自张声势,恫喝虚疑,缘以不肯摊台^{〔1〕},世上人只争一气耳。何乃人以力争,天不我助,延至今日,犹且凶灾下降,盗劫(见第九回)水滔(见本卷),植发冲冠,几令人有“骓不利兮可奈何”之慨!然而再接再厉,人定胜天,在父亲已谓振刷精神,徐图恢复矣。男愚以为当今之势,上、下行基础已立,天下无事,子孙可以世守,惟以心香一瓣,暗祷明神者,愿我家否去泰来,内而祖母康强,撑持家计,外而父亲健旺,经理生涯,然后男等兄弟^{〔2〕}协力同心,均甘共苦,以冀收什一于千百焉,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者,如是而已。大人不此之计,而归咎于男等多耗钱文,想入非非,思欲借分炊为名,令男等兄弟一齐撇开,各寻生路。在大人独当一面,固足以砥柱中流,即令股肱需人,而择人委任,亦有相助为理。独是疏其所亲,而亲其所疏,窃恐空账透支,反较男等为甚。而非我骨肉,必且有受实惠而生恶感情。祥庆、衡甫前事,其昭昭者也。且夫移孝作忠,理虽一致,齐家治国,理有攸殊,故人臣之事君也,合则留,不合则去,以其挂冠解组,可以治乱。不知若父子则一脉情关,未能义断恩绝。使男等兄弟,皆无天性,忍弃大人,寻独立之方针,伸自由之手段,而大人事后之成败,试问与男等能弗搭界否?(弗搭界,湖州语犹言不相关)且大人向日经商,究奚为者?无非为男等计耳。今大利未谋,一家先散,隐中……犹小焉者也。彼妒我、忌我、嘲笑我、暗害我者,不益将鼓掌于其后乎?二弟斧印取“家和万事兴”之义(斧印“和兴”),伏乞大人抱此主义相与始终,俯鉴微诚,收回成命。男当谋学生理为保障,不为茧绮,练行一部分,请此后身任其责,虽不能至,心向往焉。非然者,吾家前途,则非男之所敢知矣!呜呼,世故以阅历而愈深,

〔1〕 摊台,乙本作“坍台”。

〔2〕 “兄弟”二字,乙本无。

人情以谄练而弥熟，顶天踏地，为人最难。回思二十岁以前，固纯平安乐之乡也，今则入烦恼城矣。夜静更阑，百端交集，言之越幅，直揭心肝，愿大人体察焉。……手此敬请双安，男鸣铎百拜上稟。六月二十六日。

我此信寄去之后，急待回音。一日接局友带到父亲手书，阅皮外书“振先亲启”，并有“慎剪”字样，乃剖而读之。上写的是：

字付家声儿知悉：前今共来信三次，洋二百十二元，均照收到。下行生意，六月间如此样式，父自业此以来，未之见也；塘栖生意，恒太全前月交易近万余，亦云佳；石门大昌道二三日即有洋四五百来杭，生意亦可云畅旺；我行资本现搁洋一万数千，六月间仅只收到洋一百元，笑柄一只，儿均不知，仍云父语伤雅……江干同懋生资本数万，生意仍小。别人家客货可以卖去，而该行敷本之货存行候烂，卖之不行，均是人手之故。如我阜生资本货色处处制胜，而无人问津，儿亦知其故否也。来信云及分炊一节，言之娓娓，不觉越幅，直揭心肝，此中有可采之言，父亦自知。但不为分炊，万万难于度日。父牛去耕，诸儿谷不敷食，请教如之奈何？父未承先人庭训，庚申腊月出世，我父即于辛酉十月见背，先祖维春公在日，已做勾书^{〔1〕}，上书令起龙与某某拈勾（见第十回）。不幸甲子先祖作故，后即照勾分出，各管各业，并无纷争，各事承先伯父掌管，并无半点怨辞。今春声年虽八岁，自有父母扶持。若父母俱无，靠汝等兄弟供养。此时与八岁子分炊，言之不便，今父母俱存，父当为伊料理，何以不成事体？何以喷有烦言？场面高头，何以惹人笑柄？父养汝等三子，不知世务，父吞声隐泣，百忍不言。若为父处家庭之日，即刻刻炒闹，而

〔1〕 勾书，乙本作“分家书”。

生意可不必做矣。前汝年幼，竭力栽培汝与玉儿读书^{〔1〕}，无非想后来好处，不料气数如此，以致误我诸儿（谓停科举也）。儿年廿六，父忆廿六岁时，在家训蒙，束修仅三十余金，汝祖母开口，即云汝之儿子，汝当供养。汝等兄弟吃饭，叫父认渠饭钱，以作余米供汝等之计。及和儿出世，云及父无能供养，将继与洪姓为嗣，父闻之伤心，夜睡床头，泣^{〔2〕}沾枕席。及到曹娥数月，获百余金；后至嘉善，每岁二百余金。父见衙门虚浮，不如生意着实，故弃幕为商，致有今日。但衙门厘局，专靠衣穿。父在局署时，官纱纺绸长衫，尚未穿过；湖绉宁绸长袍，尚未做过。即手头丰盈，常以在家训蒙时吾母训吾之言存在心里，刻刻不忘，惟恐汝等儿子吃苦。不料延至今日，汝等如此奢华，将父牛耕之钱，任情挥霍。汝年廿六，汝妇寄信与汝，令汝为汝子做单裤，云及汝妇狠不懂事，汝在外非搗金穴。汝为父子，身穿纺绸官纱，然则汝父搗金穴不成？汝之子则单裤俱无，父之子则个个均穿纺绸官纱。反是以思，则青衿之子懂事，厨下之妇懂事，可想而知，任情挥霍乎？不任情挥霍乎？亦可想而知之矣。独是三子之中，仍算汝立心忠厚，上人教训，从无闲言，从本分做去，亦无意外之虞，不过生平不知保惜物件，用钱不知节省，是本身一大毛病，儿当痛改。玉儿性情刚愎，存心亦颇孝顺，两遭变故，均伊自作之孽。去岁无娶妾之言，家中可不必回去，则被劫之灾可免（见第九回），水滔木头意外之变（见本卷）。去岁屡信嘱伊少做，偏要加增；嘱伊赶春水出排，偏要延至霉水。被灾之后，两肩一口来杭，被则向观法借来，衣裳则一件无有。父吞声隐泣，不发怨言，嘱伊勤俭自持，以图恢复之计，着伊做几件竹布衣裳，以免多费。不料仍不遵教，又做丝绸。父钻心刺骨，气不自伸。和儿浇离成

〔1〕 乙本此句作：“前汝与玉儿年幼，竭力栽培读书。”

〔2〕 泣，乙本作“泪”。

性，带伊来外，学习本行，无非想伊指臂之助，前数年却仍下力去做。自登贵进行之后，父叫伊做，伊差别人。数年以来，伊无私事，叫伊做事，定不去做；伊自己有事，则为私事出门。譬如今年抱病至今，父亦令伊养病，用去洋钱，固不必言。前日不知为何，与玉儿同坐火车，去看围量，至城买皮箱回来。特伊出门，均是如此之类，否则差别人去做。至于生病一节……然则汝兄弟三人，热则纺绸官纱，冬则宁绸湖绉……汝等知之否也？今将汝等兄弟分炊，各自树立。如照此仍加奢华，父不见亦不气也。再信中云及，程、余、吴、叶空账一件^{〔1〕}，然则空账当追，父非不识，但汝虽庠序中人……办得到否？若父在杭，生记可以开门；若父离杭日久，生记仍然照此样乎？伙计柏桂（即曹百贵）固属不佳，（耀先^{〔2〕}信云：男尝谓父亲一误于用柏桂，再误于开下行。不用柏桂，则我行虽被客空，必不至若是之多。且不多做山头，亦不致亏蚀^{〔3〕}若斯之巨。男尝一念及此，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曹柏桂、查显昭之为人也。然练行不开，则父亲经营数载，一蹶再振，亦复可望。乃自四五年来，父亲备极艰辛，男非木石，岂不知之？而生意总难制胜，则开练行有以误之也。）但儿只知一不知二，当日隆记己亥年伊与曹老二做阜生之树，又于潜结永兴印货，均是获利。后见做木获利，故开生记后，去做木头。不料时岁不佳，倾家荡产者，此中年成，不卜几何，若年成好，则撰[赚]钱亦只归行。推原其故，当日做木头时，无非想代东家撰[赚]钱。自伊纳妾之后，父再用伊，是父一短。汪祥庆在行，每年工资仅三十余金。为赌博出行，只空二十余金，要代行内做多少生意？汝兄弟在行，又不能独当一面，可历查行内之账缺空几何。父望生子本想好处，屡屡宽涵，恐儿子吃苦，故父之儿子，此时非鱼肉不能吃饭，非丝绸则无衣穿。汝等兄弟三人，将来均生

〔1〕 件，乙本作“层”。

〔2〕 耀先，乙本作“二弟”。

〔3〕 蚀，乙本作“空”。

儿子，分炊之后，看汝等儿子所食何食，所穿何衣？能得较胜于父，父死亦瞑目矣。今父决定主意，候玉儿、和儿去后，父再带汝返徽，与汝祖母商量。先将渠安置妥贴，余物分为四勾，令汝等兄弟，各树门面。分出之后，各人各寻生计，儿之生意^{〔1〕}，父已托尔康先生代谋馆地。和儿在此，不特不能得伊指臂之助，有伊在此，父忧实深。伊作生意出身，着伊自寻生理。此人万不可用，如用此人，生意无翻身之日。父一提笔，心绪如麻，仔细思来，日日如牛耕田，所获之稻，上不能得堂上欢，下不敷诸儿挥霍，倘此刻一遭不测，仍然不能赢[赢]余，总总无法可想，非分炊万难破也。且汝等兄弟，及子母各人，均皆客气，并无半点闲言。而见父时刻多话，亦以分开，免父闲言。父至尔时……玉儿大约刀[初]十返里，和儿何时，任伊自择，儿有信可以寄来。杭排决定初三、四到埠，新市、塘栖各行缺货，内河水浅，此刻排不通行。如天再十日无雨，则二凉亭并内河不能装排矣。此嘱。巧月刀[初]四日父字付。

无何，又得三弟来信两次，大发牢骚，兹将后次之信录出。（按前后两次均发挥透彻，今录其一）信内写的是：

大哥鉴：顷接手书，知父亲之信，已经投到，行内生意，已见起色，慰甚。弟本欲至练暂搁一二月，病痊返杭，帮同办事。今父亲如此待我，回思可以不必。自壬寅年十一月到杭，至丁未年终止，统计用去英洋一百七十三元，钱七十六千另，致使父亲行事不能翻身，深为痛恨。现决定与二哥结伴回家，将来到杭与否，尚在未定。父忍弃我，我不忍舍万一回报，亦是无法。分炊一节，现所说不过空谈，云分开后使自谋生理，置而不问，忍乎不

〔1〕 生意，乙本作“生计”。

忍？云浇漓成性，弟不知浇漓何在？若谓行中公事，凡弟去做者，均为私事带办，否则不肯去做。此数年来，弟之私事何如此其多也？做事竭力与否，在行数年，伊尚不知，况兄等乎！弟亦不遑与辩，知之者幸有老天在。然幸在行将阅六载，凡弟手料理行内账目，父亲在行时不在行时，均无一毫支吾。即弟一旦走开，于兄弟亦可以交代。去年家用二百五十余洋，幸二兄素为父所深信。若使弟在家，一年之间，米不用买^{〔1〕}，衣不用做，用去如许洋钿，父亲不知弟黑心几许，指戟丛之矣。弟谓爱憎之心人所常有，然同是所生所育，要不应对付若是。去年练市代顺叔所打皮箱夹板，今弟向伊借去，望托启光兄^{〔2〕}雇匠代打两片还伊。目下生意正忙，不暇及此，稍迟不妨，然千万不能失记，拜托拜托。附启光兄一信，希代转交。弟心乱如散丝，不遑辨白，人之知我罪我，不暇计也，及后无不水落石出，直不必弟刺刺不休也。弟月半边动身，兄有信赐下代带。同胞手足，会少离多，不免怅怅耳。新秋凉矣，珍玉是禱，此请夏安。弟礼先拜。

信尾另附两行云：

父亲有师旷之聪，（谓听信谗言）无离娄之明，（谓不察好歹）亦是吾家气运所关，吾等有不困苦者乎！兄得所矣，弟自惭弗如也，哥哥有教我否也？

我当日看讫，黯然神伤，思欲具函安慰，又以信中言及月半动身，以故提笔中止。越数日又接弟信，报及他的岳母赶到阻挠，以致回家之事，暂难实行。我于是修书前往婉劝，书中之意，大致谓贤弟来杭

〔1〕 买，乙本作“采”。

〔2〕 启光兄，乙本作“王启光”。

六载,其中做事勤苦,司账清白,固不待言,而兄等自晓。父亲半属气话,总以顺受为是。信去之后,又函致吴君朗吾、江君藻庭,托伊代为慰藉,以为家庭气节,可以消弭于无形。不料二十二日,接杭州来信,乃余纘文代柬,我大惊,拆阅未竟,大叫一声“哎哟”,急得行中余子良前^{〔1〕}来共看。未知信内所言何事,且看^{〔2〕}下文分解。

〔1〕 前,乙本作“跑”。

〔2〕 看,乙本作“听”。

第十二回 闻弟耗命驾来杭 奉亲命买舟归里

话说我当日接信大惊,此信非他,乃我三弟的噩耗。原来我三弟礼先,量最狭隘。自去春三月娶何氏后,逮好甚笃,而我的母亲,每诟谮于其间。我到杭后,曾为婉劝两次。今年献岁以后,父亲本着其回家,帮同二弟生意。三弟欲携眷同往^{〔1〕},父亲、母亲均不可,他遂止。迄今二弟来杭,三弟又谋携眷同归,^{〔2〕}行装备具,忽岳母赶到阻止。三弟乃诳岳母,言今年不回家,实则欲待岳母去后,再行动身。不意岳母知之,故意在杭不去。延至七月二十日,偶以买目鱼小事,冤受父亲责骂,愤不自胜,^{〔3〕}哭诉于顺爷。父亲忽命顺爷入城有事,复哭诉于鸡茂,奈鸡茂不知慰藉,反以不入耳之言,唐突两句,自去浣衣不理。苦怜三弟愤气填膺,无处发泄,遂暗盗鸦片烟服之。那个时候,他的岳母与我的父亲及二弟尚在帐房谈分炊事,丝毫未曾晓得。三弟乃踱来踱去,妇何氏劝其暂卧,以消闷气。他回道:“今而后卧的日长,行的日短了。”妇人问,他道:“你明天这个时候,便明白了,我气也

〔1〕 往,乙本作“归”。

〔2〕 乙本有“请准双亲”数字。

〔3〕 复,乙本作“后”。

受饱了,好了!”妇大惊,奔入帐房,告知大家。父亲命同人连忙打救,一时各行人等齐来,岂知一面救治,一面变色,俄而叫“祖母”三声,口遂不能言了。但那时心头微温,岳母与二弟酌议,复抬入城,请医院施救。谁意连到两家,皆无法可治。据二弟言医院代打一针,见血已凝结,谓不可救药,命之速抬。当时即行抬走,不料至南星桥气绝。是夜殓后,送入惟善堂。据闻那时我的母亲,仍唧唧不休,毋乃太过。我在连市,接信之后,此番赶到杭州来,抚棺一恸,并以前婉劝之书,焚于灵右,伤痛不已。自是三七拜忏,且翻九楼,触目伤怀,实为悽惻之至。有《哭三弟》诗云:

我寄嘉湖弟寄杭,乍惊噩耗^{〔1〕}剧悲伤,去时分袂才留别,来日凭棺枉断肠。谊属同胞凄欲绝,情关一脉痛弥长,风流顿尽音容杳,天上人间路渺茫。

旋因细故遽轻生,洋药遗殃痛莫名,医院两投终罔效,华胥一梦竟长醒。荆花破碎言成讖,棠棣翩翩咏不成,妹子重泉应未远,追随前路可同行。

事到头来悔已迟,那堪前度枉追思,谁知尔日生离^{〔2〕}际,即是今生死别^{〔3〕}时。冰雪聪明都已矣,阴阳合散侏何之,锡原凄断人分手,泪洒西风不自持。

少小相随迹父亲,为因服贾涉风尘,陟岗瞻望嗟行役,负剑飘零寄客身。两纸遗书仍具在,一堂小影尚如新,而今回首都成恨,肠断同根共体人。

百岁终须返九重,不应如此太匆匆,为悲死后凄凉况,空想生前笑语容。乖气果然今致戾,此身何处更相逢,吞声只恐伤亲意,背地偷垂泪点浓。

〔1〕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三,“耗”作“报”。

〔2〕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三,“生离”作“临歧”。

〔3〕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三,“死别”作“永诀”。

茫茫歧路闲幽明，呜咽江潮带哭声，目断家山宜抱恨，魂归月夜可胜情。早知此后言无诉，悔不当时话尽倾，我恨尺书迟慰藉，鸿^{〔1〕}飞未达鹤先行。

生小天姿杰出群，胡为尘世等浮云，老亲堂上何曾报，少妇闺中忍两分。湿透罗巾伤有泪，烧残银烛祭无文，可怜异域凄凉甚，千里乡关尚未闻。

僧道香^{〔2〕}坛几度开，为营斋奠祷轮回，明知幻术原欺我，不过深情稍慰来。漫盼出关无暗滞，好登觉路莫迟回，人如可作重相语，怎使雄心一旦灰^{〔3〕}。

呜呼！三弟死矣。三弟一死，不复生矣，而议论纷纷，且谓其陷亲于不义，而不知非也。三弟一生最有气节，今父亲谓其“浇漓成性”，且谓“用此人则行事不能翻身”，负此奇冤，有怀莫白，故以一死谢之也。推此志也，死忠死孝可也，谓予不信，请阅其两纸遗书。抑或不然，即家庭变故，鬼物揶揄，使此心不能自主，所谓“乖气致戾”，是耶？非耶？悲伤数月，送二弟买舟归里。既而菊花盛开，我以三弟死后，勘破世情，乃以麻雀娱情，声歌适志^{〔4〕}……忆我自去岁来外，至此年余。前在连市，率履不越，尽人皆知。有阿娥代汰被头，抱襖来时，未免略有感触。乌角桥某妇，玉体肥美，尝暗中羡慕之。隔邻女郎，妖髻雏鬟，温柔旖旎，余某与我说笑，道其娇嫩，一日见其手揩草席，也令人有不可思议的感想。还有一次，我楼上住居，与人家相对，夏令窗门大开，遥望灯光之下，妇女赤体模糊，不甚清悉。时丁先生辈与我同看，俄而见一男子入，丁先生道：“喏！在那里摸……摸……摸……”大家心头都扑扑的跳。及转眼一下子再去看时，则窗

〔1〕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三，“鸿”作“鱼”。

〔2〕 香，乙本作“斋”。

〔3〕 灰，乙本作“开”。

〔4〕 志，乙本作“意”。

门关,灯光熄了。此时此际,你们想想看。如今到杭州,罗君约打茶会,见小兰珍。是日为八月十八,罗拟^{〔1〕}摆花酒请我。嗣因观潮之后,父亲见我屡易长衫,对我训骂,以致所约不成。且是日又与罗游行,至曹泰来门首,遇彩月阁,打扮素净,与罗打个照面,亦颇动心。又一日,吴君约打茶会。至一家,闻楼上弹风琴,作洋操兵声,疑有洋学生在此。吴登楼,故作体操步以和之。至则见一妓女,手拉风琴,即吴之恩相好。后该妓女与吴打趣,手批其颊。吴顽了一会,故作要打瞌盹^{〔2〕}的样子,沉沉睡去,我不欢而出。看官,你道在这个时候应作什么感想?愚谓^{〔3〕}蓄极则泄,^{〔4〕}虽未必然,但纯阴纯阳,限于一偏,未免有失中和之气,却也有点不自在,这个想看官们应是一样的。^{〔5〕}当日我在杭州江干,与吴君朗吾茶店坐坐,酒馆登登,又与^{〔6〕}阿宝月下夜游,都觉有趣。巽记木行的江藻庭,与三弟平昔知己,此时也与我合宜。且与同拍一照,共四人,汪开在内。时汪开还是学生资格,后来升到经理,我反与他疏远了。那个时候,我在行无事,困人天气,似觉无聊。一日忆故人于拱,闻金枝已字人,而小宝仍在。前情回想,未免犹有遐思,乃独往访。至小宝房,不见;入金枝房……“故里旣没周小宝”……登高升楼,问彩月阁,则道外势走白相去哉。俄而彩月阁至……我辞出……及咬脐……至则见三美戏笑,齐呼“大少”。我取其瓜子置于桌,接其烟袋杆于手,眼镜高悬,道:“你们生意经狠好狠好。”娘姨请点人,我张眼一望,点张素卿。素卿乃近而进水烟,其余立退。素卿呈妍贡媚,我乃喜笑颜开,触机而发,言之娓娓,大有老白相神情,大家不敢偷觑,背地暗称为……这个叫嬉戏如骑马,不善骑的自己辛苦,马也不快活;善骑的罄控纵送,无不如意,马

〔1〕 乙本此处另有“夜”字。

〔2〕 盹,乙本作“睡”。

〔3〕 谓,乙本作“则”。

〔4〕 乙本此处另有“久蛰思动”。

〔5〕 乙本此句作“看官们,他乡作客,寂寞寡欢,我想这个心理应是一样的”。

〔6〕 与,乙本作“和”。

也乐为驰驱。我于此道虽未老斫轮,而较之前通,大有天渊之别。故无论其他,即此讲白相一端,可算得大而化之,从容中道。及另入素卿房晚膳,唤红烧羊肉、蟹羹等味来过酒。饭后开唱,有雏妓名阿奶,为扯^{〔1〕}胡琴,唱《五更》、《五点》之歌,声调温婉,我平日所唱的《四十大姐》,可赅同调,是夜也唱数句,大家好笑,都道唱得呒啥。而素卿尤屡称“翘个翘个”。素卿淡红衫子,细小身裁。他的同居,一名月卿,一名小宝,不及他风韵天然。及乎吃粥之后,登小舞台,则一缕香肌好,红罗小抹胸,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了。次早十点钟,闻隔壁娘姨,代客唤卤汁面。我与素卿走起,素卿掠月梳云,又为我搭辫子。未几,“乞大少请奴吃蟹”云云。是早用过点心之后,约同入明月镜相馆拍照。那时风俗,尚以裙下双钩为重。素卿莲船盈尺,拍照之际,命以花钵蔽之,是亦藏拙之一道。此照我们两人对坐,我穿灰色呢袍,花青花缎马褂;素卿内着水红衫,罩以湖绿夹袄,珠联璧合,玉人一双。所谓甜蜜的光阴,神圣的爱情,大有蝶蝶鹣鹣之意。两人那时的热度,即携手渡北冰洋,亦煦煦然如登春台……有诗为证:

偶然裙屐共嬉游,诗酒流连遣百忧,我愧腰围偏瘦减,不堪永夕许绸缪。

琵琶一曲诉衷情,色舞眉飞四座惊,谁似江洲[州]白司马,青衫湿透泪纵横。

莫分汉燕与唐环,万里桥边艳一般,占尽人间好夫婿,花晨月夕总盘桓。

欲把长幡好护持,不须红豆表相思,浅斟低唱浑闲事,我是三生杜牧之。

碧玉髻年已破瓜,休题路柳与墙花,鸳鸯枕上喃喃语,廿四桥头是妾家。

〔1〕扯,乙本作“拉”。

为写齐眉一幅图，双飞鸾凤枉传呼，何如效得鸱夷子，终载西施泛五湖。

莫是瑶台月下逢，敢夸我辈独情钟，灵犀一点频相印，啮臂情深眷爱浓。

温柔乡里唤卿卿，鬓影脂香画不成，安得牡丹花下死，消娱艳福胜长生。

数日之后，我又至素卿处。适素卿与同居数人，齐坐吃蟹。时照片已好，素卿取到二张来，一张留作纪念，呈我看时，觉照得神情逼肖，且以五采彰施，布景亦好。我烟茶之后，偶出去宕一下子。至留园，^{〔1〕}已上灯，随到马路闲步，忽……恁子……至则见有七美，姑择其一，余退去。问甚名字，叫金秀玉。秀玉蛾眉淡扫，别饶风韵，呈妍贡媚，亦不减于素卿，但口气是土语，勉学吴音。我不喜，然既来之，则安之，命唱则辞以未谙，强之使唱，则生硬不堪入耳。既而开一酒盘，命之拇战，又称不会，疑其初出茅庐。及退入小房间，袒胸露乳，则一团软玉，春色横流，殆为实惠货。暗中查问，方知是宁波人，他阿哥日暮途穷，将他暂押此间，日后原价取赎，这种事业，真觉匪夷所思。我当时也不以为奇，并闻他口述，现已做喜，有身孕，且将吃药打胎，谓不如此，恐留孽种，且于生意有碍，我叹息不已。素卿为人善睡，于枕席尚欠工夫，但性情敦厚，不假雕饰，较之素卿，各有所取，不得是丹而非素。次早命代梳辫，弗巧。我欲去，他留饭，我又唤炒肚片、烧蹄子。后我开窗一看，方知他家系与素卿对门。我有洋伞一把，手帕一条，小影一纸，尚存素卿处，随唤娘姨往取，不发。乃别秀玉，自往取之。至则素卿同娘姨及同居的一齐来包围，问昨夜子何不来？素卿谓：“别个客人，倪齐打发出去，只等你来，你这个人做啥实梗样子，呒啥话头，夜厢钿请拿拏出来！”我顿足道：“啥人个话？吾昨

〔1〕 乙本此处有一“时”字。

夜子来这,看见你门帘上哪,故随个到对过去个堂子哩乡。客不会客,规矩是个荷。吾昨夜子^{〔1〕}进来,碰着你客人勒谐弄。你倒好,同别人家困觉,教吾惠钞夜厢钿吓,你当吾啥物什看?”时咬脐立在一边,悄无一语,我又侃侃而谈道:“吾一向白相堂子,无没一定场下,欢喜登故荡就故荡,欢喜登那伢就那伢,就是吾哪个家主婆,也弗好干预吾个事体,休得话您^{〔2〕}。您^{〔3〕}要敲竹杠,剥黄瓜治,你啥人来?底椿你上好呢?”大家连忙呼:“大少爷,勿要动气,请坐仔再话好呢。”我又道:“吾与你同拍照,原称要好,若弗要好,拏故张照片去挂起荷,有啥趣道?再吾洋伞、手帕齐摆留故里,故吾昨夜子弗来,今朝横要来个。你要今朝留吾休去横有道理,啥个教吾惠钞夜厢钿吓?”拍案道:“你当吾啥物什看?”大家连忙又称:“大少爷,勿要动气,登故荡好,天气介热,请宽衣。”娘姨代宽湖绉夹衫,命素卿敬水烟。素卿嫣然一笑,我当时豪气顿减。加以娘姨辈从旁安慰,至再至三,竟弄得我百炼刚[钢]化作绕指柔,于是乎坐下来,今宵决意也在这里不去了。如今想起来,白相堂子,全恃牌子。我当时走入对过,原是兴之所至,何所不可?及到这里,又说出凛凛烈烈,一片豪言,似有老白相神情,牌子蛮挺。职此之故,由是其中益加献媚,加意奉承,不敢偶有开罪,彼猪头三、阿木林,用钱虽多,反不巴结,谓之当洋盘,做娘舅,如鄙人者洵头号头矣。是日我在这里,午睡一下子,听得车走雷声,马蹄得得,盖时已下午,马路之上,有人丢圈子,出风头。我起身与素卿顽笑,素卿与我戏膈肢,我畏甚,又^{〔4〕}代我画眉,旋涤去。又与阿奶、小媛二人顽笑。阿奶年十三,我与素卿戏剥其裤子,阿奶老羞变怒,以致哭泣,我又慰之。我那个时候,朝顽秀玉^{〔5〕},晚伴素卿,脂香粉泽,细腻

〔1〕 乙本此处另有“倘设”二字。

〔2〕 您,乙本作“你”。

〔3〕 您,乙本作“你”。

〔4〕 乙本此处另有一“戏”字。

〔5〕 秀玉,乙本作“素玉”。

风光,始觉蝴蝶一生花里活,着实有趣。《聊斋志异》所谓莲香李氏嫦娥颠当,其风味也不过如此。是夜晚膳,也唤醋鱼、烧蹄子来,娘姨戏谓这个大少爷欢喜吃醋,一笑置之。素卿银壶把酒,低唱浅斟,后阿奶又拿^{〔1〕}唱,又斗牌。记得阿奶也操吴音,尝说“荡荡输”,又说“来一荡,输一荡”,“输”字音作“诗”字。素卿丁香笑吐,啾啾莺声,觉得比秀玉逸荡飞扬,尤多异趣^{〔2〕}。是夜天气炎热,移去锦被,夜半后忽起西风,顿然寒冷,又复加上。说到此处,尽可搁笔。至于三变秘诀,天然吸力,这个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了。有诗云:

西风一夜五更寒,抱到纤腰分外欢,最爱晓窗鸳枕畔,鬓云撩乱耐人看。

看官须知这个场下,就是么二堂子。杭州堂子,也分长三、么二、野鸡。长三在福海、永和二里,野鸡在桥西,么二即在此地。滕仲文尝谓杭州的么二,不过比上海的野鸡,不要问他,这名目总叫么二。野鸡堂子,倚门买笑,遇有客人,随手强拉,下流得了不得。其中情形,不甚清悉。愚谓野鸡拉客,么二也拉客,但野鸡自拉,么二委人拉,其拉一也,有何区别?人又分爱情、色欲为二,愚则以为不然。古人云:不见可欲,则心不乱。故“欲”字从心,有心为欲。程明道席上有妓心中无妓,此欺人语。若舍色欲,何有爱情?这个不须客气,大家没有不欢喜的,看官们也不能高似在下。在下尝谓千古英雄,此关皆打不破,何况我辈?但宜胸有成竹,毋为若辈所迷耳。在下尝到江西地方开牌子,一布店伙友,带我同去,他熟得狠。那妓女叫金莲,那把扇子上的曲名,是他代书的。走到该处,开橱取罐头、香烟敬客,是他自己放的,看他神气,似在自己家庭中一样。不料有心惜玉,无术

〔1〕 拿,乙本作“拉”。

〔2〕 异趣,乙本作“妙趣”。

点金,曾几何时,自投于莲花塘而死。据云亏空已极,不能交代,只得如此,闻渠家中尚待他回去娶亲呢。又一次,席上见扬州妓,玉体肥美,肌香芬馥,穿一大号棉子的洋布衫,与我拇战,连负三杯,酒才下咽,眉梢眼角顿然泛出一朵红霞来,的是可爱。他与一狎客亲爱之至,尝说“你的钞就是我的钞,我的钞就是你的钞”。后该客沉醉,他与对坐,一口一口的哺他吃粥,我想那客资格也就不浅了。此后如何结果,尚未之知。又有一客,带我至翠香处,你要叫菜蔬,他写个名字在纸单上,前面任你开甚东西,无论到那家馆子,都可去叫。馆子认得他的笔迹记号,归他惠钞,马上送来。江西妓院有交情的,妓女皆呼为“姐夫”,此人随到谁家,“姐夫”、“姐夫”之声不绝于耳,这也算阔极了。据闻他的父亲尚在,暗中家财已败去一半了。我村某叔公曾陪水客去打茶会,我随骥尾,金莲、翠香处都到过。那水客老逛头,走到便吃品包。问^{〔1〕}年几何,云二十一。他说这个货大约差不多,翠香处我也讨些便宜。翠香有姐名芸香,也讨些便宜。记得芸香黑中带俏,穿元色衣服尤佳,扞弄之余,他的面庞隐在灯光暗处,秋波尤媚。那水客真顽得神化,某妓弹唱,他却远观褻玩,无可无不可。听说水客在汉口花界中报效不少,生平挥霍,亏空本家的甚巨。现在此人作故,家道式微,闻他的小姐,生性妖冶,有代还风流债之说。这个我们白相的人,当知警惕了。又记得在邑城时,有乐平妓女李仙凤到,我去打茶会,与泰昌公司某伙共同消受,玉峰山头,各据其一,此中之乐,莫与比伦。后来该友回家,不能来店,亦只为“亏空”二字,饭碗打破。至本城一姓金的,叫做金义金义,常驻该处,不及半年,将家产化为乌有,此事尤尽人皆知,这都是在后的话。如今单表我在素卿处,次早辞别下楼,素卿嘱下通勿到别场下去,又云对过休去。及到楼下对面叫伙,小媛倚栏看见,仍走下来,与我亲热,口称不要忘记……愚谓白相非白相堂子,乃白相铜钱,潘驴邓小闲,只要一邓字,

〔1〕 问,乙本作“闻”。

那个东西盈千累万，风月谁家不是邻，否则如穷人之无所归已。是日回到城中，至毓香斋对面茶馆休息，遇顺爷奉我父亲之命，出来寻访，至此不期而遇。据言父亲委仲文至拱查过，未得消息^{〔1〕}，故委他出来，到处寻访的，当下一同回行无话。未几父亲命我返徽，我乃料理行装，至期开船而去。此番同船，有程德孝，并有清华胡姓的，外有一歙县人，忘其名。记得我在船上，略有不适，亦未延医。至溪口叫伕不得，缓缓步行。将近花桥，遇有回头伕，遂阻下命之抬归。据此伕说起，系由歙县抬江老三到沱川某山场看树，出来已数天了。我当日坐伕入村，走上桥，遥见内子在园圃采蔬，善儿同在一处。我大喜，行近前来，欲抱之，儿不相识，惧而啼。乃到家参拜祖母，并会及二弟。少闲托永康至对面溪抱善儿归，给酱油伏干等物与之^{〔2〕}吃，久之渐亲热，向我道：“我躲在一处，你寻不着。”我道：“我寻得着。”又戏问儿今年几岁，儿不晓得，走去问母亲。一片天真，甚为有趣。时受侄随母亲往东山，未几回来，我见之亦甚喜。月英女儿，小嫁沱口，旬日之后，我亦曾去探望之。至我抱些小病，到家后仍未愈，后来至枫树梢乞神灵丹，吃陈皮三钱，立时见效，我敬送匾额“妙药回春”四字颂之。此后在家无事，一日取出明月镜的照片，私自闲玩，随跋数语于纸背，其略云：

武林张素卿眉史，年十九，貌亦犹人，而温柔敦厚，一往情深，勾栏中鲜有如其人者。戊申冬，余以便道过此，相与流连，啗臂有盟，方期永好。无何，以奉父命，着辔旋归，镜破钗分，不无耿耿。爰将同拍小影，各执一张，俾之别后相思，得此展玩，如见可人，并为他日齐眉之券。虽然是色是空，非色非空，画中爱宠，

〔1〕 乙本此处另有小注：“（拱埠堂子客不会客，凡有客到扯上门帘，以故难以会面）。”

〔2〕 乙本无“之”字。

影里情郎，真个销魂^{〔1〕}，作如是观焉可也。

二弟曾见此照片，后来与罗立中玩兰香、兰英，邯郸学步，也与他们拍照，此是后话。当日我在家中将这照片题跋之后，一日忽然遗失，乃翻箱倒篋，到处搜寻，竟都不见。细想这个东西，决无人要，疑内子含酸盗去。又恐无此聪明，反复思维，委实不解。^{〔2〕}偶尔至后门，闻内子与二弟在厨房秘密谈话，其音甚低。我悄立门外，从夹缝中侧耳听之，约略听得一句道：“只十九岁哩！”于是我乃恍然。数日之后，内子^{〔3〕}完璧归赵，这也不算什么事。^{〔4〕}越年己酉，宣统纪元。是年新皇上登极，各省庆贺，乡间仍无消息，仍旧一般。后有卖照片的，得见照片一纸，^{〔5〕}摄政王头戴瓜皮帽，身穿一字襟，手抱次子端坐，其长子约七八岁，穿马褂儿侍立于侧，此乃普通家庭照片^{〔6〕}，原不为奇，说者谓侍立的小孩^{〔7〕}，就是当今宣统皇帝，似宜瞻仰。清华汪生某，且谓天威不违颜咫尺云。是年我二十七岁，善儿六岁，本房有五六童子，要求我安砚课读。我于青毡事业，久已辞谢，本不肯复作冬烘。且童子五六人，束修其至薄者，何能以此株守？无如东道主谊属至亲，情有难却，加以某叔公以^{〔8〕}次子尚幼，未能远去出就外傅，一意迫勒，且包^{〔9〕}以七十余饼金之总数。于是忝居西席，重执教鞭，半为课读，半为嬉闲，亦觉逍遥岁月。五月二弟往杭，我承邑尊照会，委办调查户口，以是上去与二图宝书酌量，延众入祠聚议，应作何办法。是日在祠议事，村内詹姓诸人，高坐讲堂中学生的椅子。张姓

〔1〕 真个销魂，乙本人作“镜花水月”。

〔2〕 乙本此处作：“被内子盗去，搜寻不见。”

〔3〕 乙本此处有一“仍”字。

〔4〕 乙本作“现今此片还在，这也不在话下”。

〔5〕 乙本此处作：“我后看见照片一纸。”

〔6〕 乙本此句作：“此乃普通家庭之景象。”

〔7〕 乙本此处有“为溥仪”三字。

〔8〕 以，乙本作“因”。

〔9〕 乙本此处有“许”字。

二人，名百花、百川，坐讲台坦途。我等正在商议，忽见〔1〕金盛飞奔入祠，请先生赶速下去。我大惊，急问何事？金盛说出来时，正是人命关天，一场大事也。要知详细，下文分解。

〔1〕 见，乙本作“然”。

卷之四

第十三回 办自治公稟立区 为人命分头到县

211

第十三回

办自治公稟立区

为人命分头到县

话说金盛请我下来,乃是为高湖山祖荫的事。祖荫为捕贼肇祸,一言难尽。看官请坐,听在下的慢慢儿表来。在下一个^{〔1〕}书生,寒窗苦读,平日对于族内虚怀若谷,原未尝以乡绅自居。乃自乙巳至今(己酉)五载,村人每求行状^{〔2〕},请题红^{〔3〕},我亦屡为之。若夫乡邻有斗,约族众调和,我亦忝居其末。投词告理的,亦每到我家来。照此看来,虽培元、永存他们瓜分以去,各霸一方,而斯文在兹,竟有不期然而然的景象。但自秀先故后,吾道益孤,君子耻独。无论村中集会,文星韬晦;即议事于丽泽,踉踉跄跄,亦半归纳粟之班。我那个时候,伤文运之渐衰,悯世风之日下,曾作妄诞之言,自为感慨,寄托遥深。且我生自弱房,人少势孤,而逼处强邻,竟能相安无事,其中弥缝之力归多。至于排难解纷,在这五年之中,尤为更仆难数。记得本家某婶,私斫某山荫木,被人拿获镰刀,反仍抗拒,对方无法可治,到我处来投诉。我原先本置不理,嗣因细审情形,知对方无罚办能力,不

〔1〕 个,乙本作“介”。

〔2〕 行状,乙本作“行述”。

〔3〕 题红,乙本作“题主”。

得不养人家的脸子,于是出身调停,遵罚百文,将镰刀缴回了事。这事虽不见奇,乃是我破题儿第一遭做中人的事,不得不为表出,以下则略写一二,实记不得许多了。休宁梅溪,被沱川余姓某欺侮,负谱来诉,我乃约众聚议,具公函至察关^{〔1〕},托怀玉代理。怀玉至川,余某力白,并无此事,其实则消弭于无形。未几又争山业,被人阻葬,复来跪求。我又会族众,浼信臣往调停之。村内蓉卿、信臣二公结讼,各执一词。邑尊魏公附片照会,着将两造情形,据实覆县,以凭核夺,且有“素仰贵绅董为一乡表率,幸勿偏袒”等语。其照会共三人,上书“北乡庐坑贵文会詹印鸣铎、詹印荣森、贵族长詹印万璠”字样。彼时我与荣森,托故不去,惟万璠前去面禀,致信臣讼事败北,切齿衔恨,必欲报复而始休,识者方服我的浅见。会朝廷颁行新政,各省创立学堂,邑尊魏公又复照会,村内遵旨开设初等小学,照会中共八人,我又其一。幸丙生领袖开办,大家安享其成,学长^{〔2〕}虚衔,且填我名报告。本年谘议选举,事务所通发公函,我接看,知系俞燮经办,内附邑尊程乃斌片,后^{〔3〕}派胡君品璋、詹君寿庚,为演说员来,都是与我接洽。而詹君寿庚,到绿树祠演说,我且约族众前往听讲。自是以后,我往段莘投票,接办调查户口,确是忙个不了,这还是县里来的公事。至于村内,拔来报往,有上村屋事未和,回到庙上,又闻下村悖逆争斗,明日又将延中。有为戏会的事,疲于奔命。而本房又为争功劳亥,来前品理。吃饭专为他人忙,大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势,其他细微末节,略而不陈焉可也。在下的为人无大手段,无大能力,凡有求于我者,我则以为谋不忠自省。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这两句大约可实践。至若生平作中作保,则花押之文,系“春风得意”四字,兹录如左:

〔1〕 察关,乙本作“风关”。

〔2〕 学长,乙本作“校长”。

〔3〕 后,乙本作“复”。

印鳴鐸。唐印榮森族長。唐印瑞。一字樣。破時
而。致信。自。事。敗。北。切。齒。銜。恨。必。欲。報。復。而。始。休。
政。各。省。創。立。學。堂。色。尊。魏。公。又。復。照。會。村。內。遵。旨。開。
內。生。領。冊。開。辦。大。家。安。享。其。時。縣。長。應。御。且。與。君。名。
公。函。係。命。變。經。辦。內。附。色。尊。程。乃。試。行。復。叙。胡。君。品。
持。接。信。而。壽。庚。維。綠。樹。樹。滿。說。並。約。族。眾。前。往。呼。
唐。戶。口。確。是。忙。个。不。了。這。還。是。縣。裏。未。的。公。事。至。如。
難。自。上。又。開。下。村。停。送。多。關。明。日。又。將。延。中。南。方。勝。會。的。
前。品。理。吃。飯。男。為。他。人。忙。太。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
也。在。下。的。人。無。大。手。段。無。大。能。力。化。有。未。知。其。計。我。
之。美。不。成。人。之。惡。這。兩。句。大。約。可。實。踐。至。若。生。平。做。中。
四。字。茲。錄。如。左。



但試問看官這調查戶口，却是何事？蓋朝廷变法之後，預

但試問看官這調查戶口，却是何事？蓋朝廷变法之后，预备立宪，查立宪政体，立法、司法、行政有三大机关，立法、司法权归社会，而行政则属官府。所谓地方自治，即是以人治人的意思。且立宪基础，百废待兴，自治方针，法良意美，一切开办，当以调查户口为入手。在昔夫子式负版者，盖“负版”系持邦国图籍，即此调查户口的事业。夫子式之，为重民数，即重此调查户口的民数。中国向归户部经理，发逆乱后〔1〕，曾为调查，得男女四万万之数，故有“四万万同胞”之说，也叫做“四百兆同胞”。自后保甲局、十家牌，视为具文，第循故事。今国家设立民政部，调查户口，务须切实举行，以故移文及省，由省而郡而县而乡，分区划段，为宪政中绝大关系。且其办法，以地方乡绅就地筹款，公举调查员担任，而一切胥吏之诈索，官样之文章，屏除殆尽。揆情度理，亦属简便易行。所谓调查户口，即是此事。抑又问这选举又是何事？以本省初立谘议局，邑中须派两位议员，但此议

〔1〕 乱后，乙本作“的时候”。

员,必系公正人方委此任。欲求公正,必采取舆论公举之,所谓谋及庶人,咨于有众,及民之所好好之,^{〔1〕}都是这个道理。查章程目下宜用间接选举,盖以国民程度尚浅之故。故我婺选举,初由各乡公举二十人,再由二十人中公举二人到省,这个确是邑尹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煞费斟酌,以符定章,办法似为妥善。当日凤山有查某公,财雄一乡,好名心切,闻新政令下,将来中央之权,散归社会,于是运动益力。初行投票,邑尊派为十区,凤山、庐源归段莘选举区,虹关、察关^{〔2〕}、士堡、环川归沱川选举区。某公曾约合各村,借丽泽文社名义,欲于凤山自立一选举区,且为后来自治张本。^{〔3〕}公议之后,举某生到邑,会邑尹谈及此事。邑尹当面回话,谓“投票章程,大邑分为十区,业经派定,且已出示晓谕各处,再行更改,殊觉不成事体。贵文社丽泽,最为著名,有意自治,后来尽可联络为一部分,此刻不须挟投票以要求。且朝廷新政颁诸大吏,责诸有司,有绝大之关系。兄弟承乏斯土,各事需贵县绅董大家相助为理,阁下回宅,此事亦祈慎重”云云。某生归,亦无意思表示,以故投票仍照前派定地点,我村与凤山到段莘,此番我村举我与韵锋同去,凤山则举某生。是日,东山、石佛、小源^{〔4〕}、坞头各村纷纷都到。初次办选举,有不开通的人民,委实不知何事。有运动的先立在门外,见有人来,教他投票写某某名,后来开匚,毫不一致,全无选举的真正民意。凤山某生,以曹某运动当选,设法推翻,又到邑改组覆选,从多数取决,复到段莘投票。此番以实力制造民意,搜罗票纸,自行带去,填名投匚。我村共计有三十票,他来运动,

〔1〕 乙本另有“民之所恶恶之”一句。

〔2〕 察关,乙本作“风关”。

〔3〕 乙本此下另有:“按丽泽文社始于同治戊辰年,经环川詹梦仙(逢光)、庐源詹以贤(澧)和凤山查相卿(人纲)诸老前辈联合五村组织而成。其初每村募捐,每位两元,不过二三十元,分存生放,迭年正月刀[初]八召集结账,至此已历廿八年,每村生息已有一百余元,共计已近千数以矣,先生所谓美哉,始基之矣。若夫润泽丰美,更从而恢张之,其有望于后贤也夫。就是这个丽泽文社,当下”一段文字。

〔4〕 小源,乙本作“庆源”。

我以一手和盘托出，交他带去，此乃惠而不费的顺水人情，这种选举，真叫何苦！中国人无资格，大都如是。后来曹某果然无形消灭，某生则得一议员。那个时候，我心中暗想：我既不能自立，何不敦促凤山出身，免得日后过岭，殊不方便。盖事齐事楚，无甚区别，而舍远就近，较为便宜，何不乐而为之？于是修书一函，致某生云：

某某仁兄先生阁下：接邑尊照会，委办清查户口。细阅章程，黄村以修，已请自立一区。且云他处有以学区、选举区者，与黄村办法亦可。似此则我丽泽向称文明社会，有天然之团体，何不公稟划区？而乃平原独无寄人篱下，放弃权利，殊可悯焉！兹幸宅上风气开通，学界诸君，又能热心公益，视此甘居人下，定当引以为耻。用敢专函趋前，意欲阁下为一部分之领袖，挽回权利。此系弟管窥所及，质之高明，未卜有当于理否？至于调查之事，极为烦琐，尤冀宅上风声先树，示我周行。弟山居僻陋，与世寡交，一切尚希照应为荷。手此并候文安，列位均此候候。名正肃。

是日凤山正在筹议，漫无着落，得此信有些愤激起来。语云：“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经此一激，果然成事。当下大家议决，会合各村，征求同意。某生持我原信，先到环川、虹关、察关^{〔1〕}、土堡等处，回来至我村宝书家，约他下来，到我家，据言各村同意，金云如此甚好。由是同具公稟，又委某生下邑承办，即蒙批准。后来凤山得立为第十二调查区，查某公为调查长，各村分段为调查员。而我村的调查员，六段的归宝书为詹荣森，五段的归在下为詹鸣铎。后改为北三区自治公所，查某公为区长，某生辅佐之。各段为段董，五段、六段，我与宝书又天然委任，何消说得。时俗称区长为区头，在下尝谓

〔1〕 察关，乙本作“风关”。

这区头无甚建设,宝书笑问:“你这段头又有什么建设呢?”此是后话不题。如今且说我当日在祠议事,忽见金盛趋上,急请先生下去,我忙问何事?金盛说祖荫到凤山捕贼,被贼殴伤,其家教我来请先生赶速下去,代为作主。原来祖荫字锦屏,为汝腾公的长子。汝腾公贸易赣州,白手致富,生子三,以祖荫居长。所居之室,为下村^{〔1〕}最高处,俗名高湖山。锦屏为人……自汝腾作故,未满一月,家中被贼穿窬而入,锦屏惊醒,追至大路,贼往上逃,时正三更,路遇林兴亦出捕贼,乃与同至庙上,捉获其人,系凤山惯贼某。锦屏以此夜虽未失物,而去岁六月,及今年三月被窃两次,未必非该贼所为,于是一鞠而服,乃起脏于凤山。蒙凤山文会约族代力,追还原脏。锦屏甚为得计,以此日日往外捕贼,我曾阻之不听。及是日议清查户口事,我今早亲诣锦屏家,关照下午延众入祠,请渠亦须要到。锦屏口虽答应,而下午暗约林兴,又出查村捕贼。探知查村某家有兄弟甲乙两人,乙为著名窃贼,突入其家捉拿。时乙他出,适甲在家,方与人卧榻吸洋烟,见锦屏^{〔2〕}来得势头不对,遂连忙跃起,夺去铁尺,反将他二人大肆凶殴。后来锦屏报称受了一十七杵半,林兴袒示之背,铁尺伤痕尤甚。那个时候,两人扛殴,内中杂一妇人,口呼“打庐坑人”……暗中帮助,幸得脱险。或谓甲与林兴素来有隙,故以此报复之,不卜确否。当下此信报入村内,阖村大愤,一时纠合数十人,奔驰出去。锦屏的母亲,亦追随同往。我得金盛报告,连忙下来,嘱咐兴好赶去拦阻,万万不可斗殴。兴好系查村娘家,地方熟悉,大约此事可办。不料锦屏见村人助力,声势汹汹,立图报复,重到查某家来。甲见人多势大,恐难抵敌,乃暗服鸦片倒制。锦屏不知对付办法,反以人命为儿戏,遽用绳索,将甲的辫子穿缚起来。救烟不遂,牵走凤山向文会投诉。未得端绪,旋返查村。时凤山村人又动公愤,几乎发生危险。次早他家来浼我

〔1〕 下村,乙本作“我村”。

〔2〕 乙本另有“和林兴”三字。

与宝书,至凤山投诸文会。记得至仲滋处,见投词的也到。仲滋接词看后,无甚言语。宝书恃凤山文会,大半知交,可有情面,约同到查村某家来勘验。时甲已气息奄奄,命悬呼吸。当下查某家当众声明,要将甲抬至锦屏家去。两造争执,凤山诸位文会,心内皆大不然,清远尤负盛气。区长某公口说这个光景,我们也不叫你抬,也不叫你别抬。大家分散,我同宝书担承,着约保往代调理,望其复苏。谁料方回到家,闻凤山纠合五六十人,将甲抬到锦屏家来。时锦屏家汝腾灵柩仍在前堂,全家惊惧,前后门一齐紧闭。那众人抬入村时,^{〔1〕}说甲命在垂危,请他调治。^{〔2〕}及到锦屏家后门首放下,则称千金不移,并有人敲打前门,甚为滋闹。^{〔3〕}当时我与俞昆生闻信,忙赶上去,见后门首坦上人满,乃对众劝阻,一意承当调处,并请他们提议。他们口说此事我们已开十三门,你要调处,尽可出去。会同知事的人,我们不问,你们做了一不是,我们不做两无成,定不滋闹,请可放心。我们乘一下子风凉,立即回去。未几,果然都散。是日又挽昆生、宝书及奸人重出凤山,力主和议。昆生,龙腾俞桂彬孝廉之孙,^{〔4〕}名祖馨,^{〔5〕}设帐于我绿树祠,时与凤山有新衅。当日三人到凤山孝义祠,该宅知事文会,如允滋、仲滋及二郁等都在。两下提议,十三门的人,都聚祠内,群言庞杂,格桀钩辮,并有侮辱昆生的臭话。当初我村以为昆生^{〔6〕}素有经验,故与同去,原想资为臂助,折冲口舌之间,岂知冰炭不投,变本加厉。现在想起,当日竟无见识,真不该用着昆生。且凤山村人,下流社会归多,^{〔7〕}不易约束,此事一出,牵动全村,主战主和,纷纷不一,所以“无主乃乱”。正在这个时候,次日复约丽泽文

〔1〕 乙本此处另有“口称生辜死填”。

〔2〕 乙本作“应请凶手代为调治”。

〔3〕 乙本另有“那时盛缝司与他家尚和睦,硬代劝阻”。

〔4〕 乙本作“龙腾俞慎之孝廉桂彬之孙”。

〔5〕 乙本另有“英年入泮”。

〔6〕 乙本此处另有“对于讼事”四字。

〔7〕 乙本作“十三门人多”。

社、虹关召洲、凤关怀玉，及土堡程瑜伯都到，往代调处。论价讲到八百，仍不答应，为揣其意，多多益善，贪得无厌。一来为锦屏乃素封之家，尽可藉此敲诈；二来为锦屏时居忧服，恃富行凶，一经到官，定然失败，以故愈逼愈紧，和议难成。且连日谣风甚重，一班凶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乃抵掌而谈，指挥若定，胸中大有主宰，彼辈恃为护符。当此之时，方知读书的人为可贵重。好笑女乡约逢人屈膝，急神失智，莫可名言。^{〔1〕}凤山投词，他不敢收，送到我家来，不知文会先生，尊前施行，我家早已投到，此乃乡约之词，交我则甚？后来此事平定，他这个词礼，却也晓得来索去买东西吃，这可算卑鄙已极了！^{〔2〕}当时怀玉诸人，以凤山专用压力，太觉野蛮，都不如意，回来与我村讨论，宜设法以抵制之。召洲谓侮辱昆生的计画，似仲滋出手，大家是知彼知己的。锦屏浼姑丈黄君守中往邑投诉，大家仍至凤山一次，卒无结果。回至双路口，唤人进来招呼，他们散去，你们只好各显神通。以是两造到城，讼事成局。闻某区长立在桥边，骂他反对的人，谓到这地步，没客气，打官司了，你们好出身了。我同你说，官来勘验，你们要去对质呢。件作的话，要去辨白呢。锦屏又浼我赶速往邑，我此番先过大汜，请教过老法师，走祠坑口，即由东门入城。时黄君到已两三天，因循坐误，不能先声夺人，深为太息。凤山以“纠捆殴毙”为乡词，到邑亦以此四字进刑事状。尸亲当堂具结，官发头牌，拟次早诣验讯夺。我方有石壁虎捉刀，以“服毒移尸”进诉状。按凤山^{〔3〕}虽然请勘，却是恫喝虚疑，后见讼事逼真，因浼环川质纯会及启明，来向调处。质纯^{〔4〕}系区长亲戚，他故委托。启明适在邑中，与岭上詹观盛子争山构讼，故与计议。启明连称山坑、庐坑，面面是亲，万不可伤和气。与我谈话，称我为“贤侄甥”。后来锦屏又浼昆生赶到，风云际

〔1〕 乙本作“莫罄形容”。

〔2〕 乙本作“这事可就令人看轻了”。

〔3〕 乙本此处另有“十三门，不能一致，此番”数字。

〔4〕 乙本此处作“即詹飞黄”。

会,为息事宁人起见,大家极力调和。我仗义执言,多所剖白,末了仍以七百五十洋解决,启明充洋五十元息案。尸亲当堂又具悔状,大致谓“其子病死,误听人言诬控,今愿具结,将尸领回”等语。凤山出尔反尔,赢了铜钱,输了官司。但我平昔言词最短,今为此事,对于稠人广众,清言娓娓,机畅神流,大有为人所不及料,我亦自为不解,疑汝腾在天之灵有以默相之。是晚回到沱口,恰已天亮,到烟馆吸数口,养养精神。街谈巷议,啧有烦言,道这种钱配这种人用的。其实我们樽节,并不为东道家多耗钱文,清夜扪心,可以自白。至凤山,仲滋等阻住我等,到他家午膳,计定明天重约丽泽,交款领尸,并要求用鼓吹欢送。我谓既去了重金,复用鼓吹,恐舍下又动公愤,必生他变,不如请免。到家先行安慰凶手,说官已阻住不来,不必惊惧。大家感激之至,此时待我真觉爱如父母,尊若神明。添灯底^{〔1〕}大家^{〔2〕}闲谈我的名誉,着实有点子好听。次日,丽泽文社怀玉诸人复聚,我以八饼金开销原差。按原差八人,持有公事,蟠踞约保家中,业经两天,人都不敢正眼觑他。我去开销,他想敲诈,^{〔3〕}被我大骂而去。我说:“你们老爷见我尚然客气,何况你们?居然高卧,成何样子?好不混账,给我滚蛋!”他乃自知欠礼,连忙立起来,喏喏连声。我又骂道:“你仗你有公事么,现下我已调处,吊你回销你这公事,揩屁股得罪了圣贤,有何用处?知趣的好给我滚!”盖邑中差警最滑头,看人讲话,每称到细乡村,我这^{〔4〕}手便伸长些。你若叫他“差先生”,他就在你家上坐起来;你若摆起架子,他就弯腰儿道“是是是”。这是仆隶下人的贱骨头,一种天性。当下我一番大骂,他连收八饼金,登时走了。村内诸人见我如此,益发视为神圣庄严。后来荣富述与二弟,埤头启成^{〔5〕}

〔1〕 乙本此处有“夜里”。

〔2〕 乙本此处有“私下”二字。

〔3〕 乙本此处作“锦屏初托人去开销,他想敲诈,后经我开销,召洲以为不易,不料”。

〔4〕 乙本此处有“个”字。

〔5〕 启成,乙本作“某”。

闻之，私为称羨。是夜七百五十金，由丽泽交割清讫，弄到天亮，尸亲^{〔1〕}自来收殓，已朽腐不堪，真真罪过。我与怀玉、如柏等，坐在房内，宝书取香珠来，芳香解秽。有人去看他收殓，走来报告，怎么样怎么样，我为太息不置。总之，此事一出，可算得全村受其影响。锦屏家中这笔账结下来，连同谢中开销，约去千金以外，也可谓大受损失了。数日之后，阖村公议，谓质纯下邑调处，村内广达不应同去，责之入祠认过。且有兴亦村内人，曾代凤山延中，亦属非是。奸人立批其颊，有兴不服，耸妇赖命于奸人之家，后又经中调理，始为无事，皆高湖山人命之余波也。有诗云：

人命如儿戏，宜教横祸缠，调和资众力，贻累耗多钱。
吓杀群凶手，忙来半月天，寄言好殴者，休再使尊拳。

时村内多力士，往往好勇斗狠，我昔有事，亦曾驾馭而利用之，故能得其助力，而不及乱。锦屏不然，故至于此，悲夫！看官，你看捕贼捕贼，竟捕出一场大祸来。当日我为调查户口事，请渠到绿树祠，他答应我去，如果真去，焉有此事？他的为人，一生无信实，以致自贻伊戚，吃了这场大亏，且累我连夜未曾安睡。我家中替他烧茶待客，忙个不了，还向谁说……且捕贼捕贼，大是不易，做贼的人，两个金华茶腿狠^{〔2〕}来得，大约如洋学生操过赛跑的。记昔祖母命我夜守南瓜，^{〔3〕}每夜给我以蒸鱼下酒，教我坐在门前看守。一夜听见犬吠之声，觉得屋后有人足音鞞至，我坐入门内不做声。他由后边下来，走过我的门前，赤膊着，肩放布袋。这个时候，非盗南瓜而何？他看见我，忽回转逃，我大呼“捉贼”，登时追之。只见他望后边走，飞也似跑将去了。时我母亲睡在房内，忽然听见，怕我吃贼的亏，急忙起来，叫

〔1〕 乙本此处多一“亲”字。

〔2〕 狠，乙本作“很”。

〔3〕 乙本此处有注：“（见第四回）”。

我回转。可见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我村内最著名的,为肇元捉贼四,这事现在讲起,大约仍有人晓得,这叫做“民到于今称之”。贼四,逾墙钻穴,可称老前辈。肇元家中,承他光顾一次,未曾缉访。不料他得意再往,以致就缚。按肇元即〔1〕健三,系读书人,本来文弱,何以能够捕贼?他那日有事,适到我家来,我祖母问他底细。他说夜与妻子同睡,见贼入房,手燃神香数枝,暗中指导,将他房内衣服物件,收束一包(有人云,他妻子的裤子都被收去),然后走出。他起尾之,蹑足潜踪,亦趋亦步,贼下楼,他也下楼,迨至楼下,突唤一声“捉贼”。贼猝不及防,大被惊吓,手中神香坠地。他遂走上前去,把那贼双手〔2〕抱住不放,口中连呼“捉贼”“捉贼”,叫不绝声。〔3〕内外人等闻之,纷纷都到。邻居观旺公父子亦到,他见人多包围,始将该贼放下,大家乃代他缚起来。但当其抱住时候,该贼拔腰间的铁凿,私凿他手,已受微伤。祖母问当其入房时候,你何不唤你妻子醒。他道:若唤他醒,没有用,贼反走了。肇元读书人,究竟镇静,故能从容不迫,藉手奏功。此番捉倒这贼四,供出前次所窃,尚存坞石里,未曾肩去,乃得合浦还珠,这酬贺当酬贺。看官你又道:上文言凤山与昆生有新衅,究竟有什么新衅呢?原来龙腾俞姓有女子,早年嫁与理村胡家为妇,生子尚幼,丈夫故后,婆媳不和,婆婆乃听信次子的话,利令智昏,把他强卖与凤山查姓。该妇当夜不肯成婚,次早私逃至我村。昆生时在绿树祠教读,自谓俞姓大族名门,女子从一而终,自当保全名节。是夜寄宿于细九家,天亮带走东路往邑投诉。后三面传审,各执一词。凤山查某,不肯人财两空;龙腾俞姓,定要保全名节;而胡家所获卖金,又为讼累所缠,销磨殆尽。此事昆生劳他祖父辛苦,往邑两次,

〔1〕 乙本此处有“谦吉,字”三字。

〔2〕 乙本作“全身”。

〔3〕 乙本此处另有“一霎时间”。

会邑尊，邑尊以老乡绅的面子，〔1〕公署请酒，面商办法。后来还是昆生异想天开，说他本家胡灶金不该主媒，传他到案，罚以原价取赎，于是其案乃结。但灶金务农，家财素丰，平生安分守己，此事丝毫未曾晓得，乃被损失，真是冤沉海底，无处伸雪。经此愤激，谓都是农家无人读书，以致被人欺侮，因命其子〔2〕就学。其子〔3〕即胡敦礼，字心庵，后来中学毕业，出色当行，现在已当律师，为人民保障。当年被人欺侮，现在要欺侮他人了。当日有这么一回事，查某诉讼失败，娶妻不成，以其大无外之凤山各事，都喜占脸，此事大为减色，以致与昆生有新衅。考厥原因，盖在于此。如今再表我自停科举后，前到杭州，欲就学堂，父亲不信新学，以致未成。随到连市经商半年，亦无什么成绩。此时在家株守，不慕荣利，不求闻达，可算得高尚其志，所谓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殊不放在心头。今闻本省开考优拔，如要投考，先到儒学报名，并缴照片一纸。我当时不甚注意，故到邑也未报名，及回家后，听得昆生怂恿，忽有见猎心喜的意思，于是专人赴邑，至儒学处报名。有一半身照片，系杭州城隍山拍照的，附交带去，以便详省。此照片后竟遗失，可惜！当日报名之后，我在家中耽搁数日，以调查户口之事，委托宝书会同族众办理。我乃备办行装，择吉叫伙，此番拟走长江，先由景镇去。是日伙及凤山桥畔，忽闻轿后有一人叫道：“轿中那位先生，可是庐坑宅赶考的？”我回道：“正是。”未知其人为谁？且听下文分解。

〔1〕 乙本此处作：“他的祖父系名孝廉，早年学政孙公且有‘乡里矜式’的赠额，一生公正，素不干预讼事，因敬重他为老乡绅资格。”

〔2〕 其子，乙本作“次子”。

〔3〕 其子，乙本作“次子”。

第十四回 赴景镇再及浔阳 由长江直抵安庆

原来昆生回宅之日,与我订定同伴往省,今专信来关照,谓路走乐平,教我前去会合。送信的人,与我相遇,他不认我,已经走过,后他由轿后叫问,我答应道是,他即呈上书信。当下我收拆阅,随口回复,谓我的担伕,已走景镇,不便同^{〔1〕}道,只得与他到省再会云云。那人应声而去。我过凤山,至德记门首,后又有一人叫唤,道郁敷先生请去少坐,乃诣其家茶叙。郁敷先生,先谓调查户口之事,刻已稟请立区;^{〔2〕}继又谓到省考优拔,将来丽泽文社,结伴同寓,嘱我到镇,暂候两天,以便大家同船而去。我允诺辞出,旋到沱口月英女儿家,少坐片刻,未吃点心,催伕便走。是夜宿严田,次日宿榔树尚早,第三日到景镇,寓和茂南货店中。先把行装料理停当,独出闲步,凡裕成、裕和、德诚、恒懋各店,游玩一周。按景镇地方,街路不甚宽广,亦不甚洁净,^{〔3〕}市面惟十八桥热闹。时当七月,街上往来的人,大都短褂,穿长衫的不多,故时人称为“草鞋码头”。且景镇为千猪万米之地,乐平、都昌两处人多萃于此。该两处人一味野蛮^{〔4〕},不讲

〔1〕 同,乙本作“再”。

〔2〕 乙本此下另有“将公事交给我看”一句。

〔3〕 乙本此下另有“不讲究卫生”一句。

〔4〕 乙本作:“他们江西风俗,人甚野蛮。”

道理,与他交接,稍一不慎,则起悖逆争斗之风潮。而都昌口音,尤为恶劣,其骂起人来,动称“婊子崽个”,又曰“凿得尔哆娘个”,为普通之常谈,恬不为怪。愚按江西文风最盛,欧阳修、文天祥均江西人,至国朝且有“状元多吉水”之说,何见得野蛮如此。不知他文风虽盛,而尚武精神,则习俗相沿,由来已久。故人家生子,恭喜你发一把刀,长大成人,自然好勇斗狠,杨叶马兆,迭年构怨,相见戎衣,此事看官们大约总晓得。据景镇做生意的人谈起,他们江西人两造格斗,断定杀人不须偿命,只自相点计,决胜雌雄,故锚子一刺倒,提短刀的走去,立把人头割下,官府也不须干预。如官府要来弹压,教你站在一傍[旁],代为监督,今天一役,他杀我方九人,我杀他们七人,收付两抵,仍该人头二颗,准明天再行结账。官府如要多话,连你一齐杀,真^{〔1〕}叫做“慫不畏法”。客人作壁上观,照例须穿长衫,与你无涉,否则恐有误伤莫怪。地方蛮横,一至于此!但他们的人,性子却都爽直的,从不晓得诈伪。有都昌人到景镇,闻近处有都昌人与乐平人格斗,忙将东西寄存店中,他即赶去帮助,此足见他们的仗义任侠。若别省人,则未免放刁,未必能如此。^{〔2〕}他看见你们徽州人,要穿长衫,拘文牵礼,最不欢喜。如落雨时候,街道泥泞,你穿长衫,他走到有漩涡处,故意大步践踏,将你浑身溅得污糟^{〔3〕}。你们灰[徽]州会馆,每年开祭,雍容雅步,升降拜跪,他们看见,说你们佯死相,^{〔4〕}他们生性是这个脾气。路亭中见他有茶,你叫他给你吃些,他答应道:“尔吃吓!”“吃”字音“隙”,其音甚高,不知者以为他负气^{〔5〕},其实他这个还算温和。但他们总晓得蛮横,脑袋里则不大清爽,到南货店买货,要让头除尾。南货店家的帐

〔1〕 真,乙本作“这”。

〔2〕 乙本无“此足见他们的仗义任侠,若别省人,则未免放刁,未必能如此”数句。

〔3〕 乙本此下有“他乃快活”一句。

〔4〕 乙本此下另有“总之和你们气味不相投”一句。

〔5〕 乙本“负气”作“气愤”。

[账]^{〔1〕}单,打起洋码^{〔2〕},或讲两,或讲斤,^{〔3〕}五花八门,看不清悉,名为让头除尾,实则多算些去,他反不知。他们妇人女子,不大做事,连倒马桶都是男人服务的。做丈夫的,娶得一标致妻子,衣以华服,载以二凉小车,自行推上街去,出出风头。如两边店家喝采,说这娘子排场,他即^{〔4〕}振刷精神,愈加起劲,否则无精打采的退缩逡巡,且前且却了。你们如到他家去,他们必以妻子的水烟袋取出敬客,内贮^{〔5〕}皮丝,^{〔6〕}非常之洁净,他自己却用钝拐,吃粗烟。故景镇南货店家,有女客来买红枣等礼物,必到帐房之内,取出老板自用的水烟袋^{〔7〕}敬之,也是皮丝也洁净。他们男子,个个硬汉,他的二凉小车,放在大路之上,贮有东西,你去将他打翻,你这个手马上就要断。他这个蛮横,系人人如此的,自古及今,寢成风俗,人亦司空见惯,不以为奇。且景镇地方出磁器,烧坏的坯料,人家砌作短垣,殆为废物利用。肩碗坯的,每板二三十,沿街走过,脚步轻快,望之一色,颇觉好看。有瓢羹一排,放在肩上,其色尤白,其板尤长。他走路的姿势,顺其自然,人要让他,他不让人,你若替他撞翻,犯罪不小,必代为拾起,亲送到窑中说好话,恕你无罪。若说赔偿,则金坯银碗,你讲不清。听说先前故意横行,与人相撞,藉端滋事。你若撞了他一个,他全板抛向地下,与你为难。你若跑弄堂,逃去不见,他也罢了。如今^{〔8〕}这个风气好些。至二凉小车一项,景镇最多,自理村以来,络绎于道,其声辘辘,有装货的,有坐人的,每有妇女小孩同坐一车,最为适意。尝见一年少娘子,身穿署凉绸衣裤,面孔亦黑中带俏,明眸善睐,一寸横波,招摇过市之时,笑容可掬。这个车子,下只只轮,颠之倒之,我们坐不惯。后来我由乐平到景镇,坐过一

〔1〕 帐,乙本作“账”。

〔2〕 乙本“洋码”作“价码”。

〔3〕 乙本此处另有“或讲洋”三字。

〔4〕 乙本此下有“古古致致……”数字。

〔5〕 乙本“内贮”作“系吸”。

〔6〕 乙本此处另有“且洗得”三字。

〔7〕 乙本此处另有“特别”二字。

〔8〕 乙本作“现在”。

次,真觉苦楚,此是后话。当日我初到景镇,领略一番,回到和茂店来。次早见柜台内账桌上,置有报纸,拾起阅之,劈头的论说,是“沪杭铁路初通志喜”。忆前年沪杭铁路,为英人勒借,拒款集款,报纸上闹得沸反盈天,如今还是中国商办,告厥成功,这个确可志喜。再想我在杭州时,尚未达到上海,如今沪杭交通,我今年如到上海,可以乘车至杭。这个以来,我亦可以志喜。我在此耽搁两日,蒙兆发、茂材请入公和圃,玉屏请入五柳居,随意小酌。德风在新安会馆,亦来探望。次日我往答拜,亦蒙作东道主。新安会馆,房屋颇大,光明洁净,德风带我内外游玩,记得朱子座题额“理学昌明”,傍[旁]悬对子云:

道统攸归,阐至圣微言,鹿洞鹅湖功不朽;
乡关在望,溯先贤遗范,黄山白岳仰弥高。

又文昌座题额“文苑持衡”,其对子云:

阴骘系科名,求科名须行阴骘;
文章根道德,修道德自有文章。

又对子云:

见十七世大夫身,庆人间桂苑杏林,修德获报;
萃卅六峰灵秀气,看学士蛟腾凤起,斯文在兹。

又关帝座前题额“峻极于天”、“莫不尊亲”、“万邦为宪”、“忠义配天”,其对子云:

大义懔春秋,智勇齐参,手挽河山扶汉祚;
正气塞天地,英灵如在,心同日月照昌江。

又对子云：

论非种必锄之义，东吴其可和乎，聆诸葛片言，纵属权宜，已失春秋大旨；

严寸地不与之防，荆州敢云借也，看^{〔1〕}紫阳特笔，显分正僭，尚为今古公评。

又集四书句对子云：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治乱持危，未有夫子也；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配义与道，其惟圣人乎。

次日，偕玉屏至电报局拍一电过杭州，电码如左：

3068 1626 3432
6068 7887 0338
1766 4164 6167
1717 6643 0432
1367 2579 6766
2182

看官你道是什么事，在下此番往看，家中秋收，乏人照料，故电促我二弟归来，电码之中，即系此意。后来^{〔2〕}，二弟在杭接电，译得十六字，其文云：

〔1〕 看，乙本作“经”。
〔2〕 乙本“后来”作“次早”。

江干生记行，兄往省试，弟速回家，景镇振。

当日拍电之后，随偕玉屏回来。闻清华吴达三已来邀伴，不遇而去。问他住何所，谓在汪复泰磁器行，次日往答拜。见该行磁器陈列，内有女人夜壶，口长而阔，形似女阴，这个东西，未曾见过。是日兼到永和一游，屋客承荫，带我内外看看，道该屋地基甚低，每月霉水被浸，颇为不美。按永和房子，系先曾祖遗传，我家得十六股之一，迭年据折收房租，故屋客当承认带看。对面永昌和，点头招呼，我未进去。比及回来，又闻士堡程瑜伯也来邀伴，他住在婺源会馆中，我乃往见，两次不遇。是夜瑜伯又来，相见畅谈，颇相契合。为候凤山的伴，在此耽搁，我又与瑜伯至婺源会馆，瞻仰一遭。记得朱子座中，有李昭炜所撰对子云：

翼孝悌以训人，□□缥湘，固见千秋垂范；
遵忠恕而克己，敬恭桑梓，仍期一邑兴仁。

又有汪正元撰对子云：

斯文得洙泗渊源，南渡泽承先圣远；
此地为徽饶绣壤，西江月是故乡明。

时正在高湖山命案解决之后，家间宣传到镇，谓此番大得我力，名誉好甚，故村人见我，无不欢迎。玉屏尤殷勤款待，以饮食游戏相征逐，博我欢心。查景镇妓女，以阪口的为无上上品，玉屏素来不甚到，未能识面东风，乃委荣发引导，他也随我同去。我不知其意，闲宕至阪口，见人家门首晒有女子的淡红衫裤，就晓得这是桃源洞口了。他们初带我至金莲家，房间颇为清洁。金莲淡妆素服，也合时宜。我并卧的时候，及送客出门的时候，均与接近，暗中窃玉偷香，有味外味。无何，去而之他。又到晓云家，房间虽然较小，亦殊清洁。晓云金圈流水辫子，风致宜人，为一雏鬟，

进呈歌扇。晓云的京剧,抑扬顿挫,响过行云,有驾金莲而上之,我为之击节叹赏。明日重访,则其中有客。晓云闻之,自内出,斜卷湘波,欲语不语,我等退出。于是又到金莲家,是夜有两三友人,淋漓酣畅,金莲逢迎为悦,眷爱尤浓。我等风月之场,兼领烟霞之趣,直至铜壶漏静,宝鼎香浓,始散而至于敦叙庄屋,作竹林游,亦可算得尽一时之兴了。记得金莲、晓云房间,均有绫绢裱对,系游客所赠。^{〔1〕}而晓云之^{〔2〕}对子为集句,写的是:

为留香梦浑忘晓,除却巫山不是云。

次日,我同瑜伯会同凤山郁敷诸友,辞别和茂登舟。承进德馈茶食四封,桂盛赠茶壶一,茶杯二,以为赆敬。当下开船往饶州进发,时船中约十余人,济济多士,书味盎然,惟我年少,外凤山玉莹,系到省,进师范学堂,比我尤幼。船中诸友,均系熟识,内中有郎云瑞、齐之良为初撞头。沱川汝修老前辈先生也共伴,在船中蹴其足,盘其辫,甚为放旷,雀战起来,他也欢喜。到饶州后,投萧惟公行,附轮拖往九江。轮船之中,又遇詹翰臣、俞召洲昆仲及江鸿翊等,都是往省考优拔。此番经过鄱阳湖,举一切小姑山、将军庙,亲历其境,向所耳闻,今皆目见。小姑山即鞋山,对岸有市镇,名沽[姑]^{〔3〕}塘,我且偕齐君叫划子,上去游玩了一下子。将军庙处,凡民船经过,必停泊前往拜祷,割鸡为敬。轮船虽不停泊,也以火箱夹纸钱,向空焚化。俞召洲之弟宪章,谓为迷信,并多言诋斥。后来到省大病一番,未必非咎由自取。当日到湖口停宿,我与瑜伯、石其^{〔4〕}又登岸,寻花问柳。得划子船户头富狗指引,先到城外一家,竹篱茅舍,神女生涯,有三两个妙龄的穿湖衫,坐门外乘风凉。见客到,忙去取茶碗,预备烧茶,

〔1〕 乙本此下另有:“金莲对子上对记不清悉,下对甚么叫‘一泓秋水莲脸生香’。”

〔2〕 之,乙本无。

〔3〕 沽,乙本作“姑”。

〔4〕 石其,乙本作“石麒”。

我等不喜,随走出。入城,又到一家,见房中有客卧床,一妓女立帘下,阻止勿入,旋退出。又到一家,房间铺张颇不恶,视其人色平庸,无趣味,瑜伯与之说笑,自称老斫轮手。据他云:“此地茶会,只须二十铜元,价却极为公道。”他又谓如到别人家去,另唤一个来,也是二十铜元。我乃命唤之到,则亦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这个茶会,总算得慰情胜无。消遣了一会,随即回船安睡。后船抵九江,为抵制事,必候招商洋轮始行。我乃与瑜伯移行李登岸,投裕昌提庄。这提庄乃湘伯所开,店中司事渭川,又是我族内本家,故可为东道主。当下,渭川〔1〕殷勤招待,并带我及瑜伯〔2〕游烟水亭。这亭在甘棠湖,为三国时周瑜练水师处。〔3〕遥望庐山,在云雾中,〔4〕门顶匾额题“是真面目”四字,傍[旁]有对子云:

一水抱城南,烟霭有无,归舟渔唱苍茫里;
双峰插天翠,雨奇浓淡,倚栏人在画图中。

又湘伯悬一对子云:

凭栏对真面庐山,顾盼自雄,苍莽乾坤双剑颖;
把盏吊小乔夫婿,溯游宛在,迷漫烟水一亭秋。

亭中外座,供奉吕祖师,内进供奉关帝。另左一间,上建客厅,下建戏台,客厅之中,又有对子云:

谁真仙吏飞凫,丹篆犹存,想见逍遥对烟水;
我亦江洲[州]司马,青衫虽旧,未因沦落感琵琶。

〔1〕 乙本此下另有“一见”二字。

〔2〕 乙本此下另有“两人”二字。

〔3〕 乙本此下另有“我等当日到那游玩”一句。

〔4〕 乙本此下另有“这亭正对庐山,故”数字。

左边又有一间,亦是客厅。客厅外另建一小亭,皆是适情玩物。庙内住僧进香茗,我与瑜伯、渭川少坐之后,内外闲步一番,流连兴感,觉得胜地风光,触人领略,有许多无限幽情,有诗为证:

遥望庐山面目真,迷离烟霭最宜人,此间别有天然影,不着飞埃半点尘。

四壁烟波小洞天,水师演戏忆当年,为何世俗偏崇道,不祀周郎祀吕仙。

消闲人倚曲栏干,快意当前总适观,回首故乡千里远,白云亲舍日漫漫。

为想浮名到此行,丈夫有志肯虚生,傍[旁]人误说邯郸道,笑我^{〔1〕}黄粱梦未醒。

九江古称浔阳江头,唐白乐天送客,即在其地,后人为建琵琶亭。次日我拟往游,以瑜伯不可,遂止。适齐石其^{〔2〕}来,道凤山诸友已去,我与你们来陪伴,我道甚好。^{〔3〕}渭川初带我三人,至一店家雀战,是夜达旦,我负数金。次日又带我三人,至花界一游。渭川衣服器皿,多选上品,这地方大约应酬不小,花界之中,大约也多有报效。不然,没有家家如此相熟的。初见一杭滑妓,口若悬河,谈笑自若,我厌之。复到一家,见三小囡头角峥嵘,(时天气炎热,头上发出热气,贴以野紫苏葫芦叶,故云。)问之,是湖南人,又无甚言词,我亦不取。最后至一清倌人家,请为雀戏。清倌人惜忘其名,着淡红青花洋布衫,宝髻半边,天机活泼。姐字彩莲,貌尤过之,渭川指劝叫局,我首肯。又为瑜伯叫玉凤,石其^{〔4〕}叫金鸾。环珮珊珊,霎时

〔1〕 我,乙本作“说”。

〔2〕 其,乙本作“麒”。

〔3〕 乙本此处有“我看”二字。

〔4〕 其,乙本作“麒”。

都到。是日在此雀战,花团锦簇,鬓影脂香,尽堪消受。有客登楼,娘姨扯上门帘,以遮隔之。盖客不会客,堂子通例,天下皆然。我此时注目彩莲,确有点子举止失措。后来吃酒,则银壶把盏,拇战声喧;吸烟则素手挑灯,玉郎心醉。回忆在座上的时候,暗以手数清倌人肋,清倌人道:“呕呕呕,这个吴太爷!”(时我托言姓吴)其音娇脆,殊动人怜^{〔1〕}。又记得清倌人半跪床头,为烧香烟^{〔2〕},以石其不善吸,高执烟枪,手作打势,尤觉可爱。是夜继续雀戏,又是通宵。其时莺莺燕燕,四面包围。复见有扬州绝色的小莲子水红汗衫,侍坐于侧,口称:“那一位的庄?”“三十二和”、“八和”、“四十和”、“八十和”,轻圆流利,的是可人。我当时恨未叫其堂局,可见美在其中,不可悉数矣。有诗为证:

记得^{〔3〕}灯红酒绿时,悄通眉语意先痴,轻批我颊怜卿掌,偷探卿怀荡我思。

一曲销魂情^{〔4〕}太苦,三生有约悔来迟,炕头未敢公然卧,亦恐人争戏膈肢。

又有诗云:

莫认移家住广寒,纵非天上异人间,相逢不觉今生幸,再见真^{〔5〕}如隔世难。

素手挑灯情缱绻,银壶把酒夜盘桓,年来茂叔心怀减,偏爱莲花可远观。

〔1〕 乙本作“殊觉动人”。

〔2〕 乙本作“洋烟”。

〔3〕 记得,詹鸣铎《振先杂稿》卷三《赠彩莲眉史》作“最是”。

〔4〕 情,《赠彩莲眉史》作“何”。

〔5〕 真,《赠彩莲眉史》作“应”。

是夜彩莲未寝,时而雪杭纺,时而花布衫,我应和十二饼金,兼之雀戏负去,约计学士之数。而与彩莲未尝亲近,可谓累累黄金掷诸虚牝。明日我偕石其^{〔1〕}、瑜伯趁洋轮到省^{〔2〕},时已二更,有客栈提灯接客,我等至该栈寄宿一宵。后觅得藩司前一家寄寓,寓内共计十余人,系俞召洲兄弟,及俞石生、赵文治、江鸿翊、詹翰臣等,一时人文荟萃,出言有章,各是书生本色。而我时文腔调,脱口而出,尤为吐属天然玉莹。到省之后,即入师范学堂。该学堂^{〔3〕}玩过一次,房屋颇大,门前有大平坦,从外面望进去,堂堂皇皇,里面讲堂客厅,布置雅洁,自修室每间住学生二人。至法政、警察两学堂,亦曾去玩过。法政会及金君殿选,警察会及查君一山,风景依稀,记不清悉。时程振钧出洋回来,今年由上海到此。江谦也到我寓来过,视其人穿布马褂,文采风流。我等未考以前,在此日为雀戏。且把大观亭、振风塔等处,游历一遭。大观亭右新建一洋楼,俞忠宣公墓在其下,登楼而望,长江滔滔,良足以阔眼界。我初到此,觉去岁八月十八钱塘观潮,不足比拟,始信古人“曾经沧海难为水”之话,果然不虚!楼上冯帅悬一板对云:“来日大难对此茫茫百端集,英灵不灭鉴兹蹇蹇匪躬。”愚读其文,可想其为人矣。^{〔4〕}时寓内俞某^{〔5〕},性喜狎邪,闻到城外一处衡茅之下可以栖迟,泌水洋洋可以乐饥,一日竟把某生带去做临时的勾当。听说某生进去后,随手关门,外边客人三道水烟未曾吸完,他里面公事毕了。这个朋友,真不善战,后来大家取笑,作为茶余酒后的谈料。我此番在省,总算完全规矩,未曾涉足花丛。每日早晨,不过茶楼小坐,吃一碗五香茶干,几个点心。及赴考时,记得是借某学堂为试场,路途颇远,大家叫轿子去。到时尚早,大家坐在头门等候天亮,这个光景,与昔日徽郡情形一般,书生结习未忘,仍觉有些趣味。我因吴宝吾得见程飞万,同坐谈话。

〔1〕 乙本作“锡麟”。

〔2〕 乙本作“往安庆省去洋轮”。

〔3〕 乙本此处有“我去”二字。

〔4〕 乙本此处另有:“洋楼设雅座售茶,其客厅亦悬一对云:待其送夕阳迎素月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5〕 乙本此处注:“(讳其名)。”

眼望见门前大灯,书“提学使司提学使”字样,宝吾戏谓等到此刻仍未开门,真可谓“提学死尸提学死”了。迨至入场,提学使司吴公同甲,红顶花翎蟒袍补服,正襟危坐,挨次点名。傍[旁]侍立的大约学官,也是靴儿顶儿。我们也凉帽金顶,大都穿铁线纱马褂,升堂入室,按部就班。封门之后,提学使发出首题,“周公设官,惟学校之官,不领于六官论”,大家不解出典。有汪生宗鳌,书其来历,粘于壁上,大家仰视,大致谓此话出自《东莱》,言“上者三公论道,下者学官设教,事大体重,非官司所领”。这个题目提学司自发牢骚,意在言外,大家也有些领会了。汪生在徽郡砚店,一向埋头经史,惟日孜孜。自停科举,仍然从事于斯,无少间断,以故此番得拔,终可信诗书不负人。是日,次题为“唐之取民以租庸调,故能武功最多,辟地最广,用兵最广,师行最胜论”。三题为“保和会关乎全球国制^{〔1〕},宜如何研究各种法律策”,我当时率尔操觚,潦草塞责,头牌即行走出。候开门,见有多人也在等,内中一老人,三代同考,大约怀宁宿松人。有人问他:“你们儿子、孙子帮你的忙么?”他说:“他们还没有做好。”那人道:“那们[么]你老人家帮他的忙?”答道:“我也不帮。”这个老人家,总算得有些趣味。或问这老人家如许年纪,仍要来考贡,得毋名心不死么?愚谓这又何足为奇,我们婺源,向有一姓施的,年六旬余,仍应童子试。你看他写卷子,有字画多的,就一字两幅起来。有一年坐我号背后,他一面写字,一面瞌睡,不防一笔走去,致把那卷涂坏,乃自怨自艾,谓人到下午来,全无精神了,此种人真叫做名心不死呢。后来科举既停,听说他仍入师范传习所,学武术,习体操,别人跳,他也跳,以致跌坏了脚,一何可笑!是日我出场后,随唤得东洋车坐回寓来。一路之上,人见我们头戴顶子凉帽,脚下放考篮,这个样子,真个有些趣味。是年上海报纸,反对科举,将我们骂得半文不值。且一班老学究,身穿老古套的熟罗折衫,这种古装委实不合时宜,适足添报馆笑话资料,我也置之度外,仍旧赶我的考。次场命题,系“行不由径义”。是日我恰坐堂号,望着那提学使司阶前

〔1〕制,乙本作“际”。

散步,往来徘徊。时方零雨其濛,他见之,忽有感触,后发出次题为“有渰萋萋,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义”。这个题目,又可留作纪念,文人雅致毕竟不同。是日我又头牌走出,记得提学司傍[旁],有一官分散簪笈,我走去向他手中拔取一枝,他不曾知觉,吃了一惊,回顾道:“什么名堂?”我应声道:“我们交过卷要出去,没有什么名堂,就是这个名堂。”他听见我如此说,也不做声。又见两个学官,在那里谈天,他头一摇,后面那个翎毛一动,大是官品。出场之后,大家也陆续都来,惟赵文治仍在那鏖战。大约他杀敌为果,致果为毅,字斟句酌,与我辈大不相同。盖赵文治的胞兄为赵文元,已举于乡,他是世家,故到此来,确有笔阵横扫千人军之意。等了好一会,他方出来。大家晚膳,以后引领而望,专待揭晓。一朝天亮,正在酣睡,忽听得门斗来扣门,我急起静听,未知门斗如何报信,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五回 考拔贡文战败北 投法政海上逍遥

话说门斗来报捷,我起身侧耳而听,闻他叫懋钦先生,晓得赵文治有些意思了。赵往启门,门斗报:“你第三,恭喜恭喜!”赵道:“第三还恭喜什么?”此番拔贡,例派每县二名,^{〔1〕}将来仍要归抚台覆试,以定取舍,故赵云云。后来赵亦见遗,可胜浩叹!当日我等以榜发无名,自为^{〔2〕}大为减色,与瑜伯吃茶于茶楼,闷闷不胜。初闻余^{〔3〕}慎三榆[揄]扬上海豫备立宪公会,附设法政讲习所,今年下学期招生,可以往投肄业。且齐石其^{〔4〕}与江谦谈及,江谦亦大赞成,谓能如此,比考优拔多矣。于是我与石其^{〔5〕}同往,江鸿翊要到上海镶牙,附伴同去。时瑜伯仍欲考优考职,留省再试。我三人共上塹船。是夜闻赵文元到省,他的令弟赵文治,及俞召洲等在塹船迎迓。招商轮船,二更后到,我三人乃搬行李上去,写房舱票。此番过船,我三人同伴,互相联络,缺一不可。盖我在船上,江在岸上,委人搬运行李,石其^{〔6〕}跟随着搬运的人,他来亦来,他往亦往,跑得甚为辛苦。

〔1〕 二名,乙本作“两名”。乙本此下另有:“提学使取四名。”

〔2〕 为,乙本作“谓”。

〔3〕 余,乙本人作“俞”。

〔4〕 石其,乙本作“锡麒”。

〔5〕 石其,乙本作“锡麒”。

〔6〕 石其,乙本作“锡麒”。

后石其^{〔1〕}向我说：“你倒安享其成！”我道：“我这里看守的人，亦不可少呢。”这个长江大轮，后面为统舱，大家坐在一处。洗面则提一水桶来，大家取面盆来自舀；吃饭则开到这里，大家同吃。房舱则每人一间，每间仅容一铺，铺下容放网篮衣箱。壁间拖一电灯，^{〔2〕}内外都射光。房舱门外，前后左右，路路皆通。每十间立有茶房服侍。吃饭则关锁房门，另至客厅去，每席八人，茶房添饭，不问广东、广西，湖南、湖北，都可同席。凡舱内交通所在，悬有轮船规则，一中文，一英文。前面头等官舱，望进去如大厅然，椅棹俱全，电灯明亮，铺张一切，颇为完备。左右另有房间，垂帘门外，这个颇为适意。据闻买统舱票，可以混坐房舱，但查票之时，宜归原处，免被帐房查出议罚。至轮船到埠，一经停泊，则负贩提篮的人，纷纷走上，一阵子乱，搬运的搬运，上下的上下，有妙手空空儿，趁这时候，做些探囊取物的功夫。齐石其^{〔3〕}不知世故，呼茶房冲开水，茶房道：“轮船到埠，开水要等一下子……”盖时正纷纷，不暇及此也。我立门内，观看卖东西的人，来来往往，甚是不少。忽有一人以一物呈我一看，随即拏去。江鸿翊问是什么，我道是春画。江要买，乃唤他回转。问何故逃去，他说我怕你骂哩。这个船上上下下，我都玩过，有洋人当心照应，此处看看，他处张张，顶上一层，扫地时可以刮起地皮，用水洗净。长江之中水天一色，夜里两船相遇，桅杆之上各射灯光，或红或绿。见面的时候各放汽招呼，你则呜呜，他则咕咕。我此番坐这船上，一日一夜过芜湖、南京而渐达上海。按上海为中外通商的地方，穷奢极侈，凡出门的，回家都道上海非凡之好，我平日久欲一为游玩，今日来到，如愿以偿。船及黄浦江头，见各种洋轮，各国兵轮，色色形形，触目皆是。傍岸之后，遥望马路之上，车马辐辏，齐石其^{〔4〕}以森慎昌茶栈，有相熟的，准往暂搁。我立定主意，与他同去，唤人力车直投北京路清远里来。一路之上望见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一时

〔1〕 石其，乙本作“锡麒”。

〔2〕 乙本作：“挖一洞，内安电灯。”

〔3〕 齐石其，乙本作“锡麒”。

〔4〕 石其，乙本作“锡麒”。

电车、马车、脚踏车、人力车^{〔1〕}分道扬镳，纵横驰骤，极为兴会淋漓。而外国人汽车一声放汽，其行如飞，^{〔2〕}尤为异常轻快。洋泾浜一带，高大洋房有三层楼及五层楼，大都飞阁流丹，下临无地，真可谓居天下广居^{〔3〕}。我投落森慎昌，是夜唤人力车，独往四马路，则见各处高点自来火，齐上电气灯，有耀自他，春光不夜。马路来往的女子绿云扰扰，人影衣香，玩之不尽。我当时初到此地，孑然一身，形单影只，目迷五色，也不知游何处好。见四马路有小游戏场，买票而入。内中只有影戏、滩簧两种，唱滩簧的年轻貌美，影戏这个，我向日未曾见过，看他银幕掩映，太虚幻境，恍兮惚兮，其中有象，心内颇为欢悦。是夜出来，步行回去，迷失路途。至夜深上青莲阁，^{〔4〕}客人都散，堂倌已在那扫地，退问客栈，寄宿不成。走至一个弄堂，被花翠香约去。……翠香问尊姓，回头姓王，大姐叫一声“哎哟王大少”。翠香绣花时式新衣，房间也颇清爽。大姐瞎三话四，我称以“老大姐”，他说“老大姐是吓”。后与翠香讲闲话：“你当吾啥物什看？”翠香话：“当你王大少看，当你啥物什看？”两个头搔白相，翠香以衣衣之，我叫翠香以花大少，大家发松。又叫翠香唱《五更调》，初不可。后大姐拿^{〔5〕}二胡，他唱打茶会，我也唱《五更调》。大姐说这个大少好白相，及后花翠香治你勒谐……次早清晨走起身时，听得同室中有人絮语不休，大约淘气。我打好辫子，吃好点心，马上就走了。记得翠香代穿衣服，袋中铜元数枚，他都取去，这个就是山梁的习气。此处闻是三马路，我当时不甚注意，后来仍要想到该处再拾坠欢，重谐旧好，惜桃源之路已迷津了。石其^{〔6〕}尝谓我未能忘情于三马路，即指此处。当日我回到森慎昌栈，^{〔7〕}次日夜游之

〔1〕 人力车，乙本作“东洋车”。

〔2〕 乙本此下另有“加上速率”四字。

〔3〕 乙本此下另有“行天下之大道”一句。

〔4〕 乙本此处有一“见”字。

〔5〕 乙本作“拉”。

〔6〕 石其，乙本作“锡麒”。

〔7〕 乙本此下另有：“栈内诸人暗暗的嘲笑。”

后,唤人力车至清远里,车夫拿^{〔1〕}至前门,我以为路错,车夫指道:“这不是清远里么?”我望之,果然石门楼上有“清远里”三字,我方不解,与之争论。及闻更楼之上,有人叫道:“你拉到前面去便了。”车夫闻言,即行拉去,我至此方悟。第三日,我乃与齐石其^{〔2〕}唤人力车,至徽宁会馆思恭堂,会汪君允辉,浼他介绍入法政。汪君为人甚和蔼,随即与我们三人,同至预备立宪公会报名。预备立宪公会,在白克路。我那时至该处,望见一班红头巡捕,在跑马场会操,也不知这里即是跑马场。汪君代我订定,即时送我到法政讲习所。讲习所设梅福里,另有寄宿所。齐石其^{〔3〕}在森慎昌安顿,逐日来此上课,我即住寄宿所。后来余慎三、汪蔚文来就学,他两位却耽搁墨店,也是逐日到此上课。按讲习所教员共四位:一郑文虎,福建人,系孝廉出身,兼校长;一股叔祥^{〔4〕},温州人,洋装衣饰,大约出过洋的;一章篆生,宝山太使;一钱印霞,上海人。学员约计四五十人,后添至五六十人。我当投入之后,以为从此文明过渡,研究各种法律^{〔5〕},共计有十一项,由是为公法上之法人,古称“通经致用”,今则“通法致用”,那十一项,述如左:

行政法 法学通论 经济学 财政学 民法 警察学 宪法
西洋史 欧美自治大观 地方自治制 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
日本

讲习所例定每日上午八句^{〔6〕}钟上课,十二点半下课;下午二句^{〔7〕}钟上课,四点半下课。早晚时间,空以自修,颇觉日无暇晷。但每值星期休

〔1〕 乙本作“拉”。

〔2〕 石其,乙本作“锡麒”。

〔3〕 石其,乙本作“锡麒”。

〔4〕 祥,乙本作“详”。

〔5〕 法律,乙本作“法度”。

〔6〕 乙本“句”作“点”。

〔7〕 乙本“句”作“点”。

息,可以游玩,故上海各处风景,亦颇领略。记得与石其^{〔1〕}坐电车,与戴达夫上茶楼,又曾到群仙茶园看髦儿戏。该茶园房产不大,题额“异曲同工”,又云“亦聚群英”,其对子云:

群英萃乐府,有声有色,有文有武,且喜^{〔2〕}他翻旧从新,试问须眉,何为巾幗;

仙子下尘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都到此缓歌漫^{〔3〕}舞,几疑天上,非在人间。

是夜演《翠屏山》、《三娘教子》等戏。后又与范志澄看新舞台,系演《看女儿》、《新茶花》等戏。又与冯寿清游愚园、张园,在静安寺路。树木阴翳,清光大来,当此之时,灿烂而思平淡,反觉此间世外桃源,别饶逸趣。题额“作濠濮想”,又有对子云:

电车傍歇浦而西,破工夫结队偕来,有旧社会新国民几百辈;
风景以桥亭为胜,据高座诙谐大作,是汉戟郎齐赘婿一流人。

按此处有林步青改良滩簧,故其中云云。我当日到时太早,滩簧尚未开篇,以故未曾领教。后林步青至大舞台演戏,唱《三十六行做人家》,我听他的话谏从其讽,大可移人性情,方知此人名不虚传,足以励世磨钝。吴芝瑛女士,又有对子云:

谈言微中可解纷,当入古史记滑稽列传;
声音之道通乎政,请看新世界戏曲改良。

〔1〕 石其,乙本作“锡麒”。

〔2〕 喜,乙本作“看”。

〔3〕 漫,乙本作“曼”。

一夜我独往群仙看戏,系演《紫霞宫》借兑家主婆。看罢出来,至四马路,打茶会,连走三家:其一花四宝,君容加圈;其一为花三宝;又一忘其名,均弃不取,望望然去之。后来竟至花巧云处。……巧云貌陋,吃年糕时,我并不能正视,乃以左右望,虚与周旋。不料是夜境冷情温,竟赋霓裳三叠,大约命中注定,当是天缘。后来与沈闲依小步,他招呼不应,潜至背后,手拍肩膀,也不回头,这个可算得郎心叶薄了。一日汪允辉到讲习所来会我,我那个时候,本地风光早已熟悉,请他晚膳,请他吃茶,行吾心之所安,竟无适而非快。是夜^{〔1〕}到一家打茶会,大姐蛮清爽,先生无甚好。重新再到一家,名字叫金小宝。奇芳隔壁,小小房间,人也哧啥,大姐话:“定仔心,辰光弗早哉,大少存心照应们照应点,今夜子弗要去哉,哧心想去挑盒烟来吃吃。”我说:“倒也无啥。”大姐乃代烧烟,小宝买白果与吃,又以桂花窰膏粱酒^{〔2〕}与吃。讲白相时,蛮文静,吸品海香烟,见一洋片,问所画啥名堂,小宝话是做宁波年糕个,仔细一看,果然惟妙惟肖。及十二点,仍倚楼闲眺。时已打烊,楼下有人听鳖脚,小宝道:“辰光弗早哉,好困觉哉。”后来仍唱《五更调》,其音清脆。按小宝镶金牙齿,下底天足,^{〔3〕}是^{〔4〕}苏州人,伊阿哥名叫听孙,有信一封尚在茶屉里,又有一摺子,上书今年陆续寄家,计洋百元。后来我入城碰着小宝话走边浪,夜过其门,也曾招呼来噓,这也不在话下。时石其在森慎昌栈,该栈与他的父亲系世好,故留他在栈寄宿,日到讲习所,夜间回去。且恐他中花柳毒,为他做一个人家野鸡,在太平坊。他有日带我去白相,见他的贵相知,略有瘢痕,天然本色,年纪尚轻。石其唤炒虾仁来待我,我与他的贵相知清谈,颇蒙青眼。盖我到过石门练市,嘉湖声气,与上海相仿佛,故能同声相应,畅所欲言。我道:“他嘴巴翘得恶个。”他道:“我嘴巴交关翘。”石其言语不通,反无趣味。虾仁一物,上海音作“浇辰”,石其叫“花仁花仁”,人都不解,我乃

〔1〕 乙本此处有“送别汪后”数字。

〔2〕 酒,乙本作“烧”。

〔3〕 乙本此处另有“观其表面,似有阿芙蓉癖”数字。

〔4〕 是,乙本作“系”。

代为翻译,方始恍然。他的贵相知,与我谈到后来,颇觉沆瀣一气。我则规规矩矩,此地到过一次,不曾再来。石其又到高阳里交一扬州稚妓,也带我去看过。我见这小囡亦颇不陋,不知如何,后竟弄出毛病来。我乃代他入城两次,请那姓汪的代他医诊,渐渐见愈。石其年将五十,家中上有父母,下有儿媳。当其魂销魄醉的时候,向我道:“那个真好,他的年纪不过同我家二房媳妇差不多。”及其病也,又向我道:“我同你三人由安庆到此相依为命,我在这里举目无亲,你万万不可坐视。”我闻他言,暗中笑不可仰。后来我在家中,他八月二十二日青山进香,路过舍下,尚来见访,道他这个毛病,还有点子不曾全[痊]愈。我对他道:“你自今进香以后,神灵呵护^{〔1〕},那就容易好了。”此是后话。当下石其毛病初愈,汪姓的医生来,乃约我请他吃雅叙园。汪君自称老上海,讲起野鸡风味,自称一宿之缘者,有一百余人之多。上馆点起肴来,甚么“虾仁炒天津白菜”、“油圉鸡”、“粉蒸亥”、“凤爪汤”,吃得颇为舒服,也像个老上海。石其经此之后,太平坊已绝交,而在外浪游,在所不免。该森慎昌茶栈以为长此以往,大不见佳,不如改住寄宿所,较有拘束,自此石其遂与我同住寄宿所。我与冯寿清共房间,冯嘉善廩生;他与范志澄共房间,范松江廩贡。石其咏诗,有“分灯同案读,对枕隔床眠”之句,确是当日切实的情形。石其曾偕我游某茶号,代人捉刀做禀帖。相熟的场下,敲些酒食,我也同沾些光。石其寄傲烟霞,信昌祥、易安居也同我吸过几次。四海升平楼,亦曾一榻横陈。一夜又带我到棋盘街双彩顺堂来喊移茶,记得山坑杰哩,也一齐同去。我时戴外国帽子、水晶眼镜,身穿一字襟马夹,走入门来,听得本家怪鸟一声叫起来,突然之间,楼上楼下,走到妓女有二三十人,“点噓点噓”,古人“金钗十二行”,亦不过如此。当时我朝他们一望,口称“慢慢交,让吾看好仔”,统统看过,见一个大块头,问啥名字。大块头话“阿是倪哪”,我道“是个”。大块头话“倪叫高小红”,我道:“你跑过来。”话犹未了,高小红就跑过来。大家再请石其点,石其不肯点,随散去。小红端过瓜子、水果,说说

〔1〕 呵护,乙本作“默佑”。

笑笑,我又清言霏玉,一片灵机。小红望着我的脚,我道:“不要看破鞋子,吾是个跛脚客人。”小红也笑,话:“休客气,你是做人家。”小红广额丰颐,衣裳缟素,与我亲近,并替石其做媒人。石其此时也有些活动起来,小红教妹子金巧仙来给与看。绣花一字襟、墨晶眼镜,问好不好,石其道好。小红说:“好就点伊,晏候弗要看错。”乃关照本家,又喊移茶。大家又到,又是“点噓点噓”,石其点金巧仙,大家问是啥人,我指巧仙道:“戴眼镜个。”金巧仙乃走近前,大家散去。巧仙随带石其登楼,又到我处敬瓜子,这也是堂子老例。后我与小红同至巧仙处,走上扶梯,看见菊花山扮得齐整。(时九月下浣菊花山仍在)时石其与巧仙,爱而加诸膝,我一见大呼看演《遗翠花》!大家又好笑。我当时随意讲章,曾说过自家会得做新信人个,会得讨新娘子个,用弗着媒人个,他们背地里暗称为小滑头。数夜之后,又与石其去打茶会。先到老长春花媛媛家,房间弗空,即走出。后来同孙燕宾、任鸿卿又来喊移茶,点林宝宝。媛媛还认得我,朝着我说:“你前头来过歇,你阿忘记兑?”这是后话。当下我与石其走出之后,重到双彩顺来。是夜小红格外巴结,加意奉承,我乃报效一和。其时点心香烟,放在两旁,与九江和乐里彩莲家仿佛相似。我碰了数圈,随托友人代手,我到炕头来与小红揉白相。小红倒上身来,我道“吾来弗得哉”,小红话“啥个来弗得噓?”隔了一会,教把二胡来拿^{〔1〕},叫伊唱《五更调》。巧仙替石其碰和,也唱两声,比小红好。朱客人的贵相知,叫花琴芳,教我再拿^{〔2〕},伊也想唱,小红止之。后他到自己房间,唱京调去。是夜茶栈里有几位客,及石其的朋友,有多人到,恰好一同饮酒,闹热之至。我则头头是道,落落大方。他们虽是老上海,却没有我的神化。且上海的话,反较我不如,直把我看作老白相,暗地称赞此人杭州定顽得多。究竟我何曾顽得多哩?大家散后,我与石其则老实不客气,实事求是了。按棋盘街分东、西两条,双彩顺是西棋盘,只此一家。这个小红被头清爽,两个芦花枕头

〔1〕 乙本作“拉”。

〔2〕 乙本作“拉”。

尤软,小红白抹胸,体肥而嫩,肌腻而香,古称温柔乡殆是此处,惜小红病……这个什么病,《验方新编》上载明“茄树根烧灰为末,香油搽敷^{〔1〕},内服逍遥散”,即是此症。是夜小红枕边与我闲话,又听得他本家怪鸟一声,问是什么,他说上账了。于是有客人的,那夜合之资,如数送去。俗称“烂污长三板么二”,么二之板,于此可见。小红与我说道:“外国人也到故荡喊移茶,金巧仙被伊点着过。外国人到故荡来,带着一个中国人。外国人也话中国闲话个,吃酒板要吃玻璃樽。”又向我说道:“昨夜子横有一件稀奇事体,有一个王家奶奶,不见仔一个小信,弗晓得伊啥个路数,请仔一个外国人,到故荡来搜。棋盘街一带人家,统统搜去,真幹要被伊唬杀。昨日子早晨头,天亮时光,到故荡来打门,有一个中国人同来个,大家弗曾起来,娘姨们起来哉,弗晓得啥事体,真个要被伊唬杀快。中国人话弗要怕,来搜一个人,弗要紧个。楼上楼下,搜过一荡^{〔2〕}。到倪房间来,浜……^{〔3〕}倪昨夜子旡没客人,同娘姨困哪。娘姨困对过,倪困故荡。外国人进来,打开帐子一看,一响也弗响,随个去,倪同娘姨唬得来。后首来棋盘街统统搜过,到一家交代本家,限一个礼拜,好把王家奶奶小信交出来,旡没们送你外国房子里去。本家朝伊商量,两个礼拜,外国人弗肯,弗晓得伊勒谐弄。外国人横话,故件事体弗弄好,明年个棋盘街一带堂子,齐弗准开。”我问:“你也唬杀哪?”小红话:“怕是怕个,不过王家奶奶^{〔4〕}十七岁,伊看见倪故样子弗像,也晓得弗要紧个吓。”我又问:“长三堂子,伊阿去搜哪?”小红话:“伊听说卖到棋盘街,只到故盪来搜,别场下伊也弗去。”以上两件,是小红亲口靠[告]诉我的。后来述与石其,石其言巧仙也告诉伊过。难怪巧仙平常讲“雪里破雪茄斯得力斯”这两句外国话,是外国人教伊话个。当夜无话,次早起来,走上楼去一看,下来与小红道:“吾要去哉,伊哪两个头交关要好。”大姐话:“伊哪两个头要好,尔笃两家头做

〔1〕 搽敷,乙本作“调敷”。

〔2〕 搜过一荡,乙本作“统统搜过”。

〔3〕 浜……,乙本作“浜……浜……浜……”。

〔4〕 乙本此处之下有“个小信,才”数字。

啥弗要好呢？”我道：“吾哪两个头，要好留肚皮里乡，弗做得面孔浪个^{〔1〕}。”说罢，朝小红话“阿是哪”。我此番去后，不过同无锡朋友韩序东到丹桂堂点花巧仙后，到此来过一次，以后则不曾来。石其与巧仙结不解缘，异常恩爱，后来仍送他对子，委我代撰，其文云：“织云我愧天孙巧，步月卿如洛水仙。”按棋盘街皆是么二堂子，什么老长春、新长春、老新长春、双富堂、双贵堂、富贵堂、高升堂、连升堂，所谓“粉白黛绿，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大都如是。记得老新长春有谢玉莲，我头次喊移茶，遇着伊带[戴]珍珠帽子，绮龄玉貌，殊动人怜。去后时过境迁，不复记忆。后来我村蔚璠到上海，至讲习所来叙乡情，^{〔2〕}我请他吃了晚膳，也与我去喊移茶。不料又到老新长春，蔚璠点着玉莲。玉莲走近我前，认为旧好，连敲我背，我佯作不知。玉莲话：“啥个假痴假呆吓？”我道：“他点着你吓。”玉莲说：“还要假痴假呆，你是王大少。”我至此晓得逃不了，只得教蔚璠再点一个。我装干湿，亦去了一饼金，然而快矣。玉莲是夜戴外国帽子，金丝眼镜，尝骂我瞎三话四，瞎三话四。临去，送我催花名片，教我明朝去碰和，我卒不曾去。那催花名片，至今仍在。尝谓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云。查棋盘街么二堂子，走进去喊移茶，他们有二十四句头，招呼客人，^{〔3〕}那二十四句，就是：

点嗒点嗒 阿是倪哪 尊姓 请用点 大少那伢请过来
 靠靠 照应点 包荒点 晏候点请过来坐坐 对弗住^{〔4〕}
 规规矩矩 大家客客气气 假痴假呆 瞎来来 瞎三话四
 生客 或云难为情个^{〔5〕} 你要死快哉 蛮清兑个 呀呀乎
 小滑头

〔1〕 乙本作：“弗要好得面孔浪个。”

〔2〕 乙本此下有“记得那日为十一月初十日”十数字。

〔3〕 乙本此下有“陆续而来对待客人，却是刻板文字。你道那二十四句”二十余字。

〔4〕 乙本此处有注，曰：“这是房间不空的说明 附注。”

〔5〕 乙本“或云难为情个”系于“你要死快哉”下。

再坐歇去咪呢 慢慢去 走好仔 明朝来噏

在下尝谓白相纯是铜钱,全无情义,故南都粉黛、北地胭脂,得逍遥处且逍遥,无须注意一定所在。且在下人是忠厚人,规矩人,不是那种弗三弗四个人。讲到白相,却也滑头,兴之所至,何所不可,这叫做日日新,又日新,即是如此。后来隔了六年,我阅《申报》,载有某党藏匿双彩顺堂子里,从高小红房间里捕获。那个时候,小红仍在,现在则人面桃花,令人感触了。且说当日我与沈闲依一夜出来,闲步马路,遇齐石其约至西荟里长三堂子里去雀战^{〔1〕},我不欲去。后与石其至群仙看戏,走出来时,天气寒冷,因到一家打茶会。人又不好,乃同到花宝宝家来,为石其做个媒人,攀一相好,名字也叫高小红。石其谓匪夷所思,是夜我与石其……小红曾话“要吃水饺子个”,又话“弗会得问你借个”,燕姁莺娇,大可动听。宝宝年十六,绣花背心,温柔娇小,房间里有本《女儿经》,时常读读。我与翻阅,颇能成诵。唱两声《五更调》,珠喉宛转,音韵亦清。眠床之中,话松江有个客人,也是学堂读书,日朝来个。又话身上这件水红洋绒卫生衣,也是伊送个。记得前到陈列所,看见纸衣司务做就男女两人对坐,男的穿青色卫生衣,女的穿水红卫生衣,那女的两个馒头,大有匣剑帷灯之妙,今我与他也是这样。次早见他的小弟弟,头戴洋帽,面孔却也标致。馆子里一徒弟送点心来,看见宝宝细小身裁,被客人靠在背上抱着,颇为有趣。他暗暗的笑,但不出声。又一夜,大舞台开张,我独去看戏,是夜演《水淹七军》、《潘查斗富》^{〔2〕}。看好走出,又到王红宝家来,红宝留在小房间,也觉颇好。红宝年十九,湖北人,老实打扮,身体也像人家人,上海闲话也会得话,与伊讲白相,啥个外国脚鱼也听得出。炕榻上唱两声《五更调》,自家话学过歇,忘记兑^{〔3〕},又话倪个人笨勒

〔1〕 战,乙本作“戏”。

〔2〕 乙本此处有“等剧”二字。

〔3〕 兑,乙本作“掉”。

西个。眠床上又唱《五更调》，阮心想他唱没心想，唱得弄弄白相相句，他又好笑出来。是夜两个头吸香烟，同小宝前次情形相似。到仔天亮，皮丝烟有那伪，乃吸水烟。红宝肚皮痛，隐隐作响，我问啥物什音？适外面有人吹嘴唇，他道吹白相。我道：“问你肚皮里呢。”他又好笑。我又谓：“堂子里乡，齐是阮不^{〔1〕}良心，你也是个。”他连敲两记，口称：“我阮不良心吓！……”我呼：“打杀哉！”红宝又话：“昨夜子被头翻起翻落，真个要被你冻杀快。”及我走出，他还说：“明朝来，晏候来，规规矩矩晏候来。”我口虽答应，却也不曾去了。至红宝那夜……这也不消说得。看官你道这种事情，我在这里说，你们在那里笑我为下流么？其实不然。好色人之所欲，我这个切实写出，还算不欺。有一种人有了此事，对于外人讳莫如深，弥缝掩饰。殊不知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这就是伪君子。在下一片至诚，真实无妄，这部信史毫无半点虚言，一味率真，和盘托出，在下就是真小人……查上海白相，有长三、么二、野鸡、花烟间，另外还有借台基、夹姘头。白相一件，却是两个小意朋友，堂子里乡，也巴结弗过，非若猪头山^{〔2〕}、阿木林任情挥霍，反无面光。且上海人家，还有什么仙人跳，不可不防。惟堂子则生意性质，实行买卖，可以无虑，故书画琴棋诗酒花，花亦备七字中之一格。“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彼美淑姬，可以晤语”，这都可成为事实。且张园有改良照相馆，狎客与妓女可以拍照，在茶壶、茶杯以及手帕之上，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见之者每为艳羡。至若小报之中，揭被香、美中趣，多出广告，则品斯下矣。什么《五更调》，姑为写出。吴歌楚舞，自古有名，这是吴歌，看官们试唱唱看：

一更一点月正微，打个茶会， 曰都乙 打个茶会，走上扶梯
客人来，想攀好，冲开水吓，端碗滚茶来， 曰都乙 手巾绞把来。

〔1〕 不，乙本作“没”。

〔2〕 乙本作“三”。

二更二点月正清，点盏烟灯， 曰都乙 点盏烟灯，时路大姐叫阿金，问尊姓，大少爷吓，吃个啥点，〔1〕 曰都乙 一碗糖莲心。

三更三点月正周，几时来摆酒， 曰都乙 几时来摆酒。本家昨夜烧路头，阿应酬，摆场面吓，请请朋友， 曰都乙 请请小朋友。

四更四点白洋洋，弗要搭将， 曰都乙 弗要搭将，请客票子写两张，吮心想，早点来吓，插插小麻雀， 曰都乙 弄弄白相相。

五更五点月正高，台面摆好， 曰都乙 台面摆好，叫局轿子〔2〕一大丢，韵条条，张小宝吓，仍还头跳， 曰都乙 算你顶好。（一作明朝再来噯）。

且说上海中外杂处，各国妆饰不同，洋婆束腰拖裙，尤有别致。〔3〕其夫妇恩爱，大都携手同行，不似中国的人夫妇有别。中国人亦五方齐集，良莠不齐，而所以能不致乱者，以洋人新衙门巡捕房，法律森严，不敢冒犯也；且红头巡捕、中国巡捕，立于大路之上，刻刻防范；包打探暗地查访，更无一息少宽。是以上海人多，相安无事。所谓地方自治势力范围，即此证也。在下每听人言上海地方怎样怎样，又是扒手多哪，又是拆梢凶哪，又是东洋车敲竹杠哪，又是野鸡拉人哪。在下则怡然涣然，行所无事，从未遇着扒手、撞着拆梢。东洋车即随意呼唤，无之不可。〔4〕至于野鸡，则自四马路以及胡家宅，我每夜宕路都走一遭。他们立在那家门首，我都看熟，“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拉于何有？我的同学如韩序东辈，且于夜间曲径通幽，寻香猎艳，我则期期以为不可。依鄙见论，他们是做买卖，你

〔1〕 乙本作“用啥点心”。

〔2〕 轿子，乙本作“叫仔”。

〔3〕 乙本此下另有“什么用鱼网网面，即为怀孕的证据，俗名遮羞”十数字。

〔4〕 乙本此下另有“亦未尝有竹杠”数字。

要买货,尽可进店交易些,若不名一钱,去讨人家便宜,这就是如剪绺一般,^{〔1〕}良心上何以交代?话虽如此说,俟我乎巷,却也有消受美人棉样手的事情。我的讲习所在梅福里,离四马路稍远。我们到四马路,每由白克路转弯,至五龙日升楼抄去,而二马路,而三马路,以及四马路。在那时候,楼外楼未曾建设,更何有天外天,更何有绣云天,更何有大世界,更何有新世界,更何有先施、永安?现在先施公司,即是当日永安茶店基址;现在新世界,即是当日泥成桥堍基址。在那时候,只有十六铺新舞台。至于三马路的大舞台,我看见他们造房子的。世界繁华,确是日新月异。当日以我的经历,觉得电光影戏,以幻仙为最(在大马路跑马厅),美仙次之(在四马路)。戏台以新舞台为最(在十六铺),群仙次之(在四马路^{〔2〕}),以下则同春亦颇可看(在宝善街),及后文明大舞台^{〔3〕},则驾新舞台而上之。至饮食则广东消夜,不但较番菜便宜,且较诸徽馆、苏馆、南京馆、宁波馆,尤为公道。雅叙园为徽馆,小帐太大。茶馆以奇芳(在四马路)、文明雅集(在三马路)为上流社会集谈之所,而青莲阁、升平楼(在四马路)则不屑到。书场以小广寒为最,琴仙次之(均在四马路)。浴堂以耀龙池(在大马路)为最,沧浪亭(在大马路街中)、华清池(在三马路)次之。烟馆以信昌祥为最(在四马路),易安居次之(在大马路后,十月初九与西人叶议禁止),由是而之焉。凡愚园、张园(在静安寺路)以及城内城隍庙、城外外国花园,亦皆亲历其境。此外则东洋戏法(即大郎仙戏,在四马路)、文明游戏园(在四马路)以及弹子房打弹、跑马厅跑马,虽皆可观,而尤足以纪念者,则莫如出品会与运动会,试详述之,看官静听,未知如何,下文分解。

〔1〕 乙本此下另有“未免罪过”数字。

〔2〕 乙本此下有“系髦儿班”数字。

〔3〕 乙本此下有“开幕”二字。

第十六回 游沪赏烂漫春光 办自治结文明团体

话说上海此次出品会，名为出品协会。时南京开出品大会，此处开出品协会，协会乃协助南京大会进行之意。那会开自张园，搜罗毕备，另设电车，以备游客坐往观赏。电车之上，设五色电灯，嵌“中国出品大会已开”八大字，夜间光耀一片，的是好看。外仍着一班人，手提纸牌，马路之上，走来走去，牌上亦书出品会的好处，路头遇人，随送传单，传单(之)上亦言出品会的好处。且门首购券，小洋四角，车上购券，不索车费，其欢迎可谓至矣。一日我同^{〔1〕}齐石其、范志澄二人，坐电车同往观看。至则见其中的红男绿女，纷至沓来，而其所出品的东西，则草木鸟兽、奇珍异宝，无奇不搜。盖出品云者，无论何种物件，何种技艺，皆可以出列当前，以备博览君子品论，所以字画古玩、洋广杂货，皆设在陈列所之中。种植学则有洋磁的瓜果，如黄瓜、南瓜、辣结、茄子、扁豆等物，无不象形维肖；生理学则有洋磁的模特儿，并另设心肝脾肺肾血气管心绝络，可以研究解剖工夫。后来南京大会，闻江西^{〔2〕}贡一奎星，高长笨重，惟口中铜丝略略活动，真无趣味，领不得奖牌，那比得这个磁器出色当行，别开生面。江西^{〔3〕}为出

〔1〕 同，乙本作“偕”。

〔2〕 乙本此下有“景镇”二字。

〔3〕 乙本此下有“景镇”二字。

磁器的地方,其陈列不过如此^{〔1〕},闻者惜之。当日我在那观看,又见那女学生的绣画,纸衣匠的纸人,角技呈能,足见良工心苦。(此番纸人系两人^{〔2〕}并立,钮扣悬有徽章,与前次之男女并坐情形不同。)又见那松江机车,此物我完全不解,范志澄松江人也,他能一一指示,评长论短。至于无锡灯船,我则一目了然,未曾上去。其他如山东老之精演拳棒,林步青之改良滩簧,出列当前,皆足供博览君子品论。此番出品,总算色色俱备,无奇不搜,令人流览,应接不暇。各家洋行,又以电光射其广告。而留声机器之声,不绝于耳。^{〔3〕}昔人谓:“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今实足以当此。彼披《山海经》,读《博物志》,不过纸上空谈耳,夫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至若运动会,开于徐家汇之两等实业学堂,我得入场券,偕同学诸友人往观之。至则见札一操场,如做戏法然,门首有巡警站立,并有招待员招呼。我进去,见操场广阔,四围列坐,皆是看运动会的。其中有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并务本、爱国二女学堂,以及男宾、女宾,各有位次。各学生到此,率皆操衣操帽,结合团体而来。而女学生或一色红呢,一色绿呢,打扮得庞儿越整。是日运动,有兵式体操、柔软体操,形状不一,或木环,或薙刀,或自鸣钟,或木马。先由东洋妆教员,坐脚踏车,肩负木牌,牌上书其名,绕场走一圈子,然后学生结队而出。其体操也,大都运动血脉,有益卫生,如中国向日之《益筋经》、《五禽图》,仿佛相似。而兵式步操,尤觉有条不紊,所谓“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胥于是乎见。其教员则鼓洋琴、风琴、脚踏风琴以和之,其声铿铿,甚为可听。最后则游戏体操,扮瓜分形像,用一西瓜,以刀切之。又一人手提一旗,大书“黄祸”。又一出,扮各国人装束,皆能相似。内中有一任先

〔1〕 如此,乙本作“尔尔”。

〔2〕 两人,乙本作“两位女郎”。

〔3〕 乙本此处作:“记得电影一人捧碗吃饭,上书‘开胃消滞’字样。那人吃饭,开口嬉笑,甚为有趣。那堂倌拿铜吊来冲茶,望着那个广告也觉发笑。至留声机器之曲,彼此开唱,不绝于耳。京调、秦腔而外,也有小曲,闻一处唱《五更调》,声音清脆。我们各处游玩,却也不暇细诉。”

生,扮一妓女,尤出风头,大家鼓掌不置。按运动会看到好处,大家鼓掌,学界之通例。愚谓女学生舒皓腕拍素手,尤为可观焉。是日午后,有一队游人在门外炒闹。原来那班游人,系他处学界中人,未领入场券,至此欲入观看,巡警阻之,大怒,欲批其耳光,斩关直入。内有人闻之,连忙出为欢迎。我视那一队人,皆少年子弟,衣裳楚楚,或负洋夹子,或手执洋琴,^{〔1〕}不识为何许人,内一人操吴音道:“把伊拆兑伊,怕伊做啥,啥个人头也弗看看清爽。”盖欲拆其运动会之台也,有人劝阻乃止。那一队人,入谒教员,不久复出,悻悻然去。我们又看了一下子,及至闭会,各学界乃步体操之步,结合团体而去。女学生亦成双成对,携手同行。男宾女宾,一时皆散,我乃偕同学相率同回。路过李文忠公祠,就便进去游玩。我仰见门楼上,横书“丞相祠堂”四金字。入其门,见一大坦,坦上有外国人铸一李傅相像,高立半空,红顶花翎黄马褂,手按上[尚]方宝剑,盖外国感佩李文忠公,铸其像贡之于此,欲使万民瞻仰,此与黄浦江头铸巴士礼之遗像,同一用意,我观看感叹不已。再入则门已关锁,时天色已晚,乃偕同学趁电车返。记得先前电车挂牌客满,后至一处,乃得上车。是日回到寄宿所,颇为辛苦。以上情形,我到上海的经历,叙来大致楚楚,虽有挂漏,大约不多。按上海为纷华靡丽之场,十丈软红,马龙车水,阗阗喧阗,甚嚣尘上。以愚论之,所谓无偏无党,王道坦坦,无党无偏,王道平平,上海之马路有如是者;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各抱地势,钩心斗角,上海之房子有如是者;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发如云,不屑屈^{〔2〕}也,王之瑱也,象之掎也,扬且之晰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上海之时装有如是者;手如柔荑,肤如凝脂,蔡^{〔3〕}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上海之妓女有如是者;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罄控忌,抑纵送忌,叔发罕忌,抑马慢忌,抑释紧绷忌,抑鬯弓忌,上海之大

〔1〕 乙本此处有“正所谓先生”数字。

〔2〕 屈,乙本作“髡”。

〔3〕 蔡,乙本作“螭”。

少有如是者；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佻兮达兮，在城阙兮，上海之生员有如是者；子惠思我，蹇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上海之淫风有如是者；明星莹莹，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上海之堂子有如是者；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钗，上海之台面有如是者；〔1〕韦韞毳幕，以御风雨，臠肉酪浆，以充饥渴，上海之洋人有如是者；至于沿街菜馆，肥甘不足于口欤；石路提庄，轻暖不足于体欤；有戏馆，有书场，采色不足视于目欤，声音不足听于耳欤；有堂馆，有茶房，有西崽，便嬖不足使令于前欤；而且文王之囿方四十里，今日之公家花园也；云谁之思，西方美人，今日之西洋堂子也；出其东门，匪我思存，今日之小东门外花烟间也；维士与女，伊其相谑，今日之青莲阁、升平楼也；至于有车邻邻〔2〕，有马白颠，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则亦所在皆是，数见不鲜，夫何异焉。以在下观之，上海有四种人：一为意气骄奢的阔少，一为其冠不正的流氓，一为活泼泼地的滑头，一为寿头寿脑的曲辫子。阔少滑头，所吃的大菜，所坐的汽车，所玩的长三堂子，故迎春清河，是他们消遣的场下。三马路薛灵芸家，亦且高朋满座，宾至如归。他如大马路有人家野鸡，他们亦可以沾花染草。若夫偷韩寿下风头香，则不可同日语矣。故在上海，宁为阔少，无为流氓；宁为滑头，无为曲辫子。在下上海风景，大半赏玩，曾有《海上歌》以纪其实，雪泥鸿爪，风景依稀，看官如不见嫌，录呈笑政。其诗云：

曾闻海上最逍遥，一代烟花胜六朝，多少游人述其异，此中
 够得旅魂销。今朝我亦到此地，果然满目风景异，别开生面非人
 间，靡丽纷华为第一。行舟初及黄浦滩，洋轮多少贮其间，中式

〔1〕 乙本此处另有：“堂上烛灭，留髡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上海之夜厢有如是者。”

〔2〕 邻邻，乙本作“辚辚”。

西式形不一，依然跌宕推波澜。移船相近旋登岸，楼阁玲珑美轮奂，居然广厦千万间，一带风光何灿烂。风光灿烂喜^{〔1〕}无边，坦坦平平一览然，周道如砥直如矢，果真无党且无偏。无偏无党堪驰骤，快马轻车看辐辏，大都兴会皆淋漓，一般竞把奢华斗。宵来一片火光明，到处真如不夜城，谁家上界紫云曲，何处钧天广乐声。野花一路妖娆甚，人影衣香看不尽，别有肩舆去如飞，蜡照半笼随接引。夜如何其夜未央，家家醉月漫飞觞，晤歌晤语浑闲事，并坐佳人为鼓簧。此中别^{〔2〕}有豪华客，挟弹飞花闲不得，一般年少尽翩翩，一掷千金曾弗^{〔3〕}惜。千金不惜更寻春，前度刘郎重问津，姐妹一群惊艳绝，前身合是采莲人。到此盘游果无度，弃掷迤邐终不顾，金钗十二等寻常，一食万钱何足数。中外通商此一家，五方杂处最繁华，耳之于声目于色，无非世界空花花。君不见阿房宫^{〔4〕}起咸阳府，多少清歌与妙舞，曾几何时俱^{〔5〕}是空，楚人一炬成焦土。到此奢^{〔6〕}华已到头，春江花月胜扬州，寄言浊世佳公子，乐极悲生休浪游。

上海的夜景，比日里还佳，电光明亮，照耀如同白昼，什么海天春番菜，一家春番菜，一枝香番菜，以及永安茶居，招牌内均有电光。大马路所见电车上的字，一面静安寺路，一面黄浦滩，射出光来，尤为灿烂。四马路著名热闹，野花满路。而长三堂子出堂，有坐轿的，有坐包车的。尝与任鸿卿凭楼而望，不但先生天然皎洁，明净无疵，即大姐亦发光可鉴。青莲阁底下西洋镜，头一片即是裸体美人，花貌雪肤，动人春思，这就是为他们的导火线，上海场下可算是花花世界了。

〔1〕 喜，詹鸣铎《振先杂稿》卷三作“景”。

〔2〕 别，詹鸣铎《振先杂稿》卷三作“更”。

〔3〕 弗，詹鸣铎《振先杂稿》卷三作“不”。

〔4〕 宫，詹鸣铎《振先杂稿》卷三作“初”。

〔5〕 俱，詹鸣铎《振先杂稿》卷三作“都”。

〔6〕 奢，詹鸣铎《振先杂稿》卷三作“繁”。

如今再表我当初在家,内子已有身孕^{〔1〕}。此时在上海,忽接得家中来信,报称八月间诞生一子,取名志元,大为欣慰,因咏诗云:“一段添丁喜,来从海上吟,熊罴符旧梦,鲤信报佳音,泪甫英雄堕,(此句指考拔^{〔2〕}不得)情添儿女深,何当重返旆,相见慰余心。”我那个时候投入法政,我父亲素来不信新学,大不以为然。我三上书,要求汇款,均置不答,不得已,乃亲自往杭。到杭时,适父亲往练市去,我母亲乃与仲父私议,给我以太公遇文王之数,^{〔3〕}教我速行。及二次,我至练市与经理余商酌,余又靳不我与,^{〔4〕}仅给我以四十番。以故我年终结账,仍要亏空。后来入城,向某老太婆告借,并到来泰典质,始得返杭。某老太婆,系我祖母的旧交,时已龙钟潦倒,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说话之时^{〔5〕},带些^{〔6〕}咳嗽。我再四与之商恳,^{〔7〕}仅借以四饼金。我到此方知乐极生悲,对这光景,确有点子难过,此是后话。如今先表我在讲习所的时候,程瑜伯又由安庆来,我也照常招待。后来弄得去吃广东消夜,身边只有一洋,仍要吃虾仁炒蛋、炒油鱼、鸭粥、鱼生粥等,经济问题之枯窘,委实好笑。是年茶馆又遇查伯琛,云到此谋事。我在寄宿所内,不觉三月有余。内中伙食,每个蛋要打两碗汤;至炒亥片,则所谓君家之刀利且锋,君家之手轻且松。适馆授餐,未免将军负腹,我只得不时去到陆稿荐买些卤肉、酱鸭等物,以少佐之。学员之中,有一程姓膏粱子弟,纨绔骄痴,大约他家财不小,他住在我隔壁房间,另有纪纲服侍,一夜台灯不见,公役拍他的马屁,取我灯给之。我适他出(回来),走到乃大骂,后公役仍归还我。又有一姓董

〔1〕 身孕,乙本作“娠”。

〔2〕 乙本有“贡”字。

〔3〕 乙本此处有“净是兴业银行钞票”数字。

〔4〕 乙本此处另有“再三苦说”四字。

〔5〕 之候,乙本作“时候”。

〔6〕 带些,乙本作“兼带”。

〔7〕 乙本此处作:“舌敝唇焦,与伊商恳。”

的,也是富家,^{〔1〕}他请我吃花酒,我不曾去。我夜间在寄宿所,焚膏继晷,灯火不熄,寄宿所诸人窃窃私议,啧有烦言。我的同学,又有一孙燕宾很开心,一日午膳之后,我方倚床瞌睡,他蹑足潜踪,走到床前,轻轻儿将我的眼镜偷去^{〔2〕},我未睡熟,仿佛听见他的举动。这讲习所在梅福里,这梅福里中多有姑娘,娇香嫩蕊,豆蔻梢头,常站弄口白相,有抱小孩的,有空手的,并皆佳妙。(四十钿……故阿肥皂弗能个吓。)讲习所教员上课,我与石其同坐^{〔3〕},慎三和蔚文同席。点名之时,到我处叫“齐君石其”、“詹君振先”;到慎三处,叫“余君慎三”、“汪君蔚文”。例为点到每人,每人立起,答应一“到”字。楼下各人有姓名的牌号,如出去游玩,取出牌来,交入门房,教员就晓得你今日请假。教员上课,记得殷先生讲西洋历史,不大用粉笔,惟讲义中有错字,即用粉笔书黑板上,教我们照样更改。郑先生则口讲指画,每于黑板上大书特书,甚么“偷花”、“风雅”,甚么“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写个不休。一日讲堂之上,韩序东戏画一摇木铎的老老,头戴纬帽,身穿皇恩钦赐的补服,暗指詹鸣铎,^{〔4〕}与我打趣。我接过来改书程某姓名,又与他打趣。不料程某大怒,立时禀告郑先生,被郑先生着实把我训诫一番。黑板之上,写出“君子之交淡如水”等字样,我当时大觉难以为情。章先生上课,每补抄讲义附则在黑板上,他山借助,获益良多。我在这讲习所中,日以为常,却也不见得怎么样。牙粉公司开会,为抵制日货事,我也到会,有白坚演说,赠我卡片,后来不知这会如何结果。我在这讲习所,听说毕业之后,明年即有官做。大约是谓这个法政有裨实用,坐而言者,可以起而行。但是我这班同学,后来连豆腐官都没有做,这就是徒托空言于无补了。时革命党到处密布,政界、学界及各机关,都杂有革命份子。我这个讲

〔1〕 乙本此处另有“他和我同行到鞋店,定做鞋子,交关适意”。

〔2〕 乙本此处作“在额角边偷下去”。

〔3〕 坐,乙本作“席”。

〔4〕 乙本作:“上书‘詹鸣铎’三字。”

习所中,有一位姓陈的,与人异趣,遇事专好挑拨,大家疑他是革命中人。有日从外面来,声言瓜分事成,摇铃会议,引得寄宿所诸生纷纷下楼。幸学监镇静,处置有方,未被摇动。此人孔武有力,每与狎弄,戏捉我手甚痛。前蔚璠到此,一见其人,教我勿与亲近,我亦知之。他有一次往外,在电车中跳下,跌破头颅,一巡捕裹之以巾,唤人力车送他入寄宿所。他想充老上海,却也不能。又记得一夜地震,我正在楼上,连忙下楼,幸片时即平定,尚无甚紧要。我此番在这里研究法政,不过偶然涉猎于各种,未有切实功夫。孙燕宾夜往一处上英文课,兼攻并习,劝我同去,我不从。又有人劝我学拍照,我亦不从。且在讲习所内,平日分数,不大注意,听说郑先生以我不用心,分数册上,暗做记号,我疑信参半,不以为然。又闻郑先生背地谈论,知我与齐石其都是生员,^{〔1〕}但因功课荒嬉,对我两人,他乃鄙夷不屑。后见(齐)石其为人书对子,字画遒劲,颇为器重^{〔2〕},而视我则依然如初——此话是石其对我讲的。^{〔3〕}及散学考试,计一星期,我暗携夹带,郑先生察察如明,都代检去。(郑先生乃郑孝胥的侄儿,孝胥来此,我曾见过,同学中多托书名片,字形超拔。)当日,郑先生严为考试,对于我则庄中带谐,故寻开心,我也知觉。一日考地方自治制,我去交卷,他见我的文开首是“以天治人,何如以人治人;以一人统治天下人,何如以天下人分治”,他却莞尔而笑。后来揭晓,他剔出十一人为不及格,须要补考,除我之外,这十人都是獐头鼠目的老哥,他专寻我开心,以我为反面的第一。我乃勃然大怒,随即收拾行李,一面叫骂,一面料理。是日检点各件,茶屉内遗失银表,恼气更甚。郑先生委学监约我至茶楼,大约仍有商量余地,见我开口大骂,不能进言。我骂道:“看我没有这文凭,将来有饭吃么!”又言:“我将来要登报,说你们设局骗人,看你们怎么处?”我此时确有堕甑不顾之意,同学照片,我也不领。是

〔1〕 乙本此处另有“他本器重”四字。

〔2〕 颇为器重,乙本作“则又称许”。

〔3〕 乙本此处另有“我可不相信”数字。

夜他们饮酒庆贺，我则入黑甜乡，次早即行返杭。学监仍代我唤人力车，殷殷欢送。后来闻这〔1〕十人补给证书，但加印“特准及格”图记，你说可耻不可耻？是日动身，我与上海作别。适青莲阁悬旗，不知开什么会。我坐人力车，走过一处，遥望人家有银河里，暗想银河驾鹊天上双星的意义。随到高昌站，天气冷甚，两个脚尖，可怜都已麻木，随即买票上车，直往杭州而来。此番总可谓考优、就学两无成了，有诗为证：

考优就学两无成，浪费钱财〔2〕有甚名，自怪当年太挥霍，未应辜负我家兄。

辜负家兄，实辜负家先严。学斋谓……我闻是言，且感且愧，因赋此以志之。再说当日我由上海到杭，由江干〔3〕下车，先寓迎宾旅馆。后闲步至巽记木行，会江藻庭，被江三伯伯看见。他与我父亲平生大要好，定要送我到行。我父亲怒骂之处，他一意承当和解；我若不去，他不答应。此老确是好人！是夜我由迎宾旅馆移行李来，有何允贤帮同照应。入行的时候，虽遭怒骂，得三伯从旁劝慰，不致趋走极端。我父亲不喜时髦，我这顶六合帽，拆下暗为藏放。此番到杭之后，蒙母亲慈爱，日煮茶叶蛋以食之。可怜我风尘劳顿，身体已虚，自己尚还不觉，至此吃茶叶蛋，渐渐转好。时三弟仍厝惟善堂，而季云妹则已葬于对江去。三日之后，父亲命我回家，我乃拜别双亲，叫船动身。时与汪蔚文兄弟，及宋子青等共船。绩溪有洋学生，买一喇叭，随路吹吹。这学生年轻滑头，天真烂漫。我与汪蔚文等到淳安吃馆子，与乃兄然封拇战，殊为有趣，然封道我点着内行。绩溪学生，船上与我相得，也曾拇战，至深渡分手去，我犹思念之。我此番到家，参

〔1〕 这，乙本作“他们”。

〔2〕 财，乙本作“文”。

〔3〕 江干，乙本作“南星站”。

见祖母,会及二弟,^{〔1〕}知翠云妹已做新嫁娘往查村,而视那善儿、受侄,及^{〔2〕}怀中新产之儿,风餐水宿之余,至此乃得一堂聚首,莫名欢慰。我由是抱定家族主义,不思远客他乡了。明年庚戌,我仍复训蒙,借貽经堂西客坐为馆地。小小结构,颇为僻静,我携带善儿并诸幼童,讲学于其中。每日洒扫雅洁,一切俗客不到,所谓“名山坐诵”,“与古为徒”,亦觉颇饶趣味。一日我在家午膳,有韵锋推门而入,问同上去一叙么?盖韵锋自羞羨^{〔3〕}故后,他经理世德祠事,人目为衣冠中人,他亦狡猾圆通,阉然媚世。^{〔4〕}当日我问何事?他道:“昨日宝书所约什么团体不团体,你忘记了么?”我方才恍然,答应道:“去去。”原来我庐坑这乡村人家散漫,人亦最不同心,秦越相视。且一二图分此疆彼界,我知韵锋均居下村为一图,一图自下村至庙上礐背为止;宝书居栗树底为二图,二图自栗树底至上门新居为止。名为千烟大族,实则不过数百家。^{〔5〕}下村祖庙,名世德堂。世德堂健公,生有八子,为八大房。后凌夷衰微,仅存其四,谓之长三六八。这四房中,又以长房敦字号丁多势盛。该房有忒浅公后,累代富厚。至逞时先生名过□,为清岁贡,养五子:四恨文,字羞羨;五恨教,字病损。丙戌年间,又同怀入泮,那时确是唐虞之际。他老先生名望尊重,自然经理世德堂。据老辈人说起,先前逐年结账,后来不知因何蹉跎,族内亦无人顾问。逞时先生的长子旺添早年作故,长孙听报,字□□,系在景镇做生意;羞羨兄弟在家,领袖斯文,世德堂事,继续经理,亦历年无账。族人窃窃私议,道这个以来,有些以肥其身、以种其子孙的毛病。自羞羨兄弟后先逝世,那个听报,正值同昌倒闭,失业回家,他也想滥厕衣冠,兼理世德堂事。他平生庸恶陋劣,讲起持筹握算,大

〔1〕 乙本此处另有“其时埕头启成做树,有多人住在我家”等字。

〔2〕 乙本此处另有“内子”二字。

〔3〕 乙本作“秀先”。

〔4〕 乙本此处文句秩序略有不同,且另有“但性好赌博,未免同流合污耳”十数字。

〔5〕 此处以下近两千字(至“亦附在斯文之例”止),乙本无之。

约也晓得些；若诗诗云子曰，则丝毫不知，他就是一樵夫牧竖的资格。一年村内圆经，他写的榜，竟以“知宾”作“之宾”，他的五脏六腑，已可想见。他且妄自尊大，傍[旁]若无人。有时在下立桥头与人谈话，他走到便道：“哈哈，你也讲究论文么？”在下微幸之年，他甚不快畅，到我家吃喜酒，对人拇战，伸出手指不三不四的，同席有人戏谑他为鸡爪风，他便肆口漫骂，刺刺不休，弄得那人自供失言，他还反兮覆兮，愈骂愈甚。永清公道其有意寻衅，此言非虚。及我刊卷散，他又指摘植庭叔祖未称夫子，当面斥为混账。我乃大怒，与他反唇相稽。他平生一味狂妄，动不动“不客气”、“不欺人”；做起中来，言词半句都没有，只晓得“酒烫得滚些，我有个痔疮”。又尝言“我同你说，无神却有神”，这种口气，俗不可耐，弄到后来已成强弩之末，某会某祖和盘托出。至世德堂事，其初名托晓山，事委老韵，及至每况愈下，日销月蚀，年来不易敷衍，又想推卸他人。试思那时何人尚肯接手？有蓉卿名光第，在镇曾任三帮会首，颇负时誉，那时回家。听报自知人缘欠佳，与他密商，诰他来与我筹议。蓉卿走到我家，曾说了一大篇，大致谓世德堂由来已久，从前也曾剥去殆尽，有一群人振起而作新之，重整规章。彼时贵房衢生叔（名逢康，邑庠生）曾撰有文言一篇，粘于寝室。他一面说，一面背诵那文言，有“媿政治于龚黄三年报最”等语。他说：“当时恢复，大得前辈人的力，承先启后，本可垂诸无穷，不料行到后来，积久弊生，致有今日。彼某某本不足道，吾生平嫉恶如仇，亦最恶之，但愿既往不谏，来者可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贤侄少年盛气，正值可以有为之时，兼之各房人才济济，以吾观之，今日正是中兴景象，愿再同心同德，改定章程，每房公举一二人，经理其事，出入公同核计，事务公同酌量，相与有成，和衷共济，恢复之举，可以拭目俟之矣。夫以事之兴废在乎人，人而为之，孰能阻之？如今日大家还是袖手旁观，置之不问，窃恐后人议论。追溯从前春秋责备贤者，诸公难辞其咎，请教如何？”我当时答道：“善哉言夫！但愚再侄这方面，有不能遵命者。世德二字，非长三六八公共之物，乃一家之私物，匪伊

朝夕,老叔祖之所知也。至今日斫丧无余,亦所谓成也萧何败也何而已。再侄虽不德,何敢以李代桃僵?”时锦屏在座,所对与我略同。蓉卿知不可动,乃已。一日又延长三六八之人,入世德祠议事。推其用意,实着眼三房汝腾、六房养源两位,为近时的殷实,想他捐助些,他人不过陪衬。养源素忠厚长者,缄口不语;汝腾大言,谓大庙开光,无账之代,上帝圆经亦然,村内各事,甚非余之所敢知也。某闻而衔之,当下百喙争鸣,漫无头绪。听报次子名叫牺牲,将世德堂匣开呈众览,谓我们两位叔公,剥众已饱,何人想剥,请即领去。大家一哄而散,此丙午年事也。后来为争进庄,酿成交涉。但问看官们,何以叫做进庄?盖世德堂有石枧富户庄租,迭年派人去收,计实收有五六百秤,向归羞羞公经理。公之为人……彼时村内文运凋零,仅让他昆弟厕身庠序。论起笔墨,则丽泽诸前辈,无不知之。他生平落落孤高,自为绝唱,不复知人间尚有钟鼓之声,管龠之音。而村人则认作文宗,谁与为伍,邑内公事,送到他处。委办民团,他将那号衣挂在学堂。无知之徒,侧目旁窥,觉得他神圣不可侵犯。他坐在那学堂内,每与人谈话,动不动“诸诸尔”,又道“我与你讲你就懂了”,这个口气,村人闻之耳熟能详。石枧庄租,谁人去收,他有进退用人之权,谁能干预?有年我房寿九,景镇失业回家,也想去充斯役。寿九的母亲,走到他学堂里去,想讨个差。他说这个由司祠举人去的,不能自己想去。那个时候,你想寿九的母亲,还有话说么?及至听报经理,他也想学牛马撒屎的牌子,不意有人反对,在世德堂争进庄去,他仍不肯。于是那人请他吃铁……他二子见机逃去,潜约他家本房下邑,以“持刀闯祠,势焰莫制”进状。那人联合长三六八立一合墨,共同到邑,以“恃强凌弱,霸众不交”诉词。于是旗鼓相当,势均力敌。他家夜里焚香,祷于逞时公,暗中默佑,不可跌鼓。后浼昆生、信臣和解,将就了事。那年我在杭州,我二弟在家做木码,立合墨系他起草的。自此以后,听报乃将世德堂事,完全放弃。荫山理了一年,也不肯理,后来仍归韵锋掌管。至于二图宝书,藉乃叔丙生之名,亦附在斯文之例。去

岁调查户口,会同族众办理。族众以五段调查员,公举在下的名报告。亦要调查员,则举宝书。至本年又叠奉邑尊照会,促办自治。宝书谓公事公办,宜结文明团体。且村内人心不古,小人有群,君子无群,甚属非计。故昨日遣价,请于族众,订定今日聚议。所谓团体不团体,即是此事,故今日韵锋相约同去。按此时凤山十二区,已改为北三区,区内范围,自岭下沱口至于花桥,共有十六段,我庐坑则为五六段,五六段即向之一二图也。当日我和韵锋上去,诸人集于怀德堂公议,谓地方自治章程,全国城镇乡皆自六月刀[初]一为始,一律设立公所。此后每月一会,为通常会;有事则随时开会,为临时会。今按期正是明日,我村亦宜预备,为成立缘起。宝书谓公事不私议,长在怀德堂,疑近于私,若绿树祠,则有碍于学堂之课,且俞教员素喜干预村事,殊为可厌,不如凌云阁地亦适中。大家赞成,于是借凌云阁为自治公所。公议已决,次日复聚于凌云阁,拈阄造册,凡十二人,轮流司月。立自治筹一枚,谓之文明团体,此庐坑自治会之起点也:〔1〕

正月振先 二月韵锋 三月宝显〔2〕 四月晓山 五月信臣
六月贵和
七月宝书 八月伯纯 九月祥玉 十月寅谷 十一月彦彬
十二月好人

戏绘文明团体图:



〔1〕 乙本此处有“计排”二字。

〔2〕 乙本此处作“听报”。

又戏绘振先、宝书对等地位图：

又戲繪振先寶書對等地位圖

振先

寶書

是日為新皇上御極之第二年，預備立憲之第五年，
此以後每屆日初，到此一會，村內有事，亦到此會議，
凡有公務，公同辦理。忽听得門外人聲大鬧，一陣人紛紛擁入門來，大呼“杀死人了”，不知所為何事，且听下文分解。

是日为新皇上御极之第二年，预备立宪之第五年，六月刀[初]一癸酉日也。众人团坐商议，断定自此以后，每届日初，到此一会，村内有事，亦到此会议，凡有公务，公同办理。商议停当，正在笑谈，忽听得门外人声大闹，一阵人纷纷拥入门来，大呼“杀死人了”，不知所为何事，且听下文分解。

卷之五

第十七回 从众劝因公往邑 小分炊仍旧训蒙

且说我等十二人在凌云阁议事，忽见一队人纷纷拥进门来，乃是新屋门人，为算社会账。因上门进申该洋十余元，下来向索不得，大家要捉他的池鱼。他在楼上闻之，手执钢刀^{〔1〕}，向桌上一拍，即赶下楼。大家无法，连忙退出。闻我等在此议事，乃来投诉。^{〔2〕}当下寅谷先行开口，谓来此只可品理。随呼进申到，代为调停，^{〔3〕}着令展期归缴^{〔4〕}，两造和平散去。宝书笑道：“此开宗明义章第一也。”有诗云：

自治风行全国中，而今民智已开通。吾村亦有文明社，开局堂皇第一功。

愚尝谓寅、贵两位无才无德，不足登大雅之堂，然乡党莫如齿，犹可说也，至于听好何以文为，自是开会，三番五次，难以枚举。如今单

〔1〕 乙本作“尖刀”。

〔2〕 乙本作：“闻今日文会，齐集凌云阁议事，乃来投诉。”

〔3〕 乙本此下另有：“他的女儿也来多言，彦彬斥之。”

〔4〕 缴，乙本作“结”。

表下塘坞一事。俗语道得好：“一言而兴，一言而丧”，八房碧茂，有清叶坟山，名下塘坞，屡被□□□^{〔1〕}人盗窃。该媳曾在我家做成衣，谈及此事，我谓既常如此，何不呈究一次，讼费不大，保全实多。该媳稍有储蓄，听见这话，心内有些活动起来。后来结果，弄得□□□十一塘的池鱼，都遭浩劫，^{〔2〕}仔细想来，总算我的罪过，这是后话。如今单表下塘坞山，自遐宇七百四十九号至七百六十一号止，八房碧茂，祖遗七百五十四号为清业，其他五十及五三等号，亦稍有税。该住宅在山脚底下，该山荫木，屡被盗窃。一日登山捉获土地的夫妇，拏回证木三株。土地夫妇反与斗殴，且纠合□□□人，全体上山，竟欲大行斫伐，幸经韵峰前往阻止。碧茂侄荣富大愤，延自治会于世德堂，呼□□□人到，质问理由。时我等十二人坐堂上，一群武夫，赤其体，绕其辮，立于廊下。……^{〔3〕}众问其事，他答称庐坑山场甚多，何独在此斫伐，不过自恃有税耳。寅谷谓有税无税，口说难凭，且拿来看。顺财又答道：当初请进荣老板去看，他又不去；如今有气，他们说不能看了。下文未曾说出，要看除非到公堂去。阶下武夫大怒，欲奋尊拳。时经彦彬喝住，任他回去。众人谓……^{〔4〕}今既如此，非呈究不为功。再三商议，又公举我携带碧茂公下城^{〔5〕}。我以事关词讼，有关名誉，初不之可，嗣以大家同劝，他又登门苦求，族谊攸关，不好推却，只得应之。次日又集众公议，谓碧茂公的家事，诸公所知，将来如何，听报说放心前去，日后大家自有着落，毋坏村风。^{〔6〕}我见族中一鼓作气，乃偕碧茂公及其侄荣富、细成等往邑，并有余某捉刀。^{〔7〕}初

〔1〕 应作者后人强烈要求，以“□□□”指代庐坑附近一地名。

〔2〕 乙本此处有“此事”两字。

〔3〕 此处删去 18 字。

〔4〕 此处删去 15 字。

〔5〕 下城，乙本作“往邑”。

〔6〕 乙本无“谓碧茂公的家事，诸公所知，将来如何，听报说放心前去，日后大家自有着落，毋坏村风”等句。

〔7〕 乙本作：“并烦余裕光捉刀，裕光即裕光茂，颇有名。”

进民事，谓“惯窃坟荫，愈让愈横，情不得已，恳请提究”，着眼在七百五十四号清业坟山。该□姓振兴等同日状诉，谓“业不由主，冤抑无伸”，粘呈赤契一道，言买自吴姓，系七百五十七、七百五十九号。状中并有“山坑、庐坑，介于齐楚两大之间，宁愿就死，不愿经中”等语。头卯之后，内中批出：“据□振兴等呈词，核与尔等呈词，两造悬殊，显有隐饰，着即检原买此山赤契，并检历年粮串，另呈核夺，□振兴等词并发。此批”云云。后我细审情形，随与江景三世叔斟酌，代进催判，大致谓“七百五十四号清业坟山，民等至今世守，册税八分五厘，翔、暹、益三户实征粮串核对，彼所买两号，莫说册无吴业，即所买不假，何能执此悬隔之据，影斫民等清业坟林”；并粘呈宗谱墓碑，以昭其实。一面具函到家，其略云：

族众公鉴：两造均已到城，进民事状，故不必投乡词，亦不必飭差下乡，只候当堂质审。翔户执据争业，看势可能保住。惟七百五十七、七百五十九号，该伙佃有契呈堂，翔户无税，恐怕断归该伙佃。盖翔户只能争翔户，和户之业，不能混争，并不能代和户争也。族中诸父老既公愤不平，宜如何筹酌良策，再望将七百五十四及七百五十七、七百五十九号，四至照册抄下，乡词亦望寄来。手此并候公安。族再侄△△顿。

信去后，得覆函云：

△△贤阮大人阁下：来示已悉。今拟上节略^{〔1〕}一纸，到祈参阅斟酌。至和户之税，且候批出，再看如何。那时自有人到案，其批一出，望速专人送里，切勿延误要紧。七百五十九号，乃詹和户清业，有户管粮串铁凭，将来据实，则彼一虚百虚耳。凡

〔1〕 节略，乙本作“计划”。

事祈见机酌夺为禱，此覆。即请筹安，永存文社拜。七月一日。

按和户乃珥卿公众，即前此所谓人多势盛的敦字号。我得此信，又函致族中，谓彼所恃者为七百五十七、七百五十九耳，夫七百五十九号，既为盛众清业，且册无吴业，何不趁此时来，前后夹攻？当时珥卿公众，攘臂争先，均欲往邑。时听报为该房头目，^{〔1〕}故意反对，不令前去。及至当堂质审，责□姓为碧茂的五十四号山，安奠祖坟，而五十七、五十九，亦令□姓执据管业。前彦彬搭口信，委二次的禀，代和户附带述及，尚未实行，而该案乃结。以是和户之业，顿付诸无何有之乡矣，族内人言啧啧。听报且谓我不回来，他们不去，盖欲别开生面，各显神通。我闻言大怒道^{〔2〕}：“当初列位与我何言？今口血未干，如此对付，宁不可恶？”于是七月十五，我与碧茂公等即时回家。次日十六，听报乃命其子牺牲与彦彬等共四人下邑。孰意连进四纸，均遭驳斥，一则曰“所请吊契涂销，无此办法，不准”；再则曰“所请吊契涂销，无此办法，万难准行”；三则曰“所请吊契涂销，无此办法，万难准行，着毋再读，特斥”。后来与荣富翻案，虽行差提，然结讼至半年之久，仍如旧贯。而听报之子，则上府下邑，吃亏不浅了。次年上控审判厅，沐批云：

状悉。仰候照会婺源县，牒复到厅，再行核夺，此批。

后芜湖赵珍公回家，我问他此案怎样，他回道我四个字，叫作“如详注销”。哈哈！千告万告，不如本县一详，这句话不是真的么？如今再说我当年在家，凡灶美保祖坟，茂林控抢店，两事都得我力。而某叔公继娶，尤赖调停，使社德中计而不知，季旺见词而短气，众口交

〔1〕 乙本此处另有“其人心歪”数字。

〔2〕 乙本此处作：“听报目不识丁，心雄而忌，故对于我，有此反对。当日我在邑城，听见此话，乃大怒道。”

赞，且道我不在佩韦之上云。看官静听，何以叫做灶美保祖坟？查灶美^{〔1〕}这妇人有好闹的脾气，我村之内，无人不知，但此事不能怪他不是。他平日与人淘气，请骨家来讲活人命，兴师动众，无甚意思。他的舅子，走到村中，知他兵出无名，未免多事，要求族内公论，得些脸子，礼毕退班，这也不算什么稀罕。此番他有祖坟，葬高林庙背，被□姓某^{〔2〕}劈头跨葬两星。约族众往观，见□姓的风水，如高坐坑头，以他祖坟为脚踏，其形状确实难看。中人到昭大祠，命约保唤□某^{〔3〕}到，向其品论。^{〔4〕}某谓自葬自业，与他何干，竟尔出言蛮抗。时灶美的孙子，跟随俞昆生在绿树祠读书，我乃与俞相商，此事村局攸关，万不可坐视不顾。灶美乃挽我与昆生携带他的孙子，往邑投诉。并挽他的舅子，赶东路到城协助。昆生为先声夺人之计，走到请勘，即蒙批准。这个消息传来，□某^{〔5〕}闻信大惊，立行扞让。盖清时官府下乡，门差吏役，开销颇巨，□某恐为讼累，故不得不如是。是□姓虽然不服，却也爱莫能助。我与昆生此事可算得无为而功成。我记得此番往邑，系投宿礼房家。礼房家的房屋，已移衙前居住。是日看胡显光出殡，致中和有姑娘，同立门首，豆蔻有花香未泄^{〔6〕}，此言可为图照。且昆生认许某为歇家，许家女儿姐妹花开，春光流露，也正桃夭及时。我与昆生回来之后，□某来作揖道歉，自言该坟扞让，再请上去勘验。我等又到该处，见他的风水，都已搬移，石碑尚横在地下，未曾抬去。我此时不觉感动，未免有不忍之心。但细思此事，功过相抵，大约可告无罪。至于茂林控抢店，你晓得是什么事？盖茂林乃岭上詹观盛之子，观盛与查姓争山，结讼构怨，非止一日，冤冤相报，了无穷期。据闻查姓的人，有日捉住茂林的兄弟，将他活埋，已把全身

〔1〕 乙本此处有“洪姓，名裕家，为詹少槎之妻”十数字。

〔2〕 某，乙本作“社”。

〔3〕 某，乙本作“社”。

〔4〕 乙本此处另有“时社为九姓头目，读书识字，当日来到昭大祠”十数字。

〔5〕 某，乙本作“社”。

〔6〕 乙本作：“豆蔻梢头，含香未泄。”

埋在土中,仅露头面在外,旋经人劝止,又将他拘押人家楼头,后来效绿珠故事,得免于难。观盛的亲家胡公某某,著名劣绅,有时帮他的忙,在清华擒拿了查姓的人,以为交换条件。及亲家在苏州候补,他且到苏州去请他来帮忙,尚无着落,亲家仍旧往苏州去。是日查姓襁送,竟……观盛之子又^{〔1〕}去寻他亲家,这个事情,一言难尽。及观盛歿后,他家的讼事,仍继续进行,累月经年,相持不下。茂林时开一小店,在我村新屋门。查姓某等,有日为酒醉后,曾向该店滋闹,打得他落花流水。茂林挟有夙怨,即以“纠众拥门,抢洋抢货”投词。我以兹事体大^{〔2〕},拒绝不收。茂林的胞弟叫做细哩,向我道:“县里收状准勘,业经出城,这里不过虚文,何消客气?”我乃收之。他接着求代陪官,接洽一切。并言已托过信臣、宝书、韵锋三位,均蒙答应。清时官府下乡,文会约保,礼宜迎迓。文会上手禀^{〔3〕},叫做一炷香,上书小字为“治晚生詹某某”;约保上手禀^{〔4〕},上书“北乡十三都一图六甲庐坑约詹良烈叩首叩首跪”云云。我为此事,上去与宝书参酌。适新屋门詹天佑得工科进士,演戏庆贺,岭上查某等来看戏,曾在戏台之下,妄诞得了不得,宝书早已可恶。前夜我去看戏,他在戏台之下,与我谈及,如茂林来投词,尽可促伊进行,惩戒他们一下子,今日之事,适逢其会,水到渠成。次日县尊魏公正鸿到绿树词,我去进谒,见信臣、宝书、韵锋等早在该处。时昆生和魏公分庭抗礼,我等侍坐。约保来见,则屈膝行礼。我见那^{〔5〕}魏公正其衣冠,尊其瞻视,高谈阔论,大言炎炎。昆生以蓝青官话仰与攀谈,做出老乡绅与官长亲近的样子。一时观者如睹,四面缠绕。魏公系直隶人,方面大耳,口音遒劲。我听他所说:“谓这个‘抢’字,题目狠大,我本不信。他当堂具结,实究

〔1〕 乙本此处有“赶到溪口”数字。

〔2〕 乙本作:“我见其题目大。”

〔3〕 手禀,乙本作“手本”。

〔4〕 手禀,乙本作“手本”。

〔5〕 见那,乙本作“从旁看见”。

虚坐,我即不能不来。但‘抢’字案子,照公事办,不分首从,这个我要切实根究。”当下韵锋迎合意旨,以“闹店”二字凑上去。魏公谈了一会,叫原差把查某带得来,原差回报,已经有人去了。魏公又对原差,说了许多噜嗦的话,说:“我们有伙食担,不是为吃而来。”当下我们陪他谈话,彦彬等在厨下监督帮办。听他口意,疑为腹中饥饿,所说的话,有弦外音,着厨房速办午膳,其实不然,盖魏公生平忠厚,表面上看去,有威可畏,有仪可象,实则外强中干。此番之来,大忌茂林控一“抢”字。盖清时公事,抢案一出,四十日不办通,连官都要摘去顶戴,何等重大!何能任他信口开河?且茂林与查姓,显系挟嫌报复,所谓怨毒之于人甚矣哉,魏公亦未尝不明白,要想他改作“闹店”之控告,以便将就惩办,俾好通详。但是既然如此,若将这个道理,^{〔1〕}与我等商量,何尝不可?乃他顾视清高,满口都是官话,走到便教约保进禀,虚实证明。约保初进状词,空中楼阁,大致谓“是抢非抢,恩勘立明”。他掷不收,更令改正。不得已再进状词证实,看他如何。是夜,查姓带到犯四名,查某病中^{〔2〕},抬以竹床,也加縲绁。魏公退入房内,我与坐谈。魏公说:“茂林事真不好办,前此争山,我批过堂,他又跑上省;候省上公事到,我再传他,他又跑,他还说要叩阁呢。”坐不一刻,见查姓某等四人,及茂林后先入房跪诉,茂林请老爷为民作主。魏公道:“这个自然,我不代你作主,我也不来了。”我旋退出,次早,魏公约我四人到房间坐定,他向我们说:“这‘抢’字案情重大,如果是实,不分首从;如果是虚,办他反坐。何谓反坐?抢劫什么罪,办他什么罪,这叫做‘反坐’。我不忍以人命为儿戏,故请列位斟酌斟酌。”我见他的言语,益发不对,我亦以强硬对付,当时应道:“回公祖的话,办抢劫办查某等,办反坐办詹茂林,于舍下何涉?任凭公断。但以治晚生鄙见,詹茂林想办通抢劫,固属烦难;查某等要办茂林反坐,亦不容易。”

〔1〕 乙本此处另有“简直说明”四字。

〔2〕 病中,乙本作“托病”。

魏公道：“如此说来，他抢劫是实了？请做见证。”信臣道：“他前番抢谷，已具公禀。公祖又不代他办，如今做何见证呢？”魏公大怒道：“抢谷的事，我已照会仰余绅家鼎调处，仰余绅调处，便是代办，如何说不肯代办？这个话叫什么话？”说罢，那个头儿一摇，那时式船形的纬帽一动，口中道：“这个混话！”我见这个样子，谓官绅本对等地位，何堪其辱，大家立起辞出。他以手拦住我道：“请你做个证实。”我乃大怒，拍胸道：“可可，拏纸笔来，你就说我做见证罢了。”当下昆生连忙解劝：“请公祖息怒。”教我退出，我与信臣、宝书退至礮背。魏公登时踏勘，走到茂林店内，责成左邻右舍，具结为证。并带查姓犯五名，连同约保一齐动身。我从栗树底下来，知他们已出村去。妇人女子，见约保已失自由行动，私骂我们不该与官长冲突，致他受累。及我回到家中，闻魏公在双路口停住，具片去请区长，并具片来请我们四人出去，揣其意，仍想茂林改禀作“闹店”办，避重就轻，从宽杖责了事。当日我负气不去，昆生另约数人前往。闻区长未到，他仍是无办法，依旧将该犯带去，约保同行。记得魏公指甲甚长，我在绿树祠陪他谈话的时候，两边有多人侧瞰旁窥。我善儿时七岁，也随他母亲上去观看，回来口称“这个官好大的面孔，好长的指甲”云云。后来查姓某拘押数月，无形打消。那五人回家，对于我们，恨入骨髓，乃贿一下流，暗藏利器，前来杀害。那人伏栗树底某店赌博，文鼎偶与争竞，出刀刺之，是日文鼎颈受微伤，延中品论。我祖母以杖叩胫，不准我上去，我只得谨遵慈命。这个叫茂林控抢店，如是如是，功不补过，识者谅之。抑再问某叔公继娶，尤赖调停，又是何事呢？原来某叔公生平，在景镇某南货店经理，操奇计赢，寓精明于浑厚，后来颇致小康。叔母故后，曾到庄前续娶。曾不数月，又惜分飞。后得冰人说项，谓江村有嫠妇，自由择配，可否合意。他来与我敲推，我以此事可行为对。他乃用岭上詹某等，全权委任，包办妥善。适段莘开光演戏，学斋来约我去看，我与同去。某叔公暗与内子商议，谓他有江村之举动，恐怕有些交涉，要我帮忙，道我的脾气，他晓得的，看戏之行，要去便去，万

难阻止,只求代为婉商,明日回来便好。内子乘闲进言,我乃首肯。是日我与学斋至段莘看戏,戏台之下,遇岭上詹某等,相视而笑,别有会心。次日回来,路过江村,闻妇人女子相谈话,谓昨夜犬吠之声甚急,我只道有贼,谁知这事……我心中明白,晓得我叔公的事,已实行了。走到家中,问之果然。是夜我与内子谈话颇久,觉得腹中饥饿,内子煮有亥爪钵头,取放火松,拟烫酒给我吃。忽听得剥啄打门之声,出门启视,见江村江社德带领一阵人来,向我投诉,道:“你的令本家某某拐带人口。”我伪为不知也者,答非所问,虚与委蛇。社德字稷臣,即江子青的令尊,本旧相识,我待以烟茶。他坐与品论,一面挥手唤那阵人出去。他向我说道:“舍下有一嫠妇,自丈夫故后,阖族以该房门衰祚薄,无人嗣续,因公同输粟供给,俾奉香烟。今他自由出嫁,祖宗血食奚赖?”说罢,呈出合墨,谓今夜定要将他领回,并非前来敲诈。我暗招呼某叔公,将新叔母暂为藏匿。且暗约韵锋来协助,居间排解。他一阵人来向社德请示消夜,社德答以称面十斤,表示他们人多之意。我暗中思想:我们人已藏匿,任你多少人来,亦无所施其巧。休说十斤,即百斤亦何足为奇?韵锋走到,他是老奸巨滑,与社德从容谈笑,不即不离,霎时之间渐渐套出主意。我又从旁试探,得了口风,知他九九八十一归还原,仍是这个,哈哈,游龙戏凤,所谓“要钱就好说话”了。是夜讲到天亮,后来以数十饼金,敷衍了事。两下商定,抽回合墨,并求社德具一收条。社德此次出村,总算有些门面,告辞而去。出门的时候,有无知的妇女,骂他鸟人诈索,他亦塞耳不听,竟自匆匆的走了。这个新叔母的娘家汪姓,系山居僻陋的小地方,男女务农,未通文化。社德以我村区区之数,难饱其欲,更到他娘家投词恐吓,又想敲些钱财。他娘家有二个妇女一味蛮横,对付有方,并走告我村。我大怒,查社德绰号,人呼为“社德牛”,我乃小试牛刀,敬之以两行半,谓他“背骨私卖,倒制图讹,内中有江村合墨及社德亲笔收条为据”等语,委那妇女往该宅投之。社德闻之大惊,仓皇失措,细想此词如若至邑,百口难辩,抄呈王村季旺,季旺一见咋舌,连称辣手,

道这个词状,才出佩韦之上,你不速退,将来一败涂地,不如掩旗息鼓,趁早收兵。按佩韦王村人,著名刀笔。他的令郎名导,字引之;季旺即卓文先生,他的令郎,字春甫,都与我相熟。卓文先生,即是昔日与我游西湖那个老前辈^{〔1〕},他这两年,仍做木码到杭,他与我父亲要好,我尊他为父执。他后来交洋数元,给社德下场,来信与我,我推屋乌之爱,不难为他老人家,劝某叔公如数奉还。这事至此,可算风平浪静,在下核功过格,觉得此事破人名节,未免加入黑圈。卓文先生,在王村出人头地,他世兄春甫,后来被人刺杀,他的女儿为兄报仇,又将那人刺杀,这场人命案,弄得荡产倾家。卓文先生,垂老骤遭家难,甚觉难以为情,^{〔2〕}那年病歿,寿七十七岁,此是后话。如今且说我当年自八月刀[初]三,遵祖母命,小分炊后,仍旧在家训蒙。但伤俗之益偷,以后村事,概置不问。惟本里小学监督^{〔3〕},仍托虚衔,下学期考试,仍代阅卷。调查户口,则加钉洋铁门牌。秋收以来,屡接父亲病信,不胜愁虑。记得三次上书,苦劝调理,其信均冗长,不能尽录。兹将十月一函,节录呈阅,大略谓:

……(前略)家中闻父亲病信,祖母日夜不安,杞忧嫠恤,深以后事为虑。男亦望风怀想,泣下沾襟。思欲具函敬进一语,为父亲转作退居田里之计,奈一握管,愁绪纷来,不知从何处说起,是以延宕至今,有怀莫白。今承祖母慈命,用敢渎陈,为我大人详述焉:大人肩任两行,风尘劳顿,及今已三十余年,而至今未享赢余,曾归咎于男等之挥霍,男等至今日诚肯[恳]引为已过,亦不必一再执词。然与其咎既往而徒托空言,何如警将来而别筹良策?为今之计,大人年臻半百,险阻艰难,备尝之矣,似宜徐图收拾,言告言归,藉围炉笑语之欢,尚得终老田园,分甘娱暮。否

〔1〕 乙本有注:“(见第七回)。”

〔2〕 难以为情,乙本作“凄凉”。

〔3〕 监督,乙本作“校长”。

则万一不测，设想何堪？古人五十知非，我大人今日亦可猛省矣。且夫男为此言，非第以相时而动，毋累后人，为父亲规戒也。但以当此时世，某大臣尚请开缺，某枢臣尚愿予告，观于政界，均欲急流勇退，不复作出山之云。况乎生意之场，去留可以自便，我大人要何必以桑榆晚景，甘为儿孙作无益之马牛？舍之则藏，此其时矣。已而已而，曷容缓焉？且本行自三弟故后，父亲独任其劳。行中滕某诸人，如孔明之于魏延，驾馭其才而善用之，试问孔明不在，能保其不反乎？连市经理余君，自谓葫芦挂颈，上肩容易下肩难，外人引诱多方，恨不得舍此他适。以此用人，亦似非久远之计。此中情节，当在我大人洞鉴中也。吾家薄有田园，处置得宜，似可温饱。不然，树艺蓄[畜]牧，悉心研究，在在均可以谋生，自不致委死沟壑。古人云：田园将芜胡不归？正大人今日之谓矣。大人谓“如能体贴父食日不多，将生平所嗜之物，寄一二来外”云云，危言耸听，闻之实可酸心……（后略）

我往年曾在生记行，下午做锦腐为小点心，未曾进我父亲，后来常自懊悔。此时接得父亲的信，又未曾以所嗜之物寄一二去，现在思想真真对不住人。曾子曰：“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生身父母一去不返，上天下地，寻觅无门，我到如今悔之晚矣。^{〔1〕}当日我上书三次，接得父亲回谕，谓投时医许庚生诊治，服楚山别直参，病可望好。且许庚生谓父脉属六阴，寿元定长，故包父病无恙。我得此信，心内疑之。至腊月二十一日，二图约保来浼我到信臣家关会一句话，我与某人同去，信臣与之杯酒坐谈。下午回来，才到家中，兆旺来寻我至立本堂看一要件，急忙赶去一看，见兆公来信，上有“要紧速送”字样，随即折阅看时，内藏杭州来电，我乃大惊，未知如何，下文分解。

〔1〕 乙本此处有“此是后话，如今且说”数字。

第十八回 接杭电匍匐奔丧 办民团守望相助

却说我当日见杭州来电,晓得定有大事,再急拆开一看,只见上书电码四行,译得二十六字云:

0733	5399	1417	6695	2167	0341	9003
和	茂	专	送	振	先	鉴
4637	0577	0046	4016	2399	0336	0810
篆	十	九	病	故	兄	善
0059	4371	3018	3639	0958	0008	1807
事	祖	母	父	嘱	不	必
0191	1120	2635	3952	6068		
来	外	杭	生	记〔1〕		

我看电文见“篆”字码(4637),忙到家中一查,见“父”字码(3637),知“篆”字乃“父”字之讹,大呼哀哉,痛哭捶胸,呼天抢地。霎时之间,本房内外人等,都来慰唁。祖母伤心已极,犹对我以温语拊循,又雇人下镇,至电报局,将“篆”字查明。局中拍电至地头,得覆电,果云杭州来电系“父”字。比及回来,我已哀恸累日了。计杭电到

〔1〕 此处甲本无电报字码。

镇,朝发夕至。镇信到家,最快亦须两日,再加往返查电,又阅五天,至二十六,始为我父亲招魂设灵。呜呼痛哉!我自此以后,悲不自胜。痛念父病未奉汤药,父歿未视含殓,罪同山海,无地自容。又念罔极之恩,未获图报于万一,今竟如此,情何以堪!故当此过年,我以苦块余生,闭门读礼,而除夕之爆竹皆断肠声也,元旦之桃符皆伤心色也。辛亥之初,他人庆贺新年,我则终天饮恨而已。到了三七(刀[初]十),奉祖母命,匍匐奔丧。有顺爷者,即我之堂叔,向伙生记行内,去冬回家的,今伴我同去,一路甚有照应。是日到虹关、庄前、梓坞、王林弯,凡山客家均走过,末至凰腾德孝哥家。德孝哥待以午膳,见我哭泣,他也伤心。此番由溪口上船,有石田人共伴;由屯往杭,则又有官坑洪姓、清华戴姓及休宁金双庆等同船。金双庆年七十余,少年曾在发逆军中充役,谈往日事,如白头宫女闲说元[玄]宗,一路颇不寂寞。到杭之日,正是五七之期。我初上岸,见门首已贴麻布。入门见堂上设灵,铺张一切,孝幔上横书“无父何怙”四字,不觉一阵酸心,直透于顶,匍匐灵前,不胜哀恸。时诸友齐来,参[搀]扶入内,谒母亲,会二弟、四弟及三弟媳。旋入帐房,大有物是人非之痛。至晚间问及子[仔]细,方知父亲若何得病,若何医理,若何不救,尤甚伤感。原来我父亲自遭三弟之变,(见第十二回)心病难医,前得膈症,曾服医生唐竹潭药,已经全^{〔1〕}愈。去冬复发,初谓死生有命,不肯延医。后得我三上书,及我的母亲、二弟极口苦劝,乃赴拱辰桥,就时医许庚生诊治,共服四十余方,计药七十剂,别直参一项,亦共服十七元另。岁时伏腊,行事又忙,二弟经理帐[账]目,又时到下路收账,故我父亲往拱,或二弟同去,令伙老服侍回行。后寄宿大方栈,我二弟每日往探之。至十八日,许医生向我二弟说:“年关伊迩,令尊的病,在此不方便,不如暂回宝行。”比及归来,则病渐剧,乃自知不起。是夜唤我二弟至榻前,嘱以各事。至次日,仍延医生耀明来看,所开之方,

〔1〕 此处乙本作“痊”。

大同小异，父亲见而掷之，谓可以不必服矣。哭呼慈母，又唤和儿三声，闻者无不流涕。至夜我母亲与二弟均坐榻前，父亲殷殷致嘱，大都行内生意之事，二弟如受顾命，谨记在心。及二弟对父亲道：“请父亲安养，行事放心。”父亲应道“嘎”，自后不语。视之，已寿终正寝，时正戌刻也。当下全体举哀，我二弟、四弟及三弟媳亲视含殓，即日遵制成服，讣告亲友，一面拍电至家，故我至五七，方才到杭，而二弟耀先已心力交瘁矣。呜呼哀哉！自是以后，我兄弟麻衣理事，各件遵照临终的话施行，幸无差误。且我父亲生平周到，毫无丛脞之事、纠葛之情。我等世泽相承，善为继述，所谓“服畴食德”、“弓冶箕裘”，当此之时，还易为力。我父亲讳蕃桢，字树芬^{〔1〕}，号仙苑，例贡生，以次子鸣珂职，诰封奉直大夫，晋封朝议大夫，以咸丰庚申生，以宣统庚戌歿，享寿五十有一岁。生平精明浑厚，以勤俭起家，实录见《行述》不赘。兹将亲友所赠挽对，录其一二，亦藉以见骥一毛，窥全豹一斑云尔：

与君为总角交，忽忽四十年，骑竹戏嬉如昨日；

此别久疏音问，迢迢二千里，寄梅消息盼停云。（姻眷生江峰青）

在世亦为心，争夸鹤算五旬，绳武有孙，象贤有子；

恩亲时下泪，太息龙飞二载，年头哭父，蜡尾哭公。（乡愚弟吴其诚）

吴越间乡关，利益均沾，依样十年同树木；

朱陈敦戚谊，幽明相隔，伤心一旦失乔松。（姻眷生何怡昌）

〔1〕 以下好几段文字乙本无，仅见甲本。

业立钱江，我虽同此经营，终觉智愚难并驾；
看回郇谷，公乃决然舍去，忝居姻亚起哀思。（眷末朱学三）

何日果乘友，客地相依，十载仰承君子泽；
于时才祭兽，昊天不吊，一朝忽倒丈人峰。（小婿查子书）

宾主夙同心，十载论文如一日；
幽明今异路，半年话别忽千秋。（世愚弟余肇金）

全福有几人，咸钦诗礼相传，子列胶庠孙绕膝；
受知才二载，深愧涓埃未报，公归泉壤我伤怀。（世愚侄宋嘉礼）

论恩较解衣推金犹深，回思幼稚时期，便受扶持，待至日暮途穷，复以阶前而位我；

治生在少伯计然之上，创此巨大事业，竟甘抛弃，此后云停月落，每怀地下益凄其。（门生滕仲文）

判袂逾廿年，睽违易，覩面难，片时未克谈心，戴笠乘车，离愁莫写之江水；

读书曾比座，我鸟吟，君击节，转瞬已成陈迹，人遐室迩，旧事空怀绿树祠。（世愚弟余辉祖）

千里望乡台，萱草犹荣，□约九原难瞑目；
三冬传噩耗，椿叶乍萎，威明五夜最伤心。（世愚弟俞祖馨、胡显东）

外祖母皤然垂老，晚岁赖佳儿，岂期游子迟归，翻令敬姜哭

文伯；

先君子早弃诸孤，故交存舅氏，从此珂乡重到，岂知庐水即西洲。（总服侄余纘文）

萝葛忝相依，记曾旅夜观潮，豪壮同游伍员庙；

人天悲永诀，此际之江隔我，凄凉愁叫女嫠砧。（姻愚弟余承沛）

几席夙从游，曾几何时化祐春风成往事；

人琴今顿杳，问千余里魂归夜月可胜情。（门生淦）

失怙我经年泣血未干又怅风流云散；

招魂问何处伤心凭吊空留越水吴山。（制愚起族）

当日我问二弟：“父亲有否遗嘱？”二弟言：“遗嘱这个却没有，因那时病亟，手不能书，但亲口嘱咐以行事委弟，家事委兄，命兄在家训蒙，善事祖母，不必来外，所以前电云云，然今兄既来此，任弟回家一转，俾放水脚以广招徕，兄暂为署理，弟当及瓜而代，至丧事蒙父亲所嘱，权殡西湖，一二年后，再扶回籍，各事与仲文斟酌，布置在先，候弟来时一同执紼。”我从之，故二弟此次回家，我暂在行司理，见父手定账册，井井有条，查辛丑至辛亥共计十年，其中惨澹经营，耗完心血，去岁红单盘结，仍实存三千八百五十一元九角二分九，而练行年总则仅存洋两千七百六十四元一角七分，甚矣！阜生诚生记之蠹也。我当日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循途守辙，率由旧章，满七以来，乃为行中要事，从权出门，偕汪大经往震泽，便道过拱，小步洋场，而桃源之路，已迷津了。但我时作棘人，泣血未干，亦无复作素卿、秀珏的记念。即至震泽，听见油光水辫的女学生，茶青花缎白羊灰的烧香女郎，亦不过一目了然，视若无睹。记得轮船夜过湖州，水声汤汤，有划船来

问：“阿有客人摆渡？”……船内苏州客人，借其言而反之，其船乃去，口称：“旣没客人荷。”又回来过湖州，我正在睡中，闻有老人叹息之声，问之，云是买西瓜子女，故我《夜过湖州》诗，有“老翁叫卖香瓜子，误认傍人太息声”之句，后闻人言：“这是卖火肉粽子，不是卖香瓜子，你当时误听了的。那个时候卖火肉粽子给人做消夜，若香瓜子吃他做甚？”此言不为无因。此番我由震泽回杭，乃为父亲延僧拜忏，一时香花供养，梵语喃喃，如扣禅关，皈依受戒，夜放焰口，与往年之七月半一样情形，而暗想父亲，何堪回首，及请阴阳生超度，则元之又元，道其所道，法驾导引众妙之门，其步虚声又与梵音有异。愚谓吴越间最信僧道，礼宜从俗，不然，则临丧作乐非所宜，而僧道两端，亦非诗礼之家所宜信用。后得我二弟家中来信，谓弟媳又生一子，取名志成，且关照他家中月底动身，月初当可到杭。出殡之期，宜选月初的日子，我于是择定三月刀[初]六发引，告启期于亲友，铺张一切，均照杭州俗例，应有尽有。头日开吊，则张素灯，悬素彩，灵前安排香案，案外高挂绣花素帐，两壁悬长旛，旛上绣人物图，按二十四孝。是日外用仆人，内用妈子，门首用鼓吏，堂下左用茶房，右用堂名，堂名乃小孩子吹唱，为伶人乐官之类，初来参见少爷，打个万福，各人按部就班，堂上香案旁安响锣一，二仆立诸帐内，孝子初出上香，匍匐灵前，仆大开其帐，打个招呼，门外鼓声三击，帐内响锣丁当，堂名乐作，孝子举哀稽顙，孝媳上香亦然，惟妈子扶之，拜诸帐内，二仆在外，帐帘垂下，以后男客到则鼓声作，响锣继之，仆亦手扯那帐，左右分开，孝子匍匐苦块，谢客行礼。客入帐礼毕，退出帐外，向陪拜者一揖，旁有知宾者请过去坐，呼茶房端茶，厨子进品包一以为点心，女客则拜诸帐内，二仆之掩帐，与孝媳之上香同，孝媳之谢客行礼，亦与孝子匍匐同。时陪拜者纬帽而靴，素袍扣带，如查君子书，名林庆，即我的妹倩。无何，题主官到，常服吊丧，一如常客，前有纪纲投上名刺，茶后退出，至张万春更衣，则靴儿顶儿，蟒袍袖服，玉扣朝珠，堂名大呼引之，至门大放三炮，二仆扶孝子鞠躬出迎，其时男女毕集，观者如堵，

题主官直入，一揖升座，襄题者左右侍之，座上设签筒笔架，仆扶孝子跪进神主，题主官捧过，左右一拱，蘸笔题红，则鼓吹大作，阶下有戴喇叭帽执乌稍鞭的，口中大呵，门外连响三炮，颇觉威风。题后捧复原位，孝子入帘，题主官吉服贺主，礼毕退班。是日下午，头门外东、西二辕门之设，灵前之物，色色皆备，一准明日启行，而我的二弟仍未见到，大家急甚。是夜阖行未睡，每更灵前烧灯笼一，凡五更，计灯笼五。当时我哀痛迫切，不能忍之甚，而三弟媳尤悲酸异常。天亮，灵柩将驾，有船户来行言二小东家已到闸口了，于是忙着曹百贵赶去，促其速来送丧，恰好赶到，如范巨卿之素车白马然，迄今思量，殆彼苍之所赐。当下高擎风灯二对，高脚牌十余对，绣花幡十余面，堂名一队八人，香真人，魂真人，绿呢官轿一，和尚一队八人，道士一队八人，铭旌一，亚字牌二，向前引导，送丧客人，均马褂大衣，我与二弟、四弟麻衣蒲鞋，哀号曲踊，仆扶之出，入孝幔，孝幔以白布为之，高与人齐，孝子留里头，六仆提之以走，又有讲阴阳经的手打小鼓，口呼“毅毅瓦瓦”，最后灵柩，上罩大红绣花丧罩，伞盖高张，孝媳坐白布幔轿从于后，又有送丧女客轿二。由是过海月桥，绕行过化仙桥直下，走外街，至候潮门外，斜行入，跨万松岭，达南屏山庄，凡过桥休息，孝子必出伏于道。及到，扶灵柩入中堂，众客上香，然后送到殡所，设席款客，孝子孝媳，坐伏回行，而丧事乃备。至三朝我往祭拜，一路见人家门前插柳，盖初八日正是清明节也，我那时更觉悲伤，有诗为证：

悠悠生死别经年，泣血染成红杜鹃，细柳新痛为谁绿，汇归冥□魄归泉。

别有幽愁闺恨生，烟花零落过清明，晚来风起花如雪，夜雨闻铃肠断声。

数日之后，我往各处谢孝，其谢孝的礼节，亦与家乡不同，孝子戴纬帽，穿布靴，素袍素套，坐三名头素彩轿，如新任官之拜客然，至门

前飞谢帖进去,内呼挡驾,其轿遂行。是日城内城外统走一周,事后我勉二弟以承先严托付,责任匪轻,尚其努力为之,我乃买舟返里。当日与余子良先生同伴,辞别母亲,蒙二弟、四弟,及行中内外朋友,亲送登舟,遂解缆而去。彼时船中我与余子良坐中舱,前舱有程姓两位,一休宁人,并有杭州一秀才,携带一小孩,名何宝,系到威坪去。后舱一妇人,为王哲文之妻,携带二女,长女穿玫瑰红呢,约十七八岁,次尚幼,名菊哩。再后则二树客人,船户系代钱庄介银,中有钱柜三,故有炮船护送。此番入徽界后,一日船陷滩头,上下不得,是夜睡邻船内,次早设法拖出,到屯溪后,换船至溪口。记得程姓客人名楚善,带有竹鸡,他吹咄咄怪,鸟即应声,我吹则否。由溪口步行宿花桥,次日到家,一路之上,心中记挂二小儿,不觉得竭蹶以赴,其行如飞。至则见二小儿已出弄盼望,忆去之日,次儿仅稍移步,今则能行,但眉间有伤痕,不知何时跌坏,大儿接连跳跃,随我进来。入门参见祖母,内人进夜饭,子侄辈环列于旁,并见二弟家新产志成侄,亦颇好嬉,甚为欣慰。计我离家已两月余,家中馆事,闻托永康传学,不胜其任,至是乃自为严课,不出户庭,所谓闭门读礼,遵时养晦,如此而已。过了数月,祖母命我择吉除灵,我于是乎又遵办……看官,你道这除灵是甚么事?盖我去岁接得电耗,家中曾为父亲安设灵位,悬孝堂,置香案,大门上亦悬白孝球三,按村内俗例出丧之后,必开吉服上堂祭,所谓“形归窀穸,神返室堂,式凭式依,百世其昌”也。今在杭州已为先严安厝,而家中灵屋在堂,理应除去,而后可以开祭,但灵屋除去,必延道士敲唱一出,始可焚化,这个就叫做除灵。且说我择定四月十九日除灵,家中已做就行状亭一,香亭一,铭旌一,其灵屋早被鼠儿穿破,复用纸衣匠补之。当日衣冠来吊,只宝书(五品衔)、奸人(国学生)两位,道士打唱一通,执幡前引。我白衣素服,用汪仆提蒲团扶之,匍捧神主,率全家男女及本家女客送灵屋于添灯底焚化,改戴素纬帽,穿素布套,毛篮鞋,女人脱孝衣,复用红烛捧神主回家,至次日循例开上堂祭,客毕吉服,我乃升降拜跪,行三献礼,恭请神主上堂,

到三朝将行状亭、香亭铭旌,及内外人等所送的纸衣箱,到添灯底焚化,诸事已毕。看官你道在下生平最喜做诗,往常他人作故,所作挽诗不少,而三弟不幸,亦曾有诗哭之,如此抱恨终天,何以无一言以纪哀痛,不知伤心之极,则呜咽不能成声,所谓“苦块之中,语无伦次”,更何有诗之可吟?我是年在家训蒙,村事概不干预,惟本房与人纠葛,延自治公论,或偶到场。志刚侄与连顺斗殴,我为排解,亦在那个时候。是年四月,村内伯纯,在北洋大学毕业,奉旨着赏给进士出身,改为翰林院庶吉士。捷报到家,村人为之一喜。我回忆癸卯年在郡,与他应童子试,提而复摈,后我人已微幸,他投学堂,分道扬镳,各行其志,今日如此,可谓先我着鞭矣。但他这个翰林,俗称洋翰林,洋货好看,哪及国货的着实?如今再表我七月二十七日清晨,卧床甫醒,听见内子述与祖母道,余仆某子甲近作偷儿,昨日私窃兆旺家二十余番,扒绕屋檐,被林圭婆撞见,托言乞茶,今早东窗事发,兆旺上去相捉,甲已逃遁,兆旺无法,只得将余某之牛,牵来作抵,且上山去找寻林叔公,来代帮忙。兆旺时在家开小店,林叔公乃其胞兄,时开垦于琥珀山,平素孔武有力,故往求助。我洗面之后,携善儿偶步出去看,果见有头牛系于后门之南瓜眼下,旋摘喇叭花,给善儿嬉戏。回到家中来,静思某甲此事,岂有此理!无何,甲父来求转圜,据云商牵牛去,其洋当照赔认,定有着落,且谓:“我子现不与我共家,论理似不能累我。”我当时大怒,对之大骂道:“你这个是什么话?你与他系父子,儿子的事情,岂能不累及于父?无论共家与否,你岂能逃?你甚属混账,屡次纵容儿子,你第三子托言买盐,骗去我祖母洋一元,你老婆还说我问你借不肯,却去被他骗骗,这是何话?我岂晓得你家专养骗子,今你的长子又犯此事,你还想牵牛上去,谈何容易!老实对你说,好好去弄洋来,如数交还,好牵牛上去,否则休想牵牛!我素闻你主子,亦屡纵容你等大胆,今日之事,我不兴他。”某又言:“弄钱艰难,拜求你大菩萨,代解此围,姑且牵牛上去,其洋候缓商量,自有着落。”我又骂道:“铜钱银子,何能徒托空言?休客气,速去弄来,若问着落,我

有牛在此便是着落,亦不怕你无着落。”某诺诺连声而去。去后林叔公到,要宰此牛出售,我止之。未几某又来,以琥珀山木材底田皮求当,我又骂道:“我不要,你自去寻受主,你们好大胆子,犯事不知轻重死活门,钱财为生命攸关,好容易偷去,此事若不明白,险些儿弄成大事,今交代你仔细思想,宜醒破一点子,若无洋来,虽带铁帽的,休想牵牛上去。”某又诺诺连声而去,上贻经堂寻助芝婆,不遇而返,未几又来,言以该田皮出当于庙上奸人,求代书契,我乃立代书去。久之又偕奸人来,我敬过水烟,呼善儿进茶,奸人谓某中未遇,花字未押,其洋未可遽付,但事已算成,候画了花字,向余处照领,这牛请先牵上去。我又答道:“这个都不能了,论老叔公的场面,亲自过来答应一句,便是铜钱,有何不可?但做中的事,一经调理,便齐丢手,谁复代为取钱,且此钱亦不配中人取,若是他种往来,或生意交接,则老叔公请过来一语,敢不唯命是遵?何须定要现惠,如此事则对不住了。若问此业则确甚,其田我亦知之,向常上琥珀山看禾,走该田经过,必曰此某人田也,老叔公如已受主,不妨先赐洋钱,着令牵牛上去。如某中不肯签押,则此业可以退转,再俟当持洋上来缴契,此事仍算未了,盖做中之事,必如此方可以息手,倘不如此,日后为这洋钱,大家均系要口,恐怕弄得难以为情,反为不美,不如此刻先行得罪,不答应,请教如何?”奸人道是,但云此业贵甚。我道:“当价诚贵些,但为他解围,一半阴功一半德,奉劝作行之方便计,尊大人素讲阴鹭,窃谓此亦宜之。”奸人点头而去。未几如数交来,会同兆旺付讫,那牛教他牵去。林叔公谈了一刻,中饭后,仍复上山,此事可算完全了结。按某甲作偷儿,同室之人,多被盗窃,每畏其凶焰而不敢言,月前为赌博事,殴伤里余某,险于致命,那主子仍代抗拒,今发生此事,大快人心,这也不在话下。如今再说我在家中半月之后,会湖北民国军起义,四方响应,我以母亲及弟辈均在杭州,正在愁虑,忽闻栗树底宝书由杭到家,乃上去问信,遇宝书道,担伏未到。次日又上去,接得弟信,内详湖北一变,天下影响,以致银根紧急,钱庄倒闭,杭州豫和,亦被挤

倒。甚且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杭州城内外,另成一惨淡世界^{〔1〕}云云。我得信更加愁虑,后又接弟信,谓各省逐渐光复,杭州亦将有变,我连忙赶信数函,着二弟先派母亲等回家,生意之事,徐图收拾。这信方才寄去,忽闻杭州也光复了。查此次为种族革命,黎元洪创于湖北,各省继之,大都均是兵变。所谓光复,所谓欢迎,曾几何时,而满清政府顿付诸无何有之乡。至杭州甚么样光复,我当时并不知,后闻我母亲言,那夜有一警察到我行报告:“说你们不要安睡,今夜城内八十一标营、八十二标营要兵变。”这警察在吾兰墀分所下,系我行荐入的,他腹^{〔2〕}内有些感情,故走报告^{〔3〕}。当夜伙友宋某即献殷勤,谓师母及小店王[主]儿,宜叫一船暂避,委伙老学生子看守门户。于是我的母亲、我的二弟、四弟,匆促之间,避上船去。此时里街的船,摇来摇去,都是人家搬移的,纷纷扰扰,闹到天亮。我母亲及弟辈在船上,天气又冷,心里又吓,望见城内烧抚台衙门,及织造衙门,火光冲天,这个时候,如何不着急?至次早听见浙抚增公就缚,城内已经光复,革命军出榜安民,城外的警察队,手缠白布,洋鼓洋号的入城去欢迎,这真叫做昨夜今朝事不同,一转瞬间河山虽旧,国步[号]已更了。杭州江干如汪云祥等,宿在行中,安睡得早,起身得迟,一夜之中,并不知有兵变之事,平平安安,无愁无虑,这个光阴度了过去。我母亲在船上,饱受虚惊,冤枉吃了一夜的苦。杭州人叫快为较速,街上来往的人,都道这个失天下真较速呢。那个时候,各省陆续失守,皆是内讧,非由外患。各省督抚,大都被拘,惟山西某全家殉节,不可多得。至于各府州县,闻风而倒,不费丝毫的力,有的直入公署,居然冒充,或奉驴都督命令,或奉马都督命令,着速交印,官府索看公事,他就袋中摸出一炸弹,向他道:“你们要看公事,就是这个。”官府无法,只得将印交出,据说有些炸弹不是真的,系用泥丸敷以油漆,此种赝货确

〔1〕 以上文字乙本缺。

〔2〕 腹,乙本作“心”。

〔3〕 乙本作“故此走告”。

有点滑稽,那个时候不怒而威,取州县官实如反掌耳。闻我生记行伙友丰某失业之后,也曾走到一处,查了一二天的县印子,你说可笑不可笑?有人谓张飞占古城乱世之事,这也不算稀奇。我婺源县时奉机关部文,暂时独立。县长魏公大为畏惧,要想免脱,幸湘伯由江西审判厅遁回原籍,时在邑中当绅士,代抱主意,以致官长坐镇,四乡赖以不乱,维持秩序,保全治安,这场功劳算来确是不小。一日有余某走入公署,冒充革命,也教魏公交印,魏公留他住在公署,次日请入紫阳书院,延众绅士集议,并请他登基演讲,他立上讲台,呐呐然如不能出诸其口。湘伯大怒道:“我江西来,甚么革命公事,都看见过,从未见这种混账的革命,好替我滚出去,还算你乖!”那姓余的即时滚出,滚到得胜馆来,垂头丧气。时我家锦屏叔公,与人结讼,正住在得胜馆,看见这个姓余的,乃向他道:“我看你委实不像革命党,你这件长衫是鱼肚白的,却穿得半白半黑了,革命党讲究剪辫子的,你后边还有拖拖物,你这个革命,自己想想看像而不像?”那姓余的听见这话,恍然大悟,马上走到薙头店剪去三千烦恼丝,并破钞了二百余文,到中德西买了一顶洋帽子,^{〔1〕}高视阔步的口称上省领兵去,他暗中却走回家。时家中剪辫之风尚未盛行,他的娘亲妻子看见他弄得这个样子,对他大哭。这个可谓气数的革命,那时各省光复,各处土匪,乘间窃发,乡间地方,人人畏惧,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婺源宣告独立之后,并令各乡筹办民团,用防土匪,我与宝书、锦屏等极力组织,乃开局于绿树祠,宝书委我为书榜文,我走笔应之,上写的是:

方今烽烟四起,羽檄交驰,本局奉县长咨文,筹办民团,为保治安起见,业经公同议定,以本月初一为起点,自今伊始,开局堂皇,凡我各村理宜协力同心,守望相助,夜间派巡士到处巡缉,用防疏虞,尤为当务之急,惟责分事举,职有攸归,法久弊生,事宜

〔1〕 乙本此处另有“戴起来”三字。

善后，今复公同酌定一切章程，各件遵照办理，作事谋始，有开必先，愿族众同注意焉。

计抄

总董 △△ 总理局中一切事务；
 △△

副董 △△△△△△△△ 同襄办理；
 △△△△△△△△

管理员 管理出入帐册预算、决算，事成之后，榜示通衢，
以昭诚信；

监察员 监察局中巡士有无疏虞，并防在外滋事；

文牒员 凡文件往来，均由手定公同校正；

庶务员 每有事务，由该员派遣纪纲延众同议，并巡士所
需物件，由该员公理；

以上为名誉职员，不支领薪水。

巡士四名 每人月薪五元，夜消一元。

△△

△△

△△

△△

巡更二人

余姓、汪姓 轮流服役

时间

每夜巡查例定：十点，十二点，二点，四点

规则：

一吸鸦片者斥革；一在局赌博者斥革；一不归局者斥革；一
在外滋事者斥革；一在局疏懒者斥革。

北三区^五_六段自治局公具

这就是以自治局员筹办民团的。俗话道得好：“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不办民团，倒也无事，自入民团之后，三番五次杯弓蛇影。初拉富布散谣言，引动二图多人，各执枪械，来救下村，曾呼入局责之。不数日，又喧传歹人入村，时我夜饭后甫上灯，忽见余仆延接入局，连忙上去，见奸人已换作短装，佩腰刀，手执铁棒，集庙上礮背约二十余人，宝头也着其子戎装窄袖，荷后膛枪，杂入行伍。我见如此，乃下来到添灯底，振臂一呼，从者四起。我借得宝剑一口，带领三十余人，各执鸟枪军器，赶上祠去，见宝书亦到，手提数响快枪，是夜上上下下，巡查一周，局内有灯笼前导，如保安队情形相似。记得绿树祠门前握拳透仍，某某戏谓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我谓文事不可知，尚武精神，今不可少耳。数日之后，下村有某夜闻与巡士戏谑，因而斗殴，到局品理，又不见局董，乃将虎头牌投之于水。次日延中集议，我以为兄弟叔侄，理合从宽，巡士不以为然，他们听之，三次延中，漫无着落，我乃负气而去。奸人既退君子之真朋，乃引小人之伪朋，于是禽兽衣冠、奴隶种族，皆得以夤缘标榜，谬思滥厕人文，殊不知惟名与器不可假人，我亦袖手旁观，无心破坏，闻此事矫揉造作，都是呼迟的主张，后至年终如鸟兽散。且当日听报、奸人约同宝书下邑，要办下村某，未能如愿，听报忽被俞姓追索债，疑交差外带，此事系我方照看他的。听报系三康公用的人，这个吃惊不小，自此以后，晓得喇叭是铜铸的了，此是后话。当日我在家中，一夜正在谈话，忽听得门首有人叫门，口呼我的小字“家声”，我闻之不觉大喜，未知谁人叫门，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九回 悬横额别饶静趣 剪辮子鼓吹文明

却说我闻声大喜,速往开门,乃是我母亲到家。此番母亲带同三弟媳及四弟回家,并将父亲及三弟的灵柩,一同运回。按三弟不幸,至今已四年,当时瞒及祖母,今始稟知,大家无限伤情,同声一哭。我母亲膝行而前,祖母扶之起,自此遂为姑媳如初。时本房内外人等都来劝慰,细问外面形状,方知杭州光复,虽大不惊,惟现今生意阻塞,不能流通,二弟在杭,人却平安无事,万一不靖,可以见机而行。我听说明方才放心。数日之后,奉母亲命,信致环川,雇八人牛,到溪口运灵柩,先后运到,以父亲安厝仓边,三弟则葬诸忠勇亭外。记得父亲灵柩入村之日,蒙族众衣冠往接,鼓吹回堂。是日正值天雨,后我商之母亲,以为千山万水,魂今归来,理合延僧斋赈,由是筹备一切。适东山江月阡姻弟,亲带人送奠仪来,方在招待;我的子婿沱口汪瑞,也带人送奠仪来,当下一同吃午膳,善儿同席。时元儿立后庭,我取一鸡蛋给之,祖母说他连日咳嗽,奈何给蛋与吃?我始知觉,速向索回,他已不肯,只得给以小半边。是日引汪瑞及月阡到父亲厝所一拜,汪瑞辞去,月阡与我谈及开垦,大有意思。时林叔公开垦于琥珀山,月阡将我带往该处一游。次日遂与月阡同往,庆林妹倩从之,到林叔公蓬内,坐谈之后,月阡约从此去看山场,乃附葛攀藤,令土夫带路前去,高高下下,穿过山背,到石枳段遇月阡亲戚,作东道主,以面待之。旋

随月阡回东山，宿了一夜，借得鸟枪一把，偕林庆走埕头回家。及到家时，元儿已抱病，我这两日，还不甚注意，时邻居林主婆患病，请祥玉先生诊治，先生到我家来坐谈，我并不知道托其搭便代诊。至夜絮絮老哥来，为高湖山事，言之絮絮，致累我不能照应，至今犹恨之。及后入房，见元儿鼻孔上吊，咳嗽声哑，始大惊，下楼煎山查汤喂之。是夜在房间撰《开垦公司启》文言，不觉辛苦，昏昏睡去。次早见元儿服镇惊丸无效，嘱四弟去请祥玉来诊治，（四弟时还幼小不知，他叫桂花先生，说叫玫瑰先生）开小柴胡汤亦无效。旋托明意看惊，代为揉搓，时打通关散已无嚏，母亲与内子饮泣吞声，后经梅婆看后，劝令人到旃坑去请惊先生。我正办迎接起凤公神主入香营事，忽元儿叫“伯伯”，母亲急唤我去看时，不料我到三呼，他从此永诀了。我与内子痛哭捶胸，五内崩裂。我原拟明日往请善言先生，今竟如此其速，殊可痛已！元儿时三岁，性格聪明，天资浑厚，牙牙学语，甚可人怜，尝道“赁赁的伯伯……”又尝戏谓“伯伯也猪吓，姨父也是猪吓，佃也是猪吓，善哥不是猪，善哥牛，善哥是耕田不耕山那个狗”。又尝闻骂四弟云“春生南鱼，鳖埋沙，没物吃，吃鱼（音无）虾”，一片天真，言犹在耳，今若此，哀哉痛哉！有诗云：

才只三龄耳，昙花一现空，有情谁遣此，沉痛我无穷。

是为辛亥年十二月十五日也。元儿之病，不知是喉症，抑是伤风，或怪平日不应吃亥，或怪今年不该吃新炒米糕，总之误于检点不早。我忆去年为碧茂公事下邑，回来时见儿病得消瘦，一抱愁甚。据妇言患喉痛，曾求美珍治愈，今日又悔未求美珍，至此言之无益。又痛念当年为鸡啄儿手，夫妇反目，至今元嘉声杳，都付一空。我劝内子勿过悲伤，宜自慰。在下既遭此变，暗想洪范六极之中，以此为最不幸。自今而后，宜返躬内省，求谦戒欺。溯愚自二十三岁，藉上人庇荫，幸博一衿，（见第八回）原期直上青云，有光父母，适国家诏停科

举,二十五岁,省亲到杭,意欲身入学堂,达其希望之目的,狃于父亲不信,未能如愿以偿,致使依样葫芦至于今日。念自在家以来,和高湖的命案,(见第十三回)保八宅的坟山,(见第十七回)收张横,惩查凶,醒启迷,伏藤恶,其他如此,罄竹难书,故村内爱我甚多,恶我者亦不少。愚尝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我先曾祖以及家祖母、家先严累代忠厚,可称善门,顾何以天道报施,乃至于此?以愚思之,所谓武子之德虽在人,其父栾黻之恶何,今日者殆即此,故而今而后,吾知勉夫!这番言语,闻者无不嘉之,按下不题。如今再说我为父亲、三弟赉孤之后,复行开学,四弟春生,附与善儿共桌读书甚好。三弟媳丹荷,与妯娌辈也相得。时满政府退位,中华民国已举袁为大总统,下共和之令,改行阳历,故阴历正月元旦,在阳历已为二月十八号了,乡间仍循旧历过年。按阳历斗柄初昏,以建寅之月为岁首,子曰行夏之时,就是这个阴历,其中二十四气都能适合。天上的月亮,三五而盈,三五而缺,是一定不移易的;杭州钱塘江潮初三前十八后早知潮有信,潮信亦最凭准;且无论其他,即你的老婆那个桃花洞口泉,你去问问看,每月常道如何?……对而不对?古人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仰观俯察,大有自然的道理。若阳历则不然,国家与外国人交接,外国人都用阳历,不得不也用阳历,与他相符。若我商人及乡间,则仍为旧贯,行阴历。所谓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即是这个时候。过年之后,是为壬子。我们遵循旧俗,长、三、六、八各房,仍互相拜年。我们拜年的时候,遥见□□□人,赤膊着,在那太阳之下,学拳习武,大是可笑,谓今日元旦,理当行礼客气,何以从事武功?这不是岭上人初一朝寻死鹿么?……〔1〕今朝天气晴和,闲暇无事,故在那操习武功,比较武力。当日我们看见那个形状,大家心内都有些不然。不料至初八日,他们忽然纠众,登碧茂公家前次结讼的坟山,强斫荫木。碧茂公的侄辈荣富与他格斗,大被棍伤。他们把荣富二人,打得头破

〔1〕 此处删去 52 字。

血出,挑而投之于水,甚至逢人乱打,耀武扬威,看他情形,大有不可一世之概。我詹姓的人向来如散沙,畛域各分,秦越相视,经此一激,忽然通体集合起来,万众一心,剑及屦及,是日大队出发,直将□□□人家所蓄养的池鱼十一塘,一扫而空。村内人人捕鱼,个个吃鱼,此也鱼来,彼也鱼往,闹得下半日两阵对圆,我村有名富祥哩,肩荷鸟枪,长驱直捣,且到该处牵得一牛来,要将他宰割分吃,势焰之盛,可想而知。□□□人至此,虽然学拳习武,却无抵抗能力。后到旃坑多请力士,亦不过能保巢穴,要想出而制胜,万万不能。是日□□□人,延凤山区长查某,以及察关怀玉老绅董,来作鲁连,代为调息。此时正在陈师鞠旅,恰好张姓中人也到,后来经公判断,以鱼偿树命,这牛牵回交还,两造即此了局。此事我村仗大家的力,冒险为之,计利则彼方大受损失,我村的人,他们仍以未曾宰牛为恨,是亦未免太过了。碧茂公家有亲戚名汪子良,此次亦来帮助。汪谓以药鱼对付树木,甚为得计。在下笑谓:“彼材木不可胜用,我鱼鳖不可胜食耳。”他也微笑。在下上文曾谓□□□十一塘的池鱼,都遭大劫,引为罪过,即是此事。但细想究竟,是他自作之孽,于人乎何尤?是年村内,正月刀[初]二,凌云阁毁,老尼死于难,今又出此事,说者以为村运不太平。至月底我母亲闻外面时局已静,又率三弟媳及四弟往杭,我则依旧在家训读。二弟耀先,未几又由杭坐伏走余杭归。我看他辫子已经剪去,二弟言外面情形甚悉。时中华民国下剪发之令,各府州县,剪者极多,家中仍未盛行。他说外面革军强迫剪辫,万难保住,且大家都剪,一人留之,亦无趣味。杭州城内外一律剪清,独我剪之最迟。无何,清明祭扫,我往各处飘挂,且带二弟拜于父亲厝所,并看过三弟的坟墓。二弟耽搁数日,仍复往杭去。是年二月二十九日,宝书卒。宝书为人性豪爽,随叔丙生客北方,颇致储蓄。归家后,代叔理家事,每年仍津贴百金。我家老屋敦义堂,分得左边一半,我父亲典他居住。他与我本称世好,也想极力栽培我,后为民团事,略有介意。及他病,我仍往探望,见他每日翻阅医书,终不信自己今年仍要与世界作别。

他平日喜饮，醉后每向壁间施拳。又尝褪去裤子，捉人去含他的阳货。这个举动，颇为异趣。他与我闲谈，尝谓医院之中查验妓女，取显微镜窥其阴，如内中有毒，即取杵杵之，盖杵头有药，可以解毒，但该杵有头号，有二号，头号的杵大，凿柄不入，那个妓女透着，颇为负痛。他一面说，一面描摹那个情形，口中微微的笑，确有一解天机。我与他做中人办公事，他的吐属也有些文言，较之宝头、奸人一味粗鄙，相去悬绝。我村此日老成凋谢，砥柱无人，今他病乍不起，又弱一个，良堪浩叹！年四十八。后来他的儿媳，仍住我家老屋，现在家道式微，这也是盛极而衰，可不必说了。当日我送二弟往杭之日，我仍在家训读。时内子青山进香，竹布褂，竹布裙，银簪珠花，尚为制服；我亦穿麦色长袍，毛蓝鞋。是年我在家中，做一小匾额，悬于廊下，其文云：

冰

壶

.....

.....

.....

.....

其匾约二尺长，揩漆底绿字，颇为静趣。我与诸生讲学于此，日来功课颇严，自旧至今，教诸生审音辨义，摘句寻章，渐有进步。善儿亦易于领悟，我乃甚喜，深期可续书香。第时当鼎革之交，改正朔，易服色，剪辫之极甚一时。乡间风气未开，多有不欲剪之者，我于是为发起人，组织一文明剪辫大会，以开风气。查古人有髻无辫，其尊贵者为簪纓，自满人入主中夏，诏天下薙发，始有辫子，垂诸脑后，貽笑大方。说者谓马衣蹄袖，禽兽衣冠，故必用辫子以为之尾似也。及世界大同之后，改服易装，辫之为物，不合时宜久矣。昔清家洵贝勒，游

历外洋，蟠辫于顶，戴外国帽子，会西人，行免冠之礼，那辫子忽露出垂下，洋婆提之，以为戏具，道其狗尾续貂。贝勒大耻，自为剪之。回国时面奏监国，意欲谕令全国，一律剪去。彼时部议，以为凡民之辫，习惯自然，一旦使之尽剪，势必激而生变，于是着学界先剪，而商界平民，听其自由。今大汉光复，普天率土，无不自剪其辫，改为新民。乃乡下人偏自外生成，亦可笑之甚矣。在下本清诸生，暗想与前朝作别，未免黯然销魂，但生当过渡时代，为国民一份子，是与汉人同胞，自不得不如是。由是择定三月刀[初]二为会期，先撰《文明剪辫大会广告》文一道，实贴于墙，内有“泰伯断发文身，孔子称为至德；杨氏一毛不拔，孟子以禽兽目之。彼但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者，尚其纵观时局，勿泥勿偏，为君子所窃笑”等语，一时到会者颇众。是日鸣锣开道，鼓吹火爆，冠冕堂皇，用二人前执灯笼，我手捧果盒，善儿提爵杯，连同一群人等上去，到绿树祠，大开中门，颇为热闹。当下我同大众，敬天地，拜祖宗，一律剪去辫子，我换戴大帽，蒙德风庆贺加冠，乃归而饮宴于立本堂，亦云乐矣。有诗为证：

剪辫而今听自由，普通光复旧神州[州]，马衣蹄袖缘何事？
枉费当年迫薙头。

何须一发重千钧，断却情丝谢满人，三百年来今复古，为传
《康诰》作新民。

又有诗云：

世界由来已大同，一般妆束遍寰中。劝君除去拖拖物，四海
为家尽普通。

旧朝宗社已邱墟，毫发无疑顿革除。笑杀乡间老顽固，一毛
不拔果何如。

看官你看士为四民之首,此话到底不错。先前剪辫不多,村内只有某喇子剪去;其外如德风由镇上回来,也曾剪去。他那两人心中之意,仍恐怕剪了辫子,将来犯法,因此极力鼓吹,要想剪辫的人多,大家挑肩,他个担子便轻了。所以我村有个名细九哩,站在添灯坦上,偶尔与人谈话,说辫子这东西剪不剪无关紧要,他得了口风,走上去就把他一剪剪了下来。他们的主意,要想剪辫的多一个好一个。及看见我发起,他就极端赞成起来,他以为我的为人平日规行矩步,不越范围,村内人最相信的:我若说辫子这东西不可剪,村内人就不剪了;我若说辫子这东西定要剪,村内人就都肯剪了。所以我发起这事,他就以为适逢其会,极端赞成。从此以来,果然风行一时,信从者众,村内大小老幼皆知辫之宜剪,所谓“真知其如此而无毫发之疑”。而且未曾到会的人,亦皆私自剪之。统计村内剪辫的可有什之七八,所有未剪的不过一二之老顽固及少数之野蛮人。后来如贵和辈,东施效颦,也唤得汪家鼓吹,到绿树祠来剪辫。此时我则为老前辈,代他施剪。那个时候,人数甚少,不及我前此之热闹了。按中国剪辫,始于出洋留学生。我回忆二十七岁时,初到安庆,(见第十四回)会及程君涛甫(振钧)已剪去辫子,改作洋装,但出门会客,则马褂大衣,头套伪辫。后到上海,(见第十五回)见地方虽然中外杂处,而中国时髦子弟多梳流水辫子,前后蓄短刘海发,女学生则油光水辫,上嵌别针或压发,而剪辫子的究属不多。惟曾于火车上,遇见出洋留学生,则辫子剪去,如和尚样。那个时候,剪辫之风,尚未盛行。至辛亥岁,偕余子良共舟返里,(见第十八回)路遇他人船上有一歙县人,系由上海回来的,那辫子已剪去。人问之,他答道:“上海剪的极多,我店中只我一个。”到家之后,并未一见。及本年四月,到怀德堂,见伯纯由天津寄家相片,则亦是光秃秃的,如和尚样,与火车中所遇仿佛相似。少见多怪的人,便以为稀奇得了不得。今各省纷纷剪辫,或和尚,或茶瓶盖,样子不一。其有不愿剪的人,如遇革军于路,则以马刀强剪之。景镇此风尤甚,致有误伤人命者。军政分府,见民智不开,每多

自保其辮，乃捉得一二有辮的人，打了板子，穿以红辮线，背贴“满奴”二字，罚其洒扫街道以辱之。自是剪者日多，即间有不愿剪的，亦有僥焉不能终日之势。《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殆今日辮子之谓矣。独是辮者发也，发虽血余，剪之究无关痛痒，彼庸夫俗子，果何惮而不为？昔曹操割发代首，今日的剪辮，也是割发代首，借以解劫，免得生民涂炭，孰利孰害，必有能辨之者，我不敢自命为开通。向在上海，颇欲剪之，今日乃见实行，遂予初愿已。后来有张大帅，不肯剪辮，他自己上阵，还是红顶花翎，他的兵还是辮子军，上火车时，车上问他索车票，这辮子军凶得狠，将辮子拿出给人一看，口中说：“我个就是票子，还有什么票子？”火车之上，无可如何，只可听他白坐。现在辮子一物，惟有曲辮子毛茸茸的拖向前面，大都獐头鼠目的老哥，若上等社会，则大都没有辮子了。我湘伯先前不肯剪辮，剪去后仍以假辮续之。邑城中以他为模范的，是则是效，还有四位，为董少梅、董尔炽、汪迪臣、胡稼堂。四人之中，除尔炽外，余皆有学问的。胡为与辮子结不解缘，相依为命，在下的实莫明其妙。在下还有个表弟，叫做余缙文，先前也不肯剪辮，弄得近年始剪，亦不晓得他是何意思，这且按下不表。且说我当日剪了辮子之后，回到家中，蒙堂上祖母慈谕嘉贺，道以后青云直上，我乃大喜，愿此后头衔改换，出色当行，可以荣妻，可以荫子，可以封诰及泉壤，可以为宗族交游光宠，文章事业，彪炳当时，学问功名，表扬后世，不致如前此之三十岁虚掷韶光，空抛驹隙，庶不负生平之所期许焉。时我三十岁，旧历三月二十九日，《我之小史》，至此完毕，以下则《我的小史》的续篇了。要知续篇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回 陪官长谈话投机 哭慈亲抚膺抱痛

297

第一回

陪官长谈话投机

哭慈亲抚膺抱痛

在下三十岁以前,无愁无虑,快乐逍遥;三十岁以后,家计经营,未免有些俗累。当日正在三十,可谓过渡时期,圣人三十而立,立者卓然自立,一空倚傍之谓,在下可否自立,姑置勿论。且说当日剪辮之后,仍旧在家训读,村内有事,延中排解,亦时在场。记得那年新屋门事头狠多,如水碓摊债、雉高打椅,均是本年事。埕头为争业事延自治,我亦曾偕信臣去过一次。后来又有一人,为抢亲被控,登门跪求,往代调理,而我以次日要代傻足了账,未能前去。高湖山石路被毁,经邑尹冯公踏勘,断令还原,大得我之助力。新屋某成衣妇,被人诬控,亦赖我于冯公前,谈笑销案,均甚感德之至,故我在村内,这个时候,非是自己夸口,也算得生平正直,譬诸明月,行人喜其皎洁,而盗贼恶其光明。子曰: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在下大约有这个……但试问这高湖山石路何以被毁?原来高湖山,即前此所谓锦屏家。他家门首出来,两边菜园中,开石板大路。左边菜园,归盛司管业;右边菜园,系锦屏众管业。盛司向工成衣,胸藏九宫八卦,且利口捷给,言伪而偏,人指为添灯底的议长。一日忽持契据,到我家来投诉,谓那个菜园,为树德堂基地,两边都是他家清业,从里面走出,至下礮处,为树德堂的八字门,当中是树德堂的正厅,并非高湖

山的出路。盖高湖山出路,系走那边转细成屋背而去,此业失落已久,今既查有实据,理应收回等云云。我看那契据,五花八门,未明真相,不能下断语。盛司三番五次,来到我家品理,刺刺不休。且言与该侄嘉宏合作,须高湖山纳重价方可,否则收归己有。且向我借去《詹氏宗谱》一本,以便查核。我当时向锦屏提议,欲作调停。锦屏斥为敲诈,分文不认。盛司不遂其欲,约同嘉宏,安厕所于路心,阻其出入。锦屏投词,盛又置之不理。锦屏不得已,乃下城进刑事状。适前任邑尹魏公批准,饰[飭]差传讯,盛偏避匿。锦屏旋复进状,并具“庐坑自治局绅董詹荣森、詹鸣铎等公禀”催呈,沐魏公硃笔标明“加勇王魁勒提”字样。盛大怒,闹至宝书及我家,且始终抗不到案,甚至霸占右边菜园,拆毁中间大路。锦屏屡次进状,系董君的好笔墨,所谓“迭次匍匐公堂,事反变本加厉”,所谓“盛虽乡里无赖,原非化外顽民,宪乃阖邑福星,王法竟为所格,兴言及此,虎尾春冰”,所谓“欲守候则已际残年,欲回家则凶锋可畏,进退维谷,狼狈实深”。总总所呈,皆是空言无效,魏公心中明白,知村内有人把持,嘱锦屏暂且回家,一面附片公函致文会代为调理。函中有“宜约被告一、二相投之人,从中和解,原告亦不必故执成见。古人指困救乏,此中风义,至今播为美谈”等语。为揣其意,殆欲锦屏些些破钞,此乃息事宁人之计,真是好官,可谓民之父母。奈锦屏自谓生平素弱,前此至亲兄弟被人袖刃相仇,未能报复,今又发生此事,再不振作,其何以堪?于是抱定宗旨,一意由官厅法律解决,不肯经族众调和。迨至次年,冯公瓜代,锦屏讼事依旧进行。盛仍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亟逸以疲之,多可以误之。及加差加勇,将盛提案拘押班管,而锦屏与福民舅已心力交瘁矣。后来冯公将盛释放,结案无期。幸锦屏得湘伯正式官绅,为之关说,冯公许以踏勘,包可办妥。锦屏回家,与我磋商,并浼陪官。是日冯公到,我乃与定公、成公及韵锋等,延之入绿树祠。冯公茶后,即问某成衣妇被控事,我以有人主唆,以致诬告,请销案对,冯公立准。旋问锦屏之事,我细述原委,言之娓娓,且别有谈话,大半投机。时韵锋乘间进

言,亦多凑趣。惟定公以俞某控案,在席上被冯公质问,唯唯否否,汗流下背,如坐针毡。午膳之后,冯公下来踏勘[勘],前有护勇引导,我等随之。至则该处早有布置,添灯底进去,前插一旗,上书“西至曲尺直出至路”。絮絮老哥手提鳞册,指呈冯公看。次及菜园,大房房长万寿,头戴礼帽欢迎,冯公不甚注意。及到中间大路,各处均有旗号,分别清楚,勘阅一过,至锦屏家坐定。时盛司叔侄均已避匿,冯公乃唤约保,搬出石板三十二块,着令修还原路。我请冯公多派差警监造,以防他变。冯公谓明日要赴沱川,只留下一差一警。并给约保谕单,仰即遵办,其费用委我提公款暂垫,候盛回来责令认还。且交我结底一纸,委嘱盛具结签押,否则送办。我当时随冯公回上祠堂,而差警已促嘉宏之母,移去厕所。我暗嘱絮絮老哥,帮同约保,赶一夜工程,速将原路修好。次早冯公交下谕单,我乃令人抄贴,俾众周知。后我送去冯公,回看原路,已焕然一新。且盛之菜园,一扫而空,照据应归大房管业,盛司此次空负辛苦一场,反将己业失去,心内如何甘服?以故恨我入骨髓,谤讪时闻。且借去宗谱,故意不还,声言将卖与野姓,致我受累。后盛司作故,蒙兆公劝其子将谱交出,现在这本宗谱,总算完璧归赵了。但此事细想,在下未免有过。当日冯公以严治下,无少姑息。时当鼎革,凡遇乱党,多予以枪决,人心为之镇定。日前办王村案,打得王佑血肉横飞,闻者吐舌。此番到我村来,办这案件,那日有人反抗,险被笞臀,幸我为之缓颊。那人后来捕促织给我善儿嬉戏,殆因此事有些感情。冯公是日赴沱川,闻查得烟犯违禁,科罚无钱,立将该房屋拆毁,手段之辣,于此可见一斑。按冯公名汝简,怀宁拔贡,与我婆赵文元为同年的孝廉,平生多办学务,的是开通之士。且擅词华,工吟咏,凡公署中案牘,手自批阅,不假他人。至于撰《沱川烈妇辞》,有“大风吹海海欲枯,石堕海底同珊瑚”之句,其诗才亦不弱。曾有一次,岭上讼事,亦请冯公踏勘,时我襟兄胡君选周(名家振,邑庠生)设帐于东山,岭上人骗之至,浼代陪官。据胡君后来与我谈及,谓冯公在席上,犹认他为知音,多向谈话,人皆羡他为大

得脸子。事后他入房代进过山礼,不过二十余番,冯公收入,旋分[吩]咐众人要钱来领,毋许需索。独奇者有一人靠椅旁窥,冯公见其人面色黄瘦,认有嗜好,随命原差拏下。那人大惊,浼胡君代为关说,言他病后元气未复,并不吸烟。冯公旋命开放,并问那人:“你干什么营业?”那人以“小的做银匠”对。冯公道:“做银匠须正气,打首饰不要镶铜。”那人叩谢而去,不料方走出门,被原差敲诈,取去开锁费二饼金。胡君谈到此处,说此事他完全不知,若知之必禀冯公,何能任其需索!殊不知若辈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区区者何足计也?按下不题。如今再表我当三月三戏时候,有某房众斗殴行凶,我看之不平,偶发一言,致有健卒帮同赶散,某房大为失脸。是夜我与某力士吃酒于摊头,某房有神经病的,欲来寻衅。力士一握其手,负痛而去。其子为著名土棍,亦欲寻衅,故意请我吃点心,吸鸦片,我佯作不知,虚与周旋,看他怎么样,后亦无甚意思。按神经病的,生平有一个脾气,逢软即进,逢硬即退,在村内多行无赖,人皆恶之。近年以来,我家二弟耀先,在家做木码,堆在大路,未免有碍交通。他以地喇名义,常借酒醉索诈。我初不觉,后略闻之,大不以为然。至五月十三,我家做关帝会,饮福之后,他又屡次登门滋闹。我大怒,以伞柄敲之,头破血出。后经傍[旁]人劝解,包头而去。其子平日好勇斗狠,亦常借酒滋事,然对于我辈,尚且客气。今为此事,虽不报复,但觉忍焉者其貌,忿焉者其心,我亦略有所闻,并不防备。不料有黑心某,屡次主唆,再三挑拨,延至十月,乃以酒醉为名,两次闹入我家。我大怒,往邑控告。是日宿山坑,次日宿壶口,第三日到邑进状。时正天寒霜重,颇吃了亏,幸红兄在邑,出引为鲁仲连,我遂从宽了事。我是年曾为十三灯会追租,承会友公举至邑,投刺会冯公,呈请究办。冯公请我入客房,台面之上,招待谈话,客气之至。此事该佃到邑,力求江绅调处,曾不几时,今又来邑。故本年到邑两次,初寓得胜馆,继寓胡福来,计耽搁日子不多。而土棍某自此积恨,至年冬仍欲借索赌债为名,重来混闹。一日已叫得八仙,行将上门,闻质芬、奸人两位,背后

结以二饼金，消弭其事，故奸人后与我不合，常以此居功。独不思我前此为念庵事、为凤五事，代他下力调处，其功尤甚多哩。次年癸丑，我在家辞去生徒，消闲了一年，村内众事，也不干涉。岭上人祈雨，与庆源人相撞斗殴，庆源人受伤甚重，延中谈判，我虽到堂，不过备员而已。后来请官勘验，冯公到绿树祠，而陪官系信臣诸人，我未曾到。是日冯公退入房内，我投刺进谒，谓去岁交下结单，委盛签押，他抗不遵，今将原件奉还。冯公听罢，随命差警捉盛质问。盛早得信，全家奔避。及冯公去，盛妻乃来大骂不休。大汜先生，是日恰到我家，卧楼上午睡，闻知此事，将我训骂，道：“这个结单，不过具文，何必斤斤送还，致多气折？”但我之一生，算来亦惟本年倒霉。俗不可耐的奸人今年丧父，他家有蚁附蝇钻之臭合团，这个事情，不须污我笔墨。如今且述我秋收之后，在家无事，随带我善儿往杭一游。记得那时头日步行至杨林湾，次日至溪口，由溪口至屯溪，旋换船望杭州去。此番同船，多绩溪人，大半喇叭尖头。至朱家村，遇麻雀旺来搭船，颇相得。到杭江干，麻雀旺先上岸报信。及我船至行门首，我携善儿走上木排，早见我行内厨司张锡金，提着扁担，飞奔前来，代挑行李。及走近岸，又见我母亲蹶足出来，看我善儿。时我母亲疯疾未甚愈，故蹶足，口中连呼“善哩”“善哩”，我嘱善儿呼“娘娘”。拜谒之时，相见大喜。是日甫到，即蒙二弟伴我与善儿往城站游玩。按城站即向之羊市街，自火车交通，翻造马路，高建洋房，遂觉顿改旧规，一新耳目。时戏馆房屋，尚在鸠工。次日，我乃率善儿先至拱埠看戏。善儿初到此地，颇觉广阔眼界。是夜所看何戏，记不清悉，惟觉得末出演《小放牛》，善儿爱看，直至闭幕，尚流连不忍去云。自是以后，闻得城内行宫有游戏场，我又偕善儿往游玩。至则见该处内设戏法，及电光影戏，门首设西洋镜，另有陈列所，设蜡人模型，及十月怀胎种种。此后三番五次，多至此处。记得影戏之中，有中国影片，为《上海风景》，为《皇太后大出丧》。《上海风景》中，除打花鼓外，有一妙龄女子手拿二胡，秋波送娇，神情活现。又有西洋女子出浴，两个奶奶尤大有可观。

当日我偕善儿到此,或独自到此,非止一次。末了奉我母亲前来赏鉴,影戏场内,且蒙余老五惠钞茶资。按余老五与我有甥舅之谊,甚念乡情。他先前在家中时,我曾熟识。他家通奉第,郁斋、喜咏、斋全均卓卓有名。而且步东先生,曾做过石门县,他的胞兄余老三、余老四,在杭州都滑头。他本是世家,当初只身来外,囊橐空虚,游江北船,无以报效,赠以家藏旧式女衫,妓女笑谢不取。他尝请人吃馆子,要人惠钞,他一面揩手巾,一面口称:“我就不客气了。”后入警察学堂,我曾见他旅行。他如今任过全省侦探长,在杭州总算出色当行的人物。他后来当警佐,办公事,一生都在政界活动。尝骑肥马到我行来,谒我母亲,身穿西式大衣,蓄东洋胡子,出手枪给母亲看,谓:“这件东西,他人带了即为犯法,我在机关中,可以带用。”后我母亲作故,他也来送轴。他前两年任上海吴淞警察局长,现在不知光景如何。当日我母亲游玩出来,至行宫门首,买两块干牛脯给孙子吃吃。我四弟带善儿入看戏法,误以银洋当双铜元用去,这也算不得什么一回事。如今再表我数日之后,与善儿看过展览会。有张先生约游西湖,我乃与四弟、善儿随他同去。张先生歙县诸生,斯文一脉,读我《钱塘观潮》诸作,称羨不已。是日游西湖,一路风大甚,过大桥时,张先生口不绝吟,此人殆是书生本色。当日我与他谒岳王坟,继及三潭印月,且饮酒于楼外楼。傍晚,由涌金门入城。我携四弟、善儿至镜花缘拍一戏照,戏名为《巧拿一枝桃》,其片至今仍在。是年冬我又与善儿往游海上,善儿至此,更觉广阔眼界。此番在火车上,遇一嘉善人,姓景,言往海上办皮货,与我谈次相得,约同至五马路投小客栈。我与善儿初到,即坐电车往五马路去。是夜吃过晚膳,到升平楼一坐,随往大舞台看戏,至所演何戏,则余忘之矣。次日与善儿坐电车,又游楼外楼,坐电梯,看哈哈镜。后与善儿坐马车,游张园、愚园。景君同去,他在马车上戴红风帽,此种古装,海上实不多见。及夜,我带善儿到青莲阁。吃茶之后,又往棋盘街喊移茶,所谓“志善点金如意”,即此番事。比及回来,至小广寒听书,又到群仙看戏,是夜演《张致祥

刺马》。我与善儿此番海上游后,又往石湾一行,是年即在杭州度岁。明年甲寅正月,我与善儿重作海上之游。看戏四夜,且到白克路访广达,所看的戏,十七夜醒舞台演《女儿国》,十八夜丹桂演《贞女血》,十九群仙演《斗牛宫》,二十凤舞台演《卖身投靠》、《万花船》。按海上新年多灯彩戏,初看觉好,老上海的司空见惯,不以为奇。此番女儿国中,灯彩布景,有全副骨牌之游戏,做出接龙推牌狗诸种变化,饶有趣味。且从小而大,一路排对。厥后地牌一到,人牌奔避;天牌一到,地牌亦如之。最后走出一副对祖宗,其大加倍,鼓乐扬声,天牌见之而走,尤为妙解人颐。二十那夜,我在那看戏,暗想今日故乡祭祖,天涯地角,徒切遐思。时有彪形大汉,坐在前座,手刺印花,其冠不正,我嘱善儿宜远之。凤舞台本男女同演,《卖身投靠》一出,暗中摸索之际,大家鼓掌不置。我视那大汉,掌声尤厉。我后回到杭州,城站戏馆,亦已开幕,我与善儿看过数次,斗牛宫的灯彩布景,且驾海上而上之。有一次,我母亲带领全家,至城站,打电话至木业学堂,唤我四弟同来,看厨相照;善儿也相照数次。我与善儿在杭州,总算得快意壮游,后来直闹得明日下船回家,头夜仍在城中看戏,宿客栈,亦可谓淋漓酣畅矣。有诗为证:

春江花月浙江潮,酣畅淋漓破寂寥,南国巡行留我憩,东风沉醉殢人娇。

携儿玩赏情何放,奉母闲游兴未消,他日重来访名胜,吴山越水任逍遥。

是日早晨,我与善儿由城站回来,至南星站,跨越轨道,几陷危险。我回到行中,随即收拾行李下船。我母亲临别之时,给我善儿花旗洋壹元,留作纪念,且哭泣不已,我那时心内大难过。这花旗洋家间尚未通用,母亲以为可以永远保存,不料后来失窃,被贼偷去,殊为可叹!当日我与善儿坐解款船,有炮船护送,船头插旗号,并悬洋枪

及弹子。炮船头目，爱我善儿，每给菜蔬与之食。时我善儿髻龄韶秀，细小身裁，马褂长衫，颇为称体，见者无人不爱。行内丰先生尝抱嬉戏，花牌楼有客请吃花酒，我曾两次委他去，席间汪少楼尤爱之。此番船到屯溪，该船运款，多延时刻，讨厌之至。钱庄内有二人来监视，见我善儿亦爱之，偶与问答。及后换船至溪口，再由溪口叫伕回家。到家之日，已二更时分，敲门而入，见梓里小姨亦在，阖家相见慰甚。是年襟兄胡君设帐于节孝祠，我命善儿从之读。我在家无事，亦时作存古社课。而本年因路底租事，往邑一次，此事承春翁指教，颇办得好，见《甲寅追租账钞》。至冬十二月廿九日，我母亲余太宜人仙逝，由杭电到家，至次年乙卯正月初五日始得耗。呜呼哀哉！我母亲一生不任家政，然书算都会，买柴分谷，不用珠算而神速过之。早年在祖祖母专制之下，到杭以后，稍为舒服，然亦未曾有甚么享受，亡年五十二岁，呜呼痛哉！湘伯有挽对云：

讣音自一千里外传来，蜡鼓送归骖，郎去菊先，妾去梅先，旅魂□□□□，倒卷春潮联袂返；

回首忆四十年前影事，画屏看射雀，墨痕诗上，酒痕襟上，仙眷都还瑶岛，愁挥江管对君呼。

我是年春往镇，夏返，此时状况，更为倒霉之极。适国家行公债，邑尊阴公国垣发照会，我村的文会填我名字，内有“木行生意发达，请认领”字样，此殆承湘伯指教的。后来两具附片公函，前来催促，幸我不在家，蒙族内办去卸责，这也不在话下。如今再表我生平有一深恶痛绝的人，此人就是先前所谓俗不可耐的那个东西，名奸人，一名包怯，字流荡，取飘流荡漾之意。他的父亲，早年飘流出去，后到北方，颇致储蓄，永不回家。他是贱骨头的种类，一生庸陋无能，且愚而不安于愚，弱而不自认为弱，以致在村内未免多事。加之平日有两人吃屎的军司，一名奸员，一名呼迟，以致所做之事，尤为越轨。常欺侮隔

邻孀妇，该孀妇性悍泼，竟缠绕之，弄得他无地自容。下村某开茶号，请他小酌，乘醉骗去多金，就晓得他是个草包，可玩之于股掌之上。论起他的资格，村町市侩，岂能滥厕衣冠？只因一年选举议员，宝头之子，抢票投匭，村人不服，函致凤山打消，彼时他尚在王莽谦恭下士的时候，乃借他以推翻宝头。不料后来趾高气扬，自鸣得意，竟忘其所以然。故在下《咏杨柳》诗云：“当年一插本无心，岂料颠狂直到今。”诗人忠厚之旨，含有隐讽，实指他也。是年正月伯纯由京回家，投片于我，及各机关，且用殿相代表，欲村内照前清例，旗障鼓吹，前往欢迎。我乃与质芬合办，旗障用“鹏翻摩霄”、“青云得路”横额，其对子姑置不录。其时大家齐集，我但因丧母在制，未便衣冠同去。伯纯以新翰林拜客，挨户都到，大家客客气气。……〔1〕……至于志刚侄葬地一事，颇吃了亏，也是适逢其会，说者谓我不在家，若在家定成讼事了，这是当日的情形，现在他家门庭清寂，阒其无人，世态炎凉，令人付之一叹！是年秋八月，我又赴杭，志刚侄欲往一游，乃与同去哭诸母亲厝所。余此番到杭，游玩一番，并将诗稿付梓，名《□□□□》。志刚侄始在杭看戏数次，所见毛韵珂、冯筱亭角色，果然与家间不同。至冬归来，闻村内社庙开光，某甲经手，竟将我抛在九霄云外，且闻呼迟等已挨户批捐，我时大不满意。一日正在家中闲坐，忽见一人走入门来，未知此人是谁，且听下文分解。

〔1〕 此处删去 102 字。

第二回 往邑城带儿就学 赴杭省携眷闲游

话说我视其人，乃同窗学友质芬。质芬自父故后，善能继志，每与我在村内排难解纷。去岁各村以米价昂贵，来源稀少，都向外地购米，设平糶局以济贫民，本村有人约同阖村设局，我与质芬亦同赞助。今春欢迎伯纯，又同合作，他与我总算相得。他平日虽然工书，而凡笔墨应酬之文，常委我代作，此蔚璠当日所以有“乞诸其邻”之说也。此次到我家清谈，言及社庙开光，代书神座灯额，用何成语为妙，我教以“光被四表”四字。无何辞去，我暗思此次开光，办事的人，隐隐有权归臭合团之意，殊为不悦，其实不然。查社庙开光，韵锋在内，韵锋非该圈中人，我此疑忌，殆心理作用。村内知事，前为难民一事，曾到我家来，邀同合办，消融意见。彼时我以奸贼洗炭于前，我决不肯和好于后，盛怒之下，坚辞却之。厥后占家山及黟县人，两次会宗，我始与族众同事。虽其时絮絮在内，而村内诸人，已无形迹。顾何以社庙开光，系三图公众之事，而他们乃……我见此情形，始置不问。迄社庙开光之后，继办大庙开光，再来约我，定榜之日，列我以总理衔，凡八人。有牺牲者，以选举事，怀恨在心。又有冤衅者，以破坏投祠事，亦思报复。故今春欢迎伯纯之日，他在桥头狂吠，内中有所暗指。今次开光，他又不在内，可恶我尤甚，我均置之度外。不料点光之夜，我

为蔚璠之子与我善儿斗殴,竟被牺牲、冤衅二人主唆,以致成讼,两造下邑。冤衅乃将崇本堂祖业败坏一空,而我亦破耗数百金矣。时我寓得胜馆,有春翁捉刀,并得江绅关说;蔚等寓萃英宫,有董某捉刀,亦得金绅关说,以故工力悉敌。知事王公允暂堂讯一次,不过从中解劝,并无是非曲直之分,至除夕暂且回家。次年丙辰,正月十三,又复往邑进状。寓胡福来,继寓优胜居。后得江翁介绍,附鼎隆布店股东,且身入煤油公司办报告,月薪五元。二月初乃带我善儿来城,投入高等小学肄业,肇取学名曰宝。三月讼事销案,而质芬为栗段事及灶美事,被控重重,均得我助力,未及于难。是年我在邑事颇清闲,有乐妓四,入住西湖荡,我叫局之后,时相过从,但报效亦不甚多。然而月光如水,访艳平康,殆屡往不一往矣。尝忆端午之日,看划龙舟,士女云集,我与程乃武至西湖荡,见门庭若市,房内有胡君等多人。我甫及房门,被龙娇一手拏去勒开牌子,弄了一个英饼,此景颇为有趣。后来为俞有功引线,与余小爱结不解缘,而我则水月镜花,一尘不染。暑假偕善儿骑马回家,德兴老为挑伕,一路照应风琴,小心之至。秋七月携善儿步行至清华,坐船至邑。是年冬,我善儿疮疾甚剧。十月我祖母八旬悦庆,我又携善儿骑马回家祝嘏。事后我独自往邑,是年在邑过年。次年丁巳,我以煤油公司亏蚀,另易股东,乃延中向鼎隆拆爻[股],独立振记洋货营业,租兴孝坊程宅店屋,一面装修。善儿坐伕至邑,旋送入校。至二月为四弟亲事回家,又委志刚侄往邑,转托王蜡代善儿叫伕归来。四弟娶新娘子郎氏,我奉祖母命,与内子同作宾[傧]相。内子衣披风,面色丰融,大有命妇之态。肆筵设席,连日纷忙,及夜合卺交杯,尤多妙趣。事成之后,家中耽搁半月,我同四弟及善儿步行至清华,四弟下镇为我筹款,而我则又带善儿来邑。但我初办振记,自己原寓泰昌公司,及四弟来邑,开张有期,不料为质芬事,累我停办。此事言之且长,欲知详细,听在下从头说起……江君贡先曾咏有诗云:

长儒侃侃称身裁，表是杭缎里鼠灰，村女不知加爱惜，黄金点点乱飞来。

看官你道这首诗是甚么原故？盖江君因质芬被妇人……戏作打油诗以谑之。在下前在家时候，偶到质芬处清谈，质芬之太夫人，待之以酒，我二人方对酌，适余价来寻质芬，我问系何事，质芬谓无甚事，以二图修礪背路，礪背人谓其有碍阳宅，不准改造，现二图众委予经手，代办此事，下村某房帮忙，欲生阻力耳。我当时听罢，不甚注意。数日之后，闻质芬监督造路，被礪背妇人……江君所谓黄金飞来，即是此事。我方感叹，忽见质芬之妇及其女公子到来，谓质芬怒气勃勃，不可遏抑，求代上去劝止，我乃往阻之。至夜，殿卿又令又来，约我上去，我乃与玉溪等调处。据中断赔偿衣服，请酒负罪，一时各执不允，于是乎又结成讼。质芬下邑之后，我亦以办店事来邑，内中难免有帮助事情。礪背人约同某房，以此二人不可轻敌，赖某奸究想出一法，会合三源，谓质芬所造之路，有碍始祖风水，借此大题，希图倒制。其时适值奸人之侄蕃勋，北洋毕业，学士出身，今春荣归故里，而彼奸人者，际此机会，三源齐集，乃举蕃勋为呈首，左有鸿宾（字雁臣，庆源富商，举孝廉方正），右有文汉（字倬云，环川生员），约计十余人，进一公禀，文思滔滔，沐批查办。我以彼方势盛，一面函致春翁，声明理由，一面代禀辨证。时春翁为乐平商会总长，詹姓中著名人物。三源结讼，早又通函相约。但我素承春翁看重，故得我信，原班答覆，大致谓大众既借始祖名义，且当让步。若与奸贼不合，不妨下次再行兴兵。春翁为人，见地最高，明知众寡不故，故为是言。且春翁生平刚侠，专为人抱不平，今此事两造面光，不得不如是。后来春翁仍出身调处，得以销案，此事后话漫表。如今且说质芬进呈数次，胜负未分。一夜我正在济昌典内坐谈，时我四弟来邑游玩，亦同在坐，忽见矇女之母，跳跃而来，报道：“不好了！速去！速去！”看官你道什么事？盖矇女乃优胜居汪姓女郎，二八芳龄，玲珑娇小，四方行旅认为商标，当

时可与魁记齐名。质芬数番讼事,均投落优胜居。我去年正月,亦曾由胡福来移寓于此,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也。邑城风俗,凡美色所在,一般青年子弟云合雾集,风起水涌,粉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习故如常,都无足怪,说者谓质芬探骊得珠,毋乃太过,但他在此,不过小小报效,亦时有之。故我与他向在该寓,烧火酒,剥花生,(矇女喜看烧火酒为戏)打对纸牌,胜负敲背,亲近芳泽,是中殊有深趣焉。是日矇女之母,气急败坏的跑来,谓有一群武夫,来到店中,欲擒质芬出去殴辱,宜速往救。我大惊,连忙约同江君贡先数人,飞奔前往。至则见所谓詹查不清之某老哥,以三源讼事不胜,欲以武力解决,带领多人,坐向滋闹。我乃祷之去,并与江君立会警察局长,蒙知事曹公飭保卫队查拿,而某已闻风远飏,不知去向了。我以质芬事难占胜利,乃约同族内公正绅耆,代进公禀,谓质芬所造之路,离始祖风水有数十余丈之遥,并无妨碍,三源人等,均被奸人蒙蔽,阿私所好,诬害善良。并邀族长万璠同入公署,至亲民堂会知事曹公,面陈端委,附呈绘图。曹公省悟,次日批转,三源未免大败,无法可施,乃生出一种极恶手段,诬陷万璠之子私种烟苗,不知何处弄出假脏,贿通警队,将万璠之子带邑,连同质芬拘入班管。我闻信大惊,是夜到班管探望一次。次日,万璠来邑,我叫伙送回去。恰警队来向索人,我乃诳之他往而潜遁焉。是夜宿伙友对碗家,天亮后对碗伴之至池坑口,由池坑口坐伙至江村谱局,请教湘伯。湘伯委往作呈首,代为辨诬。重返邑时,闻外面纷纷道:烟苗之案,捉拏文会。西南乡某村,有烟苗案,文会八人,已拘其七,其一至西门外,衣裳被剥,设计逃去。奸人贼自命为文会,歇家打他招呼,他且逃回家。城内的人,都道:“你真见机,真走得好,今何故仍复来城?”我听见他们说得我毛骨悚然,不寒而慄。次日动身,奔景镇,买得墨睛眼镜,戴起来,坐在轿中,自谓无人认识。不意走出北门城外,凡遇公差办公而回,意无一不招呼,问:“振先先生,往那里去?”盖我在城内,人面稔熟已极。及到枕头店,投饭店,遇有公差下乡办烟赌事,门首朝里望去,认得我坐在那

里,跑进去与我谈话,问:“宅上新发生一烟苗案,你知之否?”我诳他道:“我正是为此事,将往调处。”次日到岭头,见王灵官座,悬匾甚多,知其灵应,乃暗中间筭,蒙指示此番可以得免,后来我亦敬送一匾,系“可以前知”四字,此是后话。当日我往景镇,路遇兆旺,亦田[由]家中逃来,言家间烟苗一案,影响全村,纷纷逃避。至镇投落和茂,承兆公招待。时茂公抱病颇重,兆公谓该弟林公种山,闻亦种有那个,干祈我在邑照应,不可漏泄,我仍吹牛应之。三日回邑,路遇德荣,代惠茶东。将近城,过程君翅舒,言宅上烟苗一案,现为凶殴警队,伤甚重,此事越发弄大矣,我大惊。是夜避泰昌公司,我善儿由校中来探望。次夜且私出西郊看戏,闻风声甚紧,乃避对碗家三日,岭底七日。伏查消息,后闻贵和(系二图文会)以茶事来邑,被拘班管,我以是知城内万不可留。适江六公子往申,我乃偕伙友对碗,共船奔往乐平去。有诗为证:

是非跳出一身轻,为乐平安到乐平,婺水汇来通赣水,西江月似故乡明。

移船相近傍城南,客路风光兴乍酣,记得溪头留浣女,妖娆喜着淡红衫。

此番船上打朋伙吃鱼,其味与故乡池鱼一般。一路风景如曹门海口,上岸游玩,所见人家女郎填做纸牌,这个生意,却也不小。是夜宿太白司,太白司有厘卡,去年为煤油公司落地厘金不肯认捐,扣阻煤油三十五木,我曾偕俞君到此料理,寓潘绅仰宸店内,今日重来,犹堪记忆。第三日到乐平,船及南门,江六公子分船去讫,我乃偕伙友对碗登岸。对碗后有拖拖物,我与他入薙发店,代为剪去。是日投落大方栈,入城寻故人学斋不遇,搁了三天。夜拉栈主带往花界一游,见赵鹤清开牌子。次日又往,鹤清另启清洁房间以待之,谓近日有兵骚扰,此房间紧闭,所谓“蓬门今始为君开”仿佛似之。鹤清小字尼

姑，旧曾到过婺城，我未遇，此番初会，觉色艺平常，而斜抱琵琶，暗抛星眼，亦有令人怜爱者。是日鹤清微伤风，唱《打骨牌》一调，多鼻音，我好笑。后来鹤清重到婺城，专做下等社会生意，我与汪四到过一次，遂不再去，此是后话。且说当日我与伙友到鹤清家，开牌子，逢李龟年，昔在婺城曾相识者。李一见我，极形稔熟，并言细妹现居城东，我急命其带往。原来细妹者曾到婺城，我屡次逛过，今到乐平，不知他住何处，原欲寻访，乃天假之缘，得李龟年以带往其家。细妹一见，如获珍宝，极叙契阔，且问：“我在婺城时叫甚名字，你记得否？”我云：“你那时叫仙娇，与金红仙同去的，是不是？”细妹道是。又谓：“昔时官话可说两句听听。”我微笑。是夜细妹房内，仍有一妓，年约三十，问其名曰秀月，李龟年引我与之调笑，我不甚喜，然抚其肌肤，亦觉细腻熨贴。我开一牌子，命细妹弹唱，轻拢慢捻，极抑扬顿挫之妙。细妹年十六，自命为调皮祖宗，其聪明活跃，可想而知矣。坐谈久之，我同伙友始去。细妹携手送出，连敲我背，直至门首，依依不舍。我谓今日虽然避难而来，亦此行良不虚已！按乐平地面不甚大，商务惟正街一带闹忙，四门之中，以南门外为有市面。我连日街上往来，遇见我善儿同学之余大欣、王赓吉等，城外又遇见詹汉杰，尚未招呼，其它一无相识。我尝谓乐平烧本地者佳，是此番在此试验过，故知之耳。一礼拜后，我乃偕伙友坐二凉小车往景镇。乐平地方，全是土路，到处均无石板，且小车又坐不惯，是日苦楚已极。好容易盼到景镇，又投柏茂店，承彦彬招待。次日购得磁美人十一个，交伙友带回婺城，而我则坐伏回里，到家系四月初十日也。时四弟准奉祖母往杭，已早一日动身；祖母定于次日伏往溪口，偕香弟姑一同赴杭，恰好到家送行。我此番东奔西走，不觉在外已四十天。而质芬讼事，问及家中，始知三月三戏前后，警队入村，横行之极，万璠家内，都被抄毁一空。据言警队初来，无人招待，乃至万璠家，将其家中今年娶亲所未用完之海菜，搬出煮食。甚至抢玉书之腊亥，捉张姓之池鱼，沽酒大嚼。夜间搓麻雀，则燃一斤头红烛，每角一枝，盖皆万璠家中取出者。万

璠家有酒坛,被其携出拍卖,无人受主,遂向地下抛碎,谓不抵钱乃废物,要他何用?此种举动,真正与大湖之马贼无异。村人老幼,多半奔避。好笑我家中四弟与玉屏,曾出查村避过一次。隔邻熙康,于警队入村之日,亦曾到我家楼上暂避。且新屋门老迈信臣,伏抬出村以避,致患泄泻。村内如此,可谓大受影响矣。村人以警队如此之横,走报江村湘老,湘老大怒,谓:“此乃强盗行为,如此为何不打?”于是村人联络张姓,并约岭上人帮忙,一夜之间,大打警队,共计九名,均缚之于昭大堂支祠,据言有一警队,身受七十二伤。次日再请湘伯来解决。邑内警队闻之大怒,荷枪吹号,欲全队来与决雌雄,曹公止之,派警察局长程君叔平,只带警察二名,来村查办。程君约胡绅仲文同来,胡绅亦带局警二名。比及到时,而湘老也约各村文社都到,湘老将警队大骂。警队回邑,湘老乃到山踏勘,并无烟苗,遂与程、胡二公及诸文社,拟一公呈,而此案至今虚悬不结,质芬、贵和均未出班管焉。我闻之不觉大笑,自此质芬、贵和,屡次来信,求代设法,我亦无可奈何。迄春翁由乐平至婺邑,乃出身调处,通函与我,下邑襄办,我举出质芬岳丈程君进西前去,我则一面代为敛费,而质芬、贵和及万璠之子,均得解脱,但内中多费手续。直至春翁与倬云到村内调息,始得各事完全妥贴云。查禁种烟苗,那时上峰三令五申,公事严厉,婺邑各乡凡发生此案,多科以一千八百之罚金,风声所播,凡乡间菊花菜挖掘一空。三源讼事不敌质芬,出此下策,乃得转败为功,所谓兵不厌诈,诡道求胜,堂堂大族,其无人物可知矣,按下不题。且说我此番在家,暑假期内,唤灶喜往邑,伏接我善儿来里。至春翁到日,恰值我祖母及香弟姑,亦由杭到家,忙碌之至,我与质芬均设席款待春翁。及讼事和解后,我再行来邑,将店事排开,先行交易。时值秋季,又伏接善儿入校。至八月吉日,始行正式开张,设席二天,头日款街邻,次日待亲友,店内悬灯结彩,夜唱留声机器,颇为热闹。由是我乃日在店中,做生意矣,伙友汪姓(即对碗),学徒俞姓,凡三人。此店地在兴孝坊,有打油诗云:

兴孝坊街洽比邻，沧桑变幻一时新，钱庄枉负大爷号，药栈徒将空屋陈。

鸭蛋店中怀淑女，猪屠铺内燕嘉宾，莫嫌市井多尘气，洋货生员纸举人。

按信诚庄系俞心田所开，另号心田大爷，而生意甚小，街上各店，均无往来，故曰枉负大爷号。隔壁仁济栈，系延村金家建造，高大房子，而至今未能开张。查金家茶事失败，看来此业难见实行，故曰徒将空屋陈。鸭蛋店怀淑女，指王美也。猪屠铺燕嘉宾，谓来爱开屠店兼馆子也。洋货生员，鄙人自谓。纸举人，谓举人开纸店，即张星照之张泰康是也。且说我是年冬，伏送善儿回里，自己亦到家一次。明年戊午，店事委托学斋暂理，而自己则于二月初，率内子查氏及善儿赴杭游玩。此番我与善儿步行，而由邑来伏，则任内子坐到溪口后，由屯而杭，一路不必细述。至杭州流连半载，兼作海上之游，一切情形，笔难罄述，我乃作《快游歌》一篇以纪之，歌中多俚句，不暇计也。怎见得：

杭州形胜古临安，取次遨游相往还。越女如花看不尽，无端光景堪盘桓。我携家属重来到，到此少安宜无燥[躁]。游遍湖山妙景多，流连半载光阴耗。自从歌舞楼台新，□优女伶丝竹陈。盖叫天与小达子，粉菊花兼赵紫云。同是武功臻绝顶，英雄巾帼齐彪炳。更有花旦善青衣，张家文艳名鼎鼎。羊市街头楼外楼，滩黄[簧]时调一时收。中外戏法电光阴，红男绿女恣嬉游。最怪三弦弹出曲，邱君聘卿擅奇术。空城计及抛彩球，区别皮簧与二天。十八摸兼打骨牌，同工异曲并称佳。更有洋枪步马队，声声铜鼓和喇叭。此中游玩神情荡，电气扶梯相下上。夜以继日尽君欢，遥情胜概殊酣畅。又有魔术韩敬文，神乎其技本

超群。旗营南头开场演，掌声雷动殊纷纷。纷纷鼓掌夸奇绝，四座高朋均击节。绳撞技击钦英风，是何意态雄且杰。韩君初出东洋装，免冠鞠躬殊端方。妙手空空执礼帽，洋蚨飞复来锵锵。洋蚨飞复来还去，离奇怪诞超凡庶。此中变幻诚多端，都是难能都可贵。中外魔术称大家，声名藉藉浑堪夸。五花八阵看不足，眉飞色舞神昏花。更有欧西大马戏，水灾筹赈来杭地。湖滨新辟游览场，人人归去称奇异。中有骏马去如飞，跳舞洋婆世所稀。裸裎袒裼人如玉，仙风飘飘风吹衣。谁家电司尤别致，一般兴会淋漓恣。马头弹出梵和林，啧啧人声称不置。筹赈水灾空托言，重教游览入公园。弹簧投书新剧社，笙箫鼓乐齐喧阗。韩敬文亦迁移此，捐廉纾难从今始。连日游人不敛费，世间如许奇男子。此间窥见两头人，双双女儿成一身。采生折割无人理，不堪惆怅殊伤神。杭州自古夸名胜，湖光十里宜题咏。我从刘庄及宋庄，云山四壁波如镜。又自南屏听晚钟，三潭印月水之中。宝儿九曲栏干外，采得莲花一蕊红。莲花红映堪流览，兴尽归来日已晚。谁家小妹载扁舟，荷叶轻携权为伞。此番此次拟游仙，物外消闲不计年。六和塔后虎跑寺，清香一掬殊甘鲜。我记连番同阿宝，快游领略风光好。更从海上赋逍遥，行乐人生宜憎[趁?]早。溯从遍地走龙蛇，越水吴山连一家。曾不崇朝相往返，春江花月见繁华。大舞台中看戏剧，当场出彩多奇特。毛韵珂兼白玉昆，并著芳名夸赫赫。其中九本宏碧缘，机关布景尤新鲜。兴高采烈纷驰甚，直至闭幕还流连。明日新游大世界，中餐之券购门票。髦儿戏号陈家班，皮簧而外多秦调。同日京班亦可观，文明戏余柔术团。升高转轮机器马，飞船高处不胜寒。极目骋怀娱视听，哈哈亭对哈哈镜。瓜会场中茶客多，秋千儿女饶清兴。此时游客已如云，楼头上下殊纷纷。广东焰火电光影，仙乐飘飘下界闻。新世界亦驰名久，一样龙光射斗牛。我从愚园甫回车，到此清闲权一走。维时地道还未通，歌台暖响春融融。

马金凤与王银桂,大鼓冬冬未许同。京戏女戏文明戏,各奏尔能何足记。惟看影戏解人颐,酒醉胖夫多异趣。屋顶还夸锦泽团,许多魔术耐人看。秃头舞罢双盂水,又舞绳牵双火篮。闲来辄唱时新调,杂科打诨闲不得。一般大少最开心,叫好连番声不息。中年妇出玻璃杯,空筒两处糊其头。一扇杯中水渐去,空筒纸屑何飞来。更有女儿善走索,跌宕风流随起落。洋袜丝光裤脚高,回翔绝似云中鹤。走索方成扒竹竿,竹竿出入往来间。水红袴下人奔避,我却无心付等闲。新世界喜游览毕,试看丹桂诚第一。描金凤与铁公鸡,各见精采良非易。罗筱宝兼石月明,汪笑侬亦与齐名。四郎探母看同演,段落分明各表情。此中到处堪游戏,先施公司尤堪忆。茶会欣逢林彩云,归来濡笔为之记。

“晏候点林媛媛,看见仔要吃醋个……”此林彩云之言也。我喊移茶,点林媛媛,坐久,适他出,戏林彩云。彩云年十九,浦东人,捉其臂,肥嫩可爱,故诗中及之。且说我此次游玩杭、沪,并携内子、善儿到石湾一行。七月返里,其时同船为程鼎万等,大半古董,不及下来时有查大来等同船谈天,妙趣横生。至溪口,我与善儿步行,内子雇伕一日到家。及八月初十,我往邑。是年为兆公乞题红,回家一次。仍在邑中过年。是年冬梓里小姨卒。新年己未,我店事亏款甚巨,乃初移至胡宅,继迁衣庄隔邻,我此店计已三年,店中平昔弦歌不辍。本年三月回家,做茶时节,我四弟走余杭返里,旋往高湖山读书。我委内子往杭催款,已复往邑。八月为祖母病,回家一次。十二月又为光严冥寿,回家一次。时我善儿年终毕业,随同来家,拜过太祖母后,仍复相随下城。次年庚申父子将店事收歇,正月回家。二月偕四弟与善儿游高湖山,兼至沱川为姑太太执紼。维时二弟携三弟媳并成侄到家。及二月十九,我父子动身来杭游玩,未几二弟亦到。三弟媳以成侄承继,家中娶一童媳,方姓,名福哩,至十月亦随四弟携带来杭。善儿戊午四月已到阜生为徒学业,而我与内子亦为换巢鸾凤,暂

搁石湾云。至此番游玩,于名伶则见李吉瑞、何月珊、小桂元及新剧金利生、韩月影等,于名花则见林龙珠、林仪凤、程月仙、五岁头、芸香、彩金及饭店阿招等,另载诗歌,兹不具述……但录上五言排律一章呈政,其诗云:

歌喉传一串(林金珠),总是小娇生(周小宝),宝髻梳来巧(张素卿),铅华洗得清(金秀玉),妆修呈素质(金莲),弹唱爱髻龄(晓云),容貌莲花比(彩云),衣裳锦绣成(花翠香),玉楼人乍静(金小宝),翠被梦初醒(高筱红),并坐研书味(花宝宝),相携忆别情(谢玉莲),十分春意露(王红宝),一笑眼波横(芸香),素手批郎颊(龙娇),高歌许客听(美娇),杨妃肥玉体(余小爱),素女艳芳名(嫦娥),领略甜香透(蕙芳),微窥笑脸迎(赵鹤清),身裁宜细小(细妹),体态许婷婷(秀月),藕臂圆融好(林彩云),樱唇宛转轻(阿招),鱼儿偷暗摸(小凤英),凤姐唤娇声(顺福),沉醉东风后(林仪凤),花魁总让卿(龙珠)。

后事如何,下文分解。

第三回 开振记形骸放浪 玩杭州兴会淋漓

上回述我丁巳、戊午、己未三年，在婺邑做振记生意，直说到庚申投落石湾为止，其中太觉简单，语焉不详，难免有挂漏之处，兹再补叙一二。且说我开这振记，不过以生意为名，经商之道，全不考究，三年之内，共蚀去银元一千五百余。维时杭州二弟来信“恭贺振记万岁”，我的回信道“朕亡无日矣”。此种滑稽对答，一时城内文人学士互相传诵，播为美谈。讲到我在邑三年，城内上中下社会，以及妇人孺子，无不稔熟。己未迁至昌吉提庄隔壁，拍卖陈货，全是关门性质，故本年尤属糊涂。俞有功来邑，与草门东……系我介绍兼保护。后来换至八角亭，亦曾请我随意小酌。最有趣者我同怀川游茶叶号，至两家，均被女郎开心，暗以箴箴做作尾巴，以作调笑。其他如女乔家，人工家，闲时坐坐，均为平淡无奇。而其中尤可纪述者，莫如曲堂、乩堂二事，分录如下：按邑城曲堂新、旧有三，我这班角色，系由乐群国乐会改组，与胡元佑、朱多贤等同学，命名三乐堂，取君子有三乐之意。初请聘光发教唱，后又换请王宝哩。我学唱二花脸，兼习二胡越弦，已入门径，不料出堂三次，渐渐解散。其时聘光发为争束修，来抢锣鼓，我曾到局品理，蒙局长程君叔平优待，狠有面子。后聘光发斗败，联络新、旧曲堂一同抵制，曲学公会不承认三乐堂，我等亦无心与争，

付之一笑而已。说者谓三乐二字,恰切出堂三次,可谓实至名归。至扶乩一事,我素来外教,昔到沱川看过,而内中神秘,全然不知。今见邑城南、北二门,均设有乩坛,南门系董生主任,北门系协和主任。我有意邯郸学步,无如符咒一道,未尝从事,不知从何弄起。正在踌躇,不料叶公好龙,真龙入室,闻董姓有熊公者,能解此中奥妙,可以传授方法。据传此人甚属和气,略作小东请吃馆子,即肯以术教人。于是约定胡生之佑、金生鉴秋及董、程、潘等共七人,敛资设席,延熊公到堂。我视其人须眉苍古,似商山四皓中人物。散席之后,即请指示。熊公道:“这个不难,要得符咒抄录,先行练习。”我等问熊公可有符咒旧本否?熊公道:“我向来有的,现在不知放向何处去了。君等欲学此道,可先向人借到符咒,抄好再说。”我等又问:“何处可借?”熊公云:“南、北两坛均有之。”我等送去熊公,立向南、北两坛借抄符咒。无奈两坛均守秘密,不肯示人。我打听西门王三有符咒旧本,随同诸友去邀王三及胡生、欧阳生加入团体,即借得王三符咒,我专心致志,一夜抄成,再请熊公传授。熊公先嘱用雷打枣着木司打一乩笔,如雷打枣一时难行,即用降香亦可。乩笔打好,洗净溪沙,连同乩盘,设立香案,方可学法。我一一遵办,借董亦衡住宅前门为乩坛,将乩笔安设停当。其外香烛果盘等类,均照南、北两坛,如法泡[炮]制,诸事齐备,再请熊公莅坛,恭聆清诲。是夜熊公到,先教画符,次教念咒,均依抄本而行。自镇乩符至诗明符,其中应用者,不过十余道,而咒语中所谓焚香咒、净心咒、净口咒,与道士所念之咒相同,亦不甚烦琐。熊公教以镇乩符贴乩上,外加八卦封之,斩鬼符,祛鬼符,贴桌围。又斩鬼符四道,贴东、西、南、北四方壁上。其外各符,焚于沙盘,及四桌脚。口念各咒,都有次序,不可紊乱。熊公云:“逐日行之,道不外是矣。”据熊公言此名炼乩,大家都要虔诚,炼至七七四十九天,可扶试看。如有鬼神上乩,则笔自动,但不可性急耳。乩坛之内焚香于炉,贮水于盂,肃静无哗,敬慎将事,毋近妇女,毋来鸡犬,日日如此,不可懈怠。我等遵教,逐日炼之,外人来观看者,连咳嗽都不敢出声,但只

见香烟、人气两般儿都氤氲得不分明，又只见我等焚化各符，口中念念有词，正不知葫芦里卖甚药。我等敬神如在，炼至一星期后，未免性急，试将乩笔私自扶看，一动也不动。又炼至半月余，又试扶之，仍是如前，我等心疑，此殆欺人，行将厌倦矣。一夜方与胡生扶试看，忽然乩笔自动，盘中现出一“我”字，乃速命誊乩。金生即坐照誊，逐渐扶出“我乃一见生财是也”八个字。众大惊，连忙唤人请熊公来。熊公一到，嘱咐休慌，但焚纸锭自去，果然下乩不动。熊公言此乃无常巡查，偶尔至此，正乩未曾炼成，仍当依法照炼。自是或三相公，或夜游神，都来上乩，一到即去，辄不多事。又有长脚王、大头李，总总名目，不一而足。后来驻坛土地言此种均系地祇，按天神、地祇共分二种，又谓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灶乃灶君，奥即住宅土地也，此是后话。且说我等当下扶了几夜，都是那社公境主等来上乩，及至半月之后，忽然一夜驻坛土地赵到，赵即月泉，前清廩膳生，五次荐卷未中，今奉吴祖师敕令，来作驻坛土地云云。熊公至此，始道正乩已成。赵从此每日上乩，又有随带使神来来去去，乩盘内现出诗甚多，均赵笔墨。其中最出色者，以《和程翼云律诗》及《代撰〈冰壶吟草〉序》^{〔1〕}两件顶好。坛为供奉吕大祖师，扶乩四个月，吕仙只降乩二次，仙女亦偶有到，笔墨都佳。我等至此，方悟古人所谓“下笔有神”及“不食人间烟火”等语，确非虚言！又悟苏文中《潮州韩文公庙碑》“焄蒿悽怆”所言之理，的是不错。自此之后，问事者踵相接，香烟之盛，直驾南、北两坛而上之。公署内帮审卢公，及保卫队长李，都来叩问。老绅士董公钟琪、江公景三，夜夜来坛参观，极其诚敬。坛内有吕仙撰对句，蒙江公湘岚观察敬书，其文云：

〔1〕《冰壶吟草》一书，詹氏后人亦未得见。但在笔者收藏的一册徽州文书中，收录了该书的序言，此文抄录在德顺祥制的红丝栏“仿汉蔡中郎竹册”上，兹迻录于下。《〈冰壶吟草〉序》曰：“星江詹生振先，旷世逸才，读书种子。弱冠即蜚声庠序，壮怀惟寄傲湖山。越女如花，尽足播为歌咏；吴姬压酒，好教载入诗编。托余响于悲风，不外至性至情之作；极娱游于暇日，尽归何思何虑之天。金和玉节，饶有余音；竹籁松涛，比其清韵。一缄清泪，惊神泣鬼之文；满纸无愁，醉月迷花之句。盖无美而不备，斯有字而皆仙。”

天地无心而成化，阴阳不测之谓神。

且说我等这东门新设乩坛，名为诚感坛，蒙赵土地派定，我扶正乩，胡生、金生为副，潘生司香烛，程生司誊乩，董生司茶水。王三等三人，当日已早退出，不在坛内。从此这乩坛已成正乩，往来多是正神，如观音大士、文昌帝君、岳鄂王及本邑显佑伯、章大圣神，都上过乩。惟关圣南方不到，然亦派周将军来过。其余如蚌小姐及本邑某某，亦偶上乩戏弄。最奇者有北门王虎，系我之好友，病故之后，不免记念。不料一夜忽然上乩，其初写出“昔日戏言身后，今朝都到眼前，吾乃王际风是也”，后又写出“吾今再不能与诸君至南门外唱乌坠不三郎之曲矣”等语，我见之不觉凄然泪下。至于坛内，每有人来问病，则焚甲马委使神去请华陀开方，间亦有华陀不在洞府，使神空回者。至于出坛召亡，亦到过几家，如东门吴姓、北门王姓，据云都验。我尝谓扶乩写字，如先生代学生把腕，笔手轻重不同，顶好仙女降乩，手法轻灵，觉得狠为适意，此言确为经验之谈。行了四个月，我等将乩又装订一厚册，大都清言霏王，好语穿珠。就中有许飞琼绝诗四章，尤为特色。看官不信，让在下写出来，与大家赏识赏识，且看如何。其诗云：

耿耿星河夜气清，天风吹下珮环声，月光如水又如玉，知否侬家住碧城。

凤凰台上忆吹箫，乐奏钧天破寂寥，昨夜霓裳初舞倦，东风沉醉殢人娇。

蓬岛芳邻萼绿华，青天碧海是为家，阿依姐妹殊清绝，白玉羊脂不染瑕。

管领群芳第一仙，偶来人世污尘缘，云英早嫁裴航去，搗尽元霜不计年。

四个月之后,我等渐渐疏懈,不甚诚敬,赵土地负气而走,乩盘寂然。后来移董家祠,不复开乩,十日半月,乩笔乩盘,不知何处去了。一说董姓祭祖之日,代移他处,我等亦不追究,可算无形消灭。但同时南北两坛,亦俱停止,殆不可谓不奇矣。次年庚申我携带善儿来杭,以振记亏空各账,本想汇还,奈生记本行,不肯代介,我只得安顿细小在石湾阜生行,为避债计,一面装修房间,到石湾往返数次,延至四月二十六日,我与内子及善儿始到石湾云。如今单表我未到石湾之先,与妻子入城,看演戏,游西湖,这也是例行公事,省他不得,不须细述。一日不知为何事故,蒙二弟老耀请同镇江客人往吃大兴馆。酒酣之后,至钱江第一楼品茗,忽逢两人前来,其一为老珊,其一则面生不甚相识。当下我叩其人,据言姓陈,系本地人氏,家中一妻一妾,现在铁路当差,与老珊甚相得。他今来此,系约我至花牌楼去打茶会云云。查花牌楼向为船妓,称九姓渔船,后来渐移上岸,今已鳞次栉比,沿街走过,每闻弦歌之声。我回忆戊申年,曾随吴君、罗君打过茶会。吴君相好,面有瘢痕,虽不甚好,年纪尚轻。至罗君同去那一家,系江同和对门,见小兰珍,对镜梳妆,颇有姿色,但对于客人不甚招呼。有两个姿色平常的,上前巴结,我又不欢喜。后闻人言小兰珍是这个脾气,人多恶之。那年浙报馆将出花榜,欢迎投稿,以毁誉为等差。有张某委滕仲文来求我做几句文言,说小兰珍的臭话,函寄该报,果被登出,此事于今已十五年。我于这个场下,年来未曾到过,今逢老珊与陈某约之同去,遂随往至四十八号墙门那一家。一登楼即有小妮子敬水烟袋,(现在已改敬香烟矣)执手问名,答以桂珍,盖林仪凤之妹也。随见素珍、宝玉,坐膝装烟,我道难为你。后与掷骰子打手心,不过顽顽儿。及遇卢、遇周、遇老惠,均不甚认识,老珊为介绍通姓名。按此为老芸香家,房间颇多,以当中房间最大,上悬玻璃匾额,砌“冠冕群芳”四字,系客人送名妓龙珠的,下有全身镜,玻璃对茶几之上,铺张一切,旁有龙珠肖像,电光放大……是夜指仪凤做花头,

即请卢、周、老惠、老珊、陈某及镇江客人，并有一歙县名庆者，一同入席，各人叫局，只记得老周叫芸香，老卢叫彩金，余均不及记忆。灯红酒绿，魄醉魂销。我忆去岁程璧垣教我们唱唱《李陵碑》，甚好，因命仪凤试唱与听。仪凤珠喉宛转，响遏行云，而“含悲泪进宝帐双眉愁皱”句，大觉余韵悠然，似啁啁莺声花外啭。是夜有一男装妓女，不知何人所叫之局，立于席旁，手执檀板，唱“哭祖庙，哭祖庙”，此人即是龙珠。自此之后，我也到这场下走走。第二次，夜在钱江第一楼啜茗，老周又来言卢客人请你吃台面，乃同去，是程月仙家。适滕仲文立门首，与一妓女谈天，我略与招呼，随即入内。其时席上为余某、潘某、陈某等，我问月仙叫甚名字，月仙道：“我叫仪凤。”我笑道，“你叫仪龙，叫仪凤是不成功的。”及后，大家叫局，老周分派，我固天然是叫仪凤。是夜月仙唱《采桑三月里》一段京调，三眼一板，我能领会。仪凤所唱，我听不出，问之云是《桑园寄子》。酒后我到仪凤处打茶会，仪凤与谈天，以颈上所挂金牌示我，谓：“我叫仪凤，牌上误刻‘义凤’，少了一个人旁。”我视之果然。后壬戌年龙珠选花国总统，仪凤与月仙选总长，有五人同拍一照，装入西洋镜内。仪凤立龙珠傍[旁]，颈挂金牌，仍是此物，看官不信，现下还在西洋镜内，可破钞一个铜元去看看。当时我与仪凤情话多时，与素珍谈海上风景，说磨镜子趣味，素珍听罢，几于跌倒。隔了一会，老珊跑来，言月仙家推牌狗，陈某输去不少，老珊亦输光，来借五拾洋去翻本，后亦输去讫。第三次与金同去，见仪凤以冷手抱热面，狠有趣味。如意踢一脚踢一脚，以香烟锡纸做玻璃杯，惟妙惟肖。此番已熟，忘形之极。宝玉等与之顽，关我于玻璃门外，仪凤代开，又夺去帽儿不还，仪凤代追转，叫我不要同他顽。渠之阿哥恰来教曲，我乃听之。第四次我一到即追桂珍，桂珍逃走，误把茶壶打碎，（这是打花壶，不是打茶会）鞋袜都湿，要我赔偿洋袜，我付以一饼金。后仪凤与我同卧眠床，拿二胡唱《孟姜女》与我听，适值余某同金某及天顺泰嘉兴某来。是夜该院新买一女，取名小凤英，本家乃请余某与我共四人吃大红蛋。龙珠换戴我帽儿，做摸胡

子模样。第五次歙县某请同金某去吃台面，乃檀香斋。至则见姚老沛之弟坐房内，问之，知专请姚老沛也。未几姚老沛到，老周等亦来，遂同下楼赴席。此次大家打算不叫局，后来仍照翻旧议，我叫仪凤，金叫龙珠。龙珠走到冷怗冷怗，唱了一出“孤王酒醉桃花宫”的数板，未几即与仪凤同去。按檀香即五岁头，人颇污泼。酒罢我对他东家奶奶“多谢多谢”，我也晓得“怠慢怠慢”。大家散后，我又同姚老沛至云卿家打茶会，姚老沛戏云卿使之笑。记得云卿家另有一云仙，坐打手套，我亦曾与戏弄，今此人已嫁与洋洋桥里街矣。第六次见阿珠。第七次芸香家，与贤同走出。第八次与王同去会仪凤，蒙赠照片。由是说去，自第九次至□□十七次，众香国里，消受几许春光，不须一一细表。若仍一一细表，作者不嫌罗嗦，恐怕看官倒也要生厌，请教如何。总而言之，花牌楼蚌将军算他家顶多，我当日混在此中，偎红倚翠，惜玉怜香，下及浣衣女郎，年才十四，且有徽式汤包可吃，其他不问可知矣。我有《咏凤仙花》诗四首，是暗指林仪凤，兹照录之：

玉京仙子谪红尘，凤姐呼名夙有因。芳砌秋阴娇润色，苔痕浅映淡传神。半阑香萝多情种，一现昙花妙鬟身。我亦微吟与相狎，爱卿原是画中人。

身无彩凤翼双飞，孤负芳心泪满衣。青草池塘夸灿烂，碧梧庭院认依稀。喜闻鸚鵡类呼字，愿作鸳鸯漫载归。神女生涯天女舞，迩来相责莫相逢。

小院回廊月夜寒，惜花人倚画栏干。迷离浅碧殷红处，仿佛琼蕤玉树间。拂榴露华沾□□，入帘草色映朱颜。秦楼有意吹箫引，莫当墙花路柳看。

蓬岛芳邻萼绿华，珊珊仙骨净无瑕。几边篱落浑闲事，砌角墙阴是妾家。有美清杨吟蔓草，问谁年命是桃花。凤兮一曲才歌得，染甲红侵品足夸。

又有《小妹行》古风一章，是指仪凤之妹桂珍，亦录于此。其诗云：

小妹十三夸殊色，竹布背身鱼肚白。有客登楼初敬烟，执手问名惊一吓。二次重逢阿姐时，尔家妹子今何之。答云他且在楼下，一望再望何来迟。须臾仍到阿姐处，委买使馆洋烟去。及去买时无此牌，命改前门翻不贵。我从三次更登楼，翻倒茶壶到脚头。怨声索我偿洋袜，英番一尊付汝收。自是三番并五次，记不另清几何事。怕儿买到义生昌，一跳去来旋复至。学歌初学唱须生，小调些些亦可能。阿姐都儿打不转，教他连续两三声。本家上楼共分付，各人巴结招主顾。他也与我好得来，此中讲究因何故。长三堂子清倌人，我歌此曲重翻新。他也与我赓同调，旋歌卖嘴弗卖身。当时我炒年糕吃，爱他小立来同席。兴来为姐做花头，我即为东你是客。可爱双双姐妹花，一般生在斯人家。姐貌略肥妹微瘦，并皆佳妙都无差。花边鞋子丝绮缎，计价大洋乙元半。看他买料做一双，自己和来多合算。我忆前日来城中，姐妹同车路偶逢。妹子招手姐微笑，一刹那间语未通。后来与姐话离别，妹子相随共欢悦。阿姐帽儿海虎绒，自唱自拿久不歇。我爱小妹犹轻盈，闲来为赋小妹行。他日花榜重选举，总统一席和谁争。

“我去告诉你们老婆……”“姑爷姑爷……我同你好的，我同你好的……”“请你吃五分头……”“不通行的，不通行的，手又来跌呢……”这种声浪，我听在耳朵，放入脑筋，永远不会忘记。美人魔力，果然狠大哦！我这番在此，总算炒得不亦乐乎。一夜与小凤英共坐眠床，将拍剔之电灯打乌，正在那戏隔肢摸鱼儿，忽听得人声“他家老婆来了”，我乃大惊。原来宝玉堂唱《新五更调》，有云：“三更三点月正高，小妹来相好，曰都乙，小妹来相好，自家老娘来赶到，唬一跳，

眠床里吓,一把查牢,曰都乙,打得不得了吓吓。”唱罢,又添一注脚云:“打得弗得了喃。”此不过游戏文章,断无如此事实。今我与小凤英顽笑,忽听得人家老婆来找寻丈夫,这个可吃惊不小。(对看官们声明,在下并不惧内)及见那妇人,素不相识,方才放心。我此番在此,左拥右抱,其喜洋洋。又记得曾拿二胡,奏徽腔,六八子调,所谓“上上尺上尺工尺工四四四四”,宝玉虽未学过,而心灵手敏,亦可扣弦和之,开心得狠。至于台面之上,听如意说笑话,有“团团圆圆……千千万万……千难万难……”等语,尤为妙不可言。且是年大世界为赈济水灾,将请南北校书会唱,花牌楼妓女如阿珠、月仙等均到这里来,开起锣鼓,试行演习,我则白看看不名一钱。其他如搓煤头,穿鞋子,给甘蔗,敬茄利克香烟,种种情形,笔难罄述。故我往石湾后,念念不忘。本年来杭两次,均不时来逛逛云。如今且说我携带内眷寄居石湾阜生行内,却完全做老板,做嬉客,行内生意,一概不问。我内子与三弟媳,亦每日上午及夜里均作竹林游。我闲暇无事,坐在楼上,抄录生平杂稿,并补著《我之小史》续篇第二回,飞质芬讼事始末,那一段文字,笔歌墨舞,酣畅淋漓,真觉文入妙来无过熟。记得那时有诗纪述石湾,随抄兹照录出,其诗□云:“石门湾里我经营,题取招牌唤阜生,我与□□同作此,后□□□喜迁□。回思廿七年前事,严父相随到此来,当日车头仍冷□,□年桥旺生蒿莱。而今南市鸦荒径,除却东头没此行,对面油坊多市面,关心世事感沧桑。”越年辛酉,二弟耀先忽将生记行招外爰[股],自己兄弟占作爰[股]本洋一千二百元,派每人三百元,其中内容不甚清悉,我囿平昔颡顽,亦不深究。而阜生行本年正月,兄弟会议,辞去王某,余君因此负气辞职,乃断定我为经理,照例给薪,外派出行。四弟结先为副,同心辅佐。不料所议甫定,忽接家中飞驰电报,谓堂上祖母老安人卧病沉重。于是我兄弟合议,一面趣内子及二弟媳、三弟媳与爱、成两侄儿、菊英侄女、福哩侄媳先行动身,我料理行事,至初十亦启程。我记得此番随身只带一小皮箱,一铺盖,两件行李。道途之日,行中排司代挑至南头移上快船,

至长安上车,买行李票,及杭州南星站,乃坐东洋车载入生记行来,在杭城耽搁一天,次日动身。将两件唤东洋车拉到闸口,放在公司门首,后运上轮船。我乃买烟蓬票,上来看。烟蓬柱下,我则随意坐在外面,看看风景,唤茶房炮[泡]壶茶来喝喝。半日之间,到了富阳。我取那行李移上快班船,买联票至屯溪。记得那日甚为拥挤,我那票系第二号,依次而坐。后该船至严东关,被人包去,我只得运那行李坐东洋车,投严州府来。不料这车是木轮的,我在杭州都是象[橡]皮钢丝坐惯的,觉此真不舒服,幸霎时拉到,颇不算苦。入城时见人家街上多悬灯笼,盖十三日为上灯节也。自是而淳安一换船,深渡再换船,这两件行李,都是我自己搬运的。查快班船与徽船形式不同,船中系上下两层,共计十号,加号不等,另设厕所,较为便当些。后舱坐一帐房,司理一切。目下各路,均有快班,故徽河近来亦新开办,以便行旅。当日我到屯溪,上岸叫伕,乃将这行李放在轿上。抬到溪口,脚伕已抬不动。旋到轿行换过二人,及到桥坞,又抬不动,我乃辞去。欲另唤土脚伕,奈土脚伕敲竹杠,我无法,只得雇一担伕,自己则步行。是日仍过岭,到家天色已晚。走入门时,见家中各人,及沱川外甥们,环坐吃饭,未见我祖母,心中一惊,忙问:“娘娘何在?”毕竟祖母何在,下文分解。

第四回 发哀启为祖母治丧 挂归帆代善儿婚娶

话说我走到家，便问娘娘，大家云在后庭，我随即入内进谒，见祖母坐挺椅，病已稍愈。问及新年数日，病正沉重，及后渐渐减轻，可望无事，心中大悦。祖母见我亦欢喜，道：“你来家甚好！”自此我等公议，轮流奉养。及二弟赶到，未及两日，不料我祖母病复加剧。我和内子那夜服侍至天亮，至二月初九竟寿终内寝，呜呼痛哉！时祖母年八十五，我兄弟等亲视含殓，遵礼成服，乃发出哀启一道，照新式装计，其文云：

哀启者：先祖妣汪太宜人闺姓明圭，同邑莘源太学生汪讳宗鳌公第七女，幽闲贞静，幼娴母训。年及笄，于归我先王父起凤公，敬顺无违。时先曾祖喜禄公以南货创业昌江，居家时家训森严，太宜人与妯娌行上事翁姑，承欢弥谨。太宜人产子女二：女姑母适余氏，子即先严蕃楨公。先严诞于庚申冬月，才三日，适发贼入境，阖村老幼逃窜山中，先曾祖亦揭眷避难，太宜人怀抱从之，此中苦绪，不言可知矣！明年辛酉，先王父见背，太宜人年仅二十五龄，伤心酸鼻，痛不欲生。奈先严时在襁褓，不得不以青年苦节，矢志抚孤，其懿行载诸志乘，见五十二卷《节孝传》。及先曾祖病笃，临终殷殷□以我先严尚未成立为虑，执手流涕，

泣数行下。太宜人乃勉承先志，躬任其劳。彼时先伯祖起龙公一家雍肃，而我太宜人之呱呱对泣者，则惟姑母及先严而已。析产后，太宜人以一身理家政，事无大小，必躬必亲，为先严娶余宜人，光绪二年建爱日堂，一时鸠工庀材，太宜人惕厉忧勤，无微不至，丈夫巾幗，尤足以脍炙人口焉。先严早岁读书，初从江湘岚世伯宦游娥江，继而之浙政界、商界两地奔波。而不孝等幼稚时期，多赖太宜人维持调护。及为不孝等教读婚娶，煞费辛勤。故不孝铎倖获一衿，及兄弟等成立，僉谓非太宜人不及此。戊戌岁先伯祖之媳汪氏，以子媳云亡，家门欠顺，因率其孙百炼迁移昌江，旋遭病故。太宜人以百炼姐妹均幼，念一脉之亲，收留抚养。故男婚女嫁，两底于成，而百炼至今没齿感德。太宜人平日性温而厉，先严以下均畏惮，而对于不孝等异常慈爱，老不少衰。其待人无疾言遽色，治家以严肃为主，终岁不闻呵谴声。至于周恤贫乏，矜悯孤寡，邻里尤啧啧称道。不孝铎忝列自治员绅，为村人排难解纷，太宜人时以表率一乡为训。燕居之际，多引前言往行相诤诫。庚戌先严弃养，甲寅先慈又逝世，太宜人命不孝铎支持家务，不孝珂经理浙江生记木行及石门阜生木行，骏业丕承，深恐不孝等弗克负荷，又复以勤俭忧劳相勗。前年姑母不寿，不孝等惧伤太宜人心，至今仍守秘密。去春二月，面谕不孝铎谓浙江木业，为全家命脉，须自前往帮同负责，不得委任他人，余尚康强，毋须以内顾为虑。不孝铎承命而往，与兄弟等经营于外。太宜人春冬患病，不孝等云天遥隔，未克躬亲视疾，负疚殊深！今春闻电驰归，见太宜人喜占勿药，一时家人团集，太宜人喜谕不孝等，谓汝父年耄失怙，情状凄然，今子孙绳绳，余心滋慰。但愿貽谋裕后，光大门闾，于斯已足。不孝等谨佩明训，私心庆幸，以为鸡豚之愿，徐图补报于将来。不料甫经半月，变起崇朝，太宜人竟弃不孝等而长往也。在太宜人福备考终，含笑而逝，可无遗憾，而不孝等则回首追思罔极之恩，未获补报于万一，罪同山海，

无地自容矣！呜呼痛哉！太宜人以道光丁酉年十一月初三日寅时生，以民国辛酉年二月初九日申时歿，享寿八十有五。女适沱川清邑庠生余讳濬公为室。子蕃桢，清贡监生，五品衔，娶余宜人，为沱川清邑庠生余讳叶恭公之女。孙四，长昌淦，册名鸣铎，清邑庠生，娶查氏，为岭上清国学生查讳绳武公之次女；次昌言，册名鸣珂，清五品衔，娶江氏，为清进士前任江西审判厅厅丞江印峰清之侄女、清附贡生典簿銜训导江讳蔚青之女，又娶洪氏为簪室；三昌荣，册名鸣球，清国学生，娶何氏；四昌榆，册名鸣皋，娶郎氏。孙女二：长适凤山查姓；次早歿。曾孙四：长百祥，册名宝本，本邑城立高小毕业；次百祐，册名宏，江干区立国民毕业；三百祺，幼读；四百祚，幼。曾孙女三〔二〕：长适沱口查姓，次幼。太宜人以次孙鸣珂奉直大夫职勋封宜人，光绪戊子□蒙南京大主考许公有馨题额“行高冰洁”。又以姻亲江湘岚世伯及同乡京官鲍公琪豹代奏请题，奉清廷谕旨建坊，旌表节孝。不孝等侍奉无状，第恐太宜人懿德湮没不彰，故扩其大略而缕陈之，尚求当代大人先生锡之铭诔，宠以诗文，有光泉壤，不孝等曷胜哀感，苦块昏迷，语无伦次，伏乞矜鉴。棘人詹鸣铎、鸣珂、鸣皋泣血稽顙谨述。

且说我等兄弟当夜遵办大殓之后，照理伴丧，且祖母房间，叫做热房，后人亦当住宿。于是我伴丧睡灵柩房，二弟耀先带领受、成二侄住宿热房，各尽其职。第三夜后，堂摆杯盘。次早验之，果然酒杯之中，略浅一点，筷子亦有更动，金谓有点灵验，此乃迷信之说，究竟是否，不得而知。我等兄弟，遵祖母生平意旨，七七里做事业。（此乃土话，做事业即延僧拜忏）当日我等兄弟，派定头、末七开本房祭，中夹以斋忏，尼姑而后，和尚继之，奉佛斋戒，建设五日五夜功德法坛，本房内外人等，都来帮忙，每日吃反（饭省笔）约十余桌人，闹热之极。看官们听说天下事无水石能行舟，我祖母一生储蓄，将身后事办得齐整，

所以临时不必慌乱,这叫做“凡事豫则立”。衣衾棺槨,固不必说,即延僧斋忏,其纸钱锡箔,均系生平自备,我兄弟不过奉行遵办而已。不然照我等这样的儿孙,能够代上人做许多冠冕堂皇的事业么?这也不必细表。如今但说我之祖母青年苦节,一生行谊,鬼敬神钦,今日做斋,理宜接引西方,魂归极乐,道无乘了。果然发现出一椿实验出来,叫做“羽化登仙”……但试问看官们这“羽化登仙”四字,出苏东坡《前赤壁赋》,何以见于此处?原来此番斋忏,自净坛、扞押、申文、开启,以及破血湖、过仙桥,均系照常做去,惟破血湖之夜,有小和尚扮女人,坐血湖池中,忽见神牌之上,飞到一蜻蜓,大家称奇,都道这场功德不小,好事者且引为羽化登仙之证。或曰小和尚过岭头时,路傍[旁]见一蜻蜓,预先捉下,藏于身上,到此乃放出来的,未详孰是。当日我兄弟等丧尽其礼,择定四月二十二日为殓期,我四弟及善儿亦都赶到。按十八本门八大房祭,十九题红,通村祭,二十阖村送祭,二十一回祭,二十二出殓,拦路祭三,及上堂祭,二十三节孝祭,前后核共有十一个祭,□斋营奠,殆可谓生荣死哀矣。其时排场,系借世德堂内进设灵,中悬放大电光照相,上结花球,顶书金字匾额“音容宛在”。中堂结以花楼,玲珑剔透,素帏之上,剪银字匾额“彤管扬辉”。两旁垂帘,左更衣所,右举哀所,均剪银字。梁上悬大孝球三,当堂祭桌、献桌,均摆祭品,四柱旁左摆诰命亭,右摆魂亭,前左摆行述亭,前右摆诗亭,下堂中摆香亭,左厢摆节孝坊,四壁悬挽轴挽对,以及金银托盘,花衣明器,色色俱备,陈设得都无空隙。挽轴花缎大呢华丝葛不一,其文甚么“福寿全归”哪,“天姥峰颓”哪,“荻画遗徽”哪,“德音不忘”哪,“五福全归”哪,“驾返瑶池”哪,“瑶池驾返”哪,“驾返西池”哪,“壶范可风”哪。其挽对不及备载,详《哀挽录》。下朝堂素帏之上,书银字匾额“于川奠之”,朝外正梁,悬花边金字匾额“慎终追远”。头门顶上以青苔结成“祭之以礼”四大字,红绿花边,走入门来,真觉光怪陆离,目迷五色。题红之日,旗锣鼓吹(即叭喇[喇叭]),请到江湘岚姻世伯的题主官,贵和、韵锋、质芬、锦屏为礼生,大有面子。提牌

执事前来,什么“钦命”哪,“一品封典”哪,“二品顶戴”哪,“赐进士出身”哪,“赏戴花翎”哪,“江西审判厅厅丞”哪,“诰封荣禄大夫”哪,“奏保硕学通儒”哪,其中只“钦命”二字,用黄纸底剪红字,其余均用蜡笺大红纸剪银字,煞是好看。又有本宅爱日堂的提牌,什么“钦加五品衔”哪,“荣封二代”哪,又二对纸糊的“志坚金石”哪,“节懔冰霜”哪,“青年矢志”哪,“皓首完贞”哪。连日开祭,鼓吹之中,均用大锣,威武之至。送祭及回祭之日,来宾每日共计二十桌,提牌鼓吹执事,每日吃反[饭]四十余人,本房内外亲戚朋友,忙得不能检点,乱得一大[塌]糊涂,厨房伙老不胜辛苦。说勿笑话,在庐坑村内可算得破天荒之大出丧。及下葬,又请余公辉祖(清廩贡生)祀后土,直闹得我出村谢孝,方只妥贴。后来刊印《哀挽录》,有江湘岚姻世伯(峰青)撰传赞,江易园先生(谦)撰募志铭,董宇春茂才(鼎元)撰诔辞,以及挽对、挽诗,共订一本,分送亲友。其中湘伯之诗,有目共赏,不可不为录出,其诗云:

劲节松筠里党传,鸾骖归去早春天。桃花浥露霏红雪,护草驾风化紫烟。缔造艰难堂构在,义方垂训子贤矣。蔗甘今是酬荼芳,兰玉森森绕膝前。

登云拜母忆儿时,袜线粗才慧眼知。宁有黄金酬漂母,喜看册诏下天墀。君恩浩荡褒奇节,坤道柔嘉式令仪。十载重来荐刍束,山阳枨触故人思。

话说丧事完备,二弟、四弟及善儿先行往杭,我至七月亦动身,月底至石湾。是年我在该行经理,虽是虚衔,然各事都要放在心里,与去年之闲散不同。正事之外,上街闲玩,无非长乐园吃茶,一乐园吃面,接待寺看戏,听弹词,听小热昏,至于宗阳庙、石门县看会,盐桥帮搓小麻雀,跳板船过金菊仙,尤其余事……兹记得宗杨庙有对子云:

提孤军扫狂寇逆氛，俾院胡得而行筹，汪徐因而就抚，卒保全浙东西数部[郡?]苍生，以客将建殊勋，一死足千秋，犹想见耳雷鼻火；

过故里吊将军遗迹，看配享有霍贯道，从祀有沉东溪，长消受塘南北万家血食，为乡民驱疠疫，神灵昭百代，恍然睹风虎云旗。

以上各事时过境迁，均不甚注意，惟盐桥帮以麻雀为名，其时群玉山头偎红倚翠，是中深趣，未可以言语形容者。那年看戏，见吕洞宾戏牡丹，殆可借以写照已。我当时在阜生行支持，而行内生意，做至年终，大不讨好。然亡明者罪在仁宗而不在怀宗，这个道理，大家晓得。我亲自理账，蜡鼓惊心。至次年壬戌，竟至露冷莲房，不能继续。二弟胸有成竹，乃带三弟媳来石湾，会同兄弟提议出顶，计顶价一草，而我兄弟四人，仅以防孤之数均分。维时我读书本色，不明计学，三弟媳妇人女子，究无见识，四弟又口尚乳臭，以致我二弟这酬贺当酬贺也。行事出顶，我与善儿均至杭州谋事，一时不得，一日乃坐火车独往海上一游。忆海上中外通商，繁华达于极点。己酉年我才初到，投法政讲习所，住白克路，搁住半年。（见卷四第十五回）至癸丑冬及甲寅正月，又携善儿前住白相两次。（见续篇第一回）戊午夏，又率内子并善儿重去白相。（见续篇第二回）春江花月鸿爪不堪寻，这也不算什么稀罕。此回至北站下车，先到永安、先施两公司，游览一遍，至四马路吃晚膳，拟往棋盘街喊移茶，不料天忽下雨，遂改上青莲阁一走。按青莲阁吃茶，每桌均有野鸡同坐，与茶客打混，惟炕茶高尚，野鸡不来，不过略丢眼色，则走过之野鸡，亦近前招呼，然不理睬，则逡巡自去，这个门槛，我素来清悉。当下择定一炕，呼茶饮之。野鸡走过不少，肥的瘦的，大的小的，有招呼有不招呼，都未站定。嗣后见一本色面孔的，脂粉不施，心颇爱之，遂假以词色，执其手攀谈两声，问芳名叫做金花，问年纪据云十八，傍[旁]一老姥相随，促客同去，我谓

辰光……金花随老姥丢一圈子,未几又到,我以左右无事,即随之往。走后楼扶梯下,并肩同行,外有一野鸡代戴雨伞。视金花穿漆皮雨鞋,一片天真,据云扬州人,本地话亦会讲,什么“怕痛门还铜钿吓”,也晓得讨便宜……次日我游新世界,地道南北交通,共和厅见邱聘卿,我仍认识。又看滑稽双簧,引人发笑。至女子新剧,都是妙龄女儿,亦颇可看。过女子招待处,未泡茶,至晚出来。是夜至棋盘街,点金玉楼,云与阿姐共房间,恰有客人碰到,乃借房间酬应。金玉楼小小年纪,人亦忠厚,“对弗住对弗住”,其音清脆,娓娓动人。及去而吃茶于升平楼,遇俞枢臣、金少云,他乡故知,狠是难得,我惠了茶钞。枢臣约同去打茶会,又至棋盘街一家,点情花新剥鸡头,颇为肥美,此壬戌年二月十七日事也。

且说我当日独自一人,宿四马路弄中小客栈,暗中思想,苏州未曾到过,不如明天且往一游。主意已定,次日早晨,即趁火车而去。记得此番买票上车,听得车上的人,男男女女,都是苏白,轻圆流利,的是可爱。一路过去,有真茹、龙翔、昆山、外跨塘、陆家浜、官渎里等地方。及到苏州,塔影斜阳,远远望见,至车站下行地道,如上海之新世界然。当下我唤人力车至阊门,投苏台旅馆,看定房间,即又唤人力车至刘园游玩。适刘园内设兰花会,门票四角,我买票直入,仰见匾额改书“留园”,并小字题跋,注明谐声之意。内中楼阁玲珑,所谓“缭而曲如往而复”者,我统统走过,场下的是不小。另有一间,兰花满座,一时游人麇集,纷至沓来。男客大抵穿哗叽,雍容尔雅;女客大抵着华丝葛,旖旎温柔。我到此领略一番,觉得吴宫花草,风雅宜人,令人不胜心赏。怎见得?有诗为证:

朝别春申夜入吴,游踪乘兴到姑苏。留园剩有兰花会,取次看来似画图。

漫把新留改旧刘，风光依样好亭台。兰香满座凭真赏，胸怀^{〔1〕}广博天为开。（用题额原句）

士女如云快若何，祓除轻赋采兰歌。寒山诗客分明是^{〔2〕}，吴会才人实在^{〔3〕}多。

仙风吹透满庭芳，兰室谁夸王者香。我亦一瓿闲啜茗，暂时相赏莫相忘。

时座上有薛时雨所撰对子云：“迤迤出金阊，看青萝织屋，乔木干云，好楼台旧址重新，尽堪子敬夜游，之之醉饮；经营参画稿，邻郭外枫桥，城中花坞，傍琴樽古怀高寄，想见寒山诗客，吴会才人。”故余诗中及之。如今再说我当日到留园游玩之后，傍晚回来，即往大发茶园看髦儿戏，是夜觉得角色颇好，中演“翠香寄柬”一出，尤为可爱。后由戏园出来，吃了消夜，马路上闲步一次，即回旅馆，觉得人已辛苦，遂入睡乡。时有妓女到房间兜揽生意，竟无交易。且楼上楼下，隔壁房间，燕语莺声，管弦呕哑，我都不理会，一夜睡到大天亮。次日早班回至上海，趁电车至大马路，吃了一瓿茶，即坐快车至嘉兴。是夜又在嘉兴文明戏园看男女合演的新剧，初演趣剧《媒妁公司》，继演正剧为《三笑》，去唐伯虎、去秋香的角色都好，唐伯虎饰书童，初见太太，秋香调排他，顿足令其磕头，口呼“较速磕叩磕叩”，后伯虎戏秋香，以手拦住，口称“此路不通”，均有趣味。是夜宿小客栈过了一夜，趁快班船来石湾，次日再由石湾回杭。此番在外游玩，共计五天。后来搁住杭州，于南院则有招弟、如意、小红、沁香之遇，于北埠则有王素英、小如意、花琴芳之遇，至于城内老七、阿凤，这都是后话不题。且说我自四月初一，送善儿至湖州朱吉记木行，学习木业。自己蒙二弟介绍，亦于二十一日入浙江书局，当小朋友，做了数月生意。后来接到

〔1〕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六《初到苏州游留园适值兰花会》，“怀”作“次”。

〔2〕 是，《初到苏州游留园适值兰花会》作“在”。

〔3〕 实在，《初到苏州游留园适值兰花会》作“更觉”。

家中来信,道善儿亲事已成。至十月,乃带善儿回家完婚,新娶媳郎姓。是年在家过年,至次年癸亥正月,我与善儿时在家中。我月英女儿自幼嫁沱口,择二月吉日合卺,我乃略办些妆奁送去,至此可谓向平愿了矣。后事如何,下回再续。如今但将善儿完婚时做出《花烛志喜》的古风一章录出,请看官们看看,以作结束:

善儿今年已十九,四方衣食劳奔走。求凰未就感朝飞,延误至今迟又久。环观同学少年中,桃夭咸咏酣春风。从弟后先都小娶,一门好事乐融融。揆诸男大当婚例,应赋洞房花烛夜。议王议董不成真,几时箫引秦楼月。郎家有女初长成,与儿年小两同庚。去岁倩冰曾未遂,向平有愿心件件。今年忽接家书早,凑巧天然仍结好。待开^{〔1〕}梅开岭上时,同心结绶宜偕老。此事全亏汝母亲,细意慰贴殊殷殷。鸿鸾天喜今来到,华筵大启焕然新。肆筵设席觥筹杂,竞羨新郎今结发。马褂裁成海虎绒,绵袍翻出华丝葛。花轿离门初^{〔2〕}启程,霏霏雨雪使人惊。明朝报道新人至,欢喜天工^{〔3〕}大放晴。娘家昨夜真忙闹,为道佳人初出阁。二十余番喜爆多,以火销金田外铄。吾家喜气溢华堂,先^{〔4〕}迓鸾书后嫁妆。喜爆声中鼓吹杂,红灯照耀庭燎光。新人花轿从门入,观者如山无隙地。压^{〔5〕}除凶煞投锦鸡,抬上圆筐抛玉粒。拦腰裙及插腰鞋,躬负登楼趣味佳。引到同心^{〔6〕}有摈[宾]相,合欢杯饮早安排。维时房内真繁乱,油渍新衣贯耳断。有人乘间抢妆奁,索将喜果来交换。喜果曾交门外分,一时扰扰殊纷纷。我要嘉湖好细点,冬米苞芦好谢君。新人就宴多女客,

〔1〕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四《善儿花烛志喜感赋一章》,“开”作“到”。

〔2〕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四《善儿花烛志喜感赋一章》,“初”作“方”。

〔3〕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四《善儿花烛志喜感赋一章》,“工”作“公”。

〔4〕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四《善儿花烛志喜感赋一章》,“先”作“初”。

〔5〕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四《善儿花烛志喜感赋一章》,“压”作“扫”。

〔6〕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四《善儿花烛志喜感赋一章》,“同心”作“新郎”。

象服笄珈先入席。大姑小姑把盏来，妹子徐行尤特色。银烛高烧夜炜煌，拜来天地与家堂。夫妻交拜成礼后，合卺^{〔1〕}传杯入洞房。此时廊下陈丝竹，同声庆贺谐花烛。春风一曲载赓歌，得子花园满堂福。三朝而后拜双亲，为锡嘉名为掌珍。我与细君低道喜，连生贵子贺新人。

〔1〕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四《善儿花烛志喜感赋一章》，“卺”作“盏”。

第五回 为谋事留杭暂搁 过新年到处闲游

337

第五回

为谋事留杭暂搁

过新年到处闲游

话说我本年(癸亥)在家中时,趁女儿合卺之后,择期二月初十,接双回门,循俗例,请娇客,摆银台面,添酒回樽,内堂另筵女宾,与女儿同燕,一切无庸细述。事成之后,善儿要赴湖州,我乃送之往杭,兼为自己谋事。此番二月十八日前途,二十清明日至屯,二十七日至杭。记得路过桐江,游钓鱼台,钓鱼台下有严先生祠堂,墙刻“客星”二字,其匾额一书“高尚其志”,一书“山高水长”,旁有对子云:

寄迹吕韩间,溯维千百余年,渭水悠悠淮水咽;
置身霄溪上,俯视二十八宿,帝星朗朗客星高。

据善儿登最高处,言上有二碑,一刻“清风千古”,一刻“留名一丝”各四字,我则未曾上去。到杭之后,耍了数天,善儿往湖州去讠,我乃暂搁在行。时汪北[伯]海的令郎忘其名,亦来杭谋事。后来至鼓楼湾票号,做不多时,不知往何处去了。查汪伯海段莘人,著名拳勇,昔日江西景镇喧传,有“汪伯海义救詹兆林”一事,远近无不知之,现在讲起来,看官们大约还有些记得。盖詹兆林即我的林叔公,向伙景镇南货店,亦以拳勇著名。店中白糖桶,打叠安放,林叔公每举重

若轻,店中同事,多服其神力。且南货店友多从司务习拳术,讲到林叔公,无不崇拜。那年适江西会馆万寿宫演戏,林叔公往观。戏台之下,偶言这戏演得不好,江西人素来蛮横,有一人翻驳,谓:“没有人请你看,好你就看看,不好你就不要看便了。”林叔公大怒道:“这是会馆演戏,你叫我不要看么?要叫我不要看,除非到你家老婆房里去演。”那人反唇相讥,冲突起来,两下举手斗殴,江西人纷纷扰扰,都来帮打,棍棒交下,板凳继之,砖头瓦石,抛掷不绝。一时喊叫声,辱骂声,妇孺号哭声,闹成一片,戏场大乱,台上停锣。林叔公夺得一棍,左冲右突,被江西人困在垓心。时汪伯海在门外,听得人人喧嚷:“打灰[徽]州老!打灰[徽]州老!……”急忙赶进一看,见大家攻打林叔公,这还了得?当下夺得一棍,即与林叔公以背贴背,各舞其棍,八面威风。无论棍棒板凳,砖头瓦石,一触其棍,即成反击,打得落花流水,东倒西歪。二人徐打徐出,到了大门之外,疾驰而去。江西人众大败,是役也,伤者百数十人,重伤者七八十人,因伤致死者六人。林叔公早将折扇扯碎,款书“立廷仁兄”字样,纳入口中嚼讫。及出,随到衣庄,买了一件旧长衫穿着,使人不认识,步行至和茂店,卧床喘息,辛苦已极。店中经理兆叔公,即其胞兄,骂伊闯祸。林叔公大叫:“勿骂得好,等候连你一齐打,我已恼甚!”是夜,兆公雇八健卒,暗将林叔公护送出镇,即奔回家。到家月余,闻外面谣风,江西人将结众前来复仇,母子惧甚,拟奔东山,或他处,后未果。而汪北[伯]海则天天在街摇摆云,此丁酉年事。在下初闻汪北[伯]海如此神勇,认为漂亮人物。后在邑振记时代,北[伯]海随学斋来谒,仍垂拖拖物,吸钝拐烟,据云与邑中程佑生为拳友。愚谓智、仁、勇三者宜并重,若徒言勇,则一味野蛮,为不足道,江西人正坐此病,前次打了灰[徽]州会馆,六县公呈,蒙省派委员董公查办。董安徽人,断令修理会馆,做戏请酒,凶犯荷枷台前示众。彼时五县人都已认可,惟黟县人不遵,谓打了朱子牌、万岁牌,何等重大,必杀两颗人头悬挂石狮方可。后来缠讼,多延时日,反至蹉跎。那事如今谈起来,人人所知。曾几何时,

乃又发生此事,可谓野蛮之极已!至于程佑生,乃邑城内著名拳勇,人呼为佑生司。他一生孔武有力,曾与保卫队斗殴,手擒二人,如打大钹,抛而远之,连擒连抛,见者无不吐舌。城中下流如朱刺等,索债剥衣,强项之至,一逢佑生司,则避之惟恐不及焉。邑中夜摆诗摊,朱博士某公来打诗条,摊上劝以勿打,某公报称:“我已输了。”摊上道:“你输了,我给你铜元二枚好了。”当时取以给之。既而警察来索取陋规,例给铜元四枚即去。后佑生司来打诗条,摊上连忙立起,孝敬铜元二十枚,请端去吃吃酒。故曰:“博士不如警察,警察不如程佑生。”在下振记小店,曾有异地鏊客来投名刺,打布施。佑生司走来,提其鏊口向外,鏊客连忙收拾,望望然去之,佑生司言“兴孝坊一带,上自振记,下至信诚庄,劝你少走为妙”云云。佑生司平日茹素,喜饮酒,尝称与在下为友,在下则若离若即,虚与委蛇,不肯列为同类。这且按下不题,如今且说我在杭谋事,建德公署,吴淞警局,均有回函难靠。求之朱家,又终不成。至于海上金、江二君,更复空言无补。时光荏苒,不觉忽忽已过了两年,这两年中,所以消磨岁月,不过饮饮酒,看看戏,洗洗浴,游游西湖,大世界骑骑自由车,此外则无所事事,真觉此日闲过可惜矣。是年六月初一,鳌姑爷来。初二往申。初五内子到杭。十五善儿亦到。六月二十八善儿返湖。八月十二内子返灰[徽]。十二月善儿又来,三天即去。时奉送绒帽一顶,止嗽药片两瓶,当日情形,甚为凄惨。是年我大汜先生的世兄学彭卒,学彭自沱川分袂,由小学而中学,颇负盛名,旋任万安教员,大为江易园君谦所器重。丧偶之后,曾到镇江续娶,携眷返里,路过杭州,投落生记行,旁观人见他婢子服侍,规矩凜然。我那时不在杭州,尚未之见。我自己已已侥幸,往大汜宅谢先生,与他略叙契阔。至此十八年未曾一遇,此番在杭闻耗,为之抚[抚]然。亡年三十六,后嗣犹虚。江湘伯有挽对云:

君殆为李长吉后身,是英才,是哲学,是良师,更奋勉前修,

吐出心肝人遽杳；

我欲效韩昌黎辟佛，无意谪，无挂碍，无恐怖，又专科研究，苦寻烦恼意何居。

据云学彭以研究佛学科，伤耗脑筋，因而致疾，故其中云云。学彭文学超拔，癸卯科试，与我同招覆，旋见摈。及入新学，每试多取第一，鸿篇巨制，著作如林。许公承尧，有“天地为物，造化为上，阴阳为炭，万物为铜”之批评，其功夫概可想见。中学毕业，奖励拔贡，所刊试卷，学有根柢，波澜老成。尝致信他的父亲，谓男现在迭年收入，足可敷衍家支，大人毋须以家计为虑。方谓全子克家，长资倚畀，今若此，其何以堪？我书至此，不禁为我夫子三太息矣！次年甲子春，我仍在杭。二月廿一，善儿来，廿九返湖。六月刀[初]五，鳌姑爷来，初九返灰[徽]。是年江浙战争发生，八月十七善儿又来杭避难，至十月始去。我这两年，完全做无业游民；四弟绍先亦东来西去，脚跟无线如蓬转；而二弟耀先则保险公司附设[股]，永大昌木行合伙，蒸蒸日上焉，这也不在话下。如今但将我闲游之事，略叙一番。觉得杭州自开通以来，城站旗下营，均有舞台，男女京班，不时开演。蒋月英之《翠屏山》，张文艳之《纺棉花》，自我观之，女班中可称顶好。至于《李陵碑》、《虹霓关》、《朱买臣》、《错中错》、《探亲家》、《花田错》、《时雯撕扇》、《巴骆和》、《小放牛》、《拾玉镯》、《打渔杀家》、《十八扯》、《翠书寄柬》、《献西川》、《落马湖》、《刀劈三关》、《三娘教子》、《宝莲灯》、《空城记》、《狮子楼》及《七夕之天河配》，虽瑕瑜互见，亦尚可观。凤舞台演《悦来店》，小杨月楼去十三妹，甚适意。其他角色，演《莲花湖》、《珠帘寨》、《投军别窑》三本，《铁公鸡》、《逍遥津》等剧，亦均认真有精采。又《文昭关》、《请朱灵》、《盗御马》、《韩门射戟》、《拿高登》，一角头狠值得。大世界中《狸猫换太子》，出色当行。应宝莲、沈飘芳之《游龙戏凤》亦佳。至三雅园，则较之他家稍逊。文明戏中，为《红颜白发》、《闷葫芦》、《大男寻父》、《人为财死》等剧，男班固好；而《齷齪家庭》、

《双美复仇》、《卖油郎独占花魁女》、《碧玉簪》等剧,女班亦不差。记得有一黑里俏,眼角微瘢,穿香元纱的,常称“是个诨对个诨”,年轻可爱。又有一穿淡红衫子的,年约十四五,口称“故是弗见得个少奶奶”,又笑说“应酬应酬”,天机活泼,至今犹印在脑筋。其外则刘哈哈、江笑笑之双簧,马守义之魔术,女子团之拳技,田双亮之巧耍花坛,各奏尔能,神乎其技,而有目共赏,观者自知之,固无待余之赘述也。且说我一日午膳之后,老逢约游六和塔,从之。至木桥,忽改变方针,谓我道“不如入城去,城内旗下营圣湖旅馆,现在有……”云云,于是我与同去。初至明湖门首,入会二少。时二少正在盆汤沐浴,问堂倌,得见架上衣衫,地下白鞋,认得这炕榻是他坐位。委堂倌转言,我等在陈列馆等他。未几二少果到,殆老逢早与约定之故。老逢既见二少,以辰光不早,邀同入西悦来晚膳,三人共饮。二少点炒虾仁、洋拌鸡丝、烩蛤蜊、口麻锅巴汤,不吃反[饭],酒后糊涂,二少微有醉意。老逢怂恿投圣湖,二少颌之。遂往唤一雌头,大家顽顽,带挈我吃了几个馒首,是夜我仍出城(吃水饺子敢告不敏),他们在此计用去洋十七元三角六分。后来二少与我至碧梧轩饮酒之后,又来一次,计用去洋十一元。查旗下营各旅馆,大都藏垢纳污,而此圣湖曾至警所包认花捐,故警察不干涉,可以明目张胆,恣所欲为。夜间入其门,电光之下,鬓影脂香,相映成趣。我与二少两番到此,亦所谓得过且过,聊乐我云焉耳。且夫出门都是看花人,兴之所至,何所不可?我这番在杭,除此之外,仍有所谓王素英、小翠红者,姑置勿论。而其中鸿爪雪泥,有足可纪载者,厥惟福海里。福海里在拱埠,拱埠里有二:一永和,一福海,均为长三妓院。而福海二弄头一家,电话北字一百四十二号,鸨母华阿四,尤为著名。其中情依、情艳、情依,并皆佳妙。情依即小囡,姐名巧林,在么二,我曾识之。二少做情依,略有报效。七月值拱埠迎大仙会,二少、老逢借看会为名,约我及查某等同去,我随之。至则见所谓情依、情依、情艳等,并有妙龄娘姨名小阿四,玲珑娇小,人呼为咪咪调子头。当下我等初到,情依即为挥扇。及吃茶洗

脸,又为澡背,情致缠绵。无何,木业同人都到,换拖船,敬烟卷,荷兰水哪,白兰地哪,吃个不了。我等点心用过,即报以麻雀双台。我与二少碰和,情依代二少,藕臂圆融,抚之可爱。未几换小阿四,弥觉温柔。“消受美人棉样手”,殆可为今日咏矣。及乎八圈完毕,小阿四上电光,开小宴,珍羞罗列,二八迭奏,珠围翠绕。我点情依唱《阎瑞生》,倚歌和之。情依唱至“忍不住伤心泪难把话讲”句,至难把处,忽然中止,笑教我续,我亦笑住。至于小阿四的拇战,单敬大阿哥,攘袖素手,其兴尤豪。我等在此处,恒舞酣歌,一阵胡闹,此中风味,真觉一肌一容,尽态极妍。席散之后,则握手无罚,目盼不禁,至有软玉温香把满怀者,亦云乐矣,此甲子年七月二十七日事也。怎见得?有诗为证:

杭州官妓人称美,问柳寻花胡不喜。南边竞羨花牌楼,北埠咸推福海里。福海里中头一家,群雌粥粥皆名花。情依依并情艳,绮龄玉貌都无差。同把芳名标艳帜,许多浪蝶狂蜂至。南边首重老芸香,北埠宜夸华阿四。我随诸友入门来,帘幙层层迤邐开。竹战消闲齐坐定,花枝招展环相陪。此中游戏饶风味,华阿四家为第一。香烟开叫大前门,美酒盈樽白兰地。中有咪咪调子头,生来娇小且温柔。开瓶屡进荷兰水,玉液琼浆倒满瓯。宵来便把银灯上,对此情怀弥放荡。新剥鸡头一捻多,淋漓恣致相偎傍。房间今夜有双台,陶然共醉紫霞杯。酒助春心多鼓荡,春饶酒意极徘徊。此时座上盈宾客,赵瑟秦筝罗几席。更有查君兴独高(指双生哩),髡心最欢饮一石。霓裳三咏大罗天,拇战声哗笑语宣[喧]。多少心花齐怒放,几人情致倍缠绵。缠绵弥觉春光满,我识情依为小囡。一曲清歌阎瑞生,倡汝和予声续断。此情此景几何时,细腻风光乐可知。我是三生狂杜牧,堕欢再拾不为迟。当时曾践翠红约,到此遣怀消寂寞。如今夜走胭脂坡,寻芳猎艳情如昨。猎艳寻芳趣若何,闲来为赋浪游歌。瓜

山韵事从头记，买笑千金未足多。

又有《姐妹曲》云：

阿姐粉红衫，妹妹竹布褂，一样具天真，见侬都害怕。

阿姐初长成，妹妹新肥胖，一样逗春光，自由双解放。

阿姐年十六，妹妹年十四，一样态^{〔1〕}娇憨，天然饶别致。

阿姐在么二，阿妹在长三，一样张艳帜，芳名播瓜山。

阿姐大马路，妹妹福海里，一样好风光，幽赏我^{〔2〕}未已。

阿姐名巧林，妹妹名小囡，一样是名花，玉楼春意满。

且说我当夜在华阿四家，快乐之极。情侬之外，仍有小囡多人，天真烂漫，与客凑趣。有烟霞癖者，且登楼呼吸之。时已夜深，二少、老冯另有应酬他去，我即与查某趁夜车返。大马路遇花琴芳，不过点点头而已。是夜查某之岳丈，跟踪密访，不得真相。我与查某到行，已一句钟。查二少贵相知，南有烂污芸香，北有张小小（系么二冒冲[充]长三），今之情侬，不卜始于何时。□□□记昔里街闲步，遇一妇人，老逢招呼，吴某亦认识，今知此人即是华阿四，这也不算什么稀奇。是年八月五日，江浙初开火。二十日卢去孙来，适雷峰塔倒，人以为不祥之兆。杭州俗传雷峰塔内，当年法海囚禁白蛇。此塔一倒，白蛇出现，势必有大水起蛟云云。然余读《白蛇传》，乃明代故事，白氏娘娘的儿子许士林为明状元，而此雷峰塔则始于五代，当时为吴越王钱镠的妃子所建，于白蛇乎何与？查五代唐时，至今已有千余年，雷峰夕照，载在“西湖十景”，至是此塔一倒，远近喧传，连日之内，观者如堵。且其砖有篆字文，人争相取，我亦拾得一块，据言有洞之砖，

〔1〕 甲本至此为止，以下文字见乙本。

〔2〕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六《姐妹曲》，“我”作“殊”。

内有藏经,得之者可为墨宝。好古家谋之,价值数百金。京内段执政曾下命令,提取那砖一块及经文一张,送入陈列所去,以故拾砖寻经之人日益多,后经官厅禁止,人不能取矣。时上海拒毒会,遍贴广告,□□杭城内外触目皆是,说者谓(?)为雷峰塔倒,白蛇出现之应,这个我可不相信。如□□[今但?]表木行之内,来往客人复杂,自昔为然,本行本年尤甚。凡庄前失业的,及何曰启芳等,均搁□□食云则食,习以为常。东山江声煌,由南浔学校,被兵霸住,逃回杭来,亦在行流连许久,后改投体育专门学校去。按杭江干木行,为代客买卖,凡上客松杉板木,均是运杭寄售。因以□用,客人在行吃饭,应算福食,候结账之日,开一清单,一同扣算,这也是寻常好事。一日来一吴客人,自称上江人氏,言有松板一船投行,行中照例招待,那吴客人接连吃了十几日饭,天天同小东家顽耍[玩耍],松板却未见到,大家也不疑心。会我家二弟赴友人家吃喜酒,那夜回行已晏,未免困倦,将怀中皮篋,放在床头小凳子上,人即昏昏睡去。直至次早醒来,伸手一摸,那皮篋已不翼而飞了。他皮篋里面,放有金表一只,大洋六元,却算不得什么,惟铁柜锁匙,也放在内,此物不见,怕出乱子,吃了一惊,连忙爬起看时,铁柜果然打开,柜内虽无现洋,而三个庄折一齐失去。这还了得!且一个庄折内,附有期票一张,计洋一百九十元,可以作用,今俱不见,如何是好?忙唤账房先生起来,向邻行借电话,与城内钱庄接洽探问。据两家钱庄回来电话,言今早来一面生人,持折支洋,疑有冒充,留下庄折未付,其一家则已付洋四百八十元。二弟大骇,忙同账房先生飞车入城,向该庄查问。据云,今早来一面生的人,身穿竹布大衫,持折并期票,言:“行内有客下船,要找洋四百八十元,伙友忙甚,不得空闲,因委我来照办。”其期票抵实,兑一百九十元,外支现洋二百九十元,配洋四百八十元,以便付找。二弟及帐房先生闻言,细审形貌,疑吴客人,比即归行找。大家窃窃私议,又疑是金珊、二盛,做这勾当。盖金珊、二盛,平日有不正当的行为,人故疑之。彼时金尚坦然,不甚介意;珊则羞怒,必欲洗刷清白而始休,乃踽踽独

行,到处巡察。至里街铁路,忽见吴客人对面而来,乃大踏步上前,一把拏住,道:“东窗事发,你自己做的事,你晓得么?”那吴客人一见,急用金蝉脱壳之法,褪下长袍逃去。珊即向前直追,吴客人跳下内河,珊亦跳下内河,吴客人起岸,珊亦起岸。吴客人走到人家后门进去,珊亦追及门进去,口内连呼“捉贼”。人家听说“捉贼”二字,连唤警察,前门拦住兜拿,遂把捉住,带到行来。二弟一见大怒,立将他解送二区警察分所。经二区分所,解送省会公安局,由省会公安局解送法院,用刑拷审,供出原洋四百八十元,其三百九十元,已付入柴行办柴;其九十元,系钞票,放长袍内,适才铁路之上,脱去长袍,大约已不见了。后来追还原赃洋三百九十元,而那九十元只好自认晦气。这吴客人办有期徒刑十八个月,且将他拍照悬于分行,俾知这是吴贼人,不是吴客人。或谓这吴客人,在杭州木行内,做过生意,所以□□□□□门槛。该庄听他的话,入情入理,故也相信。□□□□□月,临时执政段就职,大赦天下,这吴客人始得出囹圄。据他声言□□□□珊结仇哩。在下偶宕新市场,见陈列所门首悬有浙报,载起大赦之事,是日适见□□□□起,我乃指示与看,言这客人大约已要解放。后来听说徽帮客人,且代募□□盘川,送他回籍去。现在他的照片尚悬在行,此人倒霉已极,我想他再也无颜来杭了。〔1〕

……〔2〕

……士女如云。我连日入城,看戏法,玩西洋镜,热闹之至。大世界斗牛宫灯彩戏、跑冰场,夜放烟火,尤足以引动多人。由旗营至灵隐,马龙车水,兴会淋漓。上海滑头,在此顽自由车,殊小意。一路之上红红绿绿,花花柳柳,一般女客大都着纯精缎华丝葛,的是好看。而姑娘儿多穿旗袍,所戴新式的帽,似戏棚石秀。曾见北地姑娘着丝光柳条旗袍,衣衫虽旧,皎洁天然,相遇湖滨,令人可爱。新年数日各

〔1〕 乙本此处原有“按下不题”数字,后删去。

〔2〕 此处之下乙本原阙。

人游兴俱浓,所谓“虽不得窃玉偷香,且把那盼行云眼睛打当”,正在这个时候。在下曾有诗,咏时装女郎,载三十二期《红杂志》,姑录于此,以呈政于大雅。其诗云:

小家碧玉试新妆,扫得青丝一色光,鬓影衣香凭看取,月形压发半弯长。

几回倦倚画栏干,露出清辉玉臂寒,仙袂风飘何太短,金箍手表耐人看。

云想衣裳别样□,时妆不与古装同,竞言裤里乾坤大,露出丝光袜粉红。

方寸肤圆古有之,自由解放至今迟,莲船盈尺天然好,鞋子花边样入时。

古人云:灿烂而思平淡。此言确有至理。当下我连日游玩,都是花花世界,纸醉金迷,故齐云落星,非不高矣,临春结绮,非不华矣。四弟谓画阁灯红,不若山头月白,华筵扇乱,不如林下风清,我与兄今日盍往那处一游?当下我闻他言,问游何处?四弟方说出来,正是“何用别寻方外去,人间亦自有丹邱”,于是我大赞成,决意同去。欲知此番往游何处,且听下文分解。

第六回 访杭州略书所见 会族众恢复祠租^{〔1〕}

话说四弟约我往游者，系往韬光也。查韬光径由灵隐上去，下有石门楼，镌此三字。我昔游灵隐，至此为止，今日重来，犹堪记忆。当时自旗下营先乘汽车至灵隐，凡飞来峰、一线天、罗汉堂游玩一遍，再由寺右步行上岭。记得寺前“静参众妙”四大字，书法甚工，比之天竺观自在菩萨，有过之而无不及。时岭上积雪未消，行至岭头，见上有佛寺，江山胜迹，我辈登临，远望海水汪洋，似潮头起落，模糊不可辨，古称韬光观海。我则目力既穷，有不知其所往，惜无望远镜窥之耳。有洋装客携眷上下游玩，我与四弟懒于行步，随入方丈小坐。寺僧进青果茶，谈话片时，觉得洞天福地，世外桃源，“天下名山僧占多”，此言良是。时座上有一对云：

岭树湖云沉足底，江潮海日上眉端。

据此则地高可知。当下我与四弟，坐久辞出，有一小沙弥送客，颇美好，我暗思翠屏山事，笑而不言。复至楼外楼随意小酌，叫野生醋鱼、炸肫肝等肴。是日回到旗营，天色昏晚，四弟往佑圣观会友，我

〔1〕 此回仅见乙本。

独归。有诗为证：

妙庄严域云林寺，第一灵山著圣湖，直上韬光凌绝顶，海天阔处望模糊。

名山有约订前来，欲往仍回已几回，今日登峰能造极，胸襟洒脱果然开。

湖光山色焕然新，予季相邀好踏春，顾视清高横空洞，可从鹫岭悟来因。

多谢僧家待客情，安排橄榄把茶烹，此间别辟神仙境，洗尽尘心澈底清。

又一日下午，我由铁路边旁小步回来，将晚膳，四弟为雀战胜利，进数十番，因又约我入城，谓旗营新开功德林素馆子，颇有名，盍往一试。于是即唤人力车同去，至平海路见方灯指点“功德林”三字，的是光亮。入其室，铺张雅洁，房间设席，傍安几案，案上置有《戒杀放生文》一本，任客观览。堂倌上菜单，请点菜，素鸡、素火腿之外，色色皆备，较素香斋为精美。而长年净素，荤不入内。其制法不外豆腐皮、香菰笋，然淡中有味，油水颇轻，此中殆有味的素焉。记得素鹅一盘，尤为可口。四弟另购两角，以荷叶包之去。我昔在花牌楼，借朱天素名目，摆素台面，该妓院极力巴结，各色选上品，如鲜荔枝作汤等味，据言这席酒价值，不下荤菜，我那时食之觉美，至此比较，不及远甚。是夜宿汇丰旅馆。次早起身，四弟约游三竺。当下由旗营又乘汽车至灵隐，乃下车步行而去。按三竺供奉观音，香火不绝，我甲辰岁曾随王公卓文到过，（见第四、五回）今已忘之。且我这三年在杭，杭城习惯，迭年六月十八，游人通宵，我亦终夜不寝，但都未往天竺，今乃与四弟同去。初到下天竺，风光如昨，见柱上有对子云：

开辟灵山创来千百余年惟此道场第一；

慈悲佛国添得上中两院居然天竺成三。

旋到中天竺，又见石柱有一对子云：

耸峙山腰普渡人间苦厄；
中分法界群瞻自在慈悲。

由中天竺至上天竺，路旁有横碑，书“禁止车马”四字。高阶上去，路略远些，凡烧香客人到此，路旁人家，男女小孩，前来结缘，均投之以糕饼。且到必鸣锣，有三女郎坐门前糊纸锭，闻锣声，入唤外婆，即有一老太婆出来行乞。当下我与四弟来到，由左门进，入内瞻仰，见庙宇仍旧，而江宏藻所悬“云路先机”的匾额，已不知何处去。且向日与王公吃茶之处，亦复茫然。惟屏门之外，悬一对子云：

山名天竺西方即在目前千百里接踵朝山海内更无香界比；
佛号观音南无时闻耳畔亿万众同声念佛世间毕竟善人多。

当下我与四弟内外走过，以时光尚早，所见烧香客人，尚不甚多，寻退出，买小伏干于茶馆。见路旁有路记转弯往云栖，四弟又问我可往一游。我问茶馆此去云栖路程几何，据言十余里，乃与四弟决计前往一游。初上岭，见两旁有竹，疑此即是云栖，然而云栖未必如是之高。及腰亭，问之行人，则云有二十余里，我疑信参半。行行重行行，至岭头，憩于古庙，问之，则云仍有二十余里，我大奇之，付之一笑而已。庙主绍兴人，进龙井茶，谓此茶为道地货。此处离龙井不远，遥望狮峰，即在目前。四弟欲问购买，据出不多，半而不及，既而起身辞去，见路傍[旁]之茶，叶小而嫩，以是知地土使然，非人之所能为也。转过山坳，一路坦平，路旁人家，墙书“出售龙井狮峰茶”的招牌。偶到一家，见座上有张省长书赠“品重龙团”四字的横披，购买一罐携

出。下遇芳村，寻酒店备午膳，罐头开试，不及适才古庙之货远甚，以是知龙井狮峰之冒牌也。午膳之后，上路直行，又走了许多时始到一路亭。四弟幼时游过，犹能仿佛。据云由此进去，即是云栖。亭中石柱有一对子云：

大道半途且小休歇去；

灵山有会不为等闲来。

我与四弟小憩之后，由此直入，则见两旁绿竹猗猗，不减淇澳[奥]，云栖好处即在于此。由外面看之，曲径通幽，大有潇洒出尘之致。及山下有石碑，上镌“云栖”二字，系乾隆御书。庙靠山墙书“南无阿弥陀佛”，一切与灵隐、天竺相似，而幽雅过之。当下我与四弟内外闲玩，一僧招待，请入客坐进茶。及夕阳西下，我与四弟另走别路归来，转过山脚，至徐村，过之江大学，再转六和塔，至闸口，颇辛苦。乃唤人力车回行，是日恰去一大圈子……以上所述，为我两年在杭的情形。但杭州地方，所见者多，犹不止此。看客如不嫌琐屑，且自请坐，听在下的一一道来。古人诗云：与君约略说杭州。在下尝谓天下一大骗局，人骗人钱，无足怪者。我尝见清和坊有人摆地摊，托言相法，纸上书“看手不要钱”。有来看手者，则用笔书“有凶事”三字于其掌上，且作捣鬼状，指点之，言要知详细，必须算命。问算命须钱多少？答以二角。此看手不要钱，而钱在其中。我不顾而去，暗中窃笑，谓此种江湖，最为下等。又尝见一人摆摊于南星桥外街，代人医病，分文不取，对人辄道：“铜钿弗要个，老酒要请我吃个……”“娘舅……我是扬扬名个……”听其言系绍兴口音。时众人围住观看，见有人来看病，则道：“我固不要钱，然你既要医病，平[凭]你良心，给我几个，听你之便。”或与以铜元二三枚，敬谢不收，代灸一艾火而去。或与以铜元十余枚，亦不收，代敷一膏药而去。以下或铜元、或银角不等，彼皆不收，代人施治。最后有一人落得大方，做些面子，送以银

角十余个,不料他忽然大叫道:“你当真给我的么?”答以当真。再问再答,如是者三。他于是拍手道:“既然如此,好货来了。”立将银角收入,另开箱子,取一膏药,为那人敷之,自谓上品好货,其同伴且言这膏药要值洋两元多哩。那人自知上当,懊悔而去,无可如何。以是知前之不要钱者,皆取偿于此一人也。又尝见江湖卖艺的,带一赤膊小孩,互相口辨,众人围住观看。不提防着,忽然打开箱子,取出刺刀一把,将小孩放倒在地,当肚一刀直入,血濡然出,口中大叫:“要钱不要命,请看客布施点!”于是众人纷纷以钱投之。又不提防着,将小孩翻转,按在长条凳上,取出大菜刀,对颈切之,上覆以巾,下置铜碗,血又淋淋而下。众人大骇,又纷纷以钱投之。及后揭巾,则依然无恙。顾其所以然者,如戏场之铁公鸡,当场出彩耳。大世界新到螺蛳精,我入观之,见桌上置一方磁盆,盆中有金鱼二三,游泳其中,上浮一大螺蛳,外面叫一声,螺蛳顶上,伸出一半身的女孩儿家,且饰古装,涂脂粉,未几复入。此物我细研究,知其桌有三足,嵌玻璃镜,看似灵空,实则遮掩,以女郎贮其中,与人面狐狸、大锯活人同一做法,是不为奇。盖所谓凿头戏,人骗人钱。至于月琴、毛儿(两女郎名),天真烂漫,骗人买彩票。小热昏谈笑自若,口面风生,骗人吃梨胶糖,更何足道!愚尝谓最奇者,莫如爱克司光。爱克司光,译英文为X光。忆昔在浙江书局的时代,(见续篇第四回)同事程君染花柳疾,入病院医治。我往探望,见病院中有一间房子,名爱克司光室。据言病人沉重,医者不明真相,则入此室照之,可以洞见脏腑焉。然光力甚足,病人难受,故此门殊未易开。后来《狸猫换太子》中,机关布景,寇承玉立电光中,时而美人,时而骷髅,名曰爱克司光,实则完全假局。至大世界前年(壬戌)另辟一室,立一女郎,任看者极目视之:电光息,其人立变骷髅;电光复明,则恢复原状。不图《红楼梦》中风月宝鉴,于今竟有之。此真莫明其妙,谓之爱克司光,虽非真确,然亦奇矣!若夫两头

人、大小头人、双连奇人，皆矫揉造作，采生折割之事，究虽奇而不奇。至于纸人奏乐、纸人活动(大世界有纸人扮盘……)^{〔1〕}

〔1〕 乙本此下缺。

附 录

詹鸣铎先生生平大事年表

光绪九年癸未(1883 年),一岁。

四月十八日,詹鸣铎生于徽州府婺源县北乡十三都庐坑下村。其时上有祖母汪氏,四十七岁,青年苦节。父蕃桢,字树芬,号仙苑,清例贡生,五品衔,咸丰十年(1860 年)生,时年二十四。母余氏,时二十二岁。

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 年),三岁。

父二十六岁,在家训蒙。

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 年),四岁。

姻世伯江峰青(字湘岚,号襄柑,鳌溪人)中进士。^{〔1〕}

二弟耀先生。父亲在家读书。

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 年),六岁。

三弟礼先生。父亲大约已往曹娥,赴江峰青所在厘局办公。祖母蒙南京大主考许有麐题额“行高冰洁”,又以江峰青及同乡京官鲍琪豹代奏请题,奉清廷谕旨建坊,旌表节孝。

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 年),八岁。

父亲在家教读,詹鸣铎从父读书。

〔1〕 民国《婺源县志》卷十五《选举一·科第》,313 页。

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九岁。

父亲往嘉善入江峰清知县幕。自此以后,詹鸣铎改随花子先生(詹植庭)读书。

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年),十岁。

父亲代办十岁衣,为竹布长褂、洋摹本背心,诞期例假一天,詹家散给麻茨,统下村散遍,每家数只。本年八月十四,祖母为詹鸣铎娶童养媳查氏,查氏小字好弟,时九岁,为国学生、岭上查显昭(绳武)之次女。

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年),十一岁。

是年家中失窃两次。詹鸣铎头生鬍鬚,往沱川医理。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十二岁。

詹鸣铎在家读书,母亲教念《收白蛇》和《状元祭塔》曲簿,均认得,且能口述。某夜,被犬撞落河中。是年冬,初次随父亲出门,经溪口、屯溪至杭州江头,投曹泰来行。父亲在石门湾,与江峰青合开德昌隆木号,为经理。命詹鸣铎在帐房读书,读《诗经》、《尚书》。约过数日,随父往嘉善公署一游。初到嘉兴府,游江峰青所开江一经堂墨店。在嘉善公署中游玩数日,回石门。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十三岁。

春正月,父亲携詹鸣铎与江峰青同船至嘉善。旬日之后,随父亲坐轮船返石门,读书于帐房。求父亲取字,命曰“振先”,盖取“子振家声”之意。父亲命詹鸣铎开笔,作破承题试看,颇觉可观,以后遂一意课读。时詹鸣铎娇惯成性,不肯专心。是年春,父亲以余杭山头木码纠葛,往为调理。夏四月,又以上海裕大板行勒销松板,偕丁馥成往上海阻止,并理账目。詹鸣铎以父亲他往,遂放荡废读。是年之中,半为病魔羁绊,端午、中秋两节,都在病中。期间,观乡间出会。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十四岁。

父亲函致家中,延沱川余翀远夫子(鸾翔)课读,乃率詹鸣铎坐夜航船回家,二月下浣至家,从余翀远。詹鸣铎在外三年,回家以后,日

与弟辈从事于学,不出户庭。从《尚书》第四本读起,后五经完毕,带读古文,学做起讲,至年终止课,已做到提比。是年十二月,妹季云生。

是年,景德镇江西会馆万寿宫演戏,以拳勇著名的南货店詹兆林与江西人发生纠纷,汪伯海杀入重围,义救詹兆林。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十五岁。

余翀远夫子赴试南闱,詹鸣铎偕弟辈读于家。父亲本年回家一次,未几往杭。詹鸣铎年终止课,文已做到中股。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十六岁。

父亲再次回家,命题试之,是年詹鸣铎八股已能完篇。时父亲与江峰青于杭州江头合开隆记木行,批发生意,为上下客之总机关。是年冬,族内办大庙开光事,建道士斋场于厅屋,阖村帮忙。派执事时,詹鸣铎与德风、您顺三人被举司对越,读疏文。时对面溪设台演戏,末夜演《拾玉烛》,并放烟火。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年),十七岁。

父亲来信,怒斥詹鸣铎未赴邑试。于是夫子命詹鸣铎往郡,谋补邑试,应府试。先到大汜陪伴,走二八坞、土地岭、东山降,由七十二弯至龙湾,寄宿饭铺。后由龙湾促船往郡,经浦口至徽城,住东公廨郑伍庭寓,用谱名“昌淦”为考名,入场应试。文战不利,贿买书斗,仍往家报喜。夫子见之大喜,祖母亦欢悦。时詹鸣铎已十七岁,未婚妻亦已长成,祖母函致杭州,嘱父亲回家,为之合卺。秋七月,父亲到家,请十余席送房酒。遂择期九月十三,令新人略为粉饰,交拜成礼,草草了事。事后,父亲往杭,詹鸣铎仍在家读书。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十八岁。

詹鸣铎到郡应试,仍寓东公廨,揭晓见斥,随夫子步行回家。是年,詹氏兄弟就读于家,詹鸣铎每为三弟捉刀,则随意发挥,轻圆流利,自己反形退步。是年冬,詹鸣铎又与二弟往邑试,寓济昌典内。兄弟当日邑中考后,叫伙回家。时乡下谣传太白司作乱,将屠婺城,

祖母、母亲大受惊恐。是年父亲纳甄，到家携带三弟礼先外出。为此，母亲带孕偕季妹赴杭。母亲去后，祖母亦悉此情，大不以为然。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十九岁。

母亲在杭生四弟春声(一作春生)。二弟耀先挂帆归里。祖母带詹鸣铎及妹翠云、弟媳江春莺一同赴杭，大为吵闹。数日之后，父亲将小妾郑氏送回温州，人财两空。是时，岳丈查显昭亦在杭。一夜，詹鸣铎与姓汪的，随一毛姓客人同去江北船打茶会。随事祖母，并携三弟礼先、弟媳江氏同船返里。路过朱家村，院试期到，趁此登岸，上府应试，入城寓打箍井。忽见同村应试数文童前来商议，谓查得庐坑九姓世仆中某姓四人，来此混考武童，公禀请扣。五人商议，一面进禀，一面赶信至家，请文会约族速来帮忙。詹鸣铎等五人，曾见儒学汪老师面禀，并见府尊。当夜詹蔚璠以自愿合扣归案讯明之禀，送入呈府。詹鸣铎当下并不知情，翌日仍然起来吃饭，准备入场，未遂所愿，颇为伤心。次日收拾行李，叫伙回家。到屯寓致祥庄，夜间修书一封，寄杭禀知父亲，父大怒。由溪口到家，未几得父亲覆函。后来归县控案，村内各清明会祀停胙，以作讼费。县令张不满两方面皆受贿，乃作模棱两可之批。当年，隆记行与江峰青分析，父原处开张，招牌另取“生记”。十月岳母卒。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二十岁。

朝廷宣布乡会试改试策论，停止武科。诏部院大臣保举人才应经济特科考试。乡试至本科止。

正值宾兴，詹鸣铎以不得志于有司，拟捐监照，用国学生头衔，径往金陵，以徼幸于一试。父亲嘱二弟往外习学生意，詹鸣铎决计与之同去。当日詹鸣铎在行内，以有志南闱，告知父亲，父亲不许，并命詹鸣铎伴母亲回家。于是奉母亲，并携带春声弟、翠、季二妹及昭妹丫头，外有一痴先生附伴。是年十一月，原在同福兴司理内账的岳丈客死杭州。詹氏兄弟又往邑试，寓礼房灶荣家，詹鸣铎负屈先归，而二弟则考终场。詹鸣铎当日回家之后，读书如旧。是年父亲带二弟回

家,又带母亲并三弟礼先及季云妹往杭。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二十一岁。

世仆某姓岁试犹复控府,黄府尊立掷其禀。某姓拦舆禀学宪,又被鞭打散去,由是兴尽而归。是年余翀远移砚沱川,设帐于深柳学堂,詹鸣铎与二弟耀先及村内质芬、荣纪,负笈从之游,为经学生。是年父亲回家一次,调理山鼠投词事。及府试期到,詹鸣铎又与二弟,约合村内人步行至溪口,寓歙县西城坊朱家。是年院试揭晓,又在孙山外。从此以后,专心向学,为学之功与时俱进,在沱川颇负盛名。夫子年终止课,詹鸣铎退至香弟姑家,到处闲游一遭,游罗升庵。

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二十二岁。

会试至本科止。

正月邑试,詹氏兄弟仍寓礼房灶荣家,此番共吃终场饭。至二月,随同上府,仍寓西城坊朱家,一试辄蹶。至四月,又报院试,复同抱屈而返。五月,父亲来信,命詹鸣铎往杭习学生意。至杭,父亲令詹鸣铎在行内读书习字,而生意一事,不使干预。詹鸣铎亦觉安之若素,但一衿未掇,时郁于胸,兼之父亲时常絮语,由是益加闷损。一日,从王卓文游西湖,走万松岭,到天竺求签,得上吉签,大喜。一路之中,探访湖山艳迹,赏心悦目,无限风光。接家信,报道七月二十四长子志善降生,父亲连忙请行客吃大兴馆。无何,奉父亲命,往练市阜生木行。步行至拱宸桥,看戏群仙茶园髦儿班。次日趁轮船至石门湾起岸,半月之后,附伴而归,趁轮船回杭,雇伏至江干。后闻家中院试,乃与韵铎等同船而返。及到浦口,乃决意由此往府。至梁下,查得院试未到,但休、歙、黟先行府试,而婺、祁、绩则仍俟之异日。到家,拜过祖母、母亲,见长子志善,慰甚。且问知府试未到,而邑试已过,赖二弟代为带卷,亦列五图。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二十三岁。

詹氏兄弟两人又复往郡,寓于西城坊。府试,兄弟都见遗,殊为愤懑。四月十四日院试,出场之后,坐卧不安,至十五夜,获隼,乃穿

衣托保,买结填册,以备二场。十七覆试,中县学第五名。父亲委二弟往杭,代搭板船至浦口伺候,自己送詹鸣铎到屯溪,至致祥庄寄宿一夜。次日分手,遂往浦口,会同二弟,共船而去,詹鸣铎即由屯溪坐伏回家。此番回家,一路亭庙小憩,人皆知詹鸣铎为新科秀才。家中欢悦,阖村欢喜。族众约定份子,公办礼物迎学。其时宾客满堂,觥筹交错,热闹之极。杭州生记行内开贺日里堂,名“夜里滩簧”,热闹异常。詹鸣铎到郡七次,皖试四科,至此乃得入泮。各郡县学考取生员,至本年科试止。詹鸣铎于是年入泮,故乡人称之为“末代秀才”。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年),二十四岁。

朝廷议停科举,各学生员限三科内在本省考取拔贡、优贡,入京覆试录用。

詹鸣铎在庐坑村内舌耕。对面船山为贼斫倒荫木,詹鸣铎与锦屏下邑伸诉,后经中调理妥贴,遂归,然颇为不服,作《圳塿竹山记》,存于茂六公匣。三月,二弟事祖母往杭,拟为三弟办亲事未成,四月寻返里,到家甫数日,詹鸣铎忽患痢症,病愈后撰文一篇,论医道之难。是年疫痢时感,村内患此者多至不救。七月,村人初接傩神,继行斋戒奉佛,同保平安。詹鸣铎为疏文,并司理一切。是年继岳母卒。詹鸣铎本年在家教读,学生仍旧二十余人。至十月初十夜,三弟与父亲由杭州一同动身回家,船上损失数十金。父亲此番回家,系代祖母悬节孝旌额。祖母当年七旬大庆,肆筵设席,以宴嘉宾,热闹之极。悬额之后,祖母命父亲即率三弟往杭。

詹鸣铎作《各省奉谕创立学堂诗以颂之》^{〔1〕}。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年),二十五岁。

二月,始行返里。时国家诏停科举,起学堂,詹鸣铎以蒙馆一事不合时宜,因谢散学生,将拟往外谋事。三月十八,三弟礼先在杭州聘何筱峰女为妇。喜事甫竣,二十八日,季云妹病歿。及六月二十四

〔1〕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二。

日,接父信,言二弟到杭之后,随往练市,乃钟情于邱家女儿,欲将以祖母借人之款,收为纳妾之资。祖母闻得此信,大怒,立着詹鸣铎动身往杭,促其归家。詹鸣铎坐村人蔚璠茶箱船,至七夕到杭时,见二弟已由练市来杭。后与父亲商议妥善,詹鸣铎留杭州,送二弟登舟返里。七月,女月英生,小嫁沱口。詹鸣铎在杭州玩耍,二弟回家,在家中做成木码,多达四百余两,四处告贷,始得开销一切。詹鸣铎意欲身入学堂,未果。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年),二十六岁。

詹鸣铎仍在杭。父亲每年携带母亲及春声弟往练市一游,兼查账目。詹鸣铎与汪某等泛舟湖上,又往拱宸桥问柳寻花。詹鸣铎奉父命往练市,投阜生行,司理账目,闲居无事,谙练木业行当,凡龙泉码子、木业市语,以及推游水图,并清排本等之装排式,抄得一本,不时披阅。故司内账缺,而于卖木卖板之事,兼营并务。居住半载,嘉湖口气,也不觉熟极而流。是年本镇看戏,又到韩山看会,生意余闲,上街游玩,吃酒于杏花村,茶叙于街上新开之文明茶馆。忽一日接三弟信,报称二弟耀先,本年做木码,到牛坑地方,被霉水余去排甲一帖,损失千金,人亦吃亏匪浅,詹鸣铎乃以尺书抚慰。后又接父亲信,道将与詹鸣铎兄弟分炊,时四弟尚幼,二弟、三弟都不赞成,来信与詹鸣铎,请函谏阻。七月二十日,三弟暗盗鸦片烟服之。詹鸣铎在连市,接信之后,赶到杭州,抚棺一恸。送二弟买舟归里。到杭州,罗君约打茶会。未几父亲命詹鸣铎返徽,乃料理行装,至期开船而去。

宣统元年己酉(1909年),二十七岁。

本年庐源人詹天佑留美工科大学毕业,赐进士。诏王大臣设立宪政编查馆,为九年立宪之预备,各省设局调查新政。

是年新皇登极,各省庆贺,然乡间仍无消息。詹鸣铎安砚课读,重执教鞭。五月,二弟往杭。承县令照会,委办调查户口。詹鸣铎自乙巳入泮至此五载,村人每求行状,请题红,乡邻有斗,投词告理,约族众调和,詹鸣铎多参与其事。会朝廷颁行新政,各省创立学堂,县

令魏正鸿又复照会,村内遵旨开设初等小学,詹鸣铎荣任学长。往段莘投票,接办调查户口之事。詹鸣铎为庐坑村五段调查员。后改为北三区自治公所,詹鸣铎为五段段董。闻本省开考优拔,詹鸣铎跃跃欲试。至景德镇,寓和茂南货店中,游裕成、裕和、德诚、恒懋各店及新安会馆。游景镇阪口妓女金莲、晴云家,明日重访金莲家,风月之场,兼领烟霞之趣。又至敦叙庄屋,作竹林游,颇为尽兴。乘船至饶州,投萧惟公行,附轮拖往九江。此番经过鄱阳湖,举凡小姑山、将军庙,皆亲历其境。当日到湖口停宿,詹鸣铎与程瑜伯、齐石其又登岸寻花问柳。后船抵九江,詹鸣铎与瑜伯移行李登岸,投裕昌提庄。詹渭川初带詹鸣铎三人,至一店家雀战。次日又带詹鸣铎三人,至花界一游。明日詹鸣铎偕石其、瑜伯趁洋轮到省,入师范学堂,游大观亭、振风塔等处。考拔贡,詹鸣铎率尔操觚,潦草塞责,终致败北。初闻上海预备立宪公会附设法政讲习所,本年下学期招生。詹鸣铎与石其同往,坐招商轮船,一日夜过芜湖、南京而渐达上海。入四马路小游戏场,看影戏、滩簧,至夜深上青莲阁,寄宿不成。走至一个弄堂,被花翠香约去。第三日,詹鸣铎与齐石其唤人力车,至徽宁会馆思恭堂,会汪允辉,浼其介绍入法政,随即同至白克预备立宪公会报名。法政讲习所设于梅福里,另有寄宿所,詹鸣铎即住寄宿所,学习行政法、法学通论、经济学、财政学、民法、警察学、宪法、西洋史、欧美日本自治大观、地方自治制和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课余,游玩上海各处风景,观看上海出品协会、运动会。忽接家信,报称次子志元诞生。詹鸣铎投入法政,父亲素来不信新学,大不以为然。詹鸣铎三度上书要求汇款,均置不答,不得已,乃各处告贷。搁住半年,后因故与上海作别,考优、就学两无成,由上海到杭回行,颇受父亲怒骂。三日之后,父亲命詹鸣铎回家。自此,詹鸣铎遂不思远客他乡。

本年,詹鸣铎诗集《冰壶吟草》二卷由紫阳书院排印出版。

宣统二年庚戌(1910年),二十八岁。

京师设立资政院,各省设谘议局,由县选举人员充任。县设参事

会,会员十人,全县分为十区,各区设议事会、董事会,有乡董、乡佐名目。

詹鸣铎仍复训蒙,借贻经堂西客坐为馆地,携带长子志善并诸幼童,讲学于其中。本年叠奉邑尊照会,促办自治。詹鸣铎和村人韵铎诸人借凌云阁为庐坑自治公所,拈阄造册,凡十二人,轮流司月,立自治筹一枚,谓之文明团体。当年,詹鸣铎在家,调停数起民事纠葛。县令魏正鸿到绿树祠,詹鸣铎前去进谒,因讼案与之发生激烈争执。八月初三遵祖母命,小分炊后,仍旧在家训蒙。伤俗之益偷,除任本里小学监督外,以后村事,概置不问。腊月二十一日,杭州来电,父亲詹蕃桢弃养,享年五十一岁。奉祖母命,匍匐奔丧。到杭之日,正是五七之期。蒙父亲所嘱,权殡西湖,一二年后,再扶回籍。二弟回家,詹鸣铎暂在行司理。两月余后返家,此后闭门读礼,遵时养晦。是年四月,村内詹伯纯,在北洋大学毕业,奉旨着赏给进士出身,改为翰林院庶吉士。捷报到家,村人为之一喜。

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二十九岁。

湖北武昌起义,四方响应,婺源奉机关部文暂时独立。原任县长魏正鸿大为畏惧,要想免脱。江峰青由江西审判厅遁回原籍,时在邑中当绅士,代抱主意,公留魏正鸿维持现状。时各省光复,各处土匪乘间窃发,乡间地方,人人畏惧,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婺源宣告独立之后,并令各乡筹办民团,用防土匪。官长坐镇,四乡赖以不乱,维持秩序,保全治安,故邻邑纷乱,婺源安堵。詹鸣铎作《自治会戒烟文》、《自治局筹办民团启》和《自治局公办民团榜文》诸文^{〔1〕},与宝书、锦屏等极力组织,乃开局于绿树祠,筹办民团,后负气而去。

民国元年壬子(1912年),三十岁。

正月初八,与某姓械斗,詹鸣铎作《代碧茂撰告族众启》^{〔2〕}。正

〔1〕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四。

〔2〕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四。

月底母亲率三弟媳及四弟往杭，詹鸣铎仍在家训读。二弟由杭坐伏走余杭归，已剪辫。遂组织文明剪辫大会，以开风气。撰《文明剪辫大会广告》，择定三月初二为会期，率众人到绿树祠，敬天地，拜祖宗，一律剪去辫子。村内剪辫者十之七八，未剪者十之一二。《我之小史》正编十九回，写到詹鸣铎三十岁为止。

民国二年癸丑(1913年)，三十一岁。

江峰青任本省市议会议员，他以婺源户口、田赋与歙、休相埒，又界连浙、赣，政务繁冗，力争改婺源为中县，解散县议会，并停办自治。

詹鸣铎辞去生徒，消闲一年，村内众事，也不干涉。秋收之后，带长子志善往杭州一游。游拱埠，看电光影戏、戏法和展览会。与四弟、志善随歙县张先生游西湖，又至镜花缘拍一戏照。是年冬，詹鸣铎又与志善往游海上，至五马路投小客栈，到升平楼一坐，随往大舞台看戏。次日与志善坐电车，又游楼外楼，坐电梯，看哈哈镜。后与志善坐马车，游张园、愚园。及夜，带志善到青莲阁吃茶之后，往棋盘街喊移茶，至小广寒听书，又到群仙看《张致祥刺马》。后往石湾，是年，即在杭州度岁。

民国三年甲寅(1914年)，三十二岁。

正月，与长子志善重作海上之游。至醒舞台看《女儿国》，丹桂看《贞女血》，群仙看《斗牛宫》，凤舞台看《卖身投靠》、《万花船》。后回杭州，坐解款炮船由新安江到屯溪。换船到溪口，再由溪口叫伏回家。是年，襟兄胡君设帐于节孝祠，志善从之读。在家无事，亦时作存古社课。冬十二月二十九日，母亲余氏仙逝，亡年五十二岁。以米价昂贵，来源稀少，都向外地购米，设平糶局以济贫民。

民国四年乙卯(1915年)，三十三岁。

秋八月，与志刚侄同赴杭州，至冬归来。村内社庙开光，继办大庙开光，詹鸣铎列八位总理之一。村人詹蔚璠之子与长子志善斗毆成讼，两造下邑，破耗数百金，堂讯后至除夕暂且回家。

民国五年丙辰(1916年)，三十四岁。

正月十三,复往婺源县城进状。附鼎隆布店股东,且身入煤油公司办报告,月薪五元。二月初,带长子志善来城,投入高等小学肄业,肇取学名曰宝。三月,讼事销案。是年在邑,事颇清闲,访艳平康。暑假,偕志善骑马回家。秋七月,携志善步行至清华,坐船至邑。是年冬,志善疟疾甚剧。十月祖母八旬悦庆,又携志善骑马回家祝嘏。事后独自往邑,在邑过年。

民国六年丁巳(1917年),三十五岁。

以煤油公司亏蚀,另易股东,延中向鼎隆拆股,独立振记洋货营业,租兴孝坊程宅店屋。长子志善坐伏至邑,旋送入校。二月,为四弟亲事回家,四弟娶新娘子郎氏,奉祖母命,与妻查氏同作宾相。事成之后,家中耽搁半月,又带志善往邑。当时,婺源各乡凡发生烟苗案,多科以一千八百之罚金,风声所播,凡乡间菊花菜挖掘一空。村中以修礮背路,与礮背人发生诉讼,被后者诬告私种烟苗,全村人纷纷逃避。三月,警队入村,横行之极,村人走报江峰青,江大怒,于是村人联络张姓并岭上人,于昭大堂支祠大打警队九人。县长曹公派警察局长程叔平带警察二名,来村与江峰青等人及各村文社共同查办。烟苗案期间,詹鸣铎逃奔景德镇,后又逃往乐平,投落大方栈,夜托栈主带往花界一游。一礼拜后,坐二凉小车往景镇,又坐伏回。四月初十日,抵家,送祖母、四弟及香弟姑往杭。秋季,接志善入校。八月吉日,振记于兴孝坊正式开张,詹鸣铎自称洋货生员。

民国七年戊午(1918年),三十六岁。

二月初,将店事委托学斋暂理,率妻查氏及长子志善赴杭游玩,至杭州流连半载,兼作上海之游,有《快游歌》一篇以纪其事。后携妻查氏、子志善赴石湾一行。七月返里,八月初十往邑,在邑中过年。四月,志善到阜生为徒学业。

民国八年己未(1919年),三十七岁。

本年三月,回家。振记以生意为名,店中平昔弦歌不辍,经商之道,全不考究,三年之内,亏款甚巨,一再迁址,共蚀去银元一千五百

余。振记迁至昌吉提庄隔壁，拍卖陈货。詹鸣铎参加县城曲堂——三乐堂，学唱二花脸，兼习二胡越弦，出堂三次，渐渐解散。旋借董亦衡住宅前门为诚感(乩)坛，坛供吕大祖师。詹鸣铎扶正乩，行之四月，将乩谕装订一厚册。后渐渐疏懈，不甚诚敬，乩盘寂然。终移董家祠，不复开乩，诚敬坛无形消灭。年终，长子志善毕业。

民国九年庚申(1920年)，三十八岁。

詹鸣铎将婺邑振记店事收歇，正月回家。二月偕四弟与长子志善游高湖山，兼至沱川为姑太太执紼。浙江木业，为全家命脉，二月十九，祖母命詹鸣铎亲自前往浙江帮同负责。父子动身来杭游玩，携带内眷寄居石湾阜生行内，行内生意一概不问，闲暇无事，坐楼上抄录生平杂稿，并补著《我的小史》续篇第二回。

作《忆游(一)》五言排律。

民国十年辛酉(1921年)，三十九岁。

二弟耀先忽将生记行招外股，自己兄弟占作股本洋一千二百元，派每人三百元。本年正月，詹鸣铎为经理，照例给薪，外派出行。四弟结先为副，同心辅佐。忽接家中电报，谓祖母卧病沉重，于是在杭诸人启程赶赴庐坑。二月初九申时，祖母寿终内寝，享年八十五。所办殡礼，为庐坑破天荒之大出丧。后来刊印《哀挽录》，有江峰青传赞和江易园墓志铭等。七月杪至石湾，是年詹鸣铎为该行经理。正事之外，上街闲玩，如长乐园吃茶，一乐园吃面，接待寺看戏，听弹词，听小热昏，至宗阳庙、石门县看会，盐桥帮搓小麻雀，跳板船过金菊仙。阜生行内生意做至年终，大不讨好。

詹鸣铎作《忆游(二)》五言排律。

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年)，四十岁。

阜生行不能继续，二弟带三弟媳来石湾，会同兄弟提议出顶。行事出顶后，与长子志善均至杭州谋事，一时不得，乃坐火车独往上海一游。游永安、先施两公司，至四马路吃晚膳，上青莲阁一走。游新世界，看滑稽双簧，升平楼吃茶，约去棋盘街打茶会，宿四马路弄中小

客栈。赴苏州,至阊门投苏台旅馆,至刘园游玩,往大发茶园看髦儿戏。次日早班返沪,坐快车至嘉兴,夜于嘉兴文明戏园看男女合演之新剧。趁快班船往石湾,次日再由石湾回杭。此番在外游玩,共计五天。后来搁住杭州。四月初一,送志善至湖州朱吉记木行,学习木业。二十一日,詹鸣铎入浙江书局,做了数月生意。十月,带长子回家完婚,新娶媳郎姓。是年在家过年。

民国十二年癸亥(1923年),四十一岁。

正月,与长子志善在家。女儿月英自幼嫁沱口,择二月吉日合卺,略办妆奁送去。事成之后,送志善往杭赴湖州,兼为自己谋事。经屯溪于二十七日至杭。路过桐江,游钓鱼台。到杭之后数日,志善往湖州,詹鸣铎乃暂搁在行,消磨岁月,饮酒看戏,洗浴游湖,大世界骑自由车,此外则无所事事。六月初二,往申。

秋作《咏时装女郎四绝》,次年春载三十二期《红杂志》^{〔1〕}。

民国十三年甲子(1924年),四十二岁。

春,仍在杭。六月初九返徽。是年江浙战争发生,八月十七长子志善又来杭避难,至十月始去。詹鸣铎这两年,完全做无业游民。本年木行之内,来往客人复杂。

作《浪游歌》、《雷峰塔倒诗以纪之》、《泛论东南、东北之战事》等^{〔2〕}。

民国十四年乙丑(1925年),四十三岁。

五老为庐源来龙发脉,村荫攸关,因有人私往开窑,詹鸣铎作《公禁五老开窑禁约稿》,由庐坑绿树祠严申禁约^{〔3〕}。詹氏世德堂健公支下,原有八大房子孙,后因凌夷衰微,只剩下长、三、六、八四房。而这四房中,又以长房敦字号丁多势盛,再加上累代富厚,一直由长房控制世德堂的财务。后因侵蚀日多,引发族人不满意,酝酿重整规章,

〔1〕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六。

〔2〕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六。

〔3〕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六。

为此,詹鸣铎作《世德堂善后筹备处同立合墨稿》、《世德堂善后筹备处启》等文〔1〕。

民国十六年丁卯(1927年),四十五岁。

嫡孙詹新有(友)生,作《新有孙男初生志喜》。

民国二十年辛未(1931),四十九岁。

詹鸣铎逝世。

〔1〕 詹鸣铎:《振先杂稿》卷六。

后 记

王振忠

或许是与徽州天生有缘,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一次偶然巧遇,让人惊觉皖南民间竟还遗存有如此之多的珍稀文献,这促使我开始花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加紧收集。近十数年来,手头积聚的文书资料数以万计,而经眼的民间文献更是不计其数。在长期的收集过程中,我曾有过多次数幸运的奇遇。

2001 年,我在上海的地摊上买到一册 1949 年前后的少年日记,后来竟在一次无心插柳的旅途中,邂逅日记的主人——那位昔日的英姿少年,如今已届髦耄的陇亩老农,“光阴寸隙流如电,风霜两鬓白如练”,时光的交错,令人感慨万千。后来,我以这部徽州少年的日记为素材撰写、出版的《水岚村纪事:1949 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似乎颇受学界内外的关注。在此过程中,香港凤凰卫视、上海电视台、安徽电视台等均以此为线索,先后拍摄过电视片、纪录片,主人公的命运遭际,据说曾感动过不少人……

2002 年,我又意外读到这部未刊抄稿本《我之小史》(两种),这是目前所知惟一的一部由徽商创作的章回体自传小说,该书的发现,是近年来徽州民间文献收集中最为重要的收获之一……

徽商小说《我之小史》的发现,说来纯属偶然。数年前拙著《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出版后,我送了一册给在婺源认识的詹庆德先生。没有料到,当他看到书前的彩色插页后竟惊呼:“啊!原来这就是著名的‘徽州文书’,我们乡下也有……”当时,我并没有太在意。但过后不久,老人就给我带来两厚册泛黄的抄稿本,令人惊喜——我意外发现,这是一部未刊的小说,也是迄今所知徽州历史上惟一的一部由徽商撰写的小说!因此,该书的发现,首先要感谢上海市卢湾区教育学院的退休教师詹庆德先生。詹先生出自婺源徽墨名乡虹关,为人热心乡邦事业,曾主持募捐修建过浙岭公路,编订《婺源虹关地名录》,对于弘扬徽州文化一向不遗余力。是他首先带来了《我之小史》的抄稿本,让我得知天壤间竟还有如此重要的民间文献尚待发掘!

该书的整理和出版,还得感谢《我之小史》的持有者詹新友(有)先生的慨允。詹先生是詹鸣铎先生之嫡孙,詹鸣铎在其个人文集《振先杂稿》卷六中,曾有《新有孙男初生志喜》一诗,不胜喜慰地吟咏:“老夫四十五,居住庐坑村。自昔曾生子,于今又抱孙。嘉名呼作有,喜气幸盈门。何日逢星士,年庚予细论。”在《振先杂稿》和詹鸣铎本人的日记中,凡是提及他的这位“新有孙”时,就常常写道“真甜当”。“真甜当”三字的意思也就是真开心,可见,詹鸣铎对于这位嫡孙爱若掌珍。数十年过去了,《我之小史》抄稿本历经岁月的沧桑却基本保存完好,这不能不说是徽州文化的一件幸事!如今,《我之小史》得以整理并顺利出版,我想,詹鸣铎在天有灵,也一定会有“真甜当”的感觉。作为研究者和读者,我们理应对悉心保护祖先文化遗产的詹新友先生表达深深的敬意。

世纪之交,以安徽黟县西递、宏村为代表的“皖南古村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所谓皖南古村落,也就是徽州文化背景下的明清古建筑。在我看来,古村落不只是老

建筑,它的内涵还应包括许多有形的物质和无形的历史记忆。日渐散佚的历史文献是复苏久远历史记忆的主要载体之一,这是徽州文化的历史遗产,也是中国乃至全人类的重要精神财富。在明清时代,婺源是徽州府的一个属县,詹鸣铎生于斯、长于斯的庐坑村,是婺源詹姓始祖的始迁地,当地有“黄隐公”的墓地,从隋代迄今已有 1400 年的历史,明清以还,此处更是簪缨辈出,人文荟萃。譬如,中国近代铁路专家詹天佑的祖籍即出自庐坑新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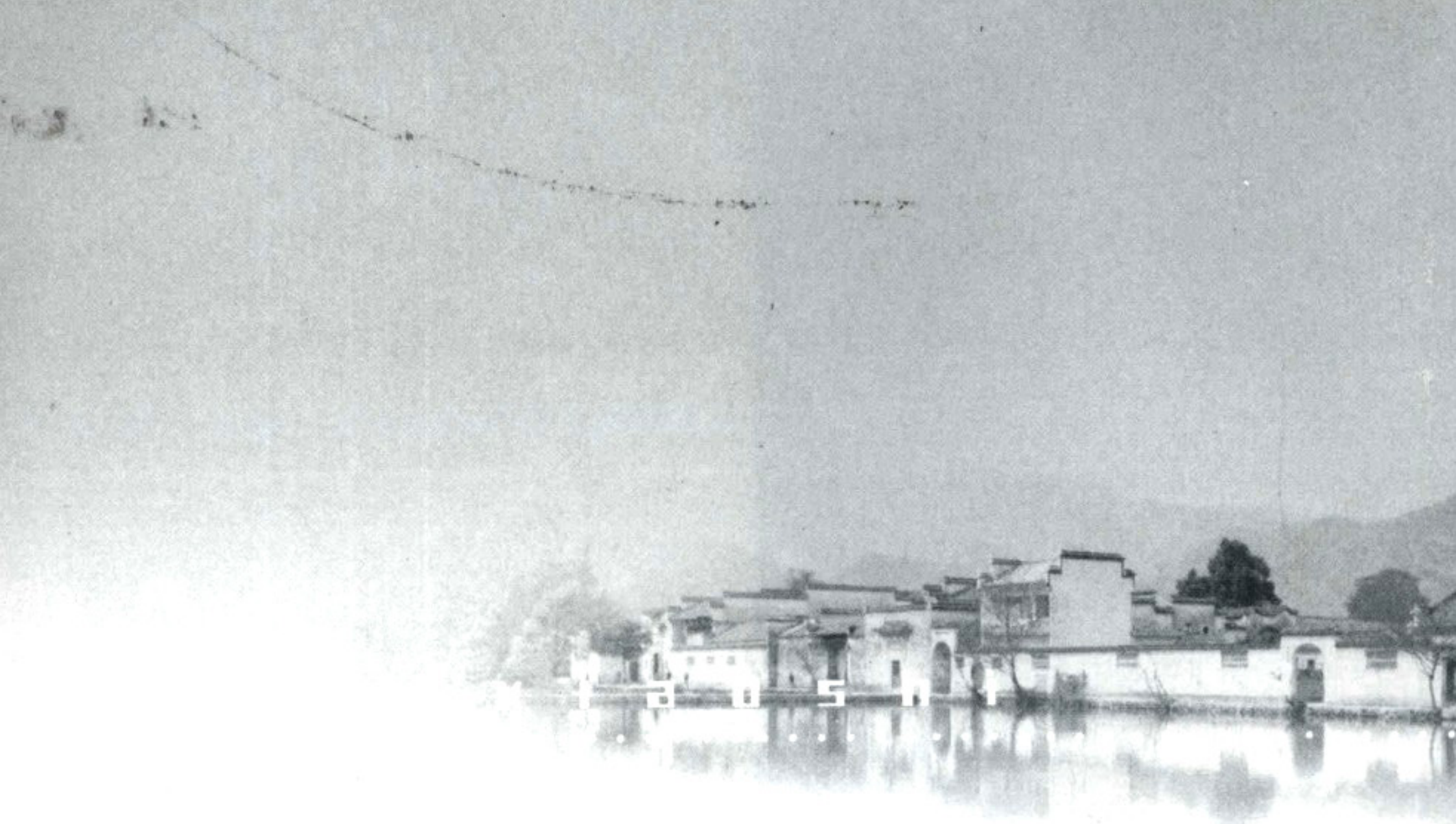
从内容上看,《我之小史》是一部带有鲜明地域文化色彩的徽州乡土小说。作者笔歌墨舞,纤悉必记,叙事文笔颇为流畅。书中时见庄言危论、谑浪诙谐,它叙写了一地人群的日常生活状态,刻画出徽州独特的乡土情愁。由于该书是以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出现,面向的读者主要是普通民众,较之通常所见枯燥无味的史料记载,全书雅俗同观,显然更有助于人们理解晚清民国社会的纷纭世态。如今,《我之小史》的出版,使得庐坑成为徽州小说家的故乡,詹鸣铎及其《我之小史》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平添了一笔浓墨重彩,这是婺源乃至徽州历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事件,对于进一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该书的顺利出版,还得感谢安徽教育出版社副总编唐元明先生,感谢他对《我之小史》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因为我始终认为,《我之小史》的发现及其学术意义,远非一般的古籍点校可以相提并论。此外,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教授拨冗赐序,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阐发了《我之小史》的学术价值,令本书生色不少,在此亦谨申谢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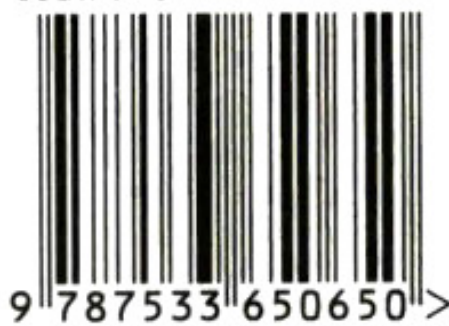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历史时期,徽州是个宗族社会,有限的资源空间常常引发激烈的生存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族姓之间的恩怨纠葛不断。及至今日,虽然早已时移势异,但族姓聚居的格局并未完全被打破,数百年传统的深刻影响也远没有骤然消解。由于《我之小史》涉及的部分内容,如晚清民国时期徽州佃仆制度中大小姓的有

关描述,或许会勾起目前仍然生活在当地的后人之不愉快记忆。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应詹氏后人的强烈要求,我们对《我之小史》中的少量文字作了技术处理。经过反复沟通,最后决定,在不影响文本内容完整性的前提下,对容易引发纠纷的少量姓氏和地名,以“某”或“□□□”代替,并出注稍加说明。作为文史学者,我们深知——忠实历史原著是第一要义,但与此同时,亦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情感和意见,关于这一点,我们已作了最大的努力,也相信能得到读者的谅解。

丁亥深秋



ISBN 978-7-5336-5065-0



9 787533 650650 >

定价：39.00 元